

楚雪衣（新穎俠情倫理故事）　龍乘風　著

江東多豪傑，楚雪衣正是來自江東。爲了要追查一件奇案，他不辭千里，來到瀕臨關外的一座小鎮裏，無數奇人奇事，也隨之接踵而來。

這是一篇製作嚴謹，情節扣人心弦之金牌鉅著，敬希讀者諸君先睹爲快。

$4.00

第27年

44

編者話

龍乘風對武俠小說的寫作似有偏嗜，雪刀浪子故事完結後，意尤未足，相繼又有「雪刀」後傳賡續，都獲讀者好評。今期的簇新金牌巨著——「大俠楚雪衣」的刋出，也是他最近期寫作嚴謹、構思獨特的不朽之作。內容叙述來自江東的一個大俠，爲了要追查一件奇案，不惜千里迢迢趕到瀕臨關外一個小鎮裡，消息傳來，江湖震動，於是無數奇人奇事、難以預料的事故便隨之接踵而來……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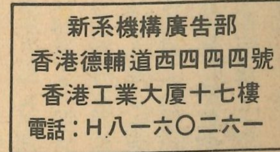
陳瑜先生繼「劍影迷踪」後，另一新作「旋風花」今期開始連載，這是一篇超水準中篇巨著，刋今期本刋56頁。溫凉玉的「易水寒」故事相繼已停刋三期了，由下期起恢復刋出，敬請留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民初「追捕」故事「金沙灘」，講述追捕名手蕭原押解一名通緝犯到南寧受審，豈料中途遭遇截擊，犯人走脫，蕭原循踪深入蠻族地區，幾乎死在毒蛇猛獸出沒的叢林中……故事過程緊張刺激，槍戰連場，敬請下期留意購閱。

武侠世界

第27年
第44期
（總號13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20.00
一年港幣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46.00
一年港幣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06.00
一年港幣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大俠楚雪衣

俠情脫俗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雪地雲裏一朵蓮

寒風凜冽，雪如鵝毛。

一乘馬車自官道從南往北直上，趕車的是一個紫布巾裹頭，頸下鬍子花白的老者。

這老者一身黑衫，身材瘦削，但一雙手掌却有如蒲扇一樣。

馬車駛得並不快，車廂門窗全都緊緊關閉着，外面還下了兩道竹簾子。

約莫午時左右，馬車來到了一座鎭甸之中，這是通往關外必經之地，名爲沐雪鎭。

沐雪鎭雖然算不上是個大地方，但由於位經通路要津，時有商旅集結鎭上，以致也頗有一番繁鬧景象。

但黑衫老者把馬車駛入鎭內之後，不久又掉頭駛出鎭外。

馬車駛入鎭内的時候，速度相當緩慢，但掉頭駛出鎭外之際，却是鞭如雨下，把馬兒催趕得十分厲害。

雪仍在飄，兩匹馬被催趕得口裏不斷噴着白氣，而黑衫老者臉上的神情，更是顯得極之異樣。

足足過了一個時辰之久，馬車才在一片荒涼的雪地上停了下來。

大地上，四野無聲，只有風雪在吹，除此之外，唯一可聽到的，就是馬兒的喘氣聲。

黑衫老者沉默了很久，忽然說道：「少爺，他們大概沒發現咱們。」

車廂裏响起了一個人混濁的咳嗽聲，過了好一會，車廂中人才緩緩的說道：「就算給他們找到了，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不！」黑衫老者用力搖頭，一雙眼睛滿佈着血絲，「他們不是人，是衣冠禽獸！」

車中人嘆了一口氣，說道：「你說錯了，他們是仁義君子，名門正派的江湖大俠。」

黑衫老者咬着牙，道：「這些王八，個個都是欺世盜名之輩，甚麽君子、大俠，簡直是可恥的騙局。」

車中人又咳嗽了幾聲，才道：「人在江湖，誰不喜歡騙騙別人？就算不騙人，也會騙自己。」

黑衫老者吸了口氣，同時不斷觀察着四週環境。

車中人又道：「你想找什麽？」

黑衫老者道：「有人的地方。」

車中人道：「你怕我挨不了餓？」

黑衫老者道：「不，只是老奴和馬兒都要歇一歇了。而且，今天的風雪將會越來越大。」

車中人默然半响，嘆道：「雲伯，眞是難爲你啦……」

黑衫老者忙道：「少爺，這種話，千萬不能再說，老奴若不是全憑老爺子一力照顧，只怕早在三十年前，便已病死江東了……」

「雲伯！」車中人咳嗽着，而且越來越是咳嗽得厲害，「你這種話才是千萬不能再說的。」

雲伯揉了揉眼睛，聲音有點嘶啞，道：「少爺，咱們還是先去找個歇脚的地方罷。」

車中人苦笑了一下，說道：「剛才一陣子亂衝亂撞！現在眞的不知道身在何方了。」

雲伯道：「才奔跑了一個時辰，總不會闖出關外去罷？」

車中人道：「關外關內，對咱們兩個亡命天涯的人來說都是一樣的。」

雲伯道：「前面好像有座山谷。」

車中人道：「那又怎樣？」

雲伯道：「照老奴的眼光判斷，這山谷極可能會有人居住。」

車中人道：「何以見得？」

雲伯道：「這山谷頗能抵擋風雪，應該是建造房子居住的好地方。」

車中人道：「雲伯見多識廣，料必不會看錯的。」

雲伯微微一笑，虛幌一鞭，馬車徐徐地向那座山谷駛去。

從遠處望去，那座山谷似乎並不甚大，但馬車繞過一段路徑之後，才見那山谷地勢蜿蜒，一直向東南方伸展開去。

車中人不禁道：「好氣勢！好一座山谷！」

但就在這時候，馬車「戛」的一聲停頓下來。

只見一個衣衫單薄的少年，冒着風雪站在路中，兩眼不斷眨動，笑吟吟地望着雲伯。

這少年大概十六七歲左右，皮膚相當皙白，笑起來的時候樣子很討人歡喜。

雲伯皺了皺眉，問道：「你不覺得冷嗎？」

少年沒有回答，却用手指着自己的面頰，反問道：「我的臉紅不紅？」

雲伯一怔：「甚麽意思？」

少年道：「你先回答了再說。」

雲伯皺了皺眉道：「是有點紅。」

少年道：「那是因爲我喝了酒，而酒是禦寒的，所以我現在並不覺得冷。」

雲伯道：「但酒氣是會消失的，而且，只喝酒不穿衣服，决計不是適當的禦寒辦法。」

少年笑了笑，說道：「這地方有一句俗諺，叫『地上黃鼠狼不會明白天上的蒼鷹』。」

雲伯道：「是否『夏虫不可以語冰』的意思？」

少年道：「大概是差不多了。」

雲伯看着他，沉默半响才道：「這位

小兄弟怎樣稱呼？」

小年眨了眨眼，回答道：「我叫做阿浪。」

「阿浪？」雲伯問：「姓氏呢？」

阿浪搖搖頭，道：「不知道。」

雲伯呆了一呆，隨即嘆道：「原來是個孤兒，唉……」

阿浪又在笑：「你用不着可憐我。」

雲伯道：「為甚麽？」

阿浪道：「雖然我連姓氏也沒有，但却有一個很好的師父。」

雲伯道：「尊師呢？」

阿浪道：「正在運功療傷。」

雲伯一愣：「尊師傷在何處？」

阿浪道：「也許，那不是傷，而是中了毒。」

雲伯道：「不管是傷是毒，總是一件麻煩的事，你怎不去帮他一臂之力？」

阿浪搖搖頭，道：「我帮不了師父，所以只好走遠一點。」

雲伯道：「尊師怎樣稱呼？」

阿浪道：「藍婆婆。」

雲伯一呆，道：「你師父是女人？」

阿浪道：「我幾時說過師父是男人來着？」

雲伯道：「她中了甚麽毒？」

阿浪道：「黑蝴蝶亡魂霧。」

雲伯吃了一驚，道：「這是『黑蝴蝶』上官飛的獨門暗器！」

阿浪點點頭，道：「不錯，師父說，普天之下，只有四個人能解此毒。」

雲伯道：「這四個人是誰？」

阿浪道：「第一個是上官飛，但現在這一隻『黑蝴蝶』永遠也飛不起來了。」

雲伯道：「是不是你師父殺了他？」

阿浪道：「殺上官飛的不是師父，是我。」

雲伯看着他，目光帶着懷疑。

「黑蝴蝶」上官飛是兇名早著的武林巨寇，一生殺人無算，不但暗器功夫名驚五湖四海，其餘武功也是極之不弱。

阿浪這少年怎可能殺得了上官飛？

只聽見阿浪接着又說道：「上官飛用『蝴蝶亡魂霧』傷害婆婆，我自然非殺他不可！」

雲伯問道：「你在甚麽地方殺死上官飛？」

阿浪道：「百合谷。」

雲伯道：「百合谷在何處？」

阿浪道：「前面那座山谷，就是百合谷。」

雲伯和聲說道：「咱們也想到這座山谷去。」

阿浪說道：「奉勸一句，還是別去為妙。」

雲伯道：「道理何在？」

阿浪道：「我要守着這條道路，誰敢跨過這裏一步，我就殺誰。」

雲伯搖搖頭，道：「這位小兄弟，你還是不要阻擋了，咱們現在正要前往百合谷。」

阿浪道：「百合谷以前也曾有過一段熱鬧的日子，但現在已變得有如死域。」

雲伯眼色驟變，問道：「為甚麽會這樣的？」

阿浪道：「十年前，百合谷是個強盜窩，但後來却給一個武功高強的江湖巨寇霸佔了。」

雲伯道：「這麽說，是黑吃黑的火併了？」

阿浪道：「不管是黑是白，誰是誰非，反正事情早已過去。不提也罷。」

雲伯道：「鳩佔鵲巢的江湖巨寇，是否就是上官飛？」

阿浪道：「不錯，但這十年來，他只是獨自留在百合谷裏，過着隱士一般的生活。」

雲伯問道：「那些強盜，沒有找他尋仇？」

阿浪道：「十年前爭奪百合谷之戰，所有強盜都已死在上官飛手下，雖然後來也有些強盜朋友，或者是親戚之類的人物要找上官飛報仇，但結果來一個死一個，來十個，死五雙，無一可以倖免。」

雲伯道：「尊師何以要殺上官飛？」

阿浪道：「我已說過，殺上官飛的不是師父，是我。」

雲伯目光閃動：「但尊師最少也曾經和上官飛動過手，否則也不會中了黑蝴蝶亡魂霧的，對不？」

「非也！」阿浪搖了搖頭，道：「我師父沒有動手，只是動口。」

雲伯道：「尊師如何動口法？」

阿浪道：「我師父勸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雲伯道：「尊師佛口婆心，委實令人敬佩。」

阿浪道：「但上官飛却對我師父的說話，置若罔聞，甚至反唇相稽，說我師父不配說這種話。」

雲伯道：「上官飛怎麽說？」

阿浪道：「上官飛向我師父說道：『婆婆若是誠心向善之徒，上官某還可想一想這番話是否有理，但妳也滿手血腥，憑甚麽向上官某說這種話？』我師父聽了，嘆了口氣道：『老婆子的事，你是不必理會的，總而言之，你別再去找軒轅榮報仇了。』」

雲伯神色一凜，道：「軒轅榮，可就是人稱『神弓霸王』的軒轅榮？」

阿浪點頭道：「大概就是那個軒轅榮罷……」

雲伯心想：「原來這小子也是糊裏糊塗的。」

只聽見阿浪又繼續說下去：「雖然我師父一片苦心，但上官飛全不接納，後來，我師父說：『老婆子既已插手此事，你若不肯賣帳，那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上官飛聽了，眉頭大皺，嘆道：『婆婆，這却又是何苦由來？常言有道：「事不關己，己不勞心。」上官飛與軒轅榮之事，您老人家還是別再管了。』我師父不斷搖頭，道：『這十年來，你一直躲在這裏苦練亡魂六絕譜上的武功，為的就是要找軒轅榮報復，但軒轅榮曾對老婆子有恩，老婆子既知此事，又豈可坐視不理？』上官飛道：『軒轅榮只不過給妳半枝續骨接筋膠，而且，始終是治不好妳的腿傷，又算得上是甚麽恩德了。』我師父冷冷一笑，道：『老婆子的腿傷治不好，那是因為老婆子重傷過久，才致浪費了上佳靈藥，與人無尤，但軒轅霸王出手慷慨，這等仁義之風，却令老婆子沒齒難忘。』上官飛嘆了口氣，沉默良久才說道：『婆婆固執至此，上官飛眞是無話可說了，但上官某與軒轅榮之糾葛，決非單方面甘願罷休，就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的。』我師父想了想，點頭道：『你這種顧慮，對你來說自然不是多餘的，你有甚麽高見，儘管向老婆子說出來好了。』上官飛考慮了片刻，道：『這樣罷，上官某立刻寫一封信，向軒轅榮提出和解之議，再由婆婆您從中斡旋，未知是否上策？』我師父聽了，很是高興，道：『這不是上策，是上上之策。』當下，上官飛立刻回到一間竹舍裏寫好一封書函，然後交給我師父，那知道這奸賊原來另有陰謀，那封信暗藏機關，我師父剛接過，一蓬毒霧就從信封裏直噴出來……」

雲伯聽得鬚眉皆豎，怒道：「如此奸賊，眞是卑鄙無恥，豬狗不如。」

阿浪道：「一般豬豬狗狗之輩，却也使不出這等技倆，我師父雖然久歷江湖風險，但這一下，還是不免着了上官飛的道兒。」

雲伯道：「後來怎樣？」

阿浪道：「師父所中的，乃是黑蝴蝶亡魂霧，毒力非同小可，她中毒之後，知道生死繫諸一髮，只要稍為運氣提聚功力與上官飛拚搏，這條老命就再也無法可以保得住了。」

雲伯道：「如此形勢，實在兇險。」

阿浪道：「我師父遇上了上官飛這種無恥之徒，固然是倒楣，但上官飛這一次也是鑄成大錯，他雖然算準我師父中毒後再也無法跟他動手，但却料不到我還是可以把他殺了。」

他說來輕描淡寫，似乎在擊殺上官飛之際，也是殺得十分從容。

只見他的背上負着一柄長劍，劍鞘是烏黑色的，而且相當殘舊，劍鍔更是銹跡斑斑，並不像是一柄鋒利的好劍。

但這柄劍已殺了上官飛。

雲伯看着這個神秘的少年，臉上不禁為之一陣動容。

他看了阿浪很久，忽然問：「尊師既然中了黑蝴蝶亡魂霧這等劇毒，你何以不在她老人家身邊小心侍候？」

阿浪道：「我也很想留在她身邊，但師父把我趕了出來。」

雲伯奇道：「尊師何以要把你趕了出來？」

阿浪道：「因為師父已把弟子逐出門牆之外。」

雲伯一怔。「你犯了什麽過錯？」

阿浪道：「師父說弟子沒有犯任何錯失，只是師徒兩人緣盡於此，從今之後，婆婆是婆婆，阿浪是阿浪，彼此再也沒有半點關係。」

雲伯臉色一沉。「就是為了師父這幾句說話，所以你就不顧而去了？」

阿浪嘆了口氣，道：「我若眞的不顧而去，此刻也不會擱在路中。」

雲伯道：「老朽只是一個不相干的過路人，既然前路不通，老朽大可轉往他方，但老朽却有點不明白……」

阿浪說道：「你有什麽疑問，但說無妨。」

雲伯道：「你我只是萍水相逢，何以不厭其煩，把尊師與上官飛之間的糾葛一一傾訴？」

阿浪道：「這些說話，我可不是說給你聽的。」

雲伯眉頭一皺，奇道：「那麽，你剛才是在跟誰說話了？」

阿浪淡淡道：「車廂裏的水青蓮，水公子。」

雲伯的臉色倏地變了，不由厲聲喝道：「你到底是什麽人？」

阿浪道：「我不是說過嗎？我就是阿浪，一個只有名字沒有姓氏的江湖人。」

雲伯已從車轅下抽出一柄斧頭，滿臉都是警戒之色。

他正要繼續質問這少年，車廂門忽然打開，一隻穿着綉金綫華麗鞋子的脚緩緩地伸了出來。

雲伯連忙從車轅上一躍而下，叫道：「少爺，外面風雪大，你別下車……」

但車中人已走了出來。

這人被雲伯稱為少爺，但年紀已不甚輕，最少已在三旬開外。

只見他擁輕裘，戴雪帽，但臉色還是蒼白得很厲害，似是正在病重之中。

阿浪看着這人，這人也在盯着阿浪。

兩人的目光雖然直接相交，但却是平和的，看來並無敵意存在。

但雲伯却一臉都是焦慮之色，他顯然又想勸少爺登回車子，但少爺却輕輕揮了揮手，阻止他開口說話。

阿浪看了少爺很久，終於問：「你就是水青蓮？」

少爺頷首，淡然回答：「不錯，我就是水青蓮。」

阿浪道：「你的外號，為什麽不叫『一塵不染』？而是『一血不染』？」

水青蓮還沒開口，雲伯却搶先說道：「我家少爺劍法高明，雖然殺人見血，但血流必不多，以是從未有滴血沾染到他身上，因此江湖上的朋友送他一個綽號，就叫『一血不染』。」

阿浪嘆了口氣，道：「如此劍法，實在令人妒忌。」他不說「羨慕」，而直接了當說是「妒忌」，倒也坦白之極。

水青蓮却搖搖頭，道：「浩瀚江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下這等微末技倆，實在不足掛齒。」

阿浪道：「水公子家在江南，府宅景緻幽雅怡人，何以行色匆匆，來到這荒涼塞苦之地？」

雲伯臉色一變道：「我家少爺——！」

他還沒說下去，水青蓮已接口道：「在下此行，豈單只是行色匆匆，簡直就是狼狽之極！」說到這裏，連續咳嗽了七八下，咳聲方始停頓下來。

阿浪一直凝注着他，良久才問：「水公子患了什麽病？」

水青蓮輕輕揮了揮手道：「這點傷病，大概還奪不走水某的性命，兄弟不必担心。」

雲伯按捺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問阿浪：「你怎麽知道我家少爺的名字？」

阿浪淡淡道：「兩個月前，江南武林發生了一件奇案，此事已傳至北方，其後，有人傳言水公子要出關外尋找『大漠飛鷹』齊展，所以，我知道你遲早會在附近

一帶出現。」

雲伯沉聲道：「附近一帶這四個字，眞是可大可小，方圓三幾十里也是附近一帶，方圓五七百里之內，也可算是附近一帶！」

阿浪道：「這就是緣份巧合，使阿浪能够在此地與水公子相遇。」

雲伯道：「你怎知道坐在車子裏的，就是我家少爺！」

阿浪道：「千里亡命，受盡奸人逼害，這種滋味實在不大好受，我師父知道此事之後，早已決定要會一會水公子，共商對付奸人之策。」

雲伯心想：「你師父如今正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還能吹什麼大氣！」

水青蓮臉上露出了詫異之色，道：「尊師與在下素昧生平，何以願意幫助在下一臂之力？」

阿浪道：「我師父說，水公子是神弓霸王軒轅榮的好朋友，如今水公子有難，爲師自當助他一臂之力。」

雲伯聽了此言，不禁奇怪地望了水青蓮一眼。

他跟隨着水青蓮已有多年，從來沒聽說過水青蓮是認識神弓霸王軒轅榮的。

果然，水青蓮也否認此事，道：「這位兄弟一定是弄錯了，在下雖然對軒轅霸王其人，早已心儀甚久，但却一直無緣識荊……」

阿浪說道：「但我師父却不是這樣計算。」

雲伯奇道：「認識就是認識，不認識就是不認識，又有什麼好計算的？」

阿浪淡淡一笑，道：「我師父說過，軒轅霸王雖然並未認識水青蓮，但這兩人都認識大漠飛鷹齊展，而且都是極要好的朋友，所以，齊展的好朋友，也就等於是軒轅霸王的好朋友。」

雲伯眉頭一皺，道：「如此計算方法，未免是太牽強了。」

阿浪道：「在凡夫俗子眼裏看來，此事不僅牽強，簡直就是荒謬。」

雲伯臉上一陣尷尬，水青蓮却是毫不介懷，朗聲一笑道：「水某雖是凡夫俗子，但却並未覺得尊師之言，有什麼牽強，荒謬之處。」這幾句話他說得太響亮了，說完之後，臉色忽然一陣青白，又彎下了腰不住的在咳嗽。

雲伯吃了一驚，急忙攙扶着水青蓮，叫道：「少爺！風雪越來越大了，你還是回車廂裏歇一歇罷。」

水青蓮搖搖頭，說道：「不，和這小兄弟談話，我很高興，我……我不會有事的。」

阿浪道：「水公子旣是貴體違和，倒要找個適當地方好好歇息。」

水青蓮道：「你還沒說，怎會認出我是水青蓮。」

阿浪道：「實不相瞞，早在八天之前，我和師父就已跟着兩位。」

水青蓮一怔。「八天之前？」

「不錯，」阿浪嘆了口氣，道：「那時候，我師父尙未決定要找尋上官飛，她只是想先助你一臂之力，然後才作其他打算。」

雲伯皺眉道：「尊師打算怎樣幫助我家少爺？」

阿浪道：「公子從江南趕往關外，是否想找尋齊展齊大俠？」

水青蓮點頭道：「傳言不假，此事屬實。」

阿浪道：「但據我師父所知，公子此行，形勢十分不妙。」

水青蓮道：「有何不妙之處？」

阿浪道：「公子爲了太湖幫幫主『金鞭無敵』沈三泰遇弑之事受盡嫌疑，我師父相信必然是遭奸人陷害的，旣遭奸人陷害，事情就決不會就此不了了之，奸人必將陷公子於死地，始肯罷休。」

雲伯忿然道：「正是如此！」

阿浪道：「以是我師父決定，不妨暗中跟隨着水公子，只要一發現有可疑人物，立刻將之活擒，務求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雲伯問道：「何以尊師却又到了百合谷？」

阿浪道：「這也是十分巧合之事，我師父多年以來，一直不知道上官飛身在何處，但就在兩天之前，一位江湖郎中對我師父說，上官飛正在百合谷裏苦練毒辣武功，準備向軒轅榮報却一箭之仇。」

雲伯道：「上官飛與軒轅霸王之間有何夙怨？」

阿浪道：「十年前，上官飛在遼東刦走了一支暗鏢，和他聯手做案的還有『黃巾女飛賊』畢秀影。」

雲伯道：「聽說畢秀影雖然相貌清秀，舉止斯文，但却殺人不眨眼，是個十分厲害的女魔頭。」

阿浪道：「這個我可不大清楚了，但我師父說，當年上官飛和畢秀影，是兩情相悅的，兩人甚至於已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

雲伯道：「後來怎樣？」

阿浪道：「上官飛與畢秀影刦走一支暗鏢，價值連城，承接運鏢的鏢局若是找不回來，勢非要賠個傾家蕩產不可。」

雲伯問道：「是那一家鏢局，接的暗鏢？」

阿浪道：「河南錦星鏢局。」

雲伯道：「錦星鏢局總鏢頭『鐵背天星刀』秦伯蔭，倒是一條硬漢。」

阿浪道：「秦伯蔭雖是硬漢，但若論才智計謀，以至武功方面，都不是上官飛與畢秀影的對手。」

雲伯道：「此事又怎會和軒轅榮扯上了關係？」

阿浪道：「軒轅霸王就是爲了義氣助秦伯蔭追尋暗鏢紅貨，終於和上官飛，畢秀影兩人動上了手。」

雲伯道：「戰果怎樣？」

阿浪道：「軒轅榮以一對二，但依然佔了上風，終於把二人活擒下來，並把秦伯蔭所失的暗鏢追討回來。」

雲伯道：「旣然如此，此事也該告終了。」

阿浪道：「但上官飛與畢秀影並不甘心，不到一個月就向軒轅霸王展開了復報襲擊！」

雲伯冷笑道：「好兇悍的賊婆娘！」

阿浪道：「常言道：『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上官飛與畢秀影處心積慮，想

施放暗箭擊殺軒轅霸王，但最後却還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非但未竟全功，連畢秀影的性命也賠上了！」

雲伯哼一聲，說道：「咎由自取，該死！」

阿浪道：「但上官飛却不是這樣想，爲了畢秀影之死，他獨自來到了百合谷，不斷苦練歹毒武功，朝夕不忘爲畢秀影報仇雪恨。」

雲伯問道：「尊師爲了要化解上官飛和軒轅榮之間的仇怨，所以匆匆趕到百合谷？」

阿浪點點頭，道：「是的。」

雲伯嘆了口氣，道：「尊師想勸解上官飛此人，不啻是與虎謀皮。」

阿浪道：「我師父脾氣怪異，那是沒得說的，有一天，她對着一塊石頭說話，一說就說了三個時辰之久，別人都當作她是瘋了，但師父後來都對我說：『石頭最愛聽爲師的說話，而且，永遠不會搬弄是非。』」

雲伯呆了半晌，欲言又止。

水青蓮盯着阿浪的臉，道：「尊師並非怪異，只是她老人家別有見地，旁人不易領悟玄機而已。」

阿浪笑了笑，道：「對，水公子這兩句說話，正說到我的心坎裏去了。」

水青蓮又咳嗽了兩聲，才道：「尊師乃江湖奇人，水某很想拜會她老人家。」

阿浪嘆道：「但我師父如今生死未卜，而且還把我逐出師門了……」

雲伯看着他，心中暗道：「師父怪裏怪氣，徒兒也是有點不通世故，正是有其師必有其徒。」想是這麼想，嘴裏却也不敢直說出來。

他並不是怕了阿浪，而是唯恐少爺會生氣。

風雪越來越大了，就在這時候，風雪中傳來了一陣怪異的笑聲。

這笑聲聽似來自遠方，而且聲音也不怎樣響亮，但在此大風雪中，仍然能够清楚地傳入三人耳朶裏。

雲伯臉色一變，把斧頭向前一揚，神情充滿着警惕。

阿浪却面露喜悅之色，叫道：「我師父來了！」

水青蓮皺了皺眉，道：「尊師遭逢重創不久，即使已把毒力悉數逼出體外，只怕也不能運用內力如此發笑……」

阿浪微微一笑，道：「發笑的並不是我師父。」

水青蓮奇道：「不是尊師又是誰？」

阿浪道：「一個很了不起的江湖郎中，他是我師父的隣居老友。」

水青蓮道：「把上官飛藏身百合谷之事向尊師相告的，就是這位江湖郎中？」

阿浪點了點頭，道：「是的。」

水青蓮道：「這位江湖郎中，怎樣稱呼？」

阿浪道：「他姓祁，叫祁濟安。」

「祁濟安？」水青蓮一聽之下，不由大感意外，「這豈不是江湖上人稱『亂笑怪醫』，又被譽爲『早沾勿藥逢春手』的祁大醫師嗎？」

阿浪微微一笑，道：「水公子比我知道得還更詳細。」

雲伯忙道：「你只聽見祁濟安的笑聲，又怎知道尊師也已來了？」

阿浪道：「我聽的不是笑聲，是輪子滾動的聲音……」

「輪子？」雲伯一呆。

驀地，「亂笑怪醫」祁濟安的笑聲又再傳至。

他的笑聲的確很是怪異，令人一聽之下，以後都很難可以忘記。

這時候，雲伯終於聽見，除了怪異笑聲之外，還有木輪在雪路上輾動的聲音。

不久，只見風雪中有人推動着木頭車子，緩緩地走了過來。

這木頭車子的形狀，倒像是一輛押解犯人的囚車，車中坐着一人，只露出頭部，是個白髮如銀的老婦。

而推車的，是個棉袍漢子，此人長髮披肩，鬍鬚雜亂橫生，模樣很是嚇人。

他大概四十五六歲年紀，肩上揹着一隻漆黑的藥箱子，正是江湖上三大名醫之一的「亂笑怪醫」祁濟安。

祁濟安把木頭車子推到阿浪身邊停下，又怪笑了兩聲才道：「你師父這一次又死不了。」

阿浪高興地一笑，道：「祁大醫師恩重如山，晚輩自當沒齒難忘。」

木頭車內的白髮老婦却冷笑一聲，道：「他救老身，可不是白幹一塲的。」

阿浪一怔，道：「祁大醫師要收取多少銀子作爲酬勞？」

白髮老婦冷冷說道：「他是分文不取的。」

阿浪道：「分文不取，那不是等於白幹嗎？」

白髮老婦道：「他若收取銀子，倒還事小，但他乘人之危，要老身把『陰陽七踼腿』加以傳授，才肯救老身一命！」

祁濟安嘻嘻一笑，道：「以七招腿功，就可以換回一條性命，還是很划算得來的。」

白髮老婦冷冷一笑，道：「你自然是很划算得來，但老身却不妨提醒提醒閣下，練武之士，最忌貪多務得，你已練過『鬼影千層腿』，也練過『泰山穿心腿』，如今再練『陰陽七踼腿』，嘿嘿，走火入魔之期，只怕不遠矣……」

祁濟安哈哈一笑，道：「這一點，婆婆毋須費心，祁某懂得陰陽七踼腿是一回事，練不練它却又是另一回事。」

阿浪奇異道：「知而不練，知來有何用？」

祁濟安道：「大可待價而沽之，價高者得！」

阿浪一呆，白髮老婦冷冷一笑，道：「你們聽見沒有？老祁就是這種烏龜王八，絕不會白幹一塲，爲別人的性命白白勞碌的。」

祁濟安亦不生氣，依然笑吟吟，道：「阿浪，你師父就是這種脾氣，你千萬別學得十足十才好。」

阿浪點點頭，道：「晚輩知道了。」

「放屁！」白髮老婦倏地一拍木頭車子，大聲道：「老身已把阿浪逐出門牆，我再也不是他的師父！」

祁濟安臉色一沉，道：「阿浪犯了什麽錯失，妳非要把他逐出師門不可？」

白髮老婦冷哼一聲，道：「老身受够了。」

「受够了？」祁濟安眉頭一皺，道：「受够了什麽。」

「霉運！」

「妳認爲自己是個很倒霉的人？」

白髮老婦道：「不是老身認爲如此，即使一般江湖朋友，也覺得老身是個霉運十足的人。」

「啫啫啫，藍婆婆，妳這話便大大的不對了。」祁濟安不住的在搖着頭，「最少，祁某就覺得妳一點也不倒霉，妳若眞是個倒霉的人，此刻已然毒發身亡，死得一塌糊塗，不知所謂。」

藍婆婆瞪了他一眼，道：「你懂個屁，老身若是死在百合谷裏，反而可能會是一種福氣，最少，如今就用不着在這裏捱着凍風冷雪。」

祁濟安道：「常言有道：『好死不如惡活。』何況妳若毒發身亡，那就決計不能稱爲『好死』，既不得好死，便是大大的倒霉，跟『福氣』二字更是離題萬丈，忽魯忽耶。」

藍婆婆一怔，道：「離題萬丈這四個字老身是懂得的，忽魯忽耶，又是什麽意思？」

祁濟安哈哈一笑，道：「此乃苗疆土語，意思大概就是等於咱們常說的『風馬牛不相及』。」

藍婆婆寒着臉，罵道：「偏就是有這許多古怪廢話，碰着你這種人，又是一件倒霉頂透的事。」

雲伯忍不住道：「不管怎樣，祁大醫師總算是救回婆婆性命之人，婆婆這樣說，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藍婆婆嘿嘿一笑，道：「雲裏天，老身幾曾要你信服我這個老婆子來着？」

原來雲伯姓雲，名裏天，在水青蓮還未出世之前，就已經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

他有個外號，叫「斧頭不大」，不明就裏之輩，一定會覺得這外號有點不倫不類，但倘若再聽一聽他另一個外號，就會稍爲明白一點，但若要完全明白，却還須再看着他的獨門兵器才行。（詳情下文自有交待。）

雲裏天給藍婆婆奚落了一句，倒也沒有生氣，只是淡淡道：「公道自在人心，妳就當老朽的說話放屁好了。」

藍婆婆立時掩鼻，「唔」聲大作，道：「果然好臭！臭不可當，臭冠三軍！臭死老甲蟲，臭得五湖四海的魚蝦蟹都肚子仰天，臭得『亂笑怪醫』祁八蛋兩眼一翻，能醫不能自醫雙腿一伸就此去也……」

這一串罵人的說話古怪兀突之極，若是出自一個頑童的口也還罷了，但此刻却在這個高齡老婦口裏罵將出來，實在使人聽得爲之大感詫異。

祁濟安登時跳了起來，叫道：「妳怎麽毒咒祁某？祁某若死了，天下間許多許多傷病之人也得要死！」他最後那句說話，倒非誇大之辭，須知此人乃江湖三大名醫之一，不少奇難雜症，都能在他診斷之下妙手回春，他若死了，對許多傷病人來說，的確不是一件好事。

即以藍婆婆來說，若不是祁濟安緊緊跟隨而來，把她身上的劇毒解除，她此刻恐怕已然凶多吉少，別說是罵人，便是呼吸也許早已斷絕。

但她既死不了，一張嘴巴，就決不饒人。

只聽藍婆婆「呸」一聲，道：「別人救人，救一個便是救一個，可不像你這個老烏龜，笑是亂笑，救也是亂救可也，不分青紅皂白！」

雲裏天奇道：「救人便是救人，何謂之亂救可也，不分青紅皂白？」

藍婆婆冷聲道：「雲老兒，你殺過人沒有？」

雲裏天道：「近年來沒殺過。」

藍婆婆「呸」一聲，道：「老身是問你自出娘胎以來，殺過人沒有？」

雲裏天昂然道：「老朽十四歲那年，已用斧頭大開殺戒！」

藍婆婆道：「殺的是什麽人？」

雲裏天道：「自然是該殺之人！」

藍婆婆道：「若是不該殺之人呢？」

雲裏天道：「不是該殺之人，自然不殺！」

藍婆婆道：「這就對了，所以，你不是王八，祁王八才是王八！」

雲裏天皺眉道：「老婆子，妳的說話，老朽可不大明白，祁大醫師是救人的，老朽却是個殺人的，兩者之間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之至。」

「這話兒就不對了，」藍婆婆搖頭不迭，道：「殺不一定是殺，救也不一定是救。」

雲裏天眉頭皺得更緊，道：「老婆子的說話，老朽是越聽越糊塗啦。」

藍婆婆坐在木頭車裏，慢條斯理不慌不忙地接着說道：「佛門慈悲爲懷，但也有獅吼之舉，正是『以殺止殺』，殺一該殺之人，雖損一人之性命，但却也因此而挽救無數生靈，那就不是殺人，而是救人了！」

雲裏天乾咳一聲，道：「換句話說，這就是替天行道之舉？」

藍婆婆道：「不錯。」

雲裏天道：「但祁大醫師並不是殺人，而是救人，那就更是有功無罪了。」

「胡說！」藍婆婆冷笑道：「救人也和殺人一樣，萬萬不能出錯。」

雲裏天奇道：「這又是什麽道理？」

藍婆婆道：「不該殺之人，固然殺不得，不該救之人，也同樣是救不得的，否則就會鑄成不可饒恕的大錯！」

雲裏天沉吟着，道：「祁大醫師曾經救錯了誰？」

藍婆婆道：「木箱子。」

雲裏天一怔，道：「什麽木箱子，這是一個人嗎？」

藍婆婆道：「不錯，木箱子是一個人的名字，但實際上，木箱子並不是人。」這兩句說話前後矛盾至極，但雲裏天總算明白了她的意思。

「妳認爲木箱子不是人，那麽就是個衣冠禽獸了，對不？」

「唔，你說對了，」藍婆婆冷冷一笑，道：「八年前，祁王八把性命危在旦夕的木箱子，救活過來，還在沾沾自喜，以爲自己功德無量，哼，那知木箱子該死不

死，以後又殘害了無數無辜者的性命，尤以孟家堡一役，衣冠禽獸血洗孟家堡，斬殺老幼二十餘口，連幾個月大的嬰孩也不放過，眞是心狠手辣，令人髮指。」

雲裏天一凜，目注着祁濟安，道：「眞有此事？」

祁濟安苦笑了一下，說道：「好像是的。」

雲裏天怫然不悦，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何必把話兒說得模稜兩可。」

祁濟安嘆了口氣，道：「祁某不想爲此事爭辯，就算是祁某救錯此人好了。」

但水青蓮却搖了搖頭，道：「縱然如此，祁大醫師還是沒有錯。」

藍婆婆目光一亮，直視着水青蓮的臉：「尊駕何出此言？」

水青蓮道：「爲醫之責，僅在於傷病者之身，決難治好壞人之惡毒心腸，若以救一惡人，即爲罪孽，則天下間大大小小客店，酒家、飯舖，皆可休矣。」

藍婆婆皺眉道：「酒家飯舖，與救人又有什麽相干？」

水青蓮道：「酒家飯舖也是救人之地，須知人若餓了，就得吃飯，不吃飯就得餓死，尤以趕路之人，對這一頓飯看得尤其重要，此是酒家飯舖所救者乃是人的肚子。」

藍婆婆道：「那又如何。」

水青蓮道：「假使一大惡人，已瀕臨餓死邊緣，却能及時到一飯舖之中飽餐一頓，得以不死，繼而又再害人無算，豈非開飯舖的，燒菜煮飯的，全都變得罪孽深重了。」

藍婆婆一呆，一時間無從反駁。

水青蓮咳嗽兩聲，緩緩接道：「醫者父母心，爲醫者一非父母官，二非六扇門中捕頭，實在無權判決傷病者之生死，於是，也就只能救死扶傷，以後之事，以後再說。」

藍婆婆沉吟半晌，仍然搖頭，道：「不對，不對，該殺者殺，不該救者就決不能救。」

水青蓮道：「若是一名正人君子病危，是否非救不可？」

藍婆婆道：「這還用說嗎？」

水青蓮說道：「但倘若那正人君子病癒後，性情大變，甚至濫殺無辜，却又如何？」

藍婆婆道：「强辭奪理，天下間那有這等奇事？」

祁濟安立刻搖頭，道：「却又非也，十年前，祁某救一姓崔秀才，人皆以『君子崔』稱之，豈料此姓崔秀才逃出死門關後，立即原形畢露，犯下了連串瀰天大罪，終於還是血濺長街，與仇家拚個同歸於盡。」

藍婆婆道：「那是不知道者不罪，怪不得你來着，但木箱子乃聲名狼藉之劇盜，你救了此人，就是罪無可恕。」

祁濟安嘆息一聲，無言以對。

水青蓮看着他，道：「祁大醫師！在下還是那句話『醫者父母心』，救人無罪。」語畢，又是一陣劇烈的嗆咳，未幾即暈迷倒下。

雲裏天太吃一驚，急忙抱起少爺，滿臉都是惶恐之色。

藍婆婆也是面如土色，急忙尖聲叫道：「祁濟安，你還呆在一旁幹嗎？救人要緊。」

祁濟安嘆了口氣，道：「早就瞧出此人有病，想不到比祁某想像中還更嚴重一些。」

藍婆婆大怒道：「偏就是有這許多廢話。」

祁濟安兩眼一翻，道：「老祁若救此人，會不會再添罪孽？」

「放屁，水公子是個好人，你若救不了他這條命，才是他媽的罪孽深重，無可饒恕。」

× × ×

車廂裏可容二人，祁濟安就在這裏爲水青蓮治病。

足足過了一頓飯時光，祁濟安始從車廂裏鑽出來。

「祁大醫師，我家少爺怎樣了？」雲裏天急問。

祁濟安皺皺眉，眨眨眼，看了雲裏天很久才道：「水公子不是病，是重創於『摩雲手』之下。」

雲裏天不住地點頭，道：「祁大醫師高明，高明！」

祁濟安道：「凡中摩雲掌之人，最忌操勞，尤其不宜遠行！」

雲裏天苦着臉，道：「老朽也曾勸阻了少爺，但少爺總是不聽的。」

祁濟安道：「摩雲手這一套功夫，已在江湖絕跡凡三十餘載，如今捲土重來，未知道是由何人施展。」

雲裏天道：「老朽也不知道，只知此人面目瘦削，年約四旬。」

祁濟安道：「那麽，水公子是怎樣受傷的？」

雲裏天道：「此事說來話長。」

祁濟安道：「大可長話短說。」

雲裏天道：「老朽愚昧，眞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說到這裏，喟然一嘆。「少爺的傷，祁大醫師可得要想想辦法才好。」

「想想辦法？現在還有什麽辦法可想？」祁濟安嘿嘿一笑。

雲裏天聞言，不由面如死灰，一手抓住祁濟安的肩膊，厲聲過：「你……你說什麽？少爺是不是快要死了？」

祁濟安「呸」一聲，道：「誰說他快要死了？有祁某在，區區摩雲手又算得上什麽？」

雲裏天猛然吸一口氣，道：「然則祁大醫師昔才之言……」

「哼！」祁濟安冷冷一笑，道：「祁某昔才是說，水青蓮公子這一點點傷，已給我治好了，又何必再去想什麽勞什子辦法？」

雲裏天這才大大的鬆一口氣，但仍然不放心地再問了一句：「祁大醫師，你沒騙老朽？」

祁濟安道：「騙你的是烏龜王八。」

藍婆婆冷哼一聲，道：「你本來就是個烏龜王八。」

雲裏天搖頭不迭，道：「祁大醫師不是烏龜王八，是萬家生佛。」

藍婆婆道：「他若治得好水公子，自然是萬家生佛，但若治不好呢，嘿嘿，那

就是萬世罪人啦。」

祁濟安冷冷一笑道：「老婆婆的說話好毒。」

阿浪道：「我師父是口毒心不毒。」

「放屁，……」藍婆婆冷冷道，「誰是你的師父。」

祁濟安道：「阿浪又沒有犯錯，老婆子何以非要出此下策不可。」

藍婆婆道：「老婆子已倒霉得太久了，想來想去都是這小畜牲所累。」

祁濟安道：「就算你時運不濟，又跟阿浪有什麽相干？」

藍婆婆道：「此人不祥！」

祁濟安不由啞然失笑，道：「藍婆婆，祁某一直以爲妳是個女中豪傑，何以忽然迷信有如村婦。」

藍婆婆冷笑道：「事實俱在，任誰都無法爲這畜牲狡辯。」

祁濟安臉色一沉，道：「老婆子之言，實在使人無法信服。」

藍婆婆哼了一聲，道：「本門之事，老身自有主張，你是局外之人，還是少開尊口爲妙。」

祁濟安道：「祁某這一張咀，除了用來吃喝之外，最大的用處就是管一管別人的閒事，妳有本領就不妨把我毒啞，或者是連舌頭也割掉下來。」

藍婆婆橫了他一眼，道：「眞是個老無賴！」

祁濟安哈哈一笑，道：「做無賴總比做個蠢材好得多。」

藍婆婆瞪着眼，怒道：「你說誰是蠢材？」

祁濟安兩眼一翻，慢條斯理地說道：「我若重創初癒兼且又是個兩腿不便於行的老婆子，就決不會在這個時候把自己陷入衆叛親離之境。」

藍婆婆臉色倏變，厲聲喝道：「老小子，你敢欺負老身是個殘廢？」怒喝聲中，矮小的身形，突然從木頭車內，一躍而起。

昔才她一直坐在木頭車內，雲裏天和水青蓮只能看見她的面龐，直到這時候方始看見，這位藍婆婆雙膝之下，早已齊齊斷去。

代替她的雙脚的，是一對烏溜溜的木拐。

這對木拐比一般人所用的略短，但木質却異常堅硬。

祁濟安一見她暴怒而起，立刻陪笑不迭：「別生氣妳就當祁某的說話是放屁好了！」如此人物，倒也可算是能伸能屈。

藍婆婆這才面容稍寬，接着却向阿浪說：「從此以後，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咱們昔日師徒關係，就此一刀兩斷。」

阿浪苦着臉，道：「但從此之後，誰爲師父您老人家推車子？」

藍婆婆冷哼一聲，道：「老身的事，不勞旁人費心，你走罷。」

阿浪道：「徒兒自幼孤苦伶仃，此後更不知道何去何從。」

藍婆婆道：「你以後何去何從，就由你自己決定好了，總而言之，以後你再也莫纏着老身，省得大家一起交上霉運。」

說到這裏，突然雙拐齊飛，把木頭車子砸成粉碎！

祁濟安嘆了口氣，道：「祁某醫術高明，剛才還是半死不活之人，如今不但功力恢復，而且火氣之猛烈，猶勝從前，眞是嘿嘿嘿，可笑復可嘆之至……」

藍婆婆叱道：「少廢話，老身走了，你等好自爲之罷！」語聲甫落，一雙木枴已左點右點，瞬即消失在風雪之中。

阿浪茫然地望着雪路，喃喃道：「師父走了，她眞的走了。」

祁濟安搖頭道：「她已不再是你的師父。」

阿浪搖頭，道：「不，她永遠都是我的師父。」

祁濟安道：「婆婆輕功佳妙，你從前爲她推動車子，根本就是多餘的。」

阿浪道：「只要師父高興，徒兒願意爲她老人家一輩子推動木頭車。」

祁濟安道：「但婆婆師父走了，而且要你以後再也莫纏着她，免得她再交上霉運。」

阿浪苦笑，說道：「師父並不是個迷信的人，她老人家這樣做，必然是另有用意的。」

祁濟安目光一亮，笑道：「你果然不笨，但她的用意在那裏？」

阿浪搖搖頭：「我現在不知道。」

祁濟安說道：「但你遲早一定會明白的。」

阿浪道：「但願如此。」

就在這時候，雲裏天驚喜地叫道：「少爺醒過來啦……」

祁濟安一笑，道：「多點休息，保證三天之內可以完全康復。」

雲裏天忙道：「祁大醫師所言極是，少爺，你就聽聽神醫的說話罷。」

水青蓮在車廂裏不住的搖頭道：「不，我要到關外去……」

祁濟安冷冷一笑，道：「欲速則不達，你死都不打緊，但却白白浪費了三顆『紫蟾雪母丹』。嘿嘿，這筆賬，只怕到了來生也償還不了。」

水青蓮咳嗽兩聲，道：「祁大醫師這三顆寶丹，在下一定會——」

「吐回出來嗎？」祁濟安臉色一沉，道：「祁某肯給你服下這三顆寶貝丹藥，總不是要你給我什麽好處，我只有一個條件，就是別讓這三顆紫蟾雪母丹白白浪費掉，難道這也算是苛求不成？」

水青蓮道：「祁大醫師一番善意，在下是十分感激的……」

祁濟安道：「祁某也用不着你來感激，總之，在這三天之內，我會寸步不離跟隨在尊駕左右，你若想到關外，就請等三十六個時辰好了。」

水青蓮眉頭緊皺，不再說話，雲裏天自然也在帮腔，勸阻少爺暫且休息休息，一切事情都等待身子復原後再想辦法。

這時候，風雪依然很大，祁濟安又道：「要養息身子，必須要找個好地方。」

雲裏天忙道：「老朽也是這麽想，却不知道該往那邊走才對。」

祁濟安道：「前面不遠，有一座沐雪鎭——」

雲裏天一聽，不由苦笑，忖道：「咱們主僕二人，就是由沐雪鎭那邊逃亡至此

的。」正要開口說不好，却聽見水青蓮道：「不錯，咱們就去沐雪鎭好了。」

雲裏天吃了一驚，忙道：「少爺，使不得。」

祁濟安一怔，道：「爲什麽使不得？在此方圓五百里內，沐雪鎭是最大的鎭甸，鎭上的客店，設備週全招待也好，保證賓至如歸。」

雲裏天搖頭不迭，但還沒說話，水青蓮又已搶先說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與其在荒山野嶺之上挨凍挨餓，倒不如就往鎭上走一遭，看看老天爺怎樣對待咱們好了。」

祁濟安奇怪地望着雲裏天，口中說道：「沐雪鎭又不是龍潭虎穴，水公子何出此言？」

雲裏天嘆息一聲，道：「實不相瞞，有人設計要陷害我家少爺，而且這些奸賊，如今正在沐雪鎭中。」

祁濟安這才恍然，道：「既然如此，沐雪鎭是去不得的了。」

水青蓮却道：「不！我要到沐雪鎭去！」語氣甚是堅決。

雲裏天正要勸阻，沉默已久的阿浪忽然開口，道：「我陪水公子去！」

雲裏天一怔，阿浪接着又說：「不管鎭上來了什麽人，若要損傷水公子一根毫髮，必須先行殺掉阿浪。」他的語氣，也和水青蓮的說話同樣堅決。

阿浪這樣一說，雲裏天就再也不能異議了，祁濟安却哈哈一笑，道：「阿浪劍快如電，有這小子同行，連祁某也爲之胆壯起來啦！」

雲裏天只得神情凝重地把馬車掉頭，駛向沐雪鎭去。

風雪不斷，就如江湖爭鬥一般永無止境……

八方風雨會羣雄

沐雪鎭上，家家戶戶重門深鎖，沒有必要，誰也不願意離開屋子。

這是趕狗不出門的天氣。

但就在風雪最厲害的時候，一個白髮老婦站在長街之中，右手不斷指東劃西，口裏唸唸有辭。

誰也不知道她在說什麽，更不知道她何以要站在這裏。

她是站在鴻悅客店門外的，客店的小二梁阿五看着她，覺得這個老太婆很是可憐。

梁阿五心想：「這婆婆斷了兩條腿，還要落得半瘋半癲的下場，眞是不幸。」

這小斷心腸很好，本想把這老太婆叫進客店中，最少也用不着在風雪中挨凍，但客店的掌櫃向來兇惡，更無敬老憐幼之心，倘若貿然把一個斷腿老婦招惹進來，勢必會給挨罵，一個弄不好，還要扣減工錢，連累家中大小挨餓，想到此處，也就只得暗嘆愛莫能助而已。

斷腿老婦在街上唸唸有辭，她在說些什麽，梁阿五是全然不清楚的，但在客店一間上好房子裏，却有三個漢子聽得十分明白。

這三個漢子，全都在江湖上大有名頭，身材最高一人，穿着紫綢面皮袍，腰懸長劍，是淮揚道上著名的大俠「仁心鐵劍」卓桐，卓桐祖先三代，在淮揚一帶武林皆極負名望，卓家拳劍雙絕兩大武功，卓桐都已練得爐火純青，被譽爲揚州城內第一高手。

與卓桐形影不離，腰佩紅鱗金環寶刀的赤臉漢子，是江南神刀門掌門，江湖中人稱「北斗刀王」的任一鳴。

近數十年來，卓、任兩家淵源頗深，如今卓桐也和任一鳴成爲八拜之交。

至於第三人，來頭更是非同小可，此人姓朱，名萬斛，外號「珍珠神君逍遙客」，武功極高，更擅以珍珠作爲暗器，乃河南珍珠鏢局總鏢頭。

此三人在江南武林極負盛名，但却同時在這瀕臨關外之鎭甸出現，實在絕不尋常。

但更不尋常的，還是冒着寒風大雪，一直站立在長街叫罵的斷腿老婦。

斷腿老婦唸唸有辭，其言辭之意，小斷梁阿五是全然不明白，但卓、朱三人耳力聰敏，兼且又是久歷江湖經驗豐富無比的人物，一聽之下，便已知道那斷腿老婦是衝着他們三人而來的。

任一鳴脾氣暴躁，早已按捺不住，道：「讓小弟把這殘廢老婆娘一刀宰了，省得耳根清淨。」

卓桐搖搖頭，道：「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別以爲缺了雙脚的老太婆就容易欺負。」

朱萬斛淡淡道：「就算任大俠一刀就把她宰了，江湖上的朋友，只會說北斗刀王恃強凌弱，欺負一個弱不禁風的老跛婦人。」

任一鳴冷冷一笑，道：「這老婆娘若是老弱之輩，也不敢在客店門外，放肆叫陣！」

卓桐道：「咱們三人此行，一直都掩飾身份，更未有半點張揚，這老婆娘怎會找上門來着？」

朱萬斛冷冷一笑，道：「世間之上，本來就有不少好管閒事的人。」

卓桐沉吟半晌，道：「依朱總鏢頭之見，咱們該當如何？」

朱萬斛道：「暫避片刻徐圖後計。」

任一鳴雖不情願，但最後還是同意下來。

三人都是身懷絕技之成名高手，居然甘願迴避一個斷腿老婦，實在是件怪事。

三人的坐騎，都拴在客店後面的馬糟中，任一鳴是急先鋒性情，每逢衝鋒陷陣例必搶先，但這等撤退逃走之事，却是例必押後。

斷腿老婦還在長街之上叫陣，她的聲音並不響亮，但是，三人還是聽得十分清楚。

「鐵銹劍、飯斗刀、石子神經發瘟客，你等快給老姑奶奶滾出來……」

若不是卓桐回頭把任一鳴拉住，這位「北斗刀王」只怕又已衝出客店門外。

但就在這時候，搶先趕到馬糟的珍珠神君逍遙客朱萬斛突然微「噫」一聲，沉聲道：「馬兒都不見了。」

任一鳴臉色一變，怒道：「找掌櫃的問個清楚！」

卓桐搖了搖頭，說道：「不是掌櫃能

幹的。」

任一鳴兩條濃眉陡地一揚，道：「是那個斷腿老太婆？」

卓桐、朱萬斛互望一眼，兩人都是欲言又止。

突聽一個人輕輕乾咳，接着說道：「不是老太婆，也不是掌櫃，是我。」

三人臉色齊變，卓桐首先喝道：「什麽人？」

只見那人斜臥在馬糟一根橫樑上，微笑着說：「江東人。」

「江東人千千萬萬，有叫化子也有皇親國戚！」卓桐冷冷一笑，道：「未知尊駕高姓大名，更不知何以把咱們的坐騎帶走？」

那人又是一笑，道：「良禽擇木而棲，好馬也是一樣的。」

卓桐臉色一變，道：「尊駕言下之意，是說咱們三人，不配策騎這三匹大宛名駒？」

那人道：「正是此意。」

朱萬斛忽然打個哈哈，道：「這位江東朋友，樑上北風急猛，正是高處不勝寒，何不到店堂先喝兩杯再說。」

那人也哈哈一笑，道：「還是這句說話最中聽，很好，很好！」笑聲中，人如飛鳥般，翩然從樑上降落下來。

朱萬斛脫口讚道：「兄台，好俊的輕功！」

這時候，三個人都已看清楚那人的容貌。

只見那人一身白衣，外披的也是一件白氅，大概二十七八歲年紀。

這白衣人濃眉直鼻，腰間斜斜插着一柄兩尺長短的銀劍，臉上神態自若，笑容十分瀟洒。

白衣人着地之後，連瞧也不瞧三人一眼，首先就向店堂那邊走過去。

朱、卓、任三人一看之下，不由都是暗自冷笑，忖道：「原來只是個初出道的雛兒。」

若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決不會把背門暴露於敵人之前。

倘若朱萬斛在這時候施放珍珠暗器，或者是卓桐、任一鳴刀劍齊發，從背後施以突襲，這白衣人，只怕立刻就得性命難保。

但朱、卓、任三人並未出手。

這三人沒有出手，並不是為了江湖的規矩，而是謀定而後動。

白衣人進入店堂後，小二梁阿五不禁為之一呆。暗道：「這人是從那裏走出來的？」但不管白衣人從何而來，既到了客店店堂，就得小心招待，否則就會挨罵。

梁阿五自小至今，幾乎天天都要挨罵，兒時給父母罵，長大後給掌櫃、廚房師父以至一些蠻不講理的顧客罵，有好幾次還得挨拳脚，沒吃刀子已算走運。

客店本來就是品流複雜之地，再加上一些喝得酩酊大醉的顧客，麻煩事情也就更多。

所以說，喝酒的顧客，最難侍候，但另一方面，這些醉客往往也是最慷慨，最豪爽的。

也許這些人平時並不慷慨，並不豪爽，但當有了五七分酒意之後，手段就會不期然地濶綽走來。

但無論顧客是吝嗇鬼也好，是揮金如土的大財主也好，梁阿五都一定會儘量小心侍候。

白衣人一坐定，就要了兩罈上好竹葉青，他把其中一罈抛給朱萬斛，餘下一罈抱起仰首便喝。

朱萬斛為卓桐、任一鳴和自己各斟了一大碗，酒斟滿三大碗後，白衣人還在仰首大喝。

朱萬斛笑道：「兄台好酒量，咱們敬你一碗！」他是笑面相向，卓桐是不動聲色，而任一鳴惱恨這白衣人偷走馬匹，一直以來都是怒目相視，神情極不友善。

三人各自喝了一大碗酒，白衣人才把酒罈放下，道：「喝了這半罈酒，寒意就消失了大半，真是痛快！」

朱萬斛向白衣人一抱拳，道：「在下朱萬斛，江湖上的朋友，都稱呼朱某為逍遙客。」

白衣人隨手抓起幾顆花生，一面剝吃一面淡淡的說道：「人生難得逍遙自在，朱總鏢頭眞是好福氣。」

朱萬斛神色自若，道：「兄台對朱某等三人，似乎並不陌生。」

白衣人道：「三位在江湖上名氣響亮，手段更是十分高超，倘若在下連三位都不認得，那就眞是窩囊得緊了。」

朱萬斛哈哈一笑，道：「兄台不是說咱們浪得虛名，做事不擇手段罷？」

白衣人冷聲道：「莽莽江湖，誰不徒負虛名？放眼天下，又有幾人做事循規蹈距的？」

任一鳴早已滿腔怒火，這時候再也按捺不住，一拍桌子，道：「小子口出狂言，看刀！」

「刀」字剛出口，腰間奪人眼目的紅鱗金環寶刀已脫鞘而出，向白衣人迎面劈下。

任一鳴掌管神刀門已十二年，在江湖上贏得「北斗刀王」盛譽，刀法上的造詣自非一般泛泛之輩可比。

他這一手脫鞘刀法，已然大有名堂，稱為「獨佔鰲頭」，無數武林高手，還沒有看清楚刀勢從何而來，就已給這一刀劈下了首級，眞是厲害無比。

但任一鳴一刀劈出之後，白衣人立刻就不見了。

連人都不見了，他這一刀自然是劈了個空。

任一鳴心中一震，刀勢一變，順勢轉砍向左後方。

原來白衣人身形閃動極快，任一鳴那一刀才劈出，他可轉折到任一鳴的左後方去。

任一鳴從來也沒見過這樣快的身影，但憑着多年臨敵經驗，和敏銳萬分的警覺，他已知道白衣人就在自己身後。

他已無暇轉身覷看，只能以快打快，旋刀繼續急攻白衣人。

但白衣人身手之快，遠在任一鳴想像之外。

任一鳴旋刀急攻，刀招雖然一氣呵成，兼且狠辣十足，但白衣人竟以擒拿手法，用左手穿過任一鳴右脇，繼而反手一擰，就把任一鳴的右臂折斷。

「叮」一聲响，紅鱗金環刀跌落地上，任一鳴疼痛得額上冷汗涔涔而下。

朱萬斛、卓桐也是不禁臉色驟變。

卓桐與任一鳴既是八拜之交，亦是彼此齊名於江湖的高手，但任一鳴一出手，就慘敗下來，又怎能使卓桐不為之心驚胆顫？

他後悔沒有配合着任一鳴的攻擊而同時出劍，倘若他和任一鳴雙雙動手的話，這白衣人未必一下子就能夠廢了任一鳴的右手。

但這時候才後悔已是太遲。

他實在想不到，這白衣人的武功，竟能在一個照面之間就把任一鳴重創。

而且，任一鳴重創後，卓桐立刻就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他若不出劍，就顯得對任一鳴不够義氣，但若出劍一拚，說不定立刻便會重蹈覆轍，在轉眼間便給白衣人折斷了手臂，甚至折斷了脖子，也是不足為奇。

卓桐心念電轉，雖然右手早已握緊着劍柄，但却始終未能下定决心，是否與這白衣人放手一拚，（若是換上任一鳴易地而處，這位北斗刀王自是毫不遲疑，揮刀拚了再說。）

幸而就在這時，朱萬斛立刻陪笑不迭，說道：「別爆火，咱們慢慢商量商量好了。」

白衣人哈哈一笑，道：「還是朱總鏢頭定力過人，不錯，天大的事情，只要大家心平氣和，遲早總有解决辦法的。」

卓桐仍然緊握劍柄，沉聲道：「這位江東朋友，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好了。」

白衣人點點頭，微笑說道：「很好，大丈夫做事，理應磊落光明，說話爽爽快快！」

卓桐道：「兄台高姓大名？」

白衣人道：「這一點並不重要，三位毋須理會。」

他說不重要，但在卓、朱、任三人看來，却是重要極了。

他們總不能連栽倒在什麽人手下都不知道。

但白衣人堅不肯說，三人一時間也是無可奈何的。

卓桐只得強忍怒氣，道：「兄台何以把咱們的馬兒趕走？」

白衣人道：「三位若沒有馬兒代步，也許會在本鎭勾留多幾天，對不？」

卓桐道：「馬兒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人。」

白衣人道：「三位想到關外嗎？」

卓桐沉吟半晌，才道：「卓某等確有此意。」

白衣人道：「所為何事？」

卓桐道：「追截一人。」

白衣人道：「是水青蓮水公子嗎？」

卓桐直認不諱，道：「正是此人。」

白衣人道：「水公子曾麽會前往關外的？」

卓桐道：「如卓某所料不差，水青蓮出關外，是為了尋覓援手來對付太湖羣雄的。」

白衣人道：「水青蓮要到關外找尋的是誰？」

卓桐答道：「多半是『大漠飛鷹』齊展。」

白衣人道：「齊展俠名遠播，但這十年來已不曾再在中原武林露臉，水公子就算找到齊大俠，只怕也沒有多大用處。」

卓桐道：「水青蓮為人陰險，又有誰曉得他會怎樣利用齊大俠？」

白衣人冷笑一下，道：「水公子為人陰險，卓先生是何所見而云然？」

卓桐道：「由太湖帮帮主沈三泰遇害一案，即可證明。」

白衣人道：「在下也曾風聞此案，聽說太湖帮帮主『金鞭無敵』沈三泰，在他五十壽辰之日，遇刺於沈府之中，但詳細情況，在下並不知曉。」

卓桐嘆了口氣，道：「沈帮主榮壽之日，卓某也在沈府作客，當時情況，實在是熱鬧之極。」

白衣人道：「沈帮主名重江南武林，他老人家五十壽誕，自是府中賀客不絕，一片喜氣洋洋。」

卓桐道：「誰料在此喜氣洋洋之際，却發生了樂極生悲之事……」

白衣人又喝了一口酒，道：「卓先生不妨慢慢道來，詳情到底是怎樣的？」

卓桐嘆了口氣，良久才緩緩說道：「當天晚上，卓某與朱總鏢頭在沈府中相遇，彼此談的甚是投契，就在這時，咱們看見水青蓮帶着一份賀禮，親自向沈帮主道賀，當時沈帮主很是高興，但接着却把水青蓮帶入後堂，似乎是有重要事商議。

「那時候，卓某與朱總鏢頭都覺得有點古怪，但這畢竟是沈帮主和水青蓮之間的事，咱們雖覺奇怪，却也是管不着的。

「過了好一會，後堂裏忽然傳出一聲慘叫，卓某與朱總鏢頭立刻趕往瞧個究竟，只見沈帮主背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兩眼怒視着水青蓮，嘶聲叫道：『姓水的，你……你竟敢在沈家行兇奪寶……』水青蓮獰笑一聲，手裏挽着一個黄色包袱，瞬即在混亂中逃得無踪無影。」卓桐說到這裏，臉上神情咬牙切齒，似乎甚是激動。

白衣人一面聽，一面喝酒吃花生，直把任一鳴看得牙癢癢的，恨不得也把這個白衣人當作花生一般吞進肚子裏。

但白衣人武功極高，任一鳴剛才已領教過了，如今被折斷的手臂正疼痛得厲害，他就算脾氣再壞，也不敢再次發難，自尋死路。

白衣人沉默了半天，才斜目瞪視着卓桐，道：「事情就是這樣嗎？」

卓桐答道：「句句屬實，絕無半點虛言。」

朱萬斛道：「當時，除了卓大俠和朱某之外，還有不少江湖上的朋友，目睹此事。」

白衣人道：「這些江湖上的朋友又是誰？」

朱萬斛道：「江寧府的『八卦金刀』何嵛、天台派的『摘星手』韓志平、綽號『大灰狼』的老拳師應冠之，還有東海長鯨帮的副帮主『蓋天神槳』楊諾。」

白衣人「唔」一聲，說道：「還有沒有？」

朱萬斛閉目沉思良久，才搖搖頭說道：「當時情況太混亂了，就算還有人目睹

此事，朱某也已記不起來……」

白衣人目光一轉，望着卓桐道：「卓先生呢？」

卓桐道：「我所見和所記得的，也就是朱總鏢頭剛才說的那幾個。」

白衣人默然片刻，道：「照這麽說，水青蓮在沈府行兇奪寶，乃是證據確鑿之事了？」

卓桐道：「是的。」

白衣人乾笑一聲，道：「水青蓮出身富豪家族，倒不知道沈府之中有何奇珍異寶，值得他那樣的人物垂涎三尺，不惜悍然行兇強搶寶物？」

卓桐神情凝重，道：「水青蓮搶走的，是一面銀旗。」

白衣人道：「這面銀旗，也算是一件寶物嗎？」

卓桐道：「銀旗本身也許並不值錢，但沈帮主却視之有如價值連城之瑰寶，想其中必然大有文章，只是不爲局外人所知而已。」

白衣人冷冷道：「卓先生與朱總鏢頭，該算是局外人，還是局內人？」

卓桐道：「自然是局外之人。」

白衣人道：「沈帮主於府中遇刺，其時任大俠又在何處？」

卓桐道：「一鳴賢弟當日有事，稍爲來遲。」

朱萬斛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任兄到達沈府之時，沈帮主已慘遭毒手！」

卓桐道：「此事哄動江南武林，水青蓮星夜逃亡，咱們三人一直追踪至此。」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如此說來，水青蓮的確是罪證確鑿，不容抵賴了？」

卓桐道：「正是如此。」

白衣人道：「但據在下所知，事情並不如兩位所說的一樣。」

卓桐「哦」一聲，道：「閣下所知之事，却又是怎樣的？」

白衣人道：「當晚水青蓮携帶賀禮向沈帮主拜壽，兩人並未立刻進入後堂。其後，有一人分別向沈帮主及水青蓮悄悄說了幾句說話，沈帮主才與水青蓮進入後堂的。」

卓桐眉毛一揚，訝然道：「兄台是從何處聽回來的？」

白衣人冷冷道：「不是耳聽，乃是目睹。」

卓桐又是「哦」的一聲，道：「原來兄台也是當晚座上賀客，請恕卓某有眼不識泰山之罪。」

白衣人連眼皮也不抬動一下，繼續淡然地說道：「由此事推斷，當晚水青蓮與沈帮主在後堂相見，並非由水青蓮或者是沈帮主首先倡議，乃是由某一個人在暗中促成。」

卓桐乾咳一聲，道：「這個某人，未知是何方神聖？」

白衣人冷聲道：「卓先生何必多此一問？」

卓桐臉色一變，道：「什麽意思？」

白衣人冷冷道：「那個某人，正是卓先生閣下！」

卓桐的臉色一變再變，良久才沉聲說道：「你和水青蓮有何淵源？」

白衣人道：「棋友。」

「棋友？」

「不錯，三年前，在下曾與水公子對奕三局，結果在下以一比二之數敗陣。」

「棋局如戰場，勝敗乃兵家常事，兄台不必介懷。」

白衣人道：「有勝有負，自然是兵家常事，但若有負無勝，便是無趣之極。」

卓桐道：「兄台要一雪前恥，方肯罷休？」

白衣人道：「能否一雪前恥，那是誰都保證不了的，六十年前京師棋王所向披靡，但一遇上北極奇叟，就一敗再敗，棋王先後七上北極冰峯，結果七次鎩羽而還，到了第八次，北極奇叟南下京城，與棋王對奕九局，又以五比四之數險勝，終於把棋王活活氣死，臨終前吐血慘呼：『既生瑜，何生亮』！」

卓桐道：「前事不忘，固然是後事之師，但世事如棋，況且兄台並非京師棋王，水青蓮亦非北極奇叟，他日狹路相逢，兄台又何愁無反先之機？」

白衣人說道：「若能有緣狹路相逢，固可再次決個高下，但倘若決戰未成，其中一人已先被奸人陷害身亡，那便遺憾之極。」

卓桐眉頭一皺，旋卽道：「兄台言下之意，是要卓某等知難而退，莫再損害水公子分毫了？」

白衣人道：「就只怕天下間能令卓先生感到知難而退的事，少之又少。」

卓桐嘆了口氣，道：「兄台把卓某估量得太高了，既然兄台已堅決插手一管此事，卓某等立刻回歸江南好了。」說完便想退下。

白衣人却伸手一攔，道：「既來之，則安之，在下尚有許多不明白之事，還望卓先生不吝賜敎。」

卓桐臉色一變，朱萬斛已然忍不住道：「這位朋友，卓兄已處處忍讓，閣下何苦還再咄咄逼人？」

白衣人道：「在下絕無相逼之意，只是沈帮主死得不明不白，水公子顯被蒙上不白之寃，三位既然和此案大有關係，自當協助在下，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卓桐沉聲道：「卓某所知之事，只怕還比不上兄台！」

白衣人道：「我只是個多管閒事之人，箇中詳情，非要三位仔細道來不可。」

卓桐冷哼一聲，道：「該說的，卓某都已說了。」

白衣人道：「既有該說的，也就有不該說的了？」

卓桐道：「卓某並無不該說的說話藏在心裏，只因身在局外，所知之事極其有限，以是再無餘話可以奉告。」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三言兩語就想把事情推得乾乾淨淨，可惜，在下當晚親眼目睹一切，你和朱萬斛，都脫不了干係！」

任一鳴怒道：「我義兄是仁義君子，朱總鏢頭也是德高望重，你莫再含血噴人，顚倒是非黑白！」

白衣人嘆了一口氣，說道：「以任刀王這般脾性，只怕比在下更難明辨是非曲直。」

任一鳴道：「義兄爲人怎樣，俺比誰

都更加清楚！」

白衣人又嘆道：「一知半解，最是愚昧。」

任一鳴「呸」一聲，罵道：「俺武功不如你，自然是沒話好說的。」

白衣人道：「咱們此刻談的不是武功，是道理。」

任一鳴冷聲道：「武功高強，道理也最強。」

白衣人搖了搖頭，道：「任刀王此言差矣，武功是武功，道理是道理，豈能混爲一談。」

任一鳴怒哼一聲，不再說話。白衣人也不再理睬他，目光一轉又盯着卓桐的臉。「卓先生，還是說老實話好了。」

卓桐冷冷一笑，道：「卓某之言，句句屬實，兄台旣不相信，又還有什麽好說的？」

白衣人臉色一寒，就在這時，只聽見「篤、篤，」之聲在門外响起，接着門前垂掛着的羊皮厚帘被一隻枯瘦的手掀了起來。

以拐代腿的老婦人終於進來了。

× × ×

斷腿老婦面色森冷，縱橫深刻的皺紋上還鋪着雪花和冰碴子。

她進入客店，第一句說話就說道：「小二、掌櫃的，你們用不着招呼我這個老太婆。」

梁阿五一呆，他在這客店幹了十餘年，從來沒聽過人客這樣說話的。

他向來都很聽顧客的說話，有一次，一個喝得酩酊大醉的漢子，要他從桌底爬過，後來還要他仿效韓信，重演跨下之辱的歷史，梁阿五也忍氣吞聲照樣做了。

事後，梁阿五沒有哭，也沒有感到太大的難過，掌櫃問起他，他只是輕輕一笑，說道：「小人雖然及不上韓大將軍萬分之一，但終究也曾做了一件相同的事。」

掌櫃聽他這樣說，也就不再問下去。

梁阿五是最聽話的店小二，但這一次，他不禁迷糊起來。

顧客來了，豈可不加以招待？但這斷腿老婦却偏偏有言在先，聲明「用不着招呼我這個老太婆」。

掌櫃已察覺出梁阿五爲人太老實，便道：「阿五，快到天字第八號、第九號和第十號房間，把地方收拾乾淨。」

梁阿五除了最聽顧客說話之外，也最聽掌櫃的說話。

掌櫃叫他去收拾房間，他當然立刻就去了。

店堂裏，忽然間好像寒冷起來。斷腿老婦雖然看來又老弱又殘廢，但久歷江湖的卓桐和朱萬斛還是不敢稍有半點輕視。

令店堂寒冷起來的，是斷腿老婦的目光。

她的目光冷得像是冰，甚至好像比冰霜還更加寒冷。

白衣人却一無所懼，首先拱了拱手，然後向斷腿老婦微笑着道：「婆婆前輩，妳老人家在外面站得太久了，要不要喝點酒驅驅寒氣？」

斷腿老婦咳嗽一聲，道：「在大半個時辰之前，有人叫老身在一個月之內，千萬不要喝酒。」

白衣人奇道：「此人是誰？」

斷腿老婦道：「此人外號甚多，旣稱爲『早沾勿藥逢春手』，又叫作『不笑則已，一笑驚人亂笑怪醫』，後又有一綽號，曰『勒詐武功烏龜王八蛋』。」

白衣人聞言，不由哂然一笑，道：「原來是當世武林三大名醫之『亂笑怪醫』祁濟安祁大俠。」

「俠他媽個狗屁！」斷腿老婦罵道：「武林中用得最濫的，莫如這『大俠』二字，正是豬牛貓狗皆稱俠，簡直笑話！」

卓桐聽了，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白衣人微微一笑，道：「祁大醫師何以叫婆婆前輩切莫喝酒？」

斷腿老婦道：「說來話長，但簡單一點說，是因爲老身今天曾經給人暗算了一下，以致染上奇毒，結果給祁老八騙去了一套武功，才能勉強倖免於難。」

白衣人這才恍然，道：「這就難怪祁大醫師千叮萬囑，囑咐婆婆前輩在一個月內切莫喝酒了。」

「呸！呸！呸！」斷腿老婦木拐連連頓地，道：「他要老身不喝，老身偏偏要喝，楚大俠，你把酒罈拿過來。」

卓桐、朱萬斛和任一鳴互望一眼，三人心中都暗道：「原來這厮姓楚。」但一時間還是猜不出白衣人的名字。

只聽見白衣人呵呵一笑，道：「婆婆前輩，怎麽也濫用起『大俠』這兩個字來了？」

斷腿婆婆道：「當今武林，眞正能稱爲大俠者，不出十人，老身又豈有不知之理？但只要遇上這幾位眞正的大俠，老身還是不能不以『大俠』二字相稱的。」

任一鳴兩眼一瞪，道：「他是何人，能被譽爲眞正的大俠？」

斷腿婆婆冷冷的一笑，說道：「你連江東楚雪衣也不認得，還算是什麽武林人物？」

「楚雪衣？他就是江東楚雪衣？」卓桐、朱萬斛和任一鳴不由大感驚訝。

白衣人淡淡道：「在下正是楚某。」

卓桐直視着這白衣人，是在七八年前，他就已聽說過楚雪衣的名字，知道此人武功高，酒量好，居無定所，行蹤飄忽。

但他從沒想到，楚雪衣身負盛名，却會是一個如此年青的江湖人物。

朱萬斛、任一鳴也是一樣。

江湖傳言，楚雪衣的師父，旣是個酒鬼，也是個賭徒，雖然武功絕頂，但却爲人荒誕不經，時而腰纏萬貫，時而一貧如洗，旣曾削髮爲僧，也曾在青樓妓院搖身一變，變成一個鴇婆！

但近十年來，楚雪衣的師父已絕跡江湖，畢竟此人身在何方，是死是活，一般武林中人都是不甚了了。

也有人曾經向楚雪衣問及其師之事，楚雪衣總是笑而不答。

江湖中人，只知楚雪衣的師父，外號是「鬼見愁一見也愁」，至於他的姓名，却是各有各的說法。

據估計，「鬼見愁一見移愁」在江湖中行走多年，所擁有的名字最少有好幾十個，其中包括當和尚時的法號，也有冒充女人時所用的名字。

如此人物，自是怪事連篇，但一般武

林中人，皆是所知不多。

然而，單是從他的外號，就可知道，這是一位人見人怕，鬼見鬼愁，甚至連「鬼見愁」遇上了他，都得爲之胆顫心寒的「惡人老祖宗」。

可是，在斷腿婆婆的眼裏，「鬼見愁一見也愁」的弟子，却是武林罕見，眞眞正正的大俠。

雲霧將見明突現圓月來

江東多英傑，但像楚雪衣這樣的高手，却是百年難見一人。

常言道：「明師出高徒」，然而，「鬼見愁一見也愁」武功雖高，但算不算是一位「明師」，却是大有疑問之事！

「鬼見愁一見也愁」所學武功極是博雜，單是劍法和刀法就巳懂得好幾十套。

至於拳脚功夫，掌法，擒拿手，點穴功夫，他也懂得不少，本來，練武之士最忌貪多務得，把武功練得雜而不純，但「鬼見愁一見也愁」却是個武林奇材，無論天下間各門各派的武功，他都可以在極短暫時間之內練成，而且還往往能够練得出神入化。

「鬼見愁一見也愁」，在江湖中打滾多年，在他手下吃過大虧的人不計其數，楚雪衣巳是他的弟子，是否也會一如其師，把中原武林弄得天翻地覆。

卓桐，朱萬斛和任一鳴怔怔地看着楚雪衣，也同時在想着他師父的「威名」。

就在三人發呆之際，斷腿老婦的聲音又再响起：「楚大俠，怎麽還不把酒拿來？你不是叫老婆子喝點酒驅驅寒氣嗎？」

楚雪衣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不知道婆婆前輩曾經身中奇毒之事，以致有所失言，還望婆婆前輩不要見怪。」

斷腿老婦大叫一聲：「這是什麽說話來着？若是別人敬老身喝酒，老身大可不喝，但楚大俠要敬老身，老身又豈可拒絕？而『失言』兩字，楚大俠更是萬萬不可提起。」

楚雪衣眉頭一皺，道：「承蒙婆婆前輩看得起，在下是感激不盡的，但祁大醫師旣曾勸喻婆婆前輩在一個月之內別再喝酒，倘若因在下一句無心說話而致破了酒戒，在下豈非徒添罪孽了？」

斷腿老婦稀疏白眉一軒，叫道：「楚大俠越說越離譜了，老身又不曾出家爲尼，何謂之『破了酒戒』？你若不給老婆子喝這一罎酒，那便是瞧不起我這副殘廢老骨頭了！」

「豈敢！豈敢！」楚雪衣不禁爲之啼笑皆非，只得恭恭敬敬地，把酒罎遞給斷腿婆婆。

斷腿婆婆接過酒罎，立刻面露歡愉之色，她先把罎中美酒聞了一聞，讚了一聲：「好酒。」然後就仰首喝了兩三口，才把酒罈放下。

卓桐巳納悶了很久，此時終於忍不住道：「在下卓桐，請問這位前輩，怎樣稱呼？」

斷腿婆婆嘿嘿一笑，道：「老身年輕之時，人稱『藍小妹』，及後長大了，就成爲『藍大娘』，如今年老色衰，雙腿又巳斷掉，你們喜歡怎樣稱呼便怎樣稱呼，用不着客氣。」

卓桐，朱萬斛和任一鳴聽了，不禁又是臉色倏變。

「藍婆婆！」任一鳴失聲叫了出來。

斷腿婆婆嘿嘿一笑，道：「不錯，如今江湖上的朋友，都喜歡叫我做藍婆婆，嘿嘿，人老了，實在比不上三位，又是大俠又是刀王，還有一個更是威鎭黑白兩道的總鏢頭，眞是威風不小！」

卓桐忙道：「卓某那裏是什麽大俠了，婆婆言重、言重！」

任一鳴苦笑着，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俺這個『刀王』稱譽，只是道上朋友酒後胡言所開的玩笑，可萬萬當眞不得。」

朱萬斛也接着說道：「朱某的鏢局規模細小，多年以來靠的不是武功，只是全憑道上好漢賞臉，朱某麾下鏢車始能安然無恙通行而巳。」

藍婆婆喝了酒，臉色漸漸開始漲紅，但目光還是冷厲逼人。

她目光横掃三人一眼，隔了片刻才冷冷道：「滿招損，謙受益，三位今天眞是謙遜極了。」語音稍頓，又凝視着朱萬斛道：「朱總鏢頭的面子實在不小，不愧是押鏢業中的老大哥。」

朱萬斛忙道：「婆婆，這話兒萬萬說不得，想朱某在中原數百鏢局之中，只是人微言輕之輩，與湘北虎威鏢局，大同府振豪鏢局，長安鼎盛鏢局等等相比下來，朱某的小小珍珠鏢局，委實是微不足道，微不足道！」

藍婆婆冷哼一聲，道：「貴鏢局雖然規模不及虎威、振豪、鼎盛等諸大鏢局，但却能走此三大鏢局所不敢走之險道，諸如快活林、金坡棧道、狼口門，嘿嘿，別的鏢局，誰敢押運鏢車經過此三個地方？就只有貴鏢局，隨隨便便插上一支珍珠旗，隨隨便便派兩三位鏢師，即可鳴鑼喝道，堂而皇之順利經過，倒像是道上強人忽然個個患上重病一般，眞令老婆子莫名其妙。」

朱萬斛深吸一口氣，又沉吟半晌才道：「實不相瞞，敝鏢局每次路經快活林、金坡棧道、狼口門等地，都是先行派人付上過路錢，然後才能平安無事的。」

藍婆婆陡地臉色一沉，喝道：「狡辯！快活林盜魁裘子午、金坡棧道大當家諸葛天玉，還有狼口門的陸門神，全都是伸手要命，吃大不吃小的江湖亘寇，貴鏢局若要付上過路錢，少說也得三幾千兩，但也許付上三幾萬，仍不濟事，如此一算，貴鏢局豈不是要賠本做生意了？」

朱萬斛給藍婆婆說得面色鐵青，卓桐連忙接道：「朱總鏢頭手段高明，自有一套秘法對付强人頭領。」

「混帳！」藍婆婆冷笑一聲，道：「縱使朱萬斛手段高明，難道裘子午、諸葛天玉及陸門神，又會是豬頭豬腦之輩？」

卓桐道：「這當然不是的，只是人結人緣——」

「緣你娘個大頭春夢！」藍婆婆劈頭便一句罵將下來，接着又說道：「咱們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好了，你們背後的主子是誰？」

卓桐抓了抓額角，臉上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背後的主子？這是什麽說話來着？」

藍婆婆冷冷一笑，道：「別再裝蒜了，倘若沒有更厲害的人在背後撐腰，珍珠鏢局的鏢車根本就運不過快活林。金坡棧道及狼口門，倘若沒有眞正的大奸賊暗中擺佈，憑你們這三塊材料，又怎幹得出太湖沈府那一樁血案？」

朱萬斛越聽越是驚怒，突然一個把持不住，雙手同時暴揚，左十一右十七總共二十八顆珍珠，分成上、中、下三路射向藍婆婆。

但他這二十八顆珍珠一出手，就知道最少有九顆是白白浪費的了。

他用九顆珍珠射向藍婆婆下路，但藍婆婆根本就沒有雙腿。

當然，朱萬斛決不會吝嗇這些珍珠，他的性命永遠比千千萬萬顆珍珠，還更重要。

可是，那九顆珍珠射出之後，竟然立刻全部倒射回來。

倒射回來的珍珠並非只有九顆，而是二十八顆。

藍婆婆雖然雙腿巳斷，但一雙手却是快如閃電，朱萬斛的珍珠剛射出，就給她右邊的衣袖，全部抄接下來，並無一顆走漏。

在那刹那之間，朱萬斛的珍珠巳變成藍婆婆的暗器。

朱萬斛出手狠毒無情，藍婆婆的還擊也是一樣。

二十八顆珍珠，立刻全部穿過朱萬斛的衣衫，嵌進他的身體裏。

朱萬斛手裏巳扣滿第二把珍珠，但再也來不及施放發射。

結果，擅以珍珠殺人者，終於死於珍珠之下。

卓桐冷汗涔涔而下，就像是有千百條毛蟲正在他背脊不斷爬行着一樣。

藍婆婆之名，卓桐早巳聽說過。

她年輕時候，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丫頭，天下間千千萬萬男兒，她個個都看不上，却偏偏看上了少林寺最年輕的一位高手。

倘若這年青高手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也還罷了，偏偏却是個自幼就巳出家爲僧的和尚，這一段情緣，最後自然沒有了下文，甚至一度成爲江湖中人的笑柄。

當時，藍婆婆並不叫藍婆婆，而是叫藍小妹。

藍小妹經此挫折，開始懂得人情世故了，但她却是個很奇怪的女子，處事方法與常人大不相同，在此後十餘年内，無數男人爲她傾倒，甚至爲了她而拚個你死我活，血濺長街暗巷之中。

藍小妹成長後，變成了藍大娘，她曾經做過押寨夫人，但後來却把十二連環寨的總瓢把子一劍殺了。

其後，她一度出家，成爲一個女道士，但她俗世塵緣未了，不到兩年又再還俗，這一次經歷更是稀奇，居然潛入皇宮，與皇帝老子吟詩詠句，結果弄得皇后娘娘大發雷霆，她才悄然引退，再不踏足紫禁城半步。

據說，皇帝很思念這位奇女子，曾派大內高手四出偵查，想把她找回來，但年復一年，甚至皇帝駕崩之日，這些大內高手還是未能令天子得償所願。

皇帝死後，新皇帝繼位，藍大娘才又再在武林中露臉，但却巳紅顏老去，許多曾經和她有一面以至數面之緣的人，都無法認得她就是當年的藍小妹、藍大娘。

年華老去的藍婆婆，仍然是一個充滿傳奇性的女人，但後來她何以會斷掉雙腿，一般江湖中人就不知道其中原因了。

江湖傳言，藍婆婆年紀越大，武功越高，雖然後來雙腿齊斷，但仍然是一位不可輕侮的武林高手。

卓桐初時也許還有點懷疑，但朱萬斛之死，立刻使他的懷疑消除得乾乾淨淨。

藍婆婆殺人後，臉色却忽然寬容起來，她笑瞇瞇地盯着卓桐，道：「朱總鏢頭太客氣了，他要把一條珍珠項鍊送給老身，但無功不受祿，所以老身才把項鍊送還而巳，唉，眞不知道朱總鏢頭會不會怪責我這個老婆子。」

卓桐乾咳一聲，顫聲說道：「大……大概不會的……」在他感覺中，藍婆婆的聲音和語氣，越是柔和反而越是可怖。

藍婆婆又笑了笑，道：「再者，人老珠黃不值錢，朱總鏢頭這一串珍珠項鍊，每一顆都晶瑩圓大，光澤迷人，唉，像老婆子這種四肢不全的殘廢人物，又怎配得上擁有啊！」

卓桐額上早巳汗出如漿，聞言忙道：「婆婆前輩何出此言，朱總鏢頭的珍珠雖然明亮，但跟婆婆前輩爲人相比，却是變得有如螢光比皓月，大不堪提。」

任一鳴聽見卓桐這樣說，不禁臉色漲紅，怒道：「卓大哥，這老婆子出手狠辣，但咱們也該是不怕死的硬骨頭才對！」

卓桐聽了，立時耳根赤熱，但隨即說道：「大丈夫生與死自是等閒之事，但死也有重於泰山，及輕於鴻毛之別。」

藍婆婆嘿嘿一笑，道：「尚有一種，是死得不明不白，糊裏糊塗之輩。」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太湖帮沈帮主之死，不知道是否就是如此？」

藍婆婆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但沈帮主却連五十壽誕這一關也過不了，自是糊裏糊塗，死得不明不白。」

楚雪衣道：「沈帮主能活到幾歲，那並非關鍵所在，有人年紀輕輕，就巳死得轟轟烈烈，但一些活到九十多歲的老人家，也會不明所以的情況下一命嗚呼的。」

藍婆婆想了想，道：「楚大俠言之有理，這一次是老身錯了。」

楚雪衣笑了笑，說道：「婆婆前輩言重。」

藍婆婆目光一轉，又望着卓桐，道：「爾等爲了追殺水公子，不惜千里來到此地，自是志在必得，但老身與水青蓮也有點淵源，你們是非殺不可，老婆子却是非救不可，唉，人生滑稽之事，實在莫過於此。」

卓桐心道：「此事何滑稽之有？簡直就是好不恐怖。」

只聽見藍婆婆接着又緩緩地說道：「縱虎容易擒虎難，今日三位遇上了老婆子和楚大俠，自然是非打退堂鼓不可的了，但老身若任由三位活着離開沐雪鎭，將來水公子還是性命可危的，唉，這便如何是

好？」

卓桐心中不由暗罵：「朱萬斛已退到鬼門關去了，剩下卓某與任一鳴，只怕連退堂鼓也沒法子可以打得响。」但面上却一片恭敬之色，對藍婆婆道：「是非曲直，咱們是不妨慢慢研究的，總而言之，在事情並未查得水落石出之前，卓某與任二弟決不再輕舉妄動便是。」

卓桐已儘量把話兒說得低聲下氣，但藍婆婆却道：「老身認為用不着查了，只要閣下說出老實話，事情很快就可以迎刄而解。」

卓桐眉頭緊皺，道：「卓某已是知無不言，婆婆前輩若不肯相信，卓某也是無話可說。」

藍婆婆臉色倏地一沉，道：「姓卓的，你想不喝敬酒喝罰酒嗎？」

卓桐苦着臉，道：「卓某本來就是局外人，實在再無別情可以奉告。」

藍婆婆發出一陣令人心寒的怪笑，道：「既然如此，看招！」說着，右拐一揚，剎那間，連續攻出四拐，分取卓桐下盤四處。

卓桐心中一驚，雖知形勢十分不妙，但却也不甘就此束手待斃，「嗆」的一聲長劍出鞘，同時沉肩滑步，總算在間不容髮的情勢下避過藍婆婆這四拐。

藍婆婆道：「你身法雖快，左脇下却現出了破綻，老身若以左拐施展一式『星河倒掛』，你此刻，已然半邊身子癱瘓下來。」

卓桐更是吃驚，但已勢成騎虎，只得硬着頭皮再展劍招，只希望能夠找個機會逃脫，避過這場災刦。

他是著名劍客，應變極快，右腕倏地暴伸向前，刷刷刷刷刷連刺五劍。

但藍婆婆以左拐一一擋開，拐上勁力之強，使卓桐震得差點連劍都拿不住。

卓桐暗叫不妙，正待棄劍奪門而逃，忽然腰間一痲，原來已給藍婆婆以右拐點住了痲穴。

藍婆婆桀桀一笑，道：「卓桐，你走不了啦！」右拐一揚，作勢便要向卓桐迎頭劈下。

卓桐立刻臉無血色，駭然叫道：「婆婆前輩饒命，饒命！」

藍婆婆這一拐總算及時收住，在卓桐頭頂上半尺左右停頓下來，接着喝道：「是誰在指使你，要陷害水公子？快說！」

卓桐臉色陰晴不定，正要開口回話，忽聽一陣細微破空聲响响起，他立刻就在藍婆婆面前倒了下去。

藍婆婆大怒，大聲咆吼道：「誰施辣手？」

客店裏隨卽有人淺笑一聲，道：「是我。」

只見客店門簾又再掀起，藍婆婆，楚雪衣都不禁為之眼前一亮。

說話的是個絕麗美人，大概二十二三歲的年紀，她臉上薄施脂粉，身形十分婀娜。

她穿着一襲湖水綠長裙，纖纖十指，交叉輕搭着雪氅，膚色白得就像是透明一般。

在這綠裙麗人背後，還有一個青袍漢子。

這青袍漢子頭戴笠帽，帽沿拉得很低，連眼睛鼻樑都一併遮蓋着，只看見他滿面虬髯，是個粗豪的江湖人物。

藍婆婆面色一沉，目光有如電射般逼視着綠裙麗人，道：「好大的胆，竟敢在老身面前殺人滅口。」

綠裙麗人眼波流動，却不是瞧着藍婆婆，而是瞧着衣白如雪，瀟洒自若的江東楚雪衣。

楚雪衣也看着她，忽然由衷讚道：「這位姑娘好美。」

綠裙麗人嫣然一笑，道：「謝謝楚大俠的讚賞。」

藍婆婆哼一聲，插口道：「既知他就是江東楚雪衣，就該曉得他並不是個好色之徒。」

綠裙麗人淡淡道：「楚大俠當然不是那種人，他只不過是一位風流雅俊之士而已。」

她雖是妙齡女郎，但說起這種話來，一點也不忸怩怯縮，倒是她身後的青袍漢子，面色似乎一陣漲紅，連頭也低垂了不少。

藍婆婆立刻冷冷一笑，道：「眞是怪事，女兒家大言炎炎，半點也不害臊，倒是堂堂七尺之輩，却臉紅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綠裙麗人道：「這位是小妹的表兄容二，三十餘年來一直隱居於深山野嶺，少見世面。」

藍婆婆「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嘿嘿嘿！」

初時看來，這位叫容二的漢子，似乎粗魯之極，但如今再看，却是大謬不然。

楚雪衣忽然淡淡道：「姑娘暗器手法，甚是獨特，未知出自何門何派？」

綠裙麗人道：「圓月敎。」

楚雪衣眉頭一皺，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組織嗎？」

綠裙麗人道：「本敎創於六十年前，只是敎中高手絕少在江湖行走，楚大俠才會全不知曉。」

楚雪衣「哦」一聲，道：「原來如此，那是在下孤陋寡聞了。」

藍婆婆冷笑着，道：「別說是楚大俠，便是我這個年逾古稀的老婆子，也從來沒聽得過什麼圓月敎！」

綠裙麗人道：「晚輩在教中，職司左護法。」

藍婆婆道：「妳叫什麼名字？」

綠裙麗人微笑道：「晚輩姓方，賤名紫秀。」

「方紫秀！」藍婆婆冷冷一笑，道：「妳的名字不錯，樣子也很不錯，但心腸却太狠毒！」

方紫秀嘆了口氣，道：「晚輩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她臉上呈現着很委屈的樣子。

藍婆婆臉色一沉，道：「是奉了誰的命令？」

方紫秀道：「自然是敝敎敎主。」

藍婆婆道：「圓月敎的敎主，又是什麼人來着？」

方紫秀說道：「敝敎敎主，就是『圓月天君』，他老人家姓賀，名諱是上定下雲。」

「『圓月天君』賀定雲？」

「正是。」

藍婆婆「哼」一聲，道：「老身也沒有聽過江湖上有這一號人物。」

方紫秀盈盈一笑，道：「前輩不知道咱們敎主的名號，那也是不足為奇的，咱們的敎主，向來不喜在江湖上露臉，他老人家唯一的喜嗜，就是練武。」

藍婆婆冷笑道：「如此說來，這位賀敎主的武功，必然是極高了。」

方紫秀道：「武學之道猶如瀚海，怎樣才算是武功高強，那是難說得很的。」

藍婆婆道：「妳說的是。但賀敎主何以要派方護法到此，誅殺卓桐滅口？」

方紫秀道：「那是拿人錢財，與人消災。」

藍婆婆目光一寒，冷聲道：「是什麼意思？」

方紫秀道：「很簡單，有人付了銀子，要殺卓桐，所以小妹不能不殺。」

藍婆婆目光更冷，道：「如此說來，圓月敎是一個暗殺組織了？」

方紫秀道：「那倒不是，小妹在敎中多年，也是頭一遭奉命殺人。」

藍婆婆冷笑道：「既有頭一遭，以後也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

方紫秀盈盈一笑，道：「但那是以後的事了。」

藍婆婆道：「妳已沒有機會可以第二次奉命殺人！」

方紫秀眨眨眼道：「是什麼道理？」

藍婆婆道：「殺人者死！」

方紫秀道：「江湖中人，誰不刀頭舐血，誰不視殺人如家常便飯？」

藍婆婆道：「殺人須有理，無理濫殺，必遭天譴！」

方紫秀淡淡一笑，道：「婆婆殺人，就是有理，小妹殺人，便是不可饒恕的罪過？」

藍婆婆厲聲道：「是非曲直，彼此心中有數，何必廢話連篇，拖延時候！」她的火氣又來了，左拐一頓的，又要動手傷人。但藍婆婆還沒有動手，客店東南方的一堵石牆突然塌下。

藍婆婆以左手拐把卓桐長劍震飛。

俏郎君氣煞玉面狼

石牆本來是很堅固的，但却還是禁受不起一個大椎子的撞擊。

用大椎子撞塌石牆而來的，是一個黃袍老者，這老者看來瘦削單薄，但臂力之強，却是出人意表，否則也沒法子把石牆生生撞塌。

掌櫃大吃一驚，臉色蒼白有如死人，雖然又驚又怒，但嘴裏却連半個字都不敢哼出來。

藍婆婆也是面色一變，喝道：「何方妖物大肆搗亂？」

黃袍老者乾癟的面上現出了一種陰森的笑容，道：「老夫是圓月敎右護法。」

藍婆婆道：「報上名來。」

黃袍老者道：「『一椎天下響』雷東來。」

藍婆婆冷冷一笑，道：「原來是遼東『椎王』，失敬！」

雷東來道：「方護法殺卓某，事情與妳無關，妳最好不要節外生枝。」

藍婆婆「呸」一聲，道：「她若在別的時候，別的地方宰殺卓桐，老婆子自然決不插手管閒事，但如今這位方護法，竟在老身要盤問卓桐之際橫施辣手，這就是大大的不對！」

雷東來道：「不殺也已殺了，再究詰下去，對大家都並無好處。」

藍婆婆倏地狂笑，道：「雷椎王，老婆子曾聽說過，你也可算是一號响噹噹的江湖人物，想不到年紀一大，整個人就變了。」

雷東來道：「老夫變成怎樣，不勞大娘費心，奉勸一句，太湖帮沈三泰一案，大娘還是少理為妙。」

藍婆婆斷然拒絕，道：「不行，此案內情複雜，沈三泰固然死得不明不白，水青蓮也蒙受了不白之寃，老婆子不知道也

還罷了，既知此事，又豈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雷東來冷笑一聲，道：「大娘年事已高，雙腿又不怎麽方便，何苦還要混這一淌水？」

藍婆婆道：「老婆子爲人，偏偏就是喜歡這樣，尤其是如今年紀老邁，再不幹點痛痛快快的事，那就是有枉此生啦。」

雷東來臉色一寒，道：「老夫佛口婆心，但大娘固執不聽，實在無話可說。」

忽聽一人冷冷說道：「先賠銀子來再說！」

雷東來看看這人，只見他衣白如雪，腰帶上斜斜插着一柄兩尺長短的銀劍。

「江東楚雪衣？」雷東來眉毛軒動，手中大椎向上提升了半尺。

「正是楚某。」楚雪衣向塌牆一指，道：「這一堵牆是不是你的？」

雷東來道：「不是。」

楚雪衣道：「既非雷護法之物，搗毀了就得賠償。」

雷東來乾笑着道：「該賠多少？」

楚雪衣道：「少說也得一千兩！」

雷東來道：「老夫願賠，但不知道銀子該交給誰才對？」

楚雪衣向掌櫃招了招手，道：「你過來。」

掌櫃那裏敢走近，只是不住地搖頭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

楚雪衣眉頭一皺，道：「你怕這位老丈會把你吃了？」

掌櫃忙道：「不！小人決不是這樣想，只是……只是……」

「只是什麽？」楚雪衣奇怪地看着他問。

掌櫃眼珠子轉了又轉，半晌才道：「其實嘛，這一堵石牆已經霉爛，早就應該把它拆掉，重新再建的，如今這位大老爺出手代爲拆卸，實在正合心意，又何須賠償銀子給小店了。」

楚雪衣不由啞然失笑，掌櫃這番道理，只怕連白痴都不會相信。

藍婆婆却爲之暴跳起來，突然右拐點地，人如箭矢般飛到掌櫃面前，厲聲叫道：「掌櫃的，你說的可是實話？」

掌櫃忙道：「自然是實話。」

藍婆婆道：「那麽，老身且問一句，這客店是先建起這堵石牆，還是和其他各處同時一起建成的？」

掌櫃一愣，一時間實在不明白這個斷腿老婦的說話是何用意。

他遲疑了半晌，才道：「是同時一起建造的。」

藍婆婆冷哼一聲，道：「既然如此，那麽除了這堵石牆之外，其餘各處諸如屋簷、橫樑、房子、厨灶、酒窖等等地方，也必已霉爛不堪了？」

掌櫃眼色一變，連忙說道：「那倒不是……」

「放屁！」藍婆婆木拐一揚，冷笑道：「連石牆都已霉爛必須拆卸再建，其餘各處必然更是岌岌可危，倘若不統統拆掉，只怕不出一年半載，就會整間客店坍塌下來，那時候就禍害不淺了。」

掌櫃不由嚇得臉如土色，本欲分辯，但張大嘴巴之後，却是啞口無言。

藍婆婆又是一聲冷笑，忽然左拐用力點地，身子立刻有如怪鳥般向上衝起。

只見她右拐急撞，屋頂立刻給拐杖擊穿了一個洞，無數碎片連同天上的雪花一齊降落在店堂之內。

店堂內本來是暖烘烘的，但給雷東來撞塌一堵石牆，再給藍婆婆擊穿了屋頂之後，這地方，也就和戶外沒有太大的分別了。

掌櫃看看已坍塌的石牆，再看着屋頂上的一個大洞，臉上的表情簡直變得有如死人般難看。

藍婆婆以木拐擊穿屋頂後，桀桀一笑道：「果然霉爛極了，這家客店非要全部拆掉下來不可。」木拐一揚，又待出手。

突聽一人大聲咆哮，接着一根木棒亂掃而來。

這人咆哮着叫道：「誰要拆店，先殺了我再說！」

藍婆婆一看，不由怔住，原來這個揮棒大喝前來拚命的人，竟是客店小二梁阿五。

梁阿五手握木棒，咬牙切齒地衝將出來，威勢確是挺够兇猛了，但他脚步虛浮，手上勁力似強實弱，在藍婆婆、雷東來這等高手眼裏，自是一看便知。

這一來，就連掌櫃也詫異極了。

這掌櫃也就是客店的老闆，梁阿五年紀很輕，已在這裏當小厮，多年以來，都是一個脾氣溫馴，絕少會動怒氣，至於他眼前這般情況，掌櫃更是連做夢也是想不到的。

藍婆婆初時一怔，但一看見揮棒而來的就是小二梁阿五，臉色馬上就緩和了下來。

「你是不是叫梁阿五？」她問。

梁阿五猛吸一口氣，雪花不斷從屋頂破洞處洒在他的頭上，過了好一會，他才說道：「小人正是梁阿五，妳怎麽會知道的？」

藍婆婆乾笑一聲，忽然又是淡淡口氣，道：「在九年前，你曾經做了一件錯事，你可還記得嗎？」

衆人一聽，都是不禁爲之大是奇怪，便是梁阿五聽了，也是爲之莫名其妙，不知道這斷腿老婦的說話是何所指。

雷東來却冷笑一聲，說道：「每年有三百多天，每天有十二時辰，妳不說清楚，梁小兄弟又怎記得起來？」

藍婆婆道：「那一天，乃是九月重陽，時值黃昏。」

梁阿五一聽，立刻「啊」的一聲叫了起來，道：「妳的脚——」

雷東來不禁爲之動容，心想：「這老太婆雙腿齊斷之事，豈非就在九年前重陽發生的？」

只聽見藍婆婆嘿嘿一笑，道：「你的記性還算不壞，仍然記得起我的脚。」

楚雪衣也是聽得大覺出奇，忍不住問：「當時婆婆前輩的脚怎樣了？」

藍婆婆冷冷說道：「就讓梁阿五自己說罷。」

梁阿五的臉忽然一紅，似乎甚是尷尬，過了很久，才緩緩說道：「那一天，天氣很好，由於是重陽節，本鎮西南處又有一座墳塲，每年到了春秋二祭時份，總是有不少掃墓的人，前來本店投宿，或者是喝酒用飯的。

「當日黃昏，在這店堂近角落的一張小桌，坐着了一個堂客，正是這位老婆婆，不，當時婆婆還不算老……」

藍婆婆嘆了口氣，道：「怎麽不老啦？九年前，老身也已年逾花甲了，只是頭髮還是很烏黑的，和現時這副模樣，確是頗有分別。」

梁阿五看看她下半截身子，心裏暗嘆口氣，接着說道：「這位婆婆，她說要喝燙熱的酒，而且越是燙越好，小人自是遵命照辦去了。不久，酒已燒得十分燙熱，小人便小心翼翼地提着酒壺 來到這位婆婆面前，那知……那知……咳……咳……」

他這兩下咳聲，也不知道是真的咳嗽，還是故意在掩飾自己的某種窘態。

衆人見了他這等模樣，更是大感奇怪，心想：「如斯人物，又有什麽事情足以使他忸怩至此呢？」

藍婆婆當時就在這客店之中，其中緣故，她自是十分清楚。

但她却故意不說，只是笑吟吟地望着梁阿五。

衆人也只好耐心等待着。

隔了好一會，梁阿五才繼續說道：「那知就在這時候，客店門外忽然來了一個女……女子……」

雷來東雙眉一揚，道：「一個怎樣的女子？」

梁阿五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一個……一個很美麗的女子……」

雷東來臉色一沉，忽然伸手向方紫秀一指，道：「和這位方護法相比，却又如何？」

梁阿五看了看方紫秀一眼，道：「這個……自然是這位方……方護法年輕了好幾歲……」

雷東來聽得眉頭大皺，道：「你說的乃是九年前之事，在九年前，方護法才十二三歲，自然是方護法年輕得多。」

梁阿五道：「小人的意思，是說九年前的那個女子，比現在這位方護法還大上十多歲……」他越說越是混淆不清，但衆人却是精明練達之輩，心中都已明白他的意思。

雷東來哼一聲，說道：「你是不是說，在九年前，有一個接近三十歲的女子，來到了這間客店？」

「正是！正是這個意思。」梁阿五說得很急，在此嚴寒時候，額角上居然隱隱冒出了細小的汗珠。

他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了一會，正要繼續說下去，雷東來又問：「你還沒說清楚，到底是那個女子美麗一些？還是方護法更加漂亮？」

梁阿五只得又看了方紫秀一眼，然後才說道：「方護法的確已經很美很美，但……但……」雖然他一直沒有說下去，其弦外之音衆人皆已明白。

雷東來聽得大不耐煩，一揮大椎，道：「繼續說，當時你怎樣了？」

梁阿五道：「當時，小人只覺得整個人都呆住了，本來，這樣子盯着人家，是一件不應該……大大不禮貌的事，但小人……唉，眞不知道該怎麽說才是……」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小二哥，這種事其實正常不過，若換上在下，說不定會驚呆得昏倒過去。」

梁阿五嘆了口氣，道：「你說得半點也不錯，小人也是差點就要暈迷倒地，唉，這眞是一件，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的事情……」

楚雪衣道：「用四個字就已經很足够了。」

梁阿五忙問：「是那四個字？」

「驚爲天人！」

「對了！這四個字眞是十分貼切，怎麽小人九年以來，一直都想不出來？」梁阿五嘆了口氣，接道：「其實，想不出就是想不出，小人連字也不識幾個，又怎懂得這些文縐縐的語句？」

雷東來喝道：「少廢話，後來又怎樣了？」

梁阿五看了看藍婆婆，臉色陣青陣白，半晌才道：「由於小人看得痴呆了，一不小心，燙熱的酒便傾倒在這位婆婆的脚上……」衆人一聽，不禁先是一怔，繼而暗自啞然失笑。

只有方紫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更是殊無笑意。

至於那個戴着笠帽的虬髯漢子，初時也曾咧嘴一笑，但見方紫秀臉色冷冰冰的，這笑容很快就收斂起來。

楚雪衣在這一瞬間瞥見了他的笑容。

一個形貌如此粗豪的漢子，他的笑容應該也是粗野的，豪邁的。

但楚雪衣却沒有這種感覺，反而覺得虬髯漢子的笑容既斯文，又含蓄。

容二！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 × ×

「驚爲天人……驚爲天人……對了，小人當時正是這副失魂落魄的模樣……」梁阿五仍然在回憶着九年前的情景。

但不久，他又歉然地看着藍婆婆，道：「婆婆的雙腿，當時還是十分健全的，如何如今都不見了？莫不是……莫不是那些燙熱的酒……」

藍婆婆哈哈一笑，說道：「你放心罷，老太婆這兩條腿，決不是給燙酒炙斷了的。」

梁阿五不由鬆一口氣，訕訕道：「燙酒淋在脚上，滋味雖然不太好受，料想也不致使婆婆弄至這等田地。」

藍婆婆點點頭，道：「現在，你已明白，老婆子爲什麽對你這般熟悉了。」

梁阿五嘆道：「婆婆記性好，眼光也好，小人遠遠不如。」

雷東來神情肅穆，忽然問道：「那位絕色女子，何以會在這鎮甸之上出現。」

梁阿五道：「這個，小人就不大清楚了，但那天正值重陽，她也許是前來掃墓的。」

雷東來道：「她所拜祭的是何人？」

梁阿五道：「小人不知。」

雷東來目光一轉，瞪視着藍婆婆，道：「妳呢？」

藍婆婆道：「老身知道她是誰，也知道她爲什麽要到沐雪鎭。」

雷東來乾笑一下，說道：「老夫願聞其詳。」

藍婆婆冷冷一笑，道：「憑你這一雙

豬狗不如的耳朵，又怎値得老身大費唇舌說給你知道?」

雷東來氣得臉色發青，怒道：「老婆子，休要欺人太甚!」

藍婆婆道：「是誰欺人太甚，彼此心中有數!」語音一頓，忽然又轉過臉凝視着梁阿五，道：「客店的掌櫃平時待你怎樣?」

梁阿五一怔，道：「婆婆何以有此一問?」

藍婆婆道：「老身覺得奇怪，所以就有此一問了。」

梁阿五道：「婆婆奇怪什麽?」

藍婆婆道：「掌櫃對你不薄，他的客店給人搗毀，你自是應該挺身而出，揮棒守護的，但據老身所知，這掌櫃爲人刻薄，對你更是當作奴隸一般看待，經常打罵，還不時扣押工錢，這樣的老闆，又何須爲了他的店子而拚命了。」

梁阿五給藍婆婆這麽一說，不禁連眼圈都紅了起來。

藍婆婆的說話，每個字都嵌進他的心底裏。這客店掌櫃，確然是個刻薄之人，梁阿五一直都給他欺負。

但這時候，客店出了事，唯一肯拚命守護的人，却只有這個梁阿五。

藍婆婆看着他，不禁嘆了口氣，道：「每個人都有受到委屈的時候，你年紀還輕，將來不愁沒有出息。」

梁阿五苦笑一下，心裏還在想着：「這老婆婆說得對，店子又不是我的店子，掌櫃老闆又不是好的掌櫃老闆，就算店子給人夷爲平地，又和我梁阿五有什麽相干了?」

但轉念一想，却又覺得這種想法是錯的。

他忖道：「雖然掌櫃兇惡尖酸刻薄，但梁阿五總算是在這裏長大成人的，掌櫃再可惡，這間客店却是無罪的，最少，梁阿五曾經在這裏躲避過無數場大風雪，又怎可以眼睜睜看着它給惡人毀掉?」雖然藍婆婆在屋頂上撞穿了一個大洞，但此時梁阿五心中所敵視的，却只是雷東來一個人。

雷東來一椎擊塌石牆，梁阿五是親眼目睹的，只是當時並未立刻揮棒衝出店堂而已。

藍婆婆見他心神不屬，也沒有再加以纏問，只是說：「就看在你的面上，咱們決不再損毀客店一根木頭便是。」梁阿五聽了，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那掌櫃却是如獲大赦，臉上立刻有了幾分血色。

雷東來一直盯着藍婆婆的臉，忽然說道：「這裏的事，今天到此爲止，咱們後會有期。」

楚雪衣却伸手一攔，道：「且慢!」

雷東來臉色一變，沉聲道：「楚朋友有何見教?」

楚雪衣伸出了一根手指，道：「一千兩賠償，敬請奉上!」

雷東來「呸」一聲，道：「掌櫃的說話，你沒聽見嗎?」

楚雪衣道：「我的耳朵，只聽人的說話。」

雷東來哈哈一笑，道：「如此說來，這店子的掌櫃不是人了?」

楚雪衣道：「他的確不是人，而是一條門口狗，只懂得欺負弱小，一旦遇上了惡人，就會瑟縮得有如病貓!」

掌櫃的給他罵得狗血淋頭，但却連半句反駁的說話也不敢說出來。

雷東來冷冷一笑，道：「這裏的掌櫃既然只是一條門口狗，病貓，就算楚朋友取得一千兩銀子賠償，又有何用?」

楚雪衣道：「賠給小二梁阿五。」

雷東來道：「客店又不是梁阿五的，何以却要把銀子賠給這個店小二。」

楚雪衣道：「在下當然有理由。」

雷東來冷笑道：「如此，雷某倒要洗耳恭聽，聽聽到底是何道理。」

楚雪衣道：「爲了今天的事，梁兄弟已沒法子再在這裏幹下去了，他以後必須另謀出路，這一千兩銀子，就當作賞償給他，讓他到別處經營小買賣罷。」

雷東來還沒開口，梁阿五已連搖頭，道：「小人不敢要甚麽賠償，小人也沒有任何損失!」

雷東來不由大笑，道：「楚朋友，這次你聽見了沒有?」

楚雪衣道：「聽是聽見了，但這一千兩銀子，雷椎王還是必須要付的。」

雷東來臉色一沉，道：「江東姓楚的，你憑甚麽在老夫面前如此狂妄?」

楚雪衣雙眉軒動，昂然道：「不憑什麽，就只憑三寸不爛之舌，和腰間兩尺銀劍。」

雷東來又狂笑起來：「好，說得好!久聞江東多奇士，老夫今天就要領教楚朋友的高明劍招!」

藍婆婆冷笑道：「雷老兒，這豈不是白白送死了?」

「只要楚朋友能擊敗老夫，老夫短壽幾歲却又何妨!」雷東來冷喝着，大椎「呼」的一聲突然襲向楚雪衣胸膛。

雷東來外號人稱「一椎天下響」，昔才隨便擊出一椎，便把客店牢固的石牆震塌，可見功力之深厚，實在驚人。

大椎雖然看來笨拙，但在眞正高手手裏，却能舉重若輕，招式運用頗具威勢，亦見靈活。

雷東來是高手，一流高手，他這個外號，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只見他一椎擊出，其勢如雷似電，楚雪衣却微微一笑，銀劍「颯」一聲出鞘，迅即與大椎正面相交。

以一柄長僅兩尺的劍，與重達數十斤重大椎相交，在正常情況之下，前者必然是大大吃虧的。

但事實却又並非如此。

當雙方兵刃相交後，雷東來但覺銀劍上有股異常強大的黏力。

初時，他還自恃內力湛深，只消一推一送，楚雪衣的銀劍勢非脫手飛出不可。

那知他貫足全力，一連三推三送，楚雪衣的銀劍不但沒有脫手飛出，反而有一股極強大的震力，自銀劍之上逼了過來。

雷東來心中大吃一驚，知道形勢十分不妙，再僵持下去，楚雪衣的銀劍會否脫手飛出不得而知，自己首先就得身受重傷，甚至吐血身亡。

他久歷江湖風險，臨陣對敵經驗豐富無比，隨即當機立斷，連賴以成名的大椎

也鬆手放棄，改以暗器，向楚雪衣身上招呼。

雷東來用的兵刃，是重達五十二斤的大椎，但使用的暗器却是細如牛毛的蠍子針。

兵刃與暗器的差距越大，敵人就越是防不勝防。

事實上，雷東來雖然外號人稱「椎王」，又稱作「一椎天下響」，但他練暗器所花費的工夫，却比練椎法的工夫還多數倍。

一般武林高手，縱使能招架得住雷東來的大椎，但到最後還是難免死於他的蠍子針下。

蠍子針一發出，雷東來幾乎立刻就肯定，楚雪衣這次必敗必死無疑。

可是，江東楚雪衣也絕非浪得虛名之輩。

蠍子針雖然陰險毒辣，但銀劍一蕩，一股強勁劍氣立刻就把所有毒針捲走。

雷東來驚愕極了，他從來沒有遇過這種事，沒有遇過這種對手。

就在他驚愕的一瞬間，楚雪衣的銀劍已滑入了他的胸膛。

雷東來兩眼怒凸，但却不是瞪着楚雪衣，而是瞪着方紫秀。

他驚怒地問：「妳怎不出手助老夫一臂之……之力……」

方紫秀眨眨眼，淡然地說道：「教主和我都不喜歡你這種人。」

雷東來更驚更怕：「老夫是那一種……人了?」

方紫秀道：「老氣橫秋的人。」

雷東來怒極，伸手便抓向她的衣襟：「妳……妳這個……賤……賤……賤……」他一連說了三個「賤」字，但始終無法接續下去。

他仰面倒下，死時身上滿是鮮血，臉上也不斷飄來片片雪花。

藍婆婆哈哈一笑，道：「好劍法!好身手，不愧是江東楚雪衣!」

楚雪衣沒有謙遜之詞，他不喜歡矯揉做作，寧願讓人認爲他是個狂傲的人。他只是冷冷的看着方紫秀，方紫秀也在靜靜的瞧着他。

方紫秀身後的虬髯漢子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甚至連站立的位置也沒有移動過半點。

容二!容二究竟是那一門那一派的人物?他是不是高手?他爲甚麽一直跟着方紫秀?

楚雪衣很想知道這些答案，但他並沒有在這時候發問。

他只是看着方紫秀的臉。

方紫秀實在是個美人，可是，在梁阿五的眼裏，最令他怦然心動，「驚爲天人」的，還是九年前在這客店出現過的神秘女子。

但梁阿五只是個爲了她而失魂落魄的小伙子，對於她的一切來歷，並不知情。

藍婆婆呢?這個斷腿老婦不但武功奇高，對江湖上不少秘聞秘事，都似乎是瞭然於胸的。

但她沒有說，最少暫時沒有說。

楚雪衣也不急於知道這些答案。他只想知道，方紫秀的心裏正在想些甚麽?

忽然間，有人嗚咽起來，哭得甚是悲切。

那是任一鳴，一手巳被折斷的「北斗刀王」任一鳴。

若非親眼目睹，恐怕誰都很難相信，堂堂神刀門掌門，也會有哭得如此悲切，如此可憐的時候。

楚雪衣沒有看他，目光仍然凝視着方紫秀，但却在嘆一口氣，問道：「任掌門，你怎麽了?」

任一鳴仍在嗚咽不巳，道：「楚大俠，你殺了我罷。」

楚雪衣道：「殺人不是小事，我爲甚麽要殺你?」

任一鳴道：「我越想越悲傷，也越是絕望。」

楚雪衣道：「你的手雖然給折斷，但只要找個醫術高明的大夫，很快就可以復原過來。」

任一鳴道：「我悲傷不是爲了自己的手，我絕望也不是爲了自己的將來。」

楚雪衣一怔，道：「那又是爲了甚麽緣故?」

任一鳴道：「是爲了卓桐、朱萬斛之死。」

楚雪衣道：「這兩人死不足惜。」

任一鳴又嗚咽起來，道：「但這兩人，一個是我的義兄，一個是任某向來十分尊敬的好友。」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說句老實話，你找錯人了。卓桐不配做你的義兄，朱萬斛也不配做你的朋友。」

任一鳴悲聲道：「這兩人一直瞞得我好苦!」

楚雪衣道：「君子可以欺其方，你就算不是個君子，最少可不是那種奸詐、工於心計的人。」

任一鳴道：「卓桐和朱萬斛究竟在攪甚麽把戲?」

楚雪衣道：「壞人的把戲。」

任一鳴道：「殺沈帮主的，到底是不是水青蓮公子?」

楚雪衣道：「不少人都說是。」

任一鳴道：「但眞相到底如何?」

楚雪衣道：「在下只能告訴任掌門一件事。」

任一鳴道：「請說。」

楚雪衣道：「朱總鏢頭曾說過，當時目睹水青蓮獰笑着手挽包袱而逃的人，計有江寧府的『八卦金刀』何崙、天台派的『摘星手』韓志平、老拳師『大灰狼』應冠元，及長鯨帮副帮主『蓋天神槳』楊諾，是也不是?」

任一鳴仔細一想，頷首道：「楚大俠好記性。」

楚雪衣沉吟半晌，道：「何崙、韓志平兩人，都是卓桐的人，應冠元及楊諾，則與朱萬斛關係密切，所以，這四人之證供，半點也不可靠!」

任一鳴道：「卓桐和朱萬斛，爲甚麽非要巫陷水公子不可?」

楚雪衣道：「其間自然大有文章，只是暫時不爲外人所知而已。」

任一鳴又嗚咽不巳，良久才道：「卓桐、朱假仁假義至此，如今雖死，任某又有何顏面獨生於世!楚大俠，你還是把我殺

了罷。」

楚雪衣道：「卓、朱假仁假義，罪不在任掌門，況且人誰無錯，便是做錯了一趟，日後又何愁沒有帶罪立功之機？」

任一鳴道：「說說是容易的，但任某武功低微，又還能幹得了甚麽大事？」

楚雪衣道：「任掌門刀法精純，切莫以一敗而自毀終身。」

任一鳴道：「可笑任某外號稱爲『刀王』，如今思之眞是汗顏已極。」

楚雪衣道：「在下知道，這『刀王』美譽，乃是江南武林同道所公送的，可不是任掌門自封自贈，目中狂妄無人。」

任一鳴不由感激流涕。「楚大俠洞悉世情，任某汗顏之餘，更是不勝佩服。」

楚雪衣淡淡一笑，道：「你汗顏一會兒，那是可以的，佩服在下這個江東狂人，也是可以的，只有一件事，萬萬不可以做。」

任一鳴一怔，道：「是那一件？」

楚雪衣道：「萬萬不可以死。」

任一鳴道：「我死我的，何以萬萬不可以死？」

楚雪衣道：「死得其所，死也不妨，但你若在這時候死了，卻是死得不明不白，寃哉枉也。」

任一鳴道：「何以見得？」

楚雪衣道：「任掌門如今尋死，所爲何事？」

任一鳴呆住，半晌答不上話。楚雪衣笑笑，道：「卓、朱二人既是死不足惜之輩，那麽別說爲這二人而死，便是爲這二人嘆息一聲，也是多餘之極，倘若爲這兩人而死，更是蠢中之蠢，笨中之笨，毋爲龜中之龜卵卵兒！」他最後的一句說話，甚是古怪兀突，但最令人感到可笑的，就是他仍然一直盯着方紫秀的臉龐。

任一鳴的人早就混混沌沌，這一點他並未察覺出來，只是不住的點頭，喃喃道：「不錯！說得半點兒也不錯……」

方紫秀的臉色却在變了。

她的香腮已高高鼓起，一雙迷人眼睛似在噴出可以把人活活燒死的火燄。

「姓楚的，你找死！」她怨氣冲冲的說。

楚雪衣却也眞絕，立刻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情，道：「妳怎麽無緣無故罵人來着？」

方紫秀哼了一聲，道：「本護法偏就是喜歡罵你，那又怎樣？」

楚雪衣蹙了蹙眉，道：「要應付喜歡罵人的人，法子是有很多種的，而最劣拙的法子，就是和這人對罵。」

方紫秀道：「你好像正想採用這種法子？」

楚雪衣連忙搖頭不迭，道：「當然不用。在大庭廣衆地方，互相對罵，成何體統？」

方紫秀冷冷一笑，道：「那麽，你不妨採用另一種高明的方法。」

楚雪衣道：「願方護法指敎一二。」

方紫秀道：「簡單極了，要就把我殺掉，不然你就自行了斷，自己讓自己耳根清淨。」

楚雪衣「哦」了一聲，微笑道：「這都是很徹底的法子，但却未免太殘酷一些了。」

方紫秀道：「人在江湖，本來就和這兩個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楚雪衣道：「在下不慣殺女人，尤其是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方紫秀道：「殺了自己呢？」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怕疼。」

方紫秀道：「昂藏七尺大丈夫，怎可以說這種話？」

楚雪衣道：「我什麽話都說，就只是不說一種話。」

方紫秀道：「是那一種？」

楚雪衣一笑，道：「是笑話。」

方紫秀忽然也笑了起來，道：「你現在說的，已經是個笑話。」

楚雪衣凝視着她，道：「爲博美人一笑，眞是什麽話都得說出口了。」

藍婆婆越聽越是心頭火起，忍不住提醒楚雪衣，道：「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狐狸精！」

楚雪衣又是一笑，道：「婆婆前輩說得不錯，但也只有最漂亮的女人，才能成爲最出色的狐狸精。」

這一次，方紫秀沒有生氣，還笑吟吟地說道：「楚大俠言之成理。」

藍婆婆冷冷道：「依楚大俠之見，方護法是不是最出色的狐狸精？」

楚雪衣沉默了很久，不斷仔細地打量着方紫秀，過了很久很久，才嘆了口氣，說道：「這是第八流的狐狸騷貨，她大概只配去勾引那些市井無賴，販夫走卒。」

方紫秀的臉色立刻變，她再也無法克制憤怒的情緒。

「楚雪衣，你……你一定會後悔的！」她戟指怒罵，連聲音也顫抖起來。

楚雪衣淡然一笑，道：「我現在就已經後悔，後悔沒有在妳還未曾生氣之前，悄悄一劍就割斷妳的脖子。」

就在他說完這兩三句說話之後，那個神秘莫測，一直未發一言的虬髯漢子容二突然喝道：「楚雪衣，你太可惡！」

楚雪衣立刻吸了一口氣，然後怔怔地看着容二的臉。

×　×　×

容二的臉，仍然有一大半給笠帽遮掩着。

他的喝聲並不响亮，甚至沒有懾人的威嚴，但却能使楚雪衣心神震動，呆在那裏。

楚雪衣甚至從未接觸過容二的眼神。

但容二喝叫出來的七個字，却竟能使江東楚雪衣那樣的人物，爲之魄蕩魂離，不知所措。

這是什麽力量？容二是否在運用氣功，就像是佛門的絕學「獅子吼」？

不！容二沒有運用氣功，他只是站在方紫秀背後，突然忍不住喝叫出來而已。

在那一瞬間，楚雪衣眞的是呆住了，倘若方紫秀能够把握這個機會出手，楚雪衣此刻說不定已經倒了下去。

但方紫秀未能及時把握時機，等到她發覺這一點之後，楚雪衣已清醒過來。

他忽然想衝上去，把容二戴着的笠帽摘了下來。

但就在這時候，容二忽然拉着方紫秀的手，說：「我們走！」

方紫秀狠狠的瞪了楚雪衣一眼，她看來是不肯就此離去的。

但容二最後還是把她拉走了。

楚雪衣的脚已衝前了一步，但不知怎樣，始終沒有全力衝前，一舉把容二笠帽摘取下來的勇氣。

江東楚雪衣，也有人稱爲江東狂人，或者是楚狂人。

但如此狂放不羈，連「一椎天下響」雷東來也接不下他幾招的人物，竟然也有提不起勇氣的時候。

容二走了，他是帶着方紫秀一起離開的。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楚雪衣才聽見藍婆婆的聲音在背後响起：「小楚，你以後會大有麻煩了。」

藍婆婆沒有解釋下去，楚雪衣也沒有向她追問。

風雪依然，客店四周越來越寒冷了。

「容二，總有一天你會逃不了的！」楚雪衣忽然大聲叫了起來。

天外來客驚煞浪子

風雪漫天，馬兒越走越慢，雲裏天的臉色也越來越是凝重。

車廂裏，祁濟安不斷在說故事。

他說的江湖故事，有一半是眞實的，有四分之一是誇大的，還有四分之一，則是無中生有，平白杜撰出來。

但無論他說的是那一種故事，都很動聽。

說故事成功與否，並不在於故事的眞假，而是在於動聽不動聽。

不動聽的故事，就算再眞實也是引不起聽衆興趣的。

幸而祁濟安所說的每一個故事，都很動聽，都能令阿浪聽得津津有味。

水青蓮也在車廂裏，他當然也在聽故事。

祁濟安說故事的確有一套本領，原來，他有時候也會擺擺攤子，做一兩天說書先生的。

祁濟安說書，志不在錢。

他說書，全然是爲了高興。

他說書自己高興，別人更是聽得津津有味。

等到他想說第八個故事的時候，馬車忽然停了下來。

阿浪立刻問雲裏天，道：「雲伯，什麽事？」

雲裏天沒有回答。

阿浪的臉色倏地變了，他壓低了嗓子對祁濟安說：「雲伯在車轅上出了事。」

祁濟安的臉色一陣蒼白，道：「阿浪，你在這裏看守着水公子，讓我出去瞧一瞧。」

阿浪搖搖頭，道：「不，你在這裏，我出去。」說完，一推車廂門，身如箭矢般直射出去。

外面白雪茫茫，雲裏天斜倚在車轅上，臉色也彷彿白得像雪。

他已死了。

但他是怎樣死的？是忽然暴斃？還是遭遇到可怕的狙擊？

阿浪震駭極了，因爲在這一瞥之間，他根本完全無法明瞭眞相到底是怎樣的。

他只知道雲裏天死了，所以臉上的表情和身子都同樣地僵硬。

阿浪立刻拔出了他的劍。

他在找尋兇手，但兇手在那裏？

他找不着。

於是，他只好跳上車轅，看看雲裏天到底是怎樣死的。

阿浪看了好久，仍然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忽然想起車廂裏的祁濟安，還有來自江南武林的水青蓮，這兩個人怎麽一直沒出來？甚至連說話也沒發出一句？

阿浪忽然感到一陣恐懼。

他絕不是個胆子細小的人，即使是面對着死亡，他也不會恐懼。

但在這一瞬間，他眞的感到恐懼了，他恐懼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車廂裏的祁濟安和水青蓮。

他立刻又再打開車廂門。

車廂門一打開，阿浪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他看見祁濟安，也看見水青蓮。

但除了這兩人之外，車廂裏竟然還多出了一個戴着銀白面具的灰袍人！

這銀白的面具，看來顯得又狹又長，就像是馬兒的臉。

好不妖異的一塊面具！

但眞正令阿浪吃驚的，絕不是這塊面具，而是這灰袍蒙面人的身手。

雲裏天顯然就是這人殺的。

雲裏天既已遇害，祁濟安和水青蓮的命運，又會怎樣？

阿浪怎能不震驚？怎能不恐懼？

但他再恐懼，還是不會退縮的，他瞪視着灰袍蒙面人，喝道：「什麽人？」

灰袍蒙面人裝扮可怖，但聲音却很親切，只聽見他嘻嘻一笑，說道：「我是個賭鬼。」

阿浪說道：「賭鬼？爲什麽要蒙頭蒙臉？」

蒙面人道：「這還用說嗎？」

阿浪道：「你若不說，我怎知道是什麽緣故？」他一面說，心裏一面着急，不知道祁濟安和水青蓮現在怎樣了。

只聽見蒙面人嘆了口氣，道：「賭鬼最怕的，你可知道是那一種人？」

阿浪想了想，說道：「是不是和尚、尼姑？」

蒙面人搖搖頭，道：「非也！別人常說一見和尚、尼姑，便會輸得一敗塗地，但我却是恰好相反，每逢遇上這些出家人，賭運都會興旺起來。」

阿浪道：「眞的？」

蒙面人道：「自然是眞的。」

阿浪道：「既然如此，那便容易辦了，只要在每次賭博之前，先行找個和尚或者是尼姑瞧一瞧，接着就會大獲全勝。」

他一面信口開河，一面暗中察看祁、水二人。

只見祁濟安和水青坐在車廂裏動也不動，顯然是給蒙面人點了穴道。

阿浪雖是初生之犢，但也懂得平衡輕重利害，他可以不顧自己的安危和蒙面人決一死戰，但如今却是投鼠忌器，以致不敢貿然動手。

蒙面人又嘆了口氣，道：「這個還用得着你來提點嗎？但這法子有時候甚靈驗，但有時候却恰恰相反，正是時好時弊，不大可靠。」

阿浪心道：「若這法子眞的管用，只怕天下間個個賭鬼都贏大錢，但人人贏錢，却又有誰會輸錢了？」

只聽見蒙面人接着說道：「實不相瞞，我這個賭鬼，最怕遇見的，就是那些債主。」

阿浪這才恍然，道：「你欠下了別人一些賭債？」

蒙面人道：「不是一些賭債，而是一屁股債。」

阿浪道：「一些賭債和一屁股債有什麽分別？」

蒙面人道：「這分別就大了，一些賭債，意思就是欠下某些賭徒某些賭注尚未清還，但一屁股債却就複雜得多啦。」

阿浪儘量忍耐着，問道：「如何複雜法？」

蒙面人道：「賭債欠的只是賭注，大可以賭債賭還，當然，最好還是把眞金白銀奉上，那便皆大歡喜。」

阿浪道：「一屁股債呢？」

蒙面人道：「一屁股債却是包羅萬象的很了，其中可以包括賭債，錢銀的借貸、勾腸債、糊塗債、血債，他人之債以至風流債等等。」

阿浪一怔，心中却又不禁有點好笑，道：「這些債，你全都欠了。」

蒙面人道：「就算不欠個十足十，也欠下了他媽的九成九。」

阿浪道：「這就不怎麽有趣了。」

蒙面人道：「可不是嗎？所以只好戴着這副勞什子面具躲躲藏藏，免得各式各樣的債主殺上門來，惹得連身上的虱子都有痲煩。」

阿浪道：「你身上有虱子嗎？」

蒙面人道：「本來是沒有的，但早一陣子跟十幾個叫化爭吃狗肉，結果狗肉吃進肚子裏，虱子也弄了好幾隻回來，幸好到了此地風大雪大，想必已把虱子們全部冷死。唉，想來眞是十分罪過。」

阿浪越聽越奇。初時，他把這蒙面人看得十分可怖。

這蒙面人可怖之處，並不在於他戴上了妖異的面具，而是在於他的武功。

這人能夠在舉手投足之間，輕而易舉就把雲裏天擊殺，旋復神不知鬼不覺地竄入車廂，一聲不响就把祁、水二人制伏，如此輕功，如此身手，縱使藍婆婆如今雙腿仍然健全，恐怕也未能輕易辦到。

蒙面人武功遠在上官飛之上，這是毋庸置疑的，縱使藍婆婆，恐怕也不是他的敵手。

阿浪是很尊敬師父藍婆婆的，但却不是盲目地尊敬，更從來沒有把師父當作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

事實上，藍婆婆曾屢次告誡阿浪：「練武之道，並無絕對第一，天下無敵這一回事，須知人的精力有限，隨着年歲增長，身體的退化，內功再精湛的高手，也會有泉源逐漸枯萎的時候。兼且人如海浪，經常會有高起低伏，更會有偶一不愼，終而招致不可預估的敗亡。還有，天下各門各派武功，往往相生相尅，以是能敵千萬強者之輩，說不定有一天會敗在一名庸手之下，再說爲師，於一般武林人物眼中，自是視爲一流高手，但爲師知道，在眞正一流高手眼下，爲師之武功，實乃雕蟲小技而已……」

藍婆婆的說話，阿浪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眼前這蒙面人，他的武功極可能就已經在師父藍婆婆之上。

但這蒙面人武功雖高，但說話却很有趣。

也許，這神秘的蒙面人，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但他爲什麽要殺了雲裏天？再者，他在這裏突然出現，又是所爲何事？

阿浪很想知道答案，但他却還是儘量沉住氣，未敢輕舉妄動。

只聽見蒙面人又道：「我這副勞什子面具，你說好看不好看？」

阿浪搖搖頭，道：「難看之極。」

他這樣說，是故意激怒蒙面人，最好他一怒之下把面具撕掉，那就更妙。

那知蒙面人聽了，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好像相當高興。

「好極了，面具越難看越好。」

阿浪聽了大奇，道：「何好之有？」

蒙面人道：「一個欠下別人一屁股債的人，最好就是人人遠而敬之。」

阿浪不由一笑，道：「尊駕這副面具，別說是人，就連鬼神也得退避三舍。」

蒙面人道：「對！如此一來，那些大大小小的債主，通統都遠離本人而去，眞乃快哉！妙哉！嗚呼哀哉！」

阿浪奇道：「快哉妙哉之餘，何以却又說嗚呼哀哉起來？」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那是想得深入一層之故。」

阿浪又問道：「你又想到什麽地方去了？」

蒙面人道：「戴了這副勞什子面具，那些大債主、小債主、不大不小債主，固然一概避我則吉，但我的老明友，嫩朋友、不老不嫩的朋友，也同樣避得遠遠的，這豈不是變成孤家寡人，寂寞得緊了？想到這裏，又焉能不大嘆嗚呼哀哉者也！」

阿浪忙道：「你說的甚是，這面具還是不戴也罷。」

蒙面人想了想，但最後還是搖頭道：「不，近來有點感冒，這面具還是暫時不能除下來。」

阿浪不禁爲之啼笑皆非，道：「患了感冒，和戴不戴這勞什子面具又有什麽相干了？」

「當然是大有相干之至，」蒙面人道：「人之所以會感冒，是因爲着了凉，戴上面具，最少臉龐是溫暖得多的。」

阿浪搖搖頭，道：「戴上面具，呼吸只怕不大暢順，對病情有損無益。」

蒙面人道：「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理由。」

阿浪道：「又是什麽道理？」

蒙面人沉吟片刻，道：「你現在最好不要知道。」

阿浪問道：「你打算什麽時候殺了我們？」

蒙面人似是呆了一呆，半晌才道：「我爲什麽要殺你們？」

阿浪道：「既殺得了雲裏天，又何妨把我們三人都一併殺了。」

他當然不希望蒙面人眞的動手殺人，這兩句說話只是存心試探。

蒙面人一聽之下，忽然大笑。「蠢材，眞是蠢材！」

阿浪眉頭一皺，道：「你在罵誰是蠢材？」

蒙面人道：「自然是罵你來着。」

阿浪道：「我又何蠢之有？」

蒙面人道：「雲裏天這個老匹夫，可不是我殺的。」

阿浪冷冷一笑，道：「不是你殺的，難道是他自盡身亡了？」

蒙面人道：「都不是。此老匹夫之死，既非我殺，也不是他自萌短見。」

阿浪皺眉道：「如此說來，莫非殺雲裏天的兇手，另有其人？」

蒙面人搖搖頭，道：「仍然非也！」

阿浪冷笑道：「既無兇手，亦非自盡，一個好端端的人，又怎會忽然暴斃在車轅之上？」

蒙面人道：「這都是我一時貪玩，剛才沒有戴上這個勞什子面具之故。」

阿浪道：「你不是患了感冒，又要躲避大大小小的債主嗎？何以剛才都沒有把面具戴上？」

蒙面人嘆了一口氣，說道：「本來我一直都是戴着面具的，但忽然看見趕車的老匹夫就是『斧頭不大』雲裏天，一時興之所至，就把面具除了下來，露出了本來眞面目，誰知道竟然就這樣把他活活嚇死了。」

阿浪搖頭道：「我不相信！」

蒙面人道：「我說的全是眞實說話，你爲什麽不相信？」

阿浪道：「雲裏天並非初出道的雛兒，什麽大仗大陣沒見識過，又豈會給你的臉孔活活嚇死？」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雲裏天自然不是初出道的雛兒，所以才會給我活活嚇死。」

阿浪道：「你的容貌，莫非比這面具還更難看得多？」

蒙面人道：「是就好了。」

阿浪奇道：「這又是什麽道理？」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我的樣子若長得難看，那就可以欠少一種債。」

阿浪道：「是那一種？」

蒙面人道：「風流債。」

阿浪不禁呆住，半晌才道：「如此說來，尊駕是一位美男子了？」

蒙面人道：「是的。」

阿浪道：「既然尊容俊俏，那就更不該用面具遮掩起來，便是債主殺上門來，也可以另謀補救之法。」

蒙面人道：「此事慢慢再談。」

阿浪道：「但無論你的容貌好看不好看，我還是不能相信，雲裏天是給閣下活活嚇死的。」

蒙面人冷哼一聲道：「要你相信，那也不難。」說完，伸手向祁濟安腰間穴道輕輕一拍。

祁濟安立刻一伸兩臂，兩眼直瞪視着蒙面人。

蒙面人道：「咱們剛才的說話，你都聽見了？」

祁濟安道：「都聽得十分清楚。」

蒙面人道：「我把你們的穴道點住，乃是一時興之所至，敬請切勿見怪。」

祁濟安苦笑一下，說道：「不怪！不怪！」

蒙面人道：「如此好極，你且去看看『斧頭不大』雲裏天是怎樣死的。」

祁濟安嘆了口氣，忽然對阿浪說：「這位朋友武功遠在你我之上，你還是把劍收回，切莫妄想動武致勝。」

阿浪不禁又是一呆。

蒙面人武功奇高，他是早就看得出來的，但連祁濟安這個怪醫也這樣說，實在使人感到意外。

阿浪立刻就把劍插回鞘內，然後靜觀其變。

祁濟安首先把雲裏天的屍首抱下來，然後很仔細地慢慢察看。

他看了大半天，終於說：「雲伯的確是給嚇死的。」

阿浪呆住了，怔怔地看着蒙面人。

蒙面人嘆了口氣，聳肩道：「我沒騙你們罷？連祁大醫師都這麽說，雲裏天的確是給我活活嚇死在車轅之上的。」

阿浪忍不住大聲問：「你到底是誰？是人？還是個鬼？」

蒙面人道：「我早就說過了，我是個鬼，一個賭鬼！」

阿浪道：「可惜我不是你的債主，否則你一看見我，就得遠而避之了。」

蒙面人道：「你不但不是我的債主，而且還是我的未來徒兒。」

「未來徒兒？」阿浪驚詫極了。「我幾時說過要拜你爲師的？」

蒙面人道：「這種事，你是不能自己拏主意的。」

阿浪怒道：「連我都不能拏主意，誰能代我拏主意？」

蒙面人慢呑呑道：「你從前的師父藍婆婆。」

「胡說！」阿浪說道：「她老人家一直都是我的師父，可沒有從前和現在之分別。」

蒙面人「噫」一聲，道：「什麽？難道藍婆婆還沒有和你斷絕師徒關係嗎？」

阿浪一凜，心中陣陣疑雲冒起，本欲一口否認，但不知如何，却總是說不出話來。

——藍婆婆的確已把他逐出師門，但阿浪一直不知道那是什麽緣故，還只當師父一時脾氣發作，胡亂說說而已。

但這蒙面人竟然好像早就知道，藍婆婆一定會把阿浪逐出師門似的。

難道師父的說話，竟然是認眞的？

阿浪驚愕極了，心中震動之劇烈，實在是難以言喩。

蒙面人鑑貌辨色，知道藍婆婆已曾下令，把阿浪逐出師門。當下不由哈哈一笑，道：「藍老婆子果然是個守信諾的女中豪傑，使得！使得！硬是使得！」

阿浪臉色驟變，怒道：「你用什麽詭計，逼使我師父把我逐出師門之外？」

蒙面人「嗜嗜」連聲，叫道：「你師

父是什麼人來着？豈會給人威逼得連徒兒也不要的？」

阿浪道：「不是這樣，師父何以會出此下策？」

蒙面人「呸」的一聲，道：「這是願賭服輸，咱們是講好在前頭的，她輸了就得把徒兒送給我，又跟上策下策有什麼相干！」

阿浪呆住，半晌才道：「你是說，我師父把徒兒當作賭注？」

蒙面人道：「這又有什麼稀奇了？嗜賭之人，又有什麼不可以當作賭注？有人把妻子兒女輸掉，當然也有人可以把徒兒當作賭注押下！」

阿浪搖頭不迭。

「不，不！不會的，我師父不是這種人！」

蒙面人冷笑着，道：「不是這種人又是那種人了？男人可以賭，女人爲什麼不可以賭？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阿浪道：「我師父從不賭博。」

蒙面人不由仰天狂笑。

阿浪立刻怒道：「我師父不賭便是不賭，有什麼好笑的？」

蒙面人仍然笑了好一會，才停止下來，道：「我是笑你什麼都不懂，却在我面前胡言亂語，藍大娘天生下來就是個女賭鬼，不論任何賭博，她都精靈得像個千年妖怪，你還沒出世，她巳經在長安城賭得天昏地暗，有一次連某大內高手的褲子也輸掉，贏家就是你的師父藍大娘。」

阿浪愕住，雖然嘴裏還是不肯相信，但神情却巳變了。

蒙面人接着又說道：「說句老實話，我活到這把年紀，最討厭的一件事，就是收取門徒，嘿嘿！哼哼！教曉了弟子，對我有什麼好處？」

阿浪立刻說道：「你說得對，收徒兒這種事，是最愚昧，最划不來的事情。」

蒙面人道：「這個還用你來加鹽加醋嗎？我有一個弟子，人聰明，天生異稟，但却把我這個師父激得嘔血，他媽的眞是恨不得一掌把他斃了，始洩心頭之恨。」

阿浪忙道：「我師父也是經常給徒兒氣得嘔血吐飯的。」

蒙面人冷冷一笑，說道：「難怪人人都說，天下最毒婦人心，這話眞是半點也不錯。」

阿浪說道：「我師父給徒兒氣得嘔血，跟天下最毒婦人心這句話又有什麼相干了？」

「當然是大有相干之至，」蒙面人又是一陣冷笑，道：「你師父給你氣得快要斷氣沒命了，於是便想出這條借刀殺人兼且嫁禍他人之計，把你在賭桌上輸掉，好讓我來承受這一樁要命的作孽！你說，這還不是天下最毒婦人心嗎？」

阿浪強忍怒氣，道：「既然如此，你就不要上這個當。」

「使不得！使不得！」蒙面人用力搖頭，道：「天下間那有贏了不要之理？」言下之意，又好像是說：「輸了倒是可以抵賴的。」

阿浪冷冷道：「但我若堅決不肯拜你爲師，那有如何？」

蒙面人笑了笑，道：「那自然要大人得罪了。」

阿浪道：「是否把我殺掉？」

蒙面人道：「你只是藍婆婆的賭注，殺你又有何用？倒是你師父輸了抵賴，她就難免要大吃苦頭。」

阿浪兩眼一瞪，怒聲道：「你敢？」

蒙面人哈哈一笑，道：「懲罰一個賴帳的賭鬼，那是天公地道，大快人心之事，又有什麼不敢了？」

阿浪不禁給他弄得頭暈轉向，又只恨自己武功不如對方，想反抗，也是千難萬難。

於是，他在沒法可想之下，問祁濟安道：「祁前輩，你怎麼說？」

那知祁濟安聳了聳肩，道：「這個師父，你是拜定的了。」

蒙面人又是哈哈一笑，道：「還是祁大醫師識得大體……」

笑聲未巳，忽然有人在附近輕輕敲響一面銅鑼。

鑼聲並不響亮，但蒙面人一聽之下，立刻就叫道：「這番死也！」

阿浪和祁濟安都不禁大是奇怪，同時循聲望去。

只見路上站着了一個臉色紅潤，頭頂光禿禿的胖大和尚。

這和尚年紀可不甚輕，看來巳逾六旬開外。

他手裏挽着一面小小的銅鑼，不斷的在敲敲打打，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

祁濟安忍不住問蒙面人：「這和尚是誰？」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是普陀山一間小寺院的方丈。」

普陀山遠在浙江，乃華嚴經所稱之「補陀落伽山」，又喚作小白華，爲佛家四大名山之一，與峨嵋山、九華山及五台山並立，相傳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現身說法之道場。

普陀山寺院頗多，名勝更是不少。

祁濟安忍不住又問：「這位大師法號怎生稱呼？」

蒙面人道：「賭鬼和尚。」

祁濟安怔了一怔，道：「這是他的綽號？」

蒙面人道：「不是綽號，是法號。」

祁濟安奇怪極了，說道：「天下間，那有出家人會用『賭鬼』二字來作爲法號的？」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他是一寺方丈，權力至高無上，他愛用什麼法號便用什麼法號，又有誰能管得着？」

祁濟安想了一想，說道：「你說的甚是。」

蒙面人嘆了口氣，忽然道：「我昨晚夜觀天象，看了很久很久，唉……」

祁濟安好奇之心又再大起，道：「你觀看到一些什麼？」

蒙面人道：「什麼都看不出來。」

祁濟安一怔，蒙面人接着又說道：「我從來沒研究過這一套，只是當時心神彷彿，所以才昂首亂看一番而已。」

祁濟安和阿浪聽了，都是怔上加怔，呆上加呆，心想：「此人之古怪，實在不可理喩。」

就在這時，賭鬼和尚巳停止敲打銅鑼，繼而笑吟吟地走了過來。

「阿彌陀佛，貧僧是來討取賭債的。」他兩眼直視着蒙面人說。

蒙面人冷笑一聲，道：「來罷！」說完，站立在雪地上，挺起了胸膛。

賭鬼和尚看着他，忽然說：「可別忘了規矩！」

阿浪一怔，心想：「討取賭債便是討取賭債，又有什麼規矩好說了？」

只聽見蒙面人嘆了口氣，道：「他媽的願賭服輸，我決不用『金剛不壞護體神功』便是。」

賭鬼和尚「呸」一聲，道：「眞是死性不改，這種功夫又豈是你這種人練得成的？咱們是老相識了，何苦還要在貧僧面前胡吹大氣？」

蒙面人道：「我吹不吹大氣你管不着，雖然老子今天患了感冒，你要來便即管來罷！」

阿浪越聽越奇，賭鬼和尚又說道：「至於鐵布衫，金鐘罩之類的功夫，也不能用。」

蒙面人道：「不用就不用，少廢話，怕的就不是好漢。」

賭鬼和尚嘿嘿一笑，道：「那麼你小心了。」說完，一掌重重擊在蒙面人的胸口上。

蒙面人旣不閃避，也不招架，就站在那裏結結實實捱了一掌。

阿浪楞住，感到十分詫異，看樣子，蒙面人竟然是甘心情願捱賭鬼和尚這一掌的，而且這一掌的力道極是沉重，彷彿連大地也給震動起來。

賭鬼和尚一掌擊出後，居然還問：「滋味如何？」

蒙面人身子顫抖了一下，說道：「還好。」

賭鬼和尚哈哈一笑，但忽然笑聲停頓，又是一掌向蒙面人當胸擊至。這一次，蒙面人仍然和先前一般，不閃避不招架，仍站立原處再受賭鬼和尚這一掌。

賭鬼和尚這一掌更兇狠，蒙面人武功雖高，但連吃兩掌，身子不禁劇烈地搖晃，而且向後倒退了兩步，才能站穩下來。

賭鬼和尚不由嘆了口氣，道：「你今天怎麼呢？難道患上感冒，就連兩掌都捱不住了？」

蒙面人咳嗽一聲，叫道：「少放屁，還有一掌，你全力施爲打過來好了。」

賭鬼和尚嘿嘿一笑，說道：「好！看掌！」

但就在這一瞬間，一個人攔在蒙面人面前，喝道：「住手！」這人正是阿浪。

賭鬼和尚臉色一沉，道：「小施主，咱們的事，你管不着。」

蒙面人也道：「我的乖徒兒，你站開一旁去，這禿顱再練三十年掌法，也殺不了你的新師……父……」說到後面那句話，顯然巳是內傷不輕，連聲音也微弱了下來。

賭鬼和尚目光一閃，盯着阿浪看了一會，道：「你巳拜了他做師父？你可知道他是什麼人？」

阿浪道：「他是什麼人，並不重要，我也沒有拜他爲師，而且，我巳經有了一個很好的師父。」

賭鬼和尚又看了阿浪兩眼，忽然讚道：「好資質，筋骨比貧僧不遑多讓。」

蒙面人哼一聲，冷笑道：「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你這個蠢禿顱，連他一根腳趾都比不上！」

賭鬼和尚也不生氣，反而呵呵一笑，道：「說的是！說的甚是！難怪你垂涎三尺，非要把人家的徒兒搶到手中不可！」

蒙面人怒聲道：「放屁！這個徒兒，我是堂堂正正在賭桌上贏回來的，若不相信，不妨到大同府問問焦老太爺。」阿浪聽了，不由心中一動。

一年前，藍婆婆的確曾經到大同府走過一遭，那一次，她是爲了參赴大同府第一高手「混元天罡掌」焦瓊宣告金盆洗手，退出武林的大典。

焦瓊是江湖中成名巳久的前輩高手，憑三十六式混元天罡掌及一柄金雲大斧名震武林，而且人緣極佳，兒孫滿堂，大同府中人以至一般江湖人物，都稱呼他爲焦老太爺。

賭鬼和尚聞言，便道：「你這個徒兒，是在焦家堡贏回來的？」

蒙面人道：「不錯，焦老太爺金盆洗手當晚，我和藍婆婆一面喝酒，一面推牌九，這老婆子雖然斷了雙腿，但賭博手法却極高明，該下重注的時候就下重注，牌風一弱就只押三幾十兩，甚至一兩銀都不賭，只是坐在一旁瞧看我和其他幾位武林大豪賭得飛砂走石。」

賭鬼和尚道：「這藍婆婆旣然賭術極精，你又怎能把她的徒兒贏了過來？」

蒙面人道：「我只是說她賭術甚精，可不是騙術厲害。」

賭鬼和尚道：「賭術甚精和騙術厲害，又有什麼分別了？」

蒙面人道：「騙術厲害之輩，那是十賭九贏的，但賭術再精的人，還是必須要有運氣，才能成爲最後的贏家。」

賭鬼和尚道：「貧僧明白了，藍婆婆雖然賭得精明，但運氣不行，所以終於一敗塗地，連她的高徒也輸掉。」

蒙面人道：「可能就是這樣。」

「可能？」賭鬼和尚道：「難道你認爲還有第二種可能不成？」

蒙面人道：「也許她是故意輸的。」

賭鬼和尚一愣，道：「這樣對她有什麼好處？」

蒙面人道：「這就只有藍婆婆自己才知道了。」

賭鬼和尚忽然冷冷一笑，道：「照貧僧看，這位小施主雖然資質極佳，但頭腦却甚是遲鈍。」

蒙面人冷哼一聲，道：「你這話未免太矛盾了，旣是資質極佳之人，又怎會蠢鈍？」

賭鬼和尚道：「常言道：『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如今他仍未拜你爲師，却貿然攔阻在咱們中間，要是貧僧掌下無情，一掌怒劈過去，他這條小命早就報銷去也，如此不識好歹，豈不是蠢鈍之人嗎！」

蒙面人搖搖頭，說道：「這不是蠢鈍，而是爲人極具俠氣，所以才攔在咱們中間。」

賭鬼和尚冷冷一笑，道：「好哇，那麼你還欠貧僧的一掌，是否由這位小施主

代爲接下?」

阿浪面無懼色,一挺胸膛,道:「大師何以非要連擊他三掌不可:要是兩位公平比武,我是決不會理會的,但大師以沉猛內力掌功,狠狠襲擊一個手無寸鐵,也不會閃避和還擊之人,難道你不覺得臉紅嗎?」

賭鬼和尚道:「他在大半年前賭輸了,欠下貧僧三掌,現在貧僧前來追討,那是十分公道的事,却又何必臉紅?」其實,這胖大和尚臉上血色甚佳,一直都是紅紅潤潤的,也不知道是否曾經喝了酒。

阿浪毫不示弱,道:「就算他欠你一掌,那也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大師身爲佛門子弟,何以兇殘至此,莫非一定要把他殺死,然後方才罷休?」

賭鬼和尚還沒開口,蒙面人已搖頭道:「憑這禿顱的掌功,要殺我還不太容易……」那知話還沒有說完,突「喔」的一聲叫了起來。

雖然他戴着面具,別人無法看見他的臉龐,但聽這聲音,已知道他正在嘔吐。

阿浪臉色一寒:「你怎樣了?」

蒙面人喘了口氣,催道:「你快走開,這禿……禿顱的掌力……有毒!」

阿浪大怒,倏地拔出了銹漬斑斑的長劍,指着賭鬼和尚,罵道:「你好卑鄙,竟用這種下三濫的手段來暗算毫不還擊之人……」

賭鬼和尚獰笑一聲,道:「咱們所定下的賭約可沒說過不能使用毒掌。」

蒙面人顫聲道:「禿顱,我一直把你當作寃家老朋友相待,眞沒想到……你原來連半分人性也沒有了……」說到這時,阿浪已看見一蓬鮮血,從蒙面人的面具之下沁了出來,顯然是蒙面人剛才嘔吐出來的。

賭鬼和尚格格怪笑,道:「你還欠貧僧一掌……」

阿浪「呸」一聲,說道:「現在,他已不再欠你什麽,倒是你欠下了這一場公道!」

賭鬼和尚嘿嘿冷笑,道:「好啊,你倆師徒倒算情深義重,反正做師父的巳活不成,還剩下一掌就由你這個徒兒承受也罷!」語畢,右掌挾着呼嘯之聲而來,全然沒有把阿浪的劍放在眼內。

蒙面人怒道:「阿浪走開……」他這一怒,血氣上湧,毒力發作得更快。

忽然一人疾迅地點了他身上七八處穴道,同時對阿浪說:「全力對付這個賊禿,你這個新的師父,就交給祁某看顧好了。」這人正是祁濟安。

阿浪應聲道:「有勞祁大醫師了。」只見蒙面人的身子已經軟綿綿的,和最初現身時候有如判若兩人。

賭鬼和尚的武功,其實並不在蒙面人之上,但他陰謀得逞,此刻已完全佔了上風。

但阿浪劍法之高,却也出乎賭鬼和尚意料之外。

事實上,阿浪能殺得了上官飛那樣的人物,就決不會是一般劍客可比,只是賭鬼和尚並不知道這件事,所以才感到甚爲驚異而已。

阿浪的劍法,得自藍婆婆眞傳,端的是非同小可,在短短三幾招內,已把賭鬼和尚逼退了六七步,雖說賭鬼和尚赤手空拳,但也可見阿浪的潛力,實在未容小覷了。

賭鬼和尚一面退,一面忖道:「這小子果然有點門道兒,今天不殺,他朝必成心腹大患!」想到這一點,眉宇間的殺氣就更濃,更可怖。

阿浪仗仰着劍招飄忽,在最初二十四回合之內,的確微佔上風,但賭鬼和尚臨陣應敵經驗豐富,到了二十回合之後,巳開始逐漸扭轉了劣勢。

阿浪惱恨這胖大和尙陰險毒辣,所以雖然明知對方武功極高,但仍然緊纏不休,決不在他面前示弱。

賭鬼和尚久攻不下,心中有點焦急,他實在不願意在這冰天雪地之中,給一個少年劍士緊緊苦纏下去。

他要殺的是蒙面人,不但殺,還要把蒙面人的首級割下!

但阿浪却不容許他這樣做。

然而,阿浪的劍招,已漸漸受制於賭鬼和尚。

賭鬼和尚現在並非只想擊敗阿浪,而且還要殺掉阿浪!

祁濟安也很爲阿浪担心,但他現在絕不能稍有半點差錯,否則蒙面人就很危險了。

賭鬼和尚掌法奇特,每能誅殺強敵於厲害殺着之中,阿浪雖是初生之犢,而且劍法疾速無倫,但到了後來,他已不敢正面攖其鋒,只求力保不失,但看來也只是拖延時候的打法,不出三十招內,還是難免會敗在賭鬼和尚掌下。

祁濟安越看越是担憂,他很想放下蒙面人暫時不理,但蒙面人中毒頗深,只要稍爲躭擱,勢必性命難保,非要立即加以搶救不可。

本來,在祁濟安而言,阿浪的安危,是遠比這個蒙面人重要得多的,阿浪若有什麽不測,將來他遇見藍婆婆,恐怕非要繞道避過不可。

但是這蒙面人却似乎有着一種神秘的吸引力,使祁濟安總是捨不得就此把他捨棄。

阿浪的形勢越來越是不妙,眼前唯一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就是只有祁濟安而已。

祁濟安其實很想和阿浪並肩對抗這個兇狠陰險的和尚,但他却也亟欲救囘蒙面人的性命。一時間,他內心越來越急也越來越是矛盾。

阿浪還在苦撐着,賭鬼和尚忽然格格一笑,道:「用不着白費工夫了,貧僧在掌上塗了獨門秘製膏藥,就算是天下第一號神醫也沒法子可以解救的。」

阿浪叫道:「別聽這賊禿胡說八道,憑你的醫術,一定可以妙手囘春,把這位前輩救治!」他忌憚賭鬼和尚掌上的劇毒,所出劍招巳全然變成了守勢。

賭鬼和尚連聲冷笑,掌風呼呼不斷襲來,阿浪連續化解了十一掌,但最後旋身一閃之勢略慢一點點,左肩立刻給賭鬼和尚擊個正着。

阿浪只覺得左肩中掌之處,有如火烤一般炙熱,而且隱約聞到一陣淡淡的腥味,知道自己已和蒙面人遭遇到了同一的命運。

賭鬼和尚怪聲叫道:「小子,滋味如何?」他剛才一掌擊中蒙面人之後,也是這般問法。

阿浪的回答,也和蒙面人的回答一樣:「還好,」所不同的是,蒙面人中掌後,旁人沒法,可以看見他的臉色,而阿浪中掌之後,一張臉龐,立刻變得青黃起來了。

祁濟安暗叫糟矣,他這時若再不出手相帮阿浪,阿浪的性命就危險極了。

但祁濟安也曾想過,就算他放下蒙面人不顧,是否就眞的可以帮助得阿浪?」

答案是否定的。

祁濟安的武功,雖然也有一定的造詣,但他知道,他還是萬萬打不過賭鬼和尚的。

即使和阿浪聯手,恐怕仍然於事無補,甚至會成爲阿浪的累贅,可是,他若再不出手,阿浪就會連一綫生機也沒有了。

祁濟安在這一瞬間,面臨着極重要的抉擇,最後,他終於決定出手對付賭鬼和尚。

但他正要出手,突然眼前白影一閃,人在他耳邊沉聲叫道:「先救那人要緊!」祁濟安一楞,一時間實在分不出來者是敵是友。

只見來者衣白如雪,輕功極是佳妙,而且一上來就和賭鬼和尚展開了惡戰,祁濟安不由精神一振,隨即加以提醒:「小心和尚,他掌上有毒!」白衣人沒有反應,也不知道聽見了沒有。

阿浪中了毒掌後,又運勁拚搏了好一會,毒力比蒙面人發作得更快,此時有人接替他揣着賭鬼和尚,爭拚之心一失,整個人立刻就軟綿綿地倒下。

祁濟安暗叫不妙,此時地上滿是積雪,人若倒下勢必會給凍僵,於是連忙把阿浪抱回馬車之上,賭鬼和尚,又是一聲獰笑,說道:「一個救不了,兩個也是救不了。」

祁濟安心中煩躁,但却還須儘量沉靜,否則眼前兩個中了毒掌之人,都必將性命不保。

到這地步,他已把一切希望都放在那白衣人身上。

這白衣人若能戰勝賭鬼和尚,大家還有活下去的希望,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賭鬼和尚見這白衣人年紀不大,心想此人武功高不到什麽地方去,那知白衣人武功之高,實在遠遠超乎他想像之外。

賭鬼和尚雖然掌上有毒,但白衣人身形快速,招式妙着層出不窮,他根本沒有機會可以擊中白衣人。

兩人一經接戰,祁濟安便全力搶救蒙面人和阿浪,不由大嘆分身乏術。

賭鬼和尚更是越戰越是心驚,忍不住喝問道:「來者何人?」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在下江東楚雪衣。」

賭鬼和尚一聽之下,登時臉色驟變,但嘴裏却還在說:「呸,無名小卒,怎配跟貧僧動手。今天風雪太大,就此算了,改天再給點眞功夫讓你一開眼界!」分明是要打退堂鼓,但仍是嘴舌不饒人,死也不肯認輸。

楚雪衣倏地喝道:「走不得!」

賭鬼和尚早已虛晃一掌,隨即掉頭便向南方飛掠出去。

楚雪衣急追。

賭鬼和尚雖然身材胖大,但輕功却高明得出奇,要是換上阿浪或者是祁濟安,一定無法可以趕得上。

但楚雪衣輕功,比賭鬼和尚更厲害,三幾個起落之間又把賭鬼和尚緊纏着。

賭鬼和尚惱怒和吼叫起來道:「你當眞要打麽?」

楚雪衣道:「我不想打,只要你把解藥拿來。」

賭鬼和尚道:「沒解藥!」

楚雪衣冷冷道:「這就多多得罪了。」說着,「嗆啷」一聲响,銀劍出鞘,招式如電般攻向賭鬼和尙。

阿浪的劍法,未能給予賭鬼和尚重大的威脅,但楚雪衣的劍却能把賭鬼和尚逼得險象環生,情形逈然有異。

不到十招,賭鬼和尚已左腕中劍,鮮血如泉水般湧出來。

賭鬼和尚又驚又怒,只得說:「今天貧僧不想動手,你就算把貧僧殺了,也算不上是個英雄。」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在下只是狂人一名,從來都和『英雄』這兩個字攀不上半點關係。」說着,銀劍逼得賭鬼和尚更緊。

賭鬼和尚早巳面無人色,忙道:「別再打了,貧僧這一次認輸便是。」

楚雪衣立刻伸手,喝道:「把解藥拿出來。」

賭鬼和尚遲疑了很久,終於嘆了一口氣道:「也罷,但貧僧也有兩個條件。」

楚雪衣道:「快說。」

賭鬼和尚說道:「第一,解藥奉上之後,你這一輩子再也不能找貧僧算帳、動武。」

楚雪衣還沒有開口,阿浪巳在車廂裏怒叫道:「別答應他!」

楚雪衣却說:「祁大醫師,請把他的啞穴點了。」

祁濟安立刻遵照楚雪衣的說話,把阿浪的啞穴點住。

楚雪衣這才對賭鬼和尚說道:「這個條件我依了,還有呢?」

賭鬼和尚道:「貧僧身上沒有上好的金創藥。」

楚雪衣道:「我可以給你一包。」

賭鬼和尚却搖搖頭,道:「貧僧不要你的,只想向祁大醫師討取一瓶『冰肌玉膚重生散』。」

祁濟安「呸」一聲,道:「你這種下賤皮肉,怎配使用『冰肌玉膚重生散』?眞是笑話。」

賭鬼和尚冷哼道:「你可以不給,但你們也休想得到解藥!」

祁濟安道:「就算沒有解藥,我也有辦法把兩人身上的掌毒化解。」

楚雪衣雙目神光一閃,說道:「果眞如此。」

祁濟安冷冷道:「祁某出道江湖以來,活人無算,從來都不打誑話,只是……

只是……唉……」說到這裏，却長長的嘆了口氣，過了好一會，才接着說下去，道：「只是却要花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徹底治癒。」

楚雪衣一楞，道：「要多久？」

祁濟安道：「少則六個月，多則一年，甚或兩年。」

楚雪衣又楞住了，祁濟安又嘆息一聲，終於還是從藥箱子裏取出一個黃色的瓶子，交給楚雪衣，道：「這就是冰肌玉膚重生散，祁某送給你好了。」他是不忿把靈藥送給賭鬼和尚，所以便把冰肌玉膚重生散送給了楚雪衣，以後楚雪衣怎樣處置，那就是楚雪衣的事了。」

當然，這種法子，其實還是有如掩耳盜鈴一般，簡直自欺欺人。

楚雪衣把黃色瓶子揑在手裏，目光灼灼地逼視着賭鬼和尚：「你要的東西已在楚某手裏，解藥呢？」

賭鬼和尚看着那瓶子，隔了半晌才在僧袍內取出一包用黃紙包着的東西，道：「這解藥只須服下一半即可，如今兩人中了掌毒，一包剛好足够使用。」

楚雪衣把解藥取過，然後又給祁濟安拆開瞧個清清楚楚，待祁濟安點頭，才把冰肌玉膚重生散遞給賭鬼和尚。

賭鬼和尚接過冰肌玉膚重生散後，立刻就掉頭離去。

這時候，祁濟安又把蒙面人戴着的面具除下。

面具除下之後，祁濟安所看見的一張臉孔，依然是完全陌生的，但他隨即嘆了口氣，道：「此人既戴面具，面具之下的容貌仍然是曾經易過容的，眞是神秘之極了。」

楚雪衣面色沉重，道：「他還有得救嗎？」

祁濟安道：「只要解藥不假，兩人都會有救。」

語猶未了，忽然有人冷冷一笑，說道：「就算解藥是眞的，也只能救囘一條性命。」

楚雪衣臉色倏變，喝道：「你是什麽人？」

在一塊積滿白雪的大石後，緩緩地走出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美人兒，但眉宇間却隱隱帶着慍怒之色。

她是方紫秀。

方紫秀一看見楚雪衣，面色就不好看，但楚雪衣却沒有留意，心裏想着的人居然是她的表哥容二。

容二呢？

容二不在，他跑到什麽地方去了？

楚雪衣心神不屬地東張西望的神情，看在方紫秀的眼裏，她忽然很不高興，冷笑道：「你想找誰？」

楚雪衣這才驀然驚醒，立刻說：「我只是想知道，方姑娘何以說解藥不能同時挽救兩人的性命。」

方紫秀又是冷冷一笑，道：「和尙給你們的解藥，是不是只有一包？」

楚雪衣道：「是的。」

方紫秀道：「他說一包解藥可以救兩人，那是假的，其實，一包解藥，只能救一個人，倘若把份量減半，那麽兩人都會活不過三天，就得七孔流血毒發身亡！」

楚雪衣心神一震，道：「方姑娘何以知道得這樣淸楚？」

方紫秀道：「和尙在掌上所塗的毒藥，是『圓月神魔』陸振深秘製的獨門毒藥『赤煉斷魂香』。」

楚雪衣沉聲說道：「方姑娘怎會知道的？」

方紫秀冷冷道：「別的毒藥，也許還可以瞞得過我的眼睛，但這『赤煉斷魂香』，本姑娘在很久以前就已認識了。別的不說，單是這一包解藥，本姑娘可以斷言，絕不可能同時挽救兩個中了這種掌毒的人！」

楚雪衣臉色發白，顯見有點遲疑不決的樣子。

方紫秀又冷笑一聲，道：「爲什麽還不去追那和尙？是不是怕本姑娘施展調虎離山之計，把你引開之後，然後才對這兩人横施毒手？」

楚雪衣說道：「方姑娘妳不是這種人罷？」

方紫秀冷然道：「我是那一種人，會不會向受了重創之人落井下石，楚大俠不妨自己慢慢想淸楚了。」

楚雪衣吸一口氣，道：「這裏的事，就拜託方姑娘代爲看顧了！」

方紫秀側開臉龐不看他，既不答應，也沒有拒絕。

楚雪衣正待追出去，祁濟安忽然問：「先救誰？」

楚雪衣道：「誰嚴重一些，就先救誰。」說着，人已展步如飛，向雪路直馳出去。

此時，雪仍不止，雪路上留下了賭鬼和尚淺淺的足痕。

楚雪衣沿着足痕急追出去，追了約莫三里路左右，足痕忽然消失。

足痕消失之處，有一間破廟，賭鬼和尚顯然是進入了破廟之中。

這破廟並不很大，楚雪衣一衝進去，就已看見賭鬼和尚給人用繩索倒吊在横樑之下。

賭鬼和尚武功雖然及不上楚雪衣，但在江湖上也算得上是高手了，是誰有本領在如此短促時間之內，把他倒吊在破廟之內？

楚雪衣首先看着賭鬼和尚，這個出家人詭計多端，會不會是故意自己倒掛起來，然後佈置別的陷阱來對付自己？

楚雪衣留心觀察了一會，就知道這個可能性並不存在，賭鬼和尚的確是給人倒吊起來的，而且在倒吊之前，還給人點住了穴道。

是誰點了他的穴道？是誰可以把賭鬼和尚有如粽子一般倒吊起來？

楚雪衣終於看見了一個人。

這人戴着笠帽，滿面虬髯，竟然是容二。

容二！

一看見容二，楚雪衣的眼神立刻就變了，變得十分異樣，就像是給雷電震蕩着似的。

在那客店裏，容二的笠帽一直拉得很低，旁人很難可以看見他的臉孔。

但有一次，容二的臉曾經輕輕抬起了

一陣子。

雖然他抬起臉的時間極其短暫，但楚雪衣却恰恰瞥見了。

那是一張粗糙的臉孔嗎？不！恰好相反。

在笠帽下的臉，簡直是一張令人難以形容的俏臉，雖然，容二滿面虬髯，但仍然無法可以遮掩他挺秀的鼻樑，和那對清靈流動的眼睛。

他若沒有虬髯，他必將會是一個俊俏的美男兒。

但楚雪衣却還有一種想法，另一種看法。

倘若容二根本就不是個男人呢？

想到這裏，楚雪衣的腦海就一片混亂了。

眼前的虬髯漢子容二，分明是個男人，但就在那一瞥之間，楚雪衣却寧願相信，容二其實是個臉蛋兒嬌美得有如海棠花的絕色少女。

這種想法，也許是十分無稽的，但楚雪衣却相信自己的眼光，也很希望自己不會看錯。

這時候，容二所戴着的笠帽，仍然拉得很低很低。

他說道：「你不該太信任這一個出家人。」

楚雪衣不由怔住，道：「這和尚使用毒掌傷人之事，兄台已經知道了？」

容二道：「是的。」

楚雪衣道：「容兄一直跟着在下？」

容二搖搖頭，說道：「我只是跟着表妹。」

楚雪衣不由暗暗失望，心想：「你跟着表妹，而你的表妹却又一直跟着我，這還不是等於一樣嗎？」

容二又道：「楚大俠，這和尚的身上，一定還有解藥，你最好想辦法逼他交出來。」

楚雪衣道：「難得容兄見義勇爲，拔刀相助，在下感激不盡。」

容二說道：「楚大俠不必客氣，還是救人要緊，你先從他身上把解藥搜出來好了。」

楚雪衣面露遲疑之色，容二立刻接着說道：「我已把和尚的穴道點住，在三個時辰之內，他再無掙扎還手之力。」

楚雪衣還是眉頭緊皺，道：「在下並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另有顧慮之處。」

容二「哦」一聲，道：「楚大俠有何顧慮，不妨直說，只要用得着容某之處，容某決不推辭。」

楚雪衣立時面露喜悅之色，說道：「實不相瞞，這和尚是賭鬼，在下也是個不大不小的賭徒。」

容二奇道：「這和楚大俠的顧慮，又有什麽關連？」

楚雪衣道：「大有關連之至。須知咱們這些賭徒，最怕的事情共有兩件。第一：最怕沒有賭本。第二：最怕遇上和尚、尼姑，只要遇上這種人，賭運勢必糟糕之極。」

容二咳嗽兩聲，道：「不遇上也已經遇上了，這顧慮已屬多餘。」

楚雪衣說道：「遇上和尚，尼姑固然不妙，但倘若再去搜和尚的身子，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只怕在十年之內，都會逢賭必輸，甚至連性命也輸掉，亦不足以爲奇的。」

容二道：「這是迷信之言，半點也不值得相信。」

楚雪衣道：「你是不是賭徒？」

容二搖搖頭，說道：「容某不喜歡賭博。」

楚雪衣立刻撫掌一笑，道：「這就妙也！」

容二一怔，道：「何妙之有？」

楚雪衣道：「容兄既不迷信，復非賭徒，那麽就請容兄救人救到底，送佛送上西，代替在下從賭鬼和尚身上，把解藥搜出來！」

容二大吃一驚，連忙搖手不迭，道：「不，此事萬萬不能——」

楚雪衣「嗯」的一聲，道：「這就奇了，在下既嗜賭又迷信，才不敢搜這和尚的身子，容兄却又有什麽顧慮來着？」

容二遲疑了一會，才說道：「楚大俠是不敢搜和尚的身子，而容某却是不喜歡搜。」

楚雪衣道：「爲什麽不喜歡？」

容二道：「我最憎厭和尚，如無必要，總是遠遠避開，若太接近，就會嘔吐不止，有如患上重病。」

楚雪衣「哦」一聲，微笑道：「如此說來，倒算是一樁奇難雜症。」

容二道：「正是！正是！」

楚雪衣嘆了口氣，道：「君子不強人之所難，容兄既然有所不便，解藥之事，也任由他就順其自然好了。」

容二怔一怔，說道：「有兩人中了掌毒，解藥却只得一包，還能如何順其自然法？」

楚雪衣道：「說不定這和尚忽然大澈大悟，自願把另一包解藥奉上，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啦。」

容二想了一想，道：「楚大俠言之成理，且讓容某把和尚的穴道解了，其餘一切，就交由楚大俠親自對付。」說着，伸手把賭鬼和尚被點住的穴道解開。

賭鬼和尚啞穴被解開後，立刻叫道：「快放了貧僧！」

楚雪衣冷冷一笑，道：「解藥呢？」

賭鬼和尚道：「不是都給了你嗎？」

楚雪衣怒道：「別再賣弄花樣了，那一包解藥，只能救一個人！」

賭鬼和尚也怒道：「放屁！貧僧已經說過，用半包解藥即可救囘一人，此事千眞萬確，你若不相信，貧僧可以罸個毒誓！」當下眞的罸了一個其毒無比的毒誓，

楚雪衣聽了，不由面色驟變。

容二的面色也在變了，他連忙叫道：「這和尚詭計多端，他的說話，千萬不可以輕信！」

楚雪衣搖了搖頭，道：「他並不是在說話，而是在罸下毒誓。」

容二啞口無言了，身子似乎有點顫抖。「不，表妹不是那種人。」

楚雪衣「噫」一聲，道：「容兄何出此言，即使是在下，如今還不大相信，方姑娘會用這種奸計，來謀害兩個已然身中毒掌之人……」雖然口裏這樣說，但臉色已越來越是沉重。

（以下轉入64頁）

江湖恩仇錄／展鵬·文

可飛·圖

寒鴉神梟(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寒鴉神梟寒鴉宮是在一個山洞內，師主有十幾個門人，有男有女，有俗家也有空門中人，現在回來了九個人，其中一個叫皇甫靜穿道袍的門人，用滅魔神音弑殺了師主，將山洞炸塌，這一代的主者，江湖上的第一大魔頭，天禽尊者死了個屍骨無存，跟着其他門派崛起，而號稱武林第一大帮的神龍天象帮增加了九名護法，而寒鴉神宮就是毀在這九位護法手中……二十年後，這九位護法之首兇皇甫靜，又被寒鴉神宮門人找到，證實他是弑師元兇，而皇甫靜無顏對師兄弟，自絕脈而死，其他兇徒聞訊逃遁。當年舊事，門人回憶，不勝唏噓……

感受情意　捨身報恩

「好，老婆子就代你們收了這千蛛銀蠶絲！」一邊說，已見原珊珊手一揚，衆人眼前，祇見一條在火光中直泛碧光的絲絲，而由她一轉再轉，好長一條蠶絲，就此轉在老婦手中。五人立覺身上一輕，不想這五人生具標悍兇橫之性，人才脫苦楚，而且，尚在敵人之包圍之中，他們可是不理一切，更好在五人心念如一，也不見他們有什麼說話，祇是背身一拱，誰也以爲他們打拱致謝。可不想，這一打拱正是五人之唯一獨門暗器，梅花遊仙刄出了手。人，却往高處飛去！

可惜，他們碰上了寒鴉神梟宮中之後人。當年寒鴉神梟宮中主者，天禽尊者之所以能威震羣邪，令正邪雙方對之頭痛萬分，就因爲他一生爲人強傲，更不願吹噓標榜，相互抬捧。他祇有一個主意，代民除暴！不論正邪雙方，祇要讓其發現劣跡，爲其抓住證據，不論你是武當，少林，峨嵋，青城。一樣親自上門，提出證據，要他們掌門還一個公道。

當然，正大門派，正大光明，眞有其事，決不輕貸。不過，即使按律而處，心中難免有所不快，祇不過不會現於形色，祇是當你們自己有什事時，他們看冷波袖手旁觀而已。有些門戶，甚或自己不出面，暗中却叫弟子借出本門重物利器……對付天禽尊者。

其他門戶，那更是苦不堪言，據不準確之估計，爲其一手而毀滅的邪、介乎邪正之門戶，竟有廿七之多，其他的，個個因爲他老人家而消聲匿跡。

可是，他除了門下六鴉七梟十三弟子外，依然是獨來獨往。

唉，所謂「獨持己能」，結果是「毀於衆人」。

廿餘年前，江湖道上已少了不少腥風雨血，想不到現今以大壓小，以大吞小，以大而恃勢，因小而伺機，鬥爭之事，層出不窮，更因爲門戶之不同，而你殺我劈的更加不少，有幾個正義八士是想起了天禽尊者，可惜逝者已久乎！他們希望有第

二個天禽尊者出現，可惜，天之造就一個人才，豈是一朝一夕之事？常言道得好，「冰凍三尺，尚非一日之寒」。因此，誰也以爲，除了天禽無他人——。

五兇徒何嘗不是這樣的想法？故而他們敢將師門秘傳，一生從未輕用的梅花遊仙飄風刄打出。而且五個人，連三個年才廿左右的，也在其內。

這飄風刀有一獨特異性，你避，勢必有勁風帶起，它就能因風易勁，隨之而上。刀刄又薄，又是百煉緬鋼所製，一發即不可收拾，而被襲擊者，根本無還架之餘地。

五人更是陰狠厲害，一發之後，根本不理成功與否，以爲一走便了，憑仗五人之輕功，想追上自己，嘿嘿，可稱百中無一——

因此，五人一去無踪。他們以爲是再出生天，可以回去報功，我不是早已說過：他們不幸碰上的是寒鴉宮中後人，想脫梢，談何容易……。

首先，那五隻鳥中的老三韓天山，發現不對勁——照理說，依自己的脚程，怕不走出有百里之遙。但是，頸後始終有股氣在吹着……

起先，以爲是涼風，現在，越來越覺不對，因爲，自己稍爲心靜一聽，分明是有人在呵氣……媽媽的，是誰？竟敢如此胆大的，跟隨自己，和我韓老三開他娘的玩笑……再一想，不對頭，江湖上怕五隻兇鳥的人多，不怕的少，敢和自己開玩笑，就等如與五鳥開玩笑，此人是誰？當今之世，還能有幾個不怕死的？

還有不對頭的呢，遠處隱隱傳來語聲，他們練武功的，耳音差不到那裏去啊，雖說隨風而吹來，可字字清晰「到地頭了，老六！」

突然，五人面前離開大概有七八尺遠吧，有五個空洞，一字擺開，這又他娘的鬧的什麼鬼把戲？五鳥還未弄清什麼一回事，他們的老大韋伯謙，莫明其妙的腦袋飛了天。人，那能腦袋離了身的，還有更奇怪的事，老大在奔跑中，正好，腦袋是掉在了前面土洞中，而尸身也莫明其妙的走了幾步，巧，還是正有安排，一個翻身觔斗，更巧，尸身與首級併合在一起。

試問：其他四人能不嚇個鬼跳！

「誰？暗箭傷人，滾出來，讓老子們見識見識……」

「暗箭傷人？哈，那可是你們的看家本領啊！」

聽來聲響還蠻熟啊……誰？

望後一看，四個人不禁個個魂飛魄散，誰？是荊浩。笑嘻嘻，早已說過，他這一口爵牙，參差不齊啊，口又大，一開口，這個笑，眞個令人毛骨悚然，現在，他在後面，手中還有一連串亮晶晶的刀串……是自己東西。一眼就看個明白，梅花飄風刄——好！不必再說，分明自己的暗器失了效，放眼前看，一個缺臂獨腿的老婦，後面兩匹馬，一匹狗大驢子，這一次騎的不是荊浩，是那個柏權。也在向他們笑。至於三個年才廿左右的少年男女，一個無恙的站立在老婦後面。

這分明說出了，五個人的梅花飄風刄如此厲害的殺手暗器，竟然一個人也沒傷着半條頭髮絲，他們憑什麼破了自己的利器的。

「栢六弟，殺！」

一個殺字出口，好，祇見栢權由後飛身而出，本來，個個看來他有滿身邪氣，而今，不，簡直是一個邪鬼兇魔，笑聲更怖人。嗤嗤聲中，一個單劈掌，好像是個十分平常的武師出手，那五鳥中的二鳥金仲和明明用雙掛掌相架。對，封是封了，那想到，「喀喀」兩聲十分清脆響音。這響音在場人是聽得清楚，金仲和的雙臂斷矣，果然，金仲和已被栢權再一兜胸一掌，打得巧，而量得準。二鳥也臥在自己的土洞中。

江湖冶神　滿門被殺

這一來其餘三鳥個個驚心動魄了，三人聯手而上吧，人家可有六個。一個打一個，尚且有死無生，人家二個打你一個，糟了大糕。除了快些向閻王報到之外，毫無辦法。目前，祇有一個辦法，分三面逃，將所有的隨手暗器打出，能脫身一個也好啊。對，三人心念如一，走……

五鳥中三鳥韓天山的輕功最好，暗器也最多。自以爲逃走機會最多。想不到，越精越乖，死得越快。他忘了自己背後還有個硬手荊浩在。他這兒脚還未動，而頸皮已不知就裏的，讓人抓緊了！試問：人已離了地，一無重心可憑依，別說出手，連個打暗器的功夫也沒有。背後却傳來了荊浩的笑聲。「我知你鬼兒子有十二種奇門暗器，可以聯珠發出，寒鴉宮素不喜暴殄天物，臨死與我結個鬼緣，我送你一個痛快。」快字出口，祇聽得「喀」的一聲，三小可親眼看見荊浩是將韓天山的喉核，活生生的摘了出來。然後，隨手一拋，正好，抛正土洞中。

三鳥安置了，四鳥烏天曉，五鳥黃天華更慘。爲栢權連用十三下「撞天杵」，將兩人全身擊得粉粉碎碎，然後，兩人在每人的身上搜出了暗器佩囊，連每人的兵刄也取去，然後招呼三小過來帮忙將土埋蓋。

「你們看到我們出手太殘忍吧？」

原珊珊冷冷的問。

三小呆呆的聽。事實三小可沒半個可以答得出。他們是親眼目睹五鳥才脫天蠶絲，立即用背拱打出梅花飄風刄。別看原珊珊獨臂單腿，無影始終是無影。而且，她手中的天蠶絲未收拾，祇聽她一聲冷笑，手一抖，奇怪，如此飄風鋒利，一碰轉彎，數目又多的梅花刄。竟然會如此聽話的，自動的向天蠶絲上投到。又一個抖轉，一百廿五柄用緬甸精鋼打就的飛刀，全掛在一根碧色的蠶絲上。

三小即使武藝有高下，但是，他們却分明看出五鳥的陰狠可惡。人家明明的放了他，而他們可不放過人家——其實，三小根本不知原珊珊之眞意。五鳥不出手依然是個死——人，綠林人竟然如此可惡，因此，他們是該死。可是一個少年，二個少女當面直直的說出該死兩字，到底說不出口啊——

「先師一直說；不怕敗，敗中可求險着。祇怕贏，贏而大意，大意而反處敗地

。甚或死。這不値……先師是血淚交迸的最後遺言——」

當原珊珊說這先師兩字時，荊、栢兩人不自禁的拜伏在地。因爲，他倆本來是受盡折磨的孩子——一個爲天禽尊者出錢買來。一個因餓極偷食，幾乎被活活打死。而讓天禽尊者救下。因此，兩人對師尊最爲感恩，也最爲依戀。天禽之爭，兩人也幾乎爲皇甫靜圍攻而死。尚幸荊浩善僵死之術。因他之僵死，讓本門輕功第二位的栢權脫圍而走。更好的是那匹神驢，走着奇形八卦梅花步，將他們引入了個絕境，這才讓兩人脫出大難。

不過，兩人養傷了三年。由此也可知，九位同門出手之重且狠了。

現在，他們殺人，更冷酷、更無情。也永遠不肯收一個弟子——

本來，皇甫瑜應該死，可是，寒鴉神梟宮有一規例：隨遇而救，隨緣而殺。皇甫瑜先被救，在他倆的心中，先毀了巫山門，然後再殺……

不過，八個叛徒呢。現在，得先找八個叛徒啊！

「唉！江湖上，你不殺人人殺你，元兒、青兒，你倆可得記住—」

「師父，她呢…」岳慶元指着皇甫瑜問。

「她？」

皇甫瑜不禁自動的跪了下來，道：「師父！」

「我是你師父？我配做你師父？」

「我根本不知上輩之事！」

「現在，你該知道了！」

「如果，我說我恨我父母，我不是人。但是，我可不能不可惜他們—不痛恨他們！至於我，我莫明其妙的生下來變成個罪人。師父，難道……難道我就無法將功贖罪，做一個好人！」

「做個好人，不必在我門中，因爲我門中所需的是殺手！冷血，無情的殺手……你不配！」

「爲什麽？」

「你善哭！」

皇甫瑜道：「師父，從此起，祇要你見我再流一滴淚，你可以殺我，不必逐我出門牆……」

「你忘了殺父之仇。」

「我父……」眼淚已經在她的眼眶中打轉。但是，她強忍住了。「是個弒師叛門的……」

「記住，我不會教你第一流功夫！」

「心甘情願。」

「寒鴉宮中有第一流之武技，尚且死不知何日。第二流，我不敢保你能活到廿歲。」

「心甘情願！」

「爲什麽？」

「代父贖罪！」

這四個字眞可以說是一字千斤重。由此，也可看清了一個天眞無邪的姑娘之轉變。

「向西跪拜！」原珊珊在命令……「稍犯門規，死於雷火霹靂之下——」

可是，這個血性的女孩子皇甫瑜，却一字一字跟着說，其中可加了兩個字。「稍犯門規，死於五行雷火霹靂之下。」

五行雷火；須知金有金雷，木有木雷。水也有水雷——如急濤奔浪…火有火雷，不必多說：土有土雷，山石崩塌，此謂土雷。孩子是眞正的想代父贖罪啊。原珊珊很沉着的看了皇甫瑜一眼：「以後，你代父報仇在你，爲江湖除暴安良也在你。寒鴉宮中素無戒例，一切，以心爲主，以後，看你自己修爲。」

荊浩與栢權却面露不豫之色。可惜，寒鴉神梟宮現在已按部就班的該由原二姊担任。一切事，師主有百分之百的執行權。當原二姊說：「寒鴉宮中素無戒例；一切，以心爲主……」他倆個老人幾乎哭了。因爲天禽尊者也曾經對他倆說過，然後，他—荊浩更看見一個又一個新同門，師門總是這樣說。可是，師父却讓以心爲主的那批喪心病狂的同門毀了！二姊還是用這四字爲主，收引皇甫靜之女進門！荊浩人稱智囊，他比一般人多一條心腸。由此，他始終暗中看伺着皇甫瑜。他眞怕再一次滅魔神音，寒鴉宮如果再來一次……唉，後果眞不堪設想啊！

江湖上可誰也知道寒鴉神梟宮死灰重燃了。也等於說，江湖上，又多了一重煞星。

神龍法象帮中的輕不露面的神龍尊者又露面了。誰也知道，上次炸滅寒鴉宮，毀了天禽尊者是神龍尊者的安排。而今，九大護法祇不過毀了一個，還有八個啊！聽說，寒鴉宮之餘孽並不多啊。看來神龍尊者是一定胸有成竹，他是不至於會讓這些個小事鬧昏了頭——

但是，事情可越來越不對頭。

首先是神龍尊者之第一心腹，人稱冶神，手中持有俠門神器；九陽戳魂刀的丁利農，全家被殺。祇走出一個丁利農的兒子丁家楣。是的，他即使脫出危難，可憐的是：他的全身筋脈全被挑斷。神龍尊者由承包鏢局山西太原普泰源大鏢頭雙玉環呂瑛接住這枝鏢時，他不禁大吃一驚。因爲：殺人不滅口，這是向他示威。

當然，先得問一個清楚啊——

冶神莊在霍山斷魂坡後。老實說要專心找，一個不好，也得找你個十日八夜九黃昏。丁利農又是江湖有名的鑄造兵器之祖。河南大俠范挺之「六陽九陰戟」，就是冶神的傑作。范挺憑這一對陰陽戟，着實做過一番事業。范老爲人方正，家財富有。他可從不做過什麽壞事惡行；家訓又嚴，因此，當他金盆洗手，邀衆觀禮之後，隱居竹竿舖後十二年，從沒人敢到竹竿舖附近惹事生非。

但是，冶神丁利農滿門被殺，他碍於業已洗手，不能出手，不過，這口氣可不能嚥得下去。

范挺子孫不少。在竹竿舖已幾乎要改名爲范家舖了。而且，江湖人物如經過此地，如果路過的，保鏢的除了鏢旗、暗器，其他兵刃，不論長短，必需藏在鏢車內。如果如此，范家不論是二輩，甚或三輩子弟，一定會在邊境，附奉酒宴道乏。否則，對不起，一出境，范氏子弟依然會出現，不過，不是酒宴道乏，而是長短兵刃，越是大鏢頭的，越是放在前面。試問，以後，還有保鏢的敢犯禁——

至於武林朋友，守規矩的，一定有人

盛情敦請赴莊中盤桓幾日。如果眞有要事纏身的，他們也會附送厚禮，再三叩拜，算代范老爺子致敬……

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有些霸氣。但，又說不出他有什麽不對之處來。這就是范家之規矩。當丁利農滿門被殺之事傳出，數年不出後莊的范挺也出了前廳。現在，由他大兒子范靈基出面，發出英雄帖，看來他是要代冶神報仇。事實上，受過丁利農好處的武林人着實不少，因此，有不少已奔向山西的，也會折途還到了竹竿舖。現在，竹竿舖所有的客房、行台，那怕稍大之莊院，俱在范家的面子下包下。

有些江湖有地位的人家，俱招待在范莊上。其餘的由范老的子孫作主，看來范老是有可能會爲了這件事，重出江湖。

今天，來一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少女，風塵僕僕，看來她是走得不少路，當她說出自己是皇甫靜之女皇甫瑜時，立即被范老師接見。因爲，皇甫靜爲龍象帮中九護法之第一隻法象，他的死，訊息全無，神龍尊者曾派出手下最具威力，更具木石潛跡術的五隻飛鳥打探消息。可惜，連五隻鳥的下落也不見了。然後，就發生冶神全家被殺之事。九法象是全部失踪，大法象死了，死在誰的手？江湖上是素來以訛傳訛，也可以說，到今天沒半點實在的消息。皇甫瑜的出現，怎不叫他們驚喜交集？

至少另外一隻象「神筆應七喜」在范挺家中啊！如果，讓他們叔侄見面，可以理出些頭緒來！

瑜兒現在是孤哀女了。她，本具乃母之風韻，何況，自從父死之後，她好像一下子大了十歲。說話更斯文、談吐更得體。她十分老實的說出巫山門之事，更說出其父療毒爲人暗算之故。到現在，江湖道總算明白了皇甫靜之死因來。

至於九象山莊之所以走得一個也不剩。應七喜之留條，這是有兩種用意；一是寫給老大看。憑老大之機智，他也會一走了之。第二個用意，是阻止二師姊之追踪。二師姊之單臂獨腿，實在是太易爲人認。饒是她夜行日宿，依然無法避過一般江湖人的耳目。九法象就是怕那些孤臣孽子。如果，眞正祇有一個老太婆，一對青年男女，那麽，對不起，他們會傾巢而出。現在，殺了冶神丁利農，看來，他們避得不算錯。

何況：這一斛水目前已潑向冶神之至交，聞名江湖數十年的戟神范挺。那好，大可坐山觀虎鬥——這就是江湖人！

范挺他那裏明白，自己是爲義所累，可是，話得回過來講，自來顧義的，又有幾個是有他好處的，傾家蕩產時時聞，想售義得利的，大把有。顧義而求利，簡直是海外奇談，天外故事！

范莊上，人是來了不少，個個是挺神氣，也挺講道義。可惜，就在今夜，一件事，令那些義氣朋友溜了一大半。爲什麽，范莊門口，竟然掛着范挺最鍾愛的孫子范孚英。上面更有血字：「本來不想傷害你們一草半木，可是，出了如此子孫，而不嚴加管教，可謂浪得虛名，必殺無赦。」下面署名：寒鴉神梟主人。

這一下可起了鬨。不少聰明人，看出事情不太妙，至少，人在暗處，我在明處。又素聞寒鴉神梟宮中人，精擅暗算。別自己一個不留神，墊了刀頭。好，本來宴排廿五席，當夜，祇開了十席，還勉強的坐滿。有的說有事，有的說代作打探——

范挺那會不明白，他們根本是怕死。

說怕死，奇怪的是死得快。第二天的破曉，范莊門前多了十四條死屍。可怖的是，全是死在死者的獨門兵刃上。

第三天又是七個。

第四天只剩三個。

死的人是少了，范老是個明白人，老江湖有個玲瓏心，死的人個個有他們的不便爲人知之劣跡。這也說明了寒鴉神梟宮中人他們決不濫殺，被殺者是罪有應得。

三戟神莊上神火飛

人總是護短的，別人死得應該，唯獨自己人例外，一定是他們殺錯了。不該殺。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范挺爲報冶神之仇——江湖道義之仇，漸漸開始變成私仇之爭了。

至少，本來是一心一意爲江湖，現在可打了折扣。可憐的是；寒鴉神梟宮中人，除了殺人示威，却始終不見露面。

護法九隻象中的應七喜，他本是寒鴉宮中人啊！他總該有所帮助吧！可惜目前他除了再三與侄女皇甫瑜攀談之外，他可是什麽事也不做。至於問東問西，他却是一問三不知，若不是看在多年朋友交誼，范挺眞想與他翻了面。

自從死了那多人之後，餘下的反而不敢走了。江湖人，誰沒點江湖閱歷？現在走孤行單，分明是送死。好吧，陪了他范家一塊兒走到底吧。要嘛，死在一塊，落一個江湖道義在。要麽，殺出重圍，讓其他人看個眞章，他們是好樣的……

范孚英死後第七日，沒人走。反而又有人來，燕雲十三省總鏢頭吳紫慶親自押運來一批鏢。鏢車有十三輛。那可算是一支巨鏢。而投鏢者是范挺之首徒，人稱雲裏飛袁天雅，而鏢主人是他師父范挺。

范家幾時有東西要勞煩鏢局的。

可是吳紫慶却說得十分清楚明白，是袁天雅親自上門投鏢，並且保銀特重，限期却嚴。吳紫慶風聞范家莊最近的英雄大會，他眞怕這支鏢保得不太平，故而親自帶了局中三英押送。見了范挺，他可算是如釋重負。

照例：鏢銀先付一半，再有一半，送到由鏢主驗收無誤後再付清。打開「天」字號鏢車，祇見滿車金鞘，一車有規矩十鞘，每鞘五百兩。乖乖，一車就是五千，以十三車計；六萬五千……在場人有一半明白。范挺說說是金盆洗手，封戟歸隱。其實，還沒斷了綫，否則，怎能支撐得住這大的開銷。

第二、三……一路無事，第十三車，「辰」字櫃，不對了，在場人有一大半叫出了聲。尸身雖說已漸浮腫，依然可以看得出袁天雅的眞面目來。尤其是放在他左手的那一對文武戟——除了范老，門下子弟所用兵刃，一概稱之爲文武戟。

吳紫慶險險乎嚇得昏了過去。天下那能有死人自保之事——還有，每車裝鞘，一定得總鏢頭親自驗封，他是更加說不出

所以然來！

就在人聲喧嘩、你讓我論之時，護法九象中的應七喜首先大叫：「小心，抄傢伙……」可是在人羣中却陰惻惻的有一聲冷笑：「應七，你還好意思出鬼主意。你的石火神丸呢！」

此言一出，衆人更加亂成一片。應七喜一直怕皇甫瑜是易容巧扮，但是；十九年來的事，一些不誤，他放了心。這一放心，他的師門唯一利器：石火神丸就此讓這個侄女偷走了。

「是瑜兒，你……怎麼出賣撫育你近廿年的恩情……」

「你又怎可引借外賊之滅魔神音，毀門弑師……」

嗆啷兩聲龍吟聲，一金一黑兩道光虹出手。這正是范挺封閉多年的六陽九陰神戟。

「此地是我的所在，一切事對付我之後，再談其他。」這幾句話說得聲雄力壯，簡直可穿金石。在場人差不多一小半沒見過范挺之出手，今日，他是得親自出手了……

總以爲來者是和自己相差不多的中年人，嗨嗨，大出所料，來的竟然是一對廿歲左右的少年男女。各人手執一柄奇形兵刃……范挺是老江湖，看來他倆身後還有硬手在，自己即使能勝得了兩小，難道能再鬥老的……

「我們不會要你命，祇不過勸你以後再也不必美其名刦富濟貧，老糊塗的縱子驕孫，貽害江湖是了——」

「是好樣的，替我滾出來——」范老想叫陣了……可是，對不起，沒聲無息了。而兩小之奇形兵刃已各立門戶，在等候范挺之來攻。

范挺行走江湖幾十年，如今鬢髮斑白，憑仗一對陰陽戟，一無對手。今日那會怕這一對少年男女。心中祇有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之苦惱感覺而已。現在，絡不成僵下去能了事的啊！范挺一聲冷笑，左手戟已劃出一道金虹。六陽九陰戟之眞正厲害處，就是在陰陽交錯。而每一柄戟能互具陰陽，戟本爲上古遺下之唯一厲害兵刃。如果眞有古譜遺笈之相助，此兵器中之王——槍，更具威力。何況范挺又有前古震天譜作底。可以說，每一招、每一式，均可置人於死地。至少，可以將對方之兵刃鎖住。

今日，范挺却碰上了對頭剋星了。

須知斷日青陽缺，爲寒鴉宮中十三神兵之一。看來是天缺—地殘。其實這天缺地殘眞正的應了天地不全之道。每一招、每一式。不是主式有缺，便是副式本殘。妙就妙在主殘則副補，地缺則主封。何況；今天兩小走了一次江湖，發現自己之功力青陽叒已可應付，至於天缺地殘之妙用，實在領悟不足。這幾個月在原無影之嚴督下，更將自己畢生神功；無影百變之竅門相授。至於荊浩、栢權，那一個沒有寒鴉神梟宮中之絕技。廿幾年之苦心孤詣，兩人全鑽研出一套比從前更刁鑽的寒鴉拾枝，神梟叨鼠的功夫來。現在，也溶入了原無影的功力中。這樣一來，青陽缺比初開場時的出手，簡直是一日千里，范挺也算是臨老倒招牌……

他這金虹才現，不想眼前青影一幌，經巳奪圍直入。江湖交手，最怕的就是出手被人識出破綻。由破綻中，覓縫直入。雖然，陰陽戟祇不過是陽戟出門，陰戟主守。那想到還有女的呢。見兄長巳破圍突入，自己的青陽缺那會客氣，一出手，「女媧補石」。好，但見青虹如霧如雲，將范挺週身困住。

范挺自出道迄今，可以說從未吃過下風。雙戟出手，羣雄低首。今日，在自己本莊本土，竟然祇是一出手，巳被制得縛手紮脚。如果不是震天譜陰陽勁之催動，自己眞可能讓這一對不知名的少年一招見輸贏。

在江湖上，本來，一招見輸贏之事多得不勝枚擧，但是，成了名，又是名家手法，這樣的落敗，未免太不近情理，也太下不落台。

就在此時，祇見一條黃影，快如飄風，竟然在四般兵刃中投入。這一來，形勢頓變，本來，雙戟爲雙缺一招困煞。現在，有此人等如掠陣，雙戟之負荷一輕，大可發揮己長。陰陽戟立即展開鎖、拿、鈎、削、截、刺、劃、彈、打、圍、砸十三字訣。而陰陽戟則是反鎖、反拿、反鈎、反削、反截、反刺、反劃、反彈、反打、反圍、反砸。這才是六陽九陰戟之眞正招式。

現在，再看看這一對少年男女，因爲這條黃影之突入，可以說明自己的功力依然有破綻。再看看清，原來，突入者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殺父仇人應七喜。

應七喜在天禽門下，與荊浩本有雙璧之稱。也因此，他可以看出自己青陽缺漏洞所在。既然如此，反正是拚命的事，斷日青陽缺中，師父嚴命不許輕易出手的「射陽八式」拿來拚命……但見兄妹兩人是雙雙墜地，各各雙足着地，然後，滴溜溜的狂轉——

「不可拚命……」有人在吼叫。但是，叫的人忘了這一對兄妹母系之血統。不錯，他倆姓岳，那是父姓。其母却是藏奴！爲其父所救，而西藏女人賤，女奴更賤，因此，救人救澈，岳肇奎將女奴登珠努瑪帶回了寒鴉宮。藏女死都要嫁給岳肇奎，天禽尊者笑道：「這是你自己的事，孽由自召，爲師不能將她趕出宮去——」

當登珠努瑪代岳肇奎生了一對孖胎時，她發覺丈夫的同門對她照顧週到，她簡直想哭出來。因爲，她一生沒受過這樣好的待遇，因此，她對一對兒女珍如拱璧。養得骨格豐潤，其中二師姊原珊珊最看得起她，也最喜歡這一對小孩。岳肇奎目同門叛門弑師事，讓其發覺而被師兄弟殺了。登珠努瑪在等、等、等到受傷的二師姊回來。她自殺了，她說：世間再也沒有像丈夫那樣好的人，她背了丈夫尸體上了天葬場所，然後，永遠不再下來！

藏女性烈。

岳嚴元、嚴青有乃母遺傳，他倆何嘗不性烈，何況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師門叛徒，更是殺父仇人之一。好，「后羿射陽弩」的絕招該發了。

現在是兩對兩啊，寒鴉神梟宮中人有人出手，就等如壞了江湖規矩，武林的義理。他們，師伯叔祇能看自己……嚴元巳

運勁在臂，準備射陽第一弩出手……

不料，耳邊突聞聽一聲驚地動天的炸音……

「是雷火丸。」

「忘八旦，你他媽的還是護法象，你是吃裏扒外……」

「應七喜，你滾出來！」

就在人聲喧嘩，你忘我咒之時，戰場上，可有了大漏洞。尤其是應七喜，他明知自己中了計。不過，腦筋中還是轉不過來。爲什麼，自己喜歡近廿年的瑜兒會投敵，會偷盜自己恃以保命的九音雷火丸。

更壞的是現在，正在比鬥僵住之時，她拋了出來。這是西域巧匠所製的極厲害之火器，看來，被誤傷的人絕不會少，自己……

凭誰也知，武林交手，尤其是目前。岳氏兄妹巳算武林中一等一好手，所差的祇不過是火候、經驗而巳。怎能在這樣的時候，心有兩用；……

岳嚴青巳看出便宜，就在應七喜面色惶然、功勁稍歛之時。好，一招「巨靈斧」！這正是青陽缺中七大殺手之一。但見一條青虹自天而降……

范挺可不是個沒用的人，他一聽雷火爆飛之聲，陰陽戟立即一個「大羅圈」，陰陽併一，遮護全身十八重穴。這兒岳嚴元是呆得一呆，血弩箭尚未發出，祇見妹子之青陽缺「巨靈斧」，直斫應七喜。而范挺祇顧自己，既然如此，那何不兄妹先對付應七喜。這就是他最近所學的靈活應用之道……

「巨靈斧」本來一半，現在變成雙陽合一。應七喜本來非死於這一招不可。可是，不知從何而來，一條詭異綠影，將應七喜硬生生拖了起來。即使如此，祇見血光一現，青陽缺還是將應七喜之雙腿斫了下來。兄妹兩人心意相通，乘范挺尙未醒過神來，雙缺巳將范挺圍住了。

本來，是有寒鴉宮中人助手，也等於自己人賣弄，這才令雙缺處處受阻。應七喜之功力本高，即使沒有范挺，憑兩小之青陽缺，也决難將他有所奈何。范挺也因此可以耀武揚威，而立於不敗之地。那想到一丸雷火神丸，打亂成如斯模樣。如果來個羣毆齊打，雷火神丸究竟有多少，而且，一震之威，可以將近身人死傷多人，那麼……再打下去……後果又該如何？

「你們是要將我范某毀一個永世不得翻身而巳……」

「錯了……」

「那你們……保鏢、殺人……殺我孫兒……」

「你孫兒逼姦我侄女，自取其死。」

「呸！人死了，由你們滿口噴糞。再說，我孫子尙未結婚……」語音未歇，祇聽得幾聲拍手聲，走進來七八個農村女子。有兩個腹部隆然，分明巳有身孕，還有一個看來形貌不壞的少年，范挺認得他，是自己的多年老友鐵鞭尉遲均的孩子——尉遲伯玉。

老人到底是老江湖，他不想青竹桿掏糞坑，越掏越臭，分明小孫子血氣方剛，有了尉遲伯玉，仗勢欺人有之，逼姦村女有之，這種事何必再問。

「你坐地分臟，我們不怪你。但是，令高足是連人家保的暗鏢也刦了，改頭換面……這不太好。因爲，這六萬金子是河陽的官餉，這一下，官也得害他娘的二三個，我們不理官、差，總之，做得不光明正大，該殺！

「至於我們殺你朋友，哼哼，那一個沒有該殺的罪名；弑師、殺叔、佔嫂、姦姨……逼妻，唉，爲什麼江湖人，有那麼多的禽獸？殺，咱們殺了，本來，咱們還想毀了你這個戟神莊，可又得消息，黃河缺口，你是隱名埋姓，救了不少人。好，划了這筆帳，以後，咱們以後再看吧！」

然後，又傳來一聲蒼老的聲音：「走！」到也好，兩少年首先奉命唯謹，還向范挺各打了一個鄭重其事的揖，身形一動，走了——

范莊是一片蒼黃。但是，范挺不愧爲江湖人物，人家既然提出眞憑實據，他忍下了。他得收拾打理喪事。該送的，送走，該安撫的安撫，該料理的料理，至於報仇，老人流了淚。因爲，他自己十分明白，憑自己，憑自己的朋友，除非用陰謀暗算，否則，今生今世難以辦到。

對朋友心意巳了，以後，再不提江湖事，眞正的不提江湖事。當消息傳來，其它八護法天象一隻一隻被殺時，他笑了，就在八象死後的第二年，范莊失去了范挺的踪跡，少林寺却又多了一個和尙——法名慧殊。

弑師受報寒鴉火

「是二師姊！」

「嗯！」

「你……」

「沒死，令你奇怪了吧！」

「不，我，嘿，說出來，你們或者會不相信，自從寒鴉宮一役，我們簡直是偷生廿九年——」

「是嗎？」

「豈不聞人之將死，其言亦善……」

「你是寒鴉神梟宮中，第一隻神梟，素有智神之稱，亂五代時大將劉潯有一步百計之稱，而你，不輸於他啊……」

應七喜不出聲了。是的，他不能不接受原珊珊的責罵。滅音神魔一發，不見有有主者之尸身，當時以爲是讓這霸道的滅魔神音炸了個烟飛塵滅。但是，他始終不敢相信，他深知師父的能耐。偷襲，是可以令他受致命打擊，致命打擊不代表粉身碎骨，一無踪跡啊……

廿九年來，他們九個同門，那一個不想起就心驚肉跳。至於斷日陰陽缺出現，他們開始担心了。派三鷹暗算，莫明其妙的來了個騎狗大驢子的傢伙，將三鷹打發走了。應七喜是智囊啊。他們一合計，不對勁了。岳肇奎是親手擊斃的，但是老六呢，十一弟呢，這兩個是出了名的深沉多智，死也是親手打死的……

就怕二姊，這個人稱原無影的，雖然有神龍帮下派出十三高手，連設九次埋伏，據說巳被擊落斷魂崖……不，怕就怕沒死……

現在，越看越像。還有九個孤臣孽子在，雖然自己人多勢衆，怕就怕老頭子沒死。他的天禽秘笈又沒找到……而落在他

們手中……對，青陽缺不是個例子？應七喜越來越怕，當皇甫靜莫明其妙的死了之後。他們一得消息，馬上作鳥獸散。本來，神龍尊者是個最好的避難地，但是，他們怕一網打盡。因此，他們各自分頭走，誰也罰了個誓，誰被發現，誰受困難，決不講出其他七人之避難地點。

其實，老也老了，死也死得了，還有甚麼不捨得？人，就是這樣的奇怪，越老越捨不得死──

「應七喜……」

「二師姊……」

「我還配做你的二師姊？以後不准你叫……」

「好，我對妳說！我命祇一條……」

「還有其他七個。」

「我不會說！」

「那說明你是知道他們存身之地。」

「不見得！」

「你該明白寒鴉宮中的天刑！」

「唉！自作孽，該受報！」

「好硬的咀？」一聲未歇，祇聽得叭叭幾聲彈指聲，見得三點寒星由原珊珊的袍袖中飛出，照例：這是暗器，就該其疾似箭。這想那到三點寒星慢悠悠，慢悠悠的向應七喜傷口飛到。傷口是拜岳氏兩小青陽缺所賜。

三點寒星飛得極慢，可是，應七喜一見零星不禁臉色大變。顫聲說道：「二師姊……二師姊……你……竟然用寒魂蝕骨火……二師姊！」

「早叫你不准再叫二師姊──」

「你我師門之義尚在啊……」

「叛門弒師之人，尚有師門之情義可言─」

「啊──」

這一聲叫，比之厲鬼慘號，毫無遜色。應七喜如此功力，青陽缺砍斷雙腿時，他尚且能哼都不哼一聲。可是，現在，當這三點寒星着血之時，誰也看得出，寒星宛如實質，貼住了這斷腿血漬時；如此江湖前輩，竟然會痛得殺豬般地叫。並且，雙手着地，又挺又拼。誰也看得出，這痛決不是言語所可容述者。

「後面，我還有七點神梟火，你看如何？」

「我……不……會……說──你折磨我──至──多──一──死。」

「不讓你死，又待如何──」

「挺命──！」

話已說到了極處，他是想挺，挺到死爲止！

「老七！」

「荊──六──兄──」

「我看你犯不着，自己遭殃，而別人逍遙。再說，所有七個兇手，他們被阻於神龍尊者，已可看出，神龍分明在利用你們做爛頭蟀──」

「何必兩敗俱傷？」

「於此可見，他們不在神龍帮──」

「何必兩敗俱傷──」

「分散了──」

「你──唉，荊六哥，你──始終比我高一籌啊……」

「不，高你一籌，我會隱姓埋名廿餘年？」

「我比你更苦啊，我們提心吊胆了廿幾年啊！」

「入道觀的，入道觀。進尼姑庵的隱身尼姑庵。可惜，神龍尊者却置身事外。你是我門中的智者，奇怪的是，憑你如此聰明的人，你會跟他們入伙。試問；你們到底有甚麼好處？……」

「代替寒鴉主者……」

「哦，二師姊。看來不必再問下去了。也不必再用寒鴉神火來折磨他了，被拒於神龍帮外，我們要的是主，這件事分明是神龍尊者策劃主謀。殺自己人又有甚麼好處？殺神龍尊者，及其手下，這才是正經。」

荊老六不愧爲寒鴉宮中的唯一智囊。他已說明白了。七個同門已分避各地。本來是僧道全有，那麼，他們想隱身於小門小庵中，根本無法可以找到。所謂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荊老六不想二師姊用更厲害的酷刑對付應七喜，說甚麼，一塲同門，他更想到應七說了不肯說，他是寧死不吐半句。現在，憑仗自己的機智，將他勾出多少，應七喜也不是傻旦。以後，再不能勾出第二個半句。至少，神龍尊者之不肯收留，又不肯露面，那麼，這次事變之起因，有一大半是他。

殺人、報仇，最主要的是找元兇。現在大可明白：神龍尊者是主兇，還有五鳥的神龍圖，好，該勸二師姊找神龍尊者：

「二師姊──」

「你以爲我不知神龍尊者是元兇，不，還有人哪：我且問你，滅魔神音、八八戮魂刀，甚至於玄門煞星三鉛天氛丸……是誰的？是誰的……」

應七喜明白了，二師姊看來冰澈冷傲，其實；她比我們所謂自命不凡者更清晰、更深沉。

可是，到今天，連自己還不明白，這幾件所謂釋、道、俠三門至高無上的利器，是由那一門洩露出來的。神龍尊者，看來還是個中間人，而眞正的殺人兇手，依然在陰暗之間偷笑。

「二師姊，該找神龍，由神龍才可說出眞正的兇手……」可憐，應七喜說這幾句話，幾乎痛得連屎尿也標了出來。

「我要殺，一個一個殺──」

「爲甚麼？」

「出手弒師的，是你們──」

在塲人個個明白了，二師姊是眞正的狠人。她不會饒過任何一個人，但是，先殺的是出手者，因爲，他們是第一批。並且是眞正的弒師者──

然後，找神龍尊者。

最後，找出與滅魔神音、八八戮魂刀、三鉛天氛丸的眞主人。

事實俱在，如此大的江湖，如此雜的武林，哼，到今天，廿幾年了，竟然沒半個人說得出這三件絕滅兇器的主人來。

「人家人多勢衆！」

「爲師主寧可死盡死淨。」

「好，二師姊，到木廟嶺準提庵找十師妹──」

「眞的！」

「算是我死前之懺悔吧……不過，小心……機關……」如此硬朗的應七喜，江

湖神龍法象帮中的九大護法之一，他也倒下來……「二師姊，賜我一個痛快……」

原無影突然淚如雨下，她哽咽地對岳氏兩小道：「殺！」看來，她看起來兇神惡煞，說話是冰冷澈骨。其實，她對犯弒師之罪的七師弟，她祇會用酷刑逼供，其實，她根本不肯親自下手殺了他……

岳嚴元是比較性剛，既然二師父有命，他的青陽缺本在手中，也不必思議……他祇記得父親爲他們殺死，然後，娘是等到了二師父，然後，在無人拖動下──二師父傷重將死。揹了父屍，上了天葬塲所，然後，她也自殺了，因爲，娘說過：天下，再沒一個比父親更好的人。是一個用金子鑄造，也不及父親半分的人。

現在，他是一提青陽缺，將個應七喜殺了。

哭了，原珊珊，荊浩，栢權，就算是皇甫瑜，她也忍不住了。事實如此，地下的死人，是抱過她，愛撫過她前輩啊：又何況，是自己盜走了他本來可以仗以逃命的火神丸。現在，她那能不哭。

「現在是哭的時候麼？」

原珊珊現在又變得嚴肅無比。首先，她命令將應七喜之屍體安葬，然後，直奔木廟嶺……

其實，木廟嶺離竹竿鎮沒幾站路。憑他們會武功的脚程，也祇日半時份，就可趕到。但是，他們却知道十師妹朱笙姐深擅木石潛踪之術。他們更料到，應七喜會被逼說出，神龍尊者手下能人極多，他們會不通知朱笙姐？本來，他們在暗，現在可反過來，是他們在暗了啊！

不過，他們中有個荊浩在啊，他可會佈陣圖。現在，兩小之青陽缺已非一般强人可以對付。再加上一個半明半暗的皇甫瑜，除非大鬧范家莊時在塲，不過，這些人均半爲自己人所毁。現在，希望兩小形如扣押皇甫瑜，祇要有人出手相救，那麼，就可反客爲主。

人手單薄，祇能由栢權打頭陣，原珊居中策應，而荊浩爲後援。於此可見，他們依然不敢掉以半點輕心。

說時不慢，首先兩女一男已先達準提庵，完全是江湖人打尖般，希望準提庵主能讓他們借住一宵。

本來，尼姑庵與和尚廟無什分別。祇不過分別男女而已。所謂十方之地，拈香打齋，本爲住持所歡迎。今日，嘿，碰上了個吃生米飯的知客。爲來爲去，爲了岳嚴元是個男的，不可以進庵。因爲此地建庵近百年，從來不留男客。那怕達官貴人，岳嚴元已經算好說話，人，可以不住裏面，馬走得乏，人走得餓，希望供應些草豆，水飯。自己和馬，可以在外坐一宵，幾番訴說，總算說動道姑，人馬算是在外居住一宵。

岳嚴元以爲祇是一宵之事，那想到自己閱歷不夠，結果依然出了事。

到了第二天清晨，庵門打開了，可不見自己妹子與皇甫瑜出來。不得已，他得闖庵堂啦。奇怪的是，昨天的女尼不見了，一換，哈，換了個男的。並且，還是俗家打扮，岳嚴元即使閱歷不足，他對面看人，總得看出個來龍去脈。此人那會是個善男信女，分明是江湖道中强手，說得一個不巧，自己同伴大有可能，讓庵中人給扣住了。

自己妹子可不是個好惹的啊！有時候，她比自己還要精靈機警得多。她那會不見踪影。岳嚴元還在打算如何說話對付呢，哈，那個迎門的老兄可先開了口。

「喂，大清老早的，你是幹什麼的。」

獐頭鼠目，賊頭狗腦，八成不是個好東西。識相的，馬上與我滾得遠遠的，不識相，好，看我不摔你三個觔斗，然後，把你吊在松樹上吹那麼三天風……叫你變成具風乾掛屍玩玩，信不信？」

「看來不信也得信。」

「那好，快滾！」

「我可還有兩個女同伴在庵中不見出來呢！」

「你說什麼？」

「我在等同伴！」

「女的？」

「對啊！」

「你他媽的，也不睜開眼睛看個清楚，此地是關帝廟，那能招待女的……你睏昏了個頭啦。快走，不走，我可不客氣，要出手了──」

不經人點，岳嚴元尚未清醒，給一罵，果然廟匾眞的變成了關帝廟。也就是說，尼姑庵一夜變成了個居士廟，這其中擺明了有蹊蹺，事到如今，試問咱們的岳大少爺能信，要打，好吧，好歹打出個名堂來。

「不論是準提庵，還是關帝廟，你老爺就得要你們送出我兩個同伴來！」

「還敢騷擾山門，好，來人啊……」

那一聲喊，可不對了，人，一來來了有那麼十幾個，分明是來找架打的囉！說實在，目前，以岳嚴元之武藝，打個十來人，不足爲奇。不過，岳嚴元是經過了幾次大塲面，聽說人：越打越精、越吃虧越長智。現在，他可突然有了個恐懼之感。人，在他們手中，不知生死存亡，並且根本不知道她倆目下個準地方。

木石潛跡　移禍江東

不，這些看來無賴潑皮，一個不巧，可能是十師叔的助拳。現在，可是我在明，她在暗，還有，一對青陽缺還在馬背上，要打，這一對前古異珍不能稍有失落。想到這兒，他不想與他們糾纏不清。走！

思念及此，岳嚴元比隻兔子還快，幾個騰步，已跳出了那些人之糾纏，跑得快，好世界。希望找到馬匹所在地，取了青陽缺，再作打算，果然，他算是來得時候，當他看見馬匹寄養處，已有人在動手解韁繩，岳嚴元能讓你得手，師門絕技，不到急處，輕易不用的「夸父追日」神招展開，嘿，那個解馬扣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快的身法。他這裏口尚未開，對不起，岳嚴元宛然一股狂風般，來到他的面前──可是，岳嚴元剛出手有所行動，對不起後面勁風如潮，岳嚴元知道有剛勁之暗器，並且來數極密，不敢冒險，就勢一個「翻天印」，人是倒翻而上，耳聞：「好俊的功夫」。而另一邊却聽得幾聲馬兒慘叫。岳嚴元是明白，人，是避開了暗器，馬依然難逃厄運，不過，包袱尚在，

衣服盤纏，青陽缺未失，有了主兒，我還怕你們不賠，好個岳嚴元心思靈活，三匹馬已可當作肉屏風，而另一面，他伏身在馬後，首先解下青陽缺包袱，一缺在手，人仗武器，再不客氣，一亮相，看看清四邊之情況。

嗨嗨，奇了，面前祇見一個年才十八九，與皇甫瑜相差不多的少女在對她笑。

「是你毀了我的馬兒！」

「不錯！」

「那可不必多說，賠！」

「憑你一身好本領，避得過我的乾坤神弩，該賠你的馬。不過，兵刄上未見眞章，我還有些不服！」

姑娘是一面孔的來找打。

突然，樹頂上已有人接了口，岳嚴元一聽便知是栢權栢師叔。

「是雲丫頭吧！打得好乾坤弩，而且，還代我們理出一條綫索來，所謂三鉛天氛丸，是在你們雲家借去的。」

聲到人到，那個看來邪氣滿身的栢權，已阻在那姑的娘面前。右手一攤。「拿來！」

小姑娘可有些莫明其妙，睜大了一對大眼睛，滿面稚氣的說着：「老先生，你在說什麼啊！什麼三鉛天氛丸，我雲家幾時有過這種東西。」

「問你老頭子！」

「問我爺爺……我爺爺已廿幾年未出關了！」

「哈哈哈——也不必多說什麼，放了女娃子，咱們再談其他。」然後一回頭對岳嚴元道：「總算你醒悟得快，如果雙缺一失，這個麻煩，就結綴了！」

「什麼叫結綴……」女孩子可不明白這兩個字的用意。

「結綴就是討厭，費手脚，糟糕，一個不巧，大可能完完大結，懂了沒有！」

「明白！」

唉，天下人眞個是百種千樣啊，明明看見這女孩子笑哈哈，一副服教的樣子，那想到暗器說來就來，突然，眞可以說語聲未歇，笑容未歛，好，一蓬碧光，直罩栢、岳兩人。青陽缺本具反尅暗器之用，可惜岳嚴元包衣未卸，但是，這個看來猥瑣，邪氣的老頭兒，不知那來的功力，也不知是什麼功夫，雙手祇劃了一個大圓圈，這一蓬碧光，就此讓這個圓圈束住……

「娃兒決不可再使展你的滿天花雨絕招。你的碧光神鉛彈在我手中，你一放，我怕我也一抖一揮，三陰堡中的人，可會死了個乾淨，我不想與你們結仇，明白嗎？」

這女孩果然怔了一怔，不動了，就在此時，岳嚴元耳邊却清清楚楚聽得栢權說話：「亮青陽缺！」

岳嚴元不禁心中難過，難怪師父——原無影死都說自己本領不夠。本領是不夠啊！唉，天下之天，能人異士實在是恒河沙數，從此後，岳嚴元性格大變，而不到卅歲，竟然成爲當代第二尊者，此是後話，暫且不表。

果然，女孩子是不敢再發獨門暗器，可是，草叢中却突的發來幾十支勁箭，從勁風呼嘯中，可以聽得出，射手個個是一等一的好手。不想：青陽缺正是勁箭的對頭尅星。老實說，不論天缺、地殘，齒輪所在，正是長箭的對頭。不是反彈，就是咬住絞斷。岳嚴元的青陽缺一股昊天勁抖動，但是長箭來得快，反得勁，有一支竟然直打那女孩。那女孩到底是初歷武場，並且，又爲聲勢所懾，竟然會嚇得手足無措，若不是岳嚴元見勢破箭陣，人往前動，女孩子眞可能讓反激過來的長箭，將胸前刺個對穿對。尙幸岳嚴元一手執缺，一手向空，又且游步滑身得快，將女孩一把抱了竄離險地。

「住手！」

草叢中有人在吼叫，你不叫，岳嚴元決不至於抱住了個大姑娘不放手，你大聲叫，好，讓個岳嚴元進退兩難，怕還有什麼冬瓜豆腐咸酸菜，不放，手彎中抱的是個十八來歲大姑娘，他還想看清楚情形，才作打算，不想胸口一陣痛，又聽得女孩子嬌聲呼叱：「你算什麼，貪好看麼……」分明女孩子打了岳嚴元一椎子，椎着的可明白，她並未用眞力。否則，沒那麼便宜，再看看姑娘，面紅似錦，岳嚴元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了。

「雲姑娘，您沒事……」

「叭」的一個大耳光，打得那個上前問好的壯漢，跌出去起碼有那麼三尺遠。

「還不起身，用我令箭，將準提庵中人，半個不可放漏……此事由我料理！」

「不理大少爺……」

「他有面來和我說，叫他別現世了，兩個女的安放，所有道姑不准放走半個。如有疏漏，哼，呂崇文你自己瞧着辦！」

那個喝令住手，挨打的呂崇文除了諾諾連聲外，他是半句話也不會說。事實上，呂崇文不是江湖末流，他本是岳陽大俠之後，少年時也着實在江湖上有過番聲譽，尤其是單掌劈三怪、一劍誅七兇，着實膾炙人口。可是，在三年前他的噩運來了。他爲崆峒三怪之尊者閔三柱逼得走投無路。若不是三陰門中長者雲玉瑠的出頭，呂崇文早已屍骨可打鼓了。就因爲這個道理，呂崇文就在三陰門中變成了個非友非徒，非親非故的似僕似友的人。至於挨了雲姑娘這一巴掌，他當然不在乎。至於困煞準提庵，呂崇文明白，這件事糟了糕。誰不知道準提庵中的三位妙齡師太，與雲大少爺都有那麼一腿。

呂崇文是明白雲大姑娘知恩報德。不錯，剛才若不是那個少年心靈手快，雲大姑娘眞能死在亂箭下。眞的如此，好，雲家不來個大兜亂，呂崇文眞可願將頭與你搏。現在大小姐的命令更難咽。除了馬上派人去找大少爺來之外，其他一無辦法。

人，是請了，除了瓜菜樹木，否則，誰也會看出，大小姐對岳嚴元有着一份又羞、又愛、又有情、又說不出口的情愫。但是，我們的岳大少爺比樹木更差，應該比擬爲山石。他可是毫不在意，他們走了就走了……氣得栢權幾乎想老大的打他幾個耳括子。

「你不知道她是誰，三陰門中的三代大小姐，唯一小姐，她可以帮我們理出這條綫……」

「什麼綫？」瞧，岳嚴元傻得如何？

柏老是不想說下去了，拖了他向準提庵——關帝廟走，他們可以不理準提庵中的一切一切，但是朱笙姐是非找到不可——

當兩人趕到關帝廟，好，祇見一個中年道姑盤坐在天井。柏權他可是認得：他的十師姊，人稱木石仙子的朱笙姐。

「廿餘年來，我是偷生人間，我越多活一天，我越覺得活得羞恥。幾十歲的人，講什麼義，道什麼理。實在，滅魔神音毀的不是師主，而是羣魔尅星。他們怕老師主，有師主在，他們不敢作姦犯科。有師主在，祇要他們稍有劣行，不是爲師主弄得他們死去活來，就是殺了個滿門無存。師主太孤獨了，也太殘忍了，就這樣，我們中計了。師弟，我想活，我們可也不准他們所有惡跡劣行。不過，弒師之慘，我們永日難忘…我們念經……」

「嘿……」一聲怪笑，「假慈悲。」

「是二師姊！」

「我看你有何安排……」

「二命換一命……」

「你以爲岳嚴青，皇甫瑜還在你們的手中…」

「不在我手中更好！」

「喔——」到底原珊珊不是個笨人，聽出朱笙姐言中另有別意！她不禁的死死的看住了朱笙姐。

「殺了人了！」朱笙姐問。

「爲救人必須得殺人，何況一個如此荒淫惡少！」

「哈哈哈……」朱笙姐笑了，笑得十分得意：「雲大郎一生好色，我早就明白，他總有一天，死在女人手中！」

「移禍江東！」

「至少，你們必需去對付三陰雲門！然後，再來對付其餘六位師弟兄！」

「祇怕未必！」

外面傳來一個女孩子聲音，大家看清，眞是那位雲大小姐雲青鸞。她扶住一個面色憔悴的女孩子。正是皇甫瑜。看來保護不周，瑜兒已爲雲大少爺沾污了。

皇甫瑜一見朱笙姐。「我以爲你是個人，其實……你禽獸不如……如果不是二師伯來……連青姊也難免受辱，爲什麼，爲什麼？……」

不想，你還沒罵個暢快，眼前一花朱笙姐已不見踪影，人們突然醒起，她是精擅木石潛踪之術。

不料就在人人緊張之際，原珊珊單手一揚蓬的一聲，嘿，個個身上沾上殷紅似血的顏色，獨特一個白髮老人不沾分毫。

「這是先師遺留的天蜈珠，現在，你再施展木石潛踪術試試—」

「你……你……已得天蜈珠……」

「專爲破木石潛踪術。」

「哈哈，好，我的死期至矣，」一邊說，一邊是頭上脚下，看來，她想撞石而死，栢權一看不對，一個旋風，他還想救，求二師姐能赦則赦……可是耳聞一聲嘶喝：「青陽缺巨靈斧出手。」

一則是威嚴，一則是二人奉命唯謹，一聽「巨靈斧」，毫不猶疑，雙缺一合，果然形成一柄斧形，向尙懸半空的朱笙姐斫到。

本來，柏權已將接近十師姊。那想到巨靈斧威力狠猛，雙缺合璧，朱笙姐連半點思考之餘地也沒有，不敢怠慢，本來想借此刺殺栢權的修羅神鋒，由下而上，好個朱笙姐，人在半空，尙且能借勁扨勁，更且可以半空發招。修羅雙鋒就此一個蓮花十字絆，希圖一阻「巨靈斧」。可是，兩小一招出手，以後不必再指點，昊天神罡催動之前古神招，宛如長江巨浪，一浪接一浪的，圍住了朱笙姐殺了起來。而栢權却不禁暗抹一額汗，心中不由對朱笙姐更加懼怕起來了！

莫怪女性陰毒，竟然在臨死—不，裝死前還得拖個塞尸底。再看看二師姊，祇見她冷冷的瓶臉毫無表情的看着戰場。

「可以放了，」不多久，祇聽得她喝了一聲！好，祇見一蓬碧光，直撲朱笙姐。時間也是恰到好處，剛剛是岳氏兄妹一個「盤古開天」，一個「青雲直上」，將個朱笙姐逼在中間。而左右閃避，怕中兩式之變招，唯有以「中五」之訣，守死中門，以待其變。對不起這一蓬碧光劈中打到，朱笙姐饒是武功深湛，先爲雙缺牽制，又懼原無影的威望。做夢也想不到，自以爲靠山的雲門雙老，他的小輩竟然會吃裏扒外，將獨門暗器碧光神鉛丸借給外人。而打暗器的，又是本門中唯一健者神機子荊浩。她是連個念頭還未轉清，當胸已中七粒。她不禁長嘆了一聲：「神機子，神機子，你太陰狠了，神鉛丸本就是這家最具威力的暗器，現在，你不用全力一下子打死我，却用三七玄勁打我前七大穴道，現在，我連自殺的機會也沒有了……

寒鴉倒翻坎離莊

「朱老十，你看如何？」

「你……要我講……」

「對，講出前因後果！」

「唉……我那講得清楚，事情一大半是老大辦的呀！」

「往死人推是最好辦法，可惜你漏了個馬脚！你老而彌淫，你因此代雲大少爺四外物色美女，再由雲大少爺供你準提庵落脚。用雲家之聲威，借用碧光神鉛丸，應七弟，你算是將整個陰謀抖了個底。」

「是雲家…」那個雲青鸞小姐現身了，「我們全知咱大哥好色，可從來沒强搶，强……就因爲他强污了這位姊姊，我才不帮手……不過，這道姑，她的事可與雲家無涉……」

「雲大小姐，你爲什麼借碧光神鉛丸給我……」

「因爲……她……是罪魁禍首。」

「她也可說某人某人是江湖敗類，武林惡霸啊，大小姐，現在，你可明白了沒有？」

「沒有。」

「爲什麼……」

「我怕，人，越殺越多，江湖上已太平了廿幾年了……」

「眞的太平了？還是假的太平……」

呵，這可將個大小姐問住了。事實上，雲青鸞是一出生就沒出過門，離開過坎離莊。即使有什江湖風聞，全是由別人口中傳來，聽來。她幾時親眼目睹過什麼江湖劣行惡踪。

準提庵中，她親眼看見自己哥哥，如此禽獸不如的强污皇甫瑜。她一丸將自己禽獸的哥哥打死。一床錦被包住的女孩子，由她自己料理，至於另一個，她眞的怕

她會自殺。可是皇甫瑜宛如痴迷了一般……直到一到天井，見到朱笙姐，她想拚命了，是的，她祇有一個念頭，拚命。

由此可見，江湖上太平？或者，祇能說是沒有天翻地覆的事而巳。沒有人見人怕的魔鬼修羅而巳。現在，她開始混亂了，是的，她的腦袋根本分不清什麼是「是」，什麼是「非」。

「青鸞……你以為……大義滅親……不，你，引鬼入門……」

朱笙姐的說話，又有她的道理。不過，引什麼鬼上門呢？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家，眞是越攪越糊塗。殺大哥，她自以為一些也沒錯，那怕爺爺出關，她也是理直氣壯。但是，朱笙是雲門的好朋友，她那會鬼糊了心竅的，借出雲門獨門暗器？

眼前，突然又見到那個挺拔、別有一股風範的少年。自己為他抱過，當然，他為了救自己。由他這樣的仁俠仗義，他的朋友一定不會錯……她又將正義放在岳氏兄妹那一邊了。也因此而想到，這廿幾年，可能眞的並不太平過。

「可以講了吧！」

「應七是策劃者……」當說完這句話時，朱笙姐巳痛得坐不住，祇能橫臥在地……漸漸的，她開始翻滾了。於此可見，這神鉛丸之深沉、狠毒……比之寒鴉火，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可……以送我……歸西了……吧……」

「還有六個罪魁禍首呢……」

「各分……西……東……我……實在不知……」

「好，讓你痛三天一夜……」

「也……祇好……如此……」

看來，她所知祇有這些，而應七，依然不愧為智囊，他死了，將整個秘密，活吞在肚中……突然，一條高大人影飛到。

原珊珊看得清楚，來者正是荊浩，他人一到，對原無影笑了笑，手一揚，一蓬銀光打出。原無影看得清楚，正是，荊浩自煉暗器：「銀霧散。」他跑了，她也不知，來了也不知其從何而來。

「看來無影子的外號該送給你啦？」

「二姊，別開玩笑，我是別有想法。唉！咱們那怕得罪雲氏雙老，那怕掀起又一陣風浪，甚或你我姊弟會毀在這場風浪中，看來，也是無可奈何了……」

原珊珊自己明白，這個荊六是有他的能耐。而今，說出這種話來，他一定有所綫索。至於得罪雲門雙老，這本在意料之中，為報師仇，那怕粉身碎骨，也不在乎。怕什麼得罪不得罪？

走吧，由岳氏雙小去拜門！

不想皇甫瑜是死命的要跟岳氏兄妹一塊走。荊浩可看出不對，他暗暗的對原珊珊，柏權道：「小心啊！」

柏權還有些稀裏糊塗。但是經荊浩這麼一提說，眼梢略帶，果然看出，孩子眼中可透着一陣兇光……這是種不祥之光，也可以是說，這種光是要拚命——！

本來，你們想找坎離莊，說句不誇大的話，找你三日三夜四黃昏，怕也找不到。現在，因為有雲大小姐青鸞的引路，這才挺方便的步下三個坡……記住，坎離莊原來在山谷下。並且得步下三個坡！這時候，你才可以看到一片平地，一片樹林，你一定要走過樹林——密不通風，暗黑無光的樹林，走了那麼七八里路，漸漸地，豁然開朗。背山有一片平陽地，呃，這房子建得有些怪。有斷有連，而且斷多連少，連磚瓦也是黑、紅兩色。他們那裏知道，這是莊主按坎、離兩卦而起，有水火既濟之妙用。

尚幸是雲青鸞帶了二女一男先入門。嗨嗨，看看斷斷續續的山莊，這多人，一進門，瞬時不見。

荊浩對八卦之學，研習最透，首先由他探莊。更由原珊珊付與三枚傳音針，這傳音針比峨嵋派的霸道得多。不發則巳，一發一片銀火，一串爆音，歷久不息。來人第一枚找不準地方，二、三兩針連發，一定能夠會合……

荊浩這次進門，是多得雲青鸞的指引，其實青鸞是代岳氏兄妹留下認路記號。不料，將個神機子帶進了門。

目前的坎離莊，雲氏雙老早巳閉關修省。不問外事，大兒子雲曉山，二兒子雲曉峯，巳可代雙老料理一切江湖俗家之事。今日，可令兩從未發過火中年人發了火。因為，兩人的唯一寶貝兒子雲青龍竟然挺屍回來。常言道好，人，最怕為感情所誤，何況是父子、叔侄之親。先不問人家拜莊原因，先問誰人殺了他的兒子……

「是我！」

衆人一看，不對，因為應聲的是皇甫瑜。

誰不知道，青龍是死在自己妹子手下的。可是，那些莊丁下人，連呂崇文在內，誰敢出言辯駁。

「既然是你，那你是來墊命的了。」

雲曉山雖然袍袖未伸，雙手還在袍袖之中，其實，他巳將坎離神勁運足！他是要一爪送了這女孩子的命。尚幸岳氏兄妹一人在一邊，並且，青陽缺經巳卸了套……看雲曉峯之面色在變，分明在運用功炁。岳嚴元那肯令皇甫瑜枉死無辜，這裏雲曉峯之坎離爪出手，喏，這是眞正的武林秘技。這一爪看來輕飄飄，可是，皇甫瑜之頂門週圍百尺內，全在其一爪所罩。如果不是岳嚴元之青陽缺一招「天門開」，一卸其勢，並且反尅其勢的話，千個皇甫瑜也得完旦。

可是，你這兒青陽缺一現，雲氏弟兄更加相信自己兒子為强敵所殺。好，你們殺了人，還敢追殺上門，你們也太自命不凡了。曉山一見青陽缺，明白單憑兄弟二人，決難取勝，他是長袍一卸，坎離相合，水火既濟……那想到，他一動，另一個女的岳嚴青再不客套，青陽缺一合。好，你們坎離相合，水火既濟，他倆是太陽相輔相成，昊天古兵刃，雖說祇有四成功候，可巳令雙雲難抵。

「別動手，別動手……」

這時候，誰敢稍有怠慢。這生死相交之際，一個不留神，誰也會送了命，或負了傷……這場打，可眞打得莫名其妙。當然，也可算打得燦爛多姿。

雲曉山、雲曉峯弟兄倆自從主持坎離山莊以來，可以說是從無敵手。他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對廿歲左右的少年，憑一對奇形兵刃，非但與他倆打一個勢均力敵

——當然，這祇不過是暫時的。因為這少年是年輕力長，何況又是童子不壞之身，憑着一股葆貞童陽，時間一長，雲氏弟兄勢必難以佔得便宜。

這一對男女是那裏來的？自己一雙弟兄的唯一獨子是另一女子所殺，那麼，看起來，十有八九，是他倆相助而成的功！

為武之道，決不可稍露敗跡而尚不再思後着，對，既然如此，祇有將本莊老父所安排之護莊坎離陣展開。由自己弟兄引頭，將這兩個小鬼困住。

就在一聲嘯聲下，在西北角突然發現一羣人，個個黑衣黑褲，各執一柄分水刺，看來你奔我走，錯錯落落，但是仔細一看，這分明是一坎卦，所「坎中滿」。兩斷中實，不對，雖然青陽缺又名斷日缺，不過，你不需精通整個太陽訣，然後能發揮出太陽火芒，將這坎水燒乾。現在，你祇有四成，人家是廿來年的功積，何況人多勢衆？這一來，岳氏兄妹反而被一個坎卦困住了。

何況：後面尚有離卦未出！

離卦一出，火水既濟，龍虎交會。即使岳氏兩小能仗青陽缺奮力抵擋，看來，也得非死即傷。

好在雙方救星俱到；一個是雲青鸞在叩關，另一個是精擅易數的荊浩巳被引出坎離神宮，並且看見坎卦方陣巳出。

另一個皇甫瑜想死，可惜連個死角也找不到。她苦叫，她哀告，好，荊浩到，離卦陣法巳現，於此可見老江湖的厲害，祇見荊浩他是手無寸鐵，但是，坎離兩卦陣法之人，沒半個可以近其身。不是為其塞鴉七靜功之功炁彈出，就是讓移形借勁為青陽缺割傷，劃損。

這是坎離莊從來未有之辱。雲曉山雲曉峯雙雙巳血紅了眼，看來他們將孤注一擲，也就是說，用本身之功炁，助長坎離兩宮之力，來個同歸于盡。

屋脊巳有長嘯之聲，在場人有一半聽出是原珊珊在警告下面水火大陣中者。

另一面也傳來一聲蒼勁之呼叱，當然也有一半人聽出，是閉關多年的老莊主出來了。

有一大半人覺得奇怪，是誰敢撞關，更有一半人在奇怪，誰又能將不問世事廿餘年的老莊主請出關來。

「全都與我退下——」

一個粗布灰袍老人，手中扶着個女孩子。老人正是此地坎離山莊之建莊老人雲栗。女孩就是那個雲青鸞。

荊浩人稱神機子，其實就是個鬼精靈。他一看便知此事巳有結局；來的老人，與害死自己恩師有份的三鉛天氛丸主人。

老人別看他慈眉祥目，語聲別有威嚴。如此霸道的雲氏雙英竟然會寸步不移，而那些坎離陣中人，一個個由原處退下！

老人是盤跣而坐。一聲微笑道：「無影子、眞小人，你們也可下來了……」

原來栢權之綽號人稱眞小人。

事到如今，誰也不能示弱。兩道人影各分西東，落入大廳。

祇聽見老人微微一笑道：「佛說，一因別有一果。種惡因，雖千萬刼不可免。看來，佛不騙我。不過原無影，這件事由我而起，更讓玉風門中凑了個現成。這才造成了滅魔神音毀塞鴉。

「人巳死了不少啦，罪孽全在我，看來雲門還得絕後呢……原無影，我與令師比武不勝，出此鬼蜮技倆，我是罪魁禍首。我以一命以求抵過，並請爾等得饒人處且饒人，放過其他——這一批從犯如何？」

「先師遇惡不赦，公所明白……」

「老夫以這幾條白髮、白鬚，代請饒命！」

「我能違背先師之遺命否？」

「無影兒祇怕以後，江湖不寧……」

「寒鴉神梟宮之成，就是不令江湖不寧！」

「須知孽由己作，報應己身。」

「千災萬刼，磨頂放踵決不後悔！」

「好，好，好——」三個好說完，祇見老人端坐不動，可是鼻端兩條玉柱下垂……分明老人巳坐化了。

「師姊你看如何？……」

「殺盡此地……」柏權在暴叫。

「我要死——」是皇甫瑜在慘叫——

雲氏雙英巳由女兒口中發覺孩子之不肖，並且，殺兒子是自己女兒，他們不禁呆住了！對皇甫瑜，他們不禁是愛惜還是可憐……

「老人坐化得兇……」

「他想隱住眞情——」

「哈哈——你們想想，天底下可有眞情能隱住得了的。不，我們還是要查一個水落石出——你們怕難？不怕，好，走……雲氏雙英你們的事，算告一段落，不服氣，我們等着你們……再見！」

（續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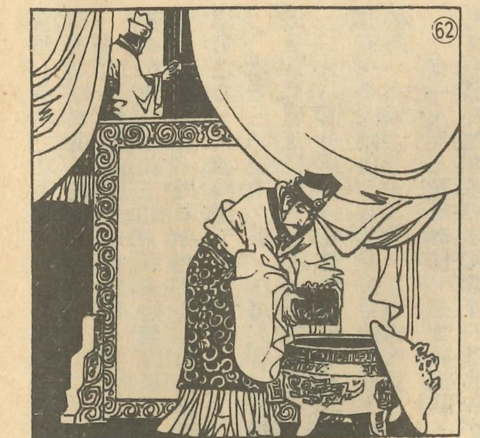
關趙于・編繪

武王主天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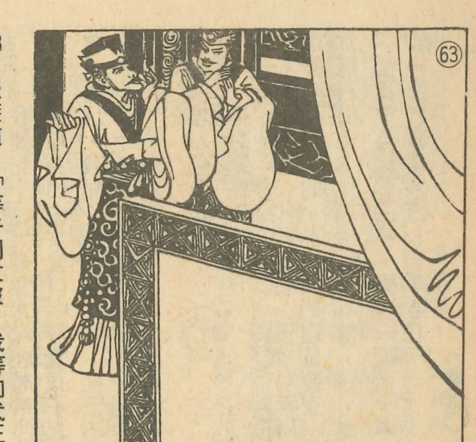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武王在姜子牙的輔佐下，幾經周折，率領各路諸侯揮師朝歌城下，打敗了紂王，妲己和眾妖精見事不妙，脫身逃跑，被楊戩擒住伏法。紂王見大勢已去。在摘星樓引火自焚，湯朝宣告滅亡，武王統一了天下。



61 飛廉、惡來商議後，偷偷進入內庭，將傳國符璽盜走。



62 飛廉領着惡來慌張進入自家府內，惡來在門外窺測，飛廉入密室，將符璽隱藏在穩妥地方。



63 飛廉道：「等午門攻破，我等向武王獻上國璽玉符，必認定我等忠心為國，可望加爵封祿。」惡來道：「不失我等為賢臣擇主的明智大夫！」二人言罷，哈哈大笑。



64 此刻，紂王已進入內宮，妲己、胡喜媚、王貴人前來接駕。紂王一見三美人，不覺心頭酸痛，語言悲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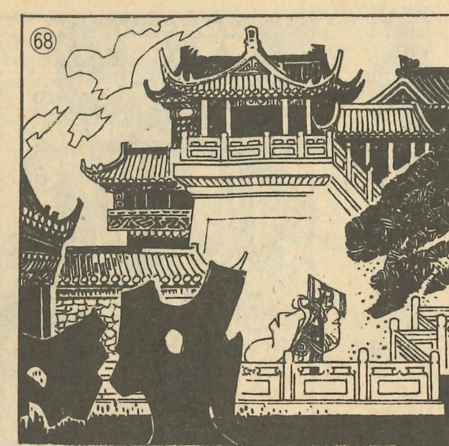
65 過了一時，紂王對妲己道：「今姬發（武王）、姜尚糾合諸侯會兵於此，料不能久守，亡在旦夕，倘武王兵入內庭，朕自盡後，三位美人必落在武王手中，叫我十分痛心！」言罷，淚如雨下。



66 三美人聽紂王一番悲慘言語，一齊跪下，妲己道：「今不幸遭此離亂，君王捨妾身何往？」紂王泣道：「朕恐被姜尚所擄，今別三位美人，自有去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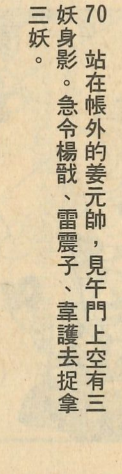
67 紂王忍住悲痛，命左右置酒，與三美人共飲作別。妲己奉一盞，勸紂王飲下。紂王道：「此酒難以下咽。」說罷，又痛哭起來。



68 過了一會，紂王又道：「今與三人作別，各自投生去罷！」說罷，狠了狠心，把袍袖一甩，出了內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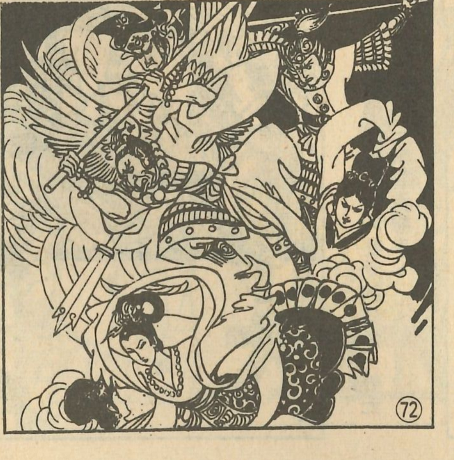


69 妲己見紂王走了，忙對二妖道：「不如我等趁機逃走，以免被姜子牙捉住。」三妖騰空而起，鑽入雲中。



70 站在帳外的姜元帥，見午門上空有三妖身影。急令楊戩、雷震子、韋護去捉拿三妖。

71 三將出了轅門，韋護道：「我等到哪裏去尋三妖？」楊戩道：「三妖料定紂王不濟於事，必從宮中逃走，我等站在空中等候。」三人各駕祥雲，往空中等三妖到來。



72 突然，楊戩喊道：「妖怪來了，各要小心！」楊戩等三人在空中大戰三妖。



73 妲己道：「不可再戰，久戰我必失利。」三妖合謀逃走。楊戩等三人唯恐有失，緊緊追趕。

74 突然，前面黃旗飄揚，女媧娘娘駕青鸞而來，阻住三妖去路。



75 三妖不敢前進，俯伏下來，口稱：「我等被楊戩追趕甚急，求娘娘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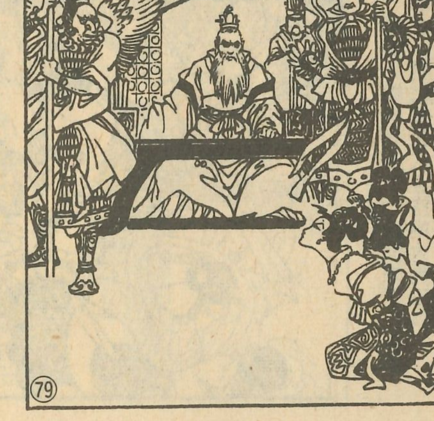


76 女媧娘娘吩咐碧雲童兒：「速將三個孽障綁了，交與楊戩，任姜子牙發落。」童兒抖開縛妖索，將三妖縛好。

77 楊戩等三人追到此處，見一道祥光，女媧娘娘降臨，忙倒身下拜。娘娘道：「三妖拿在此處，你可帶往行營，以法處治。」三人叩首而退。

78 周營將卒正在轅門外等待。突然，從雲端摔下三妖。楊戩等三人收了土遁，來到轅門。





79 楊戩進中軍帳，向姜元帥交令。姜元帥命楊戩將三妖解進帳來。





80 姜元帥大聲斥責：「三妖唆使紂王殘害忠良，耗盡國家庫財，罪孽當誅。」妲己狡辯：「我是蘇護之女，選擇爲妃，都是君王所爲，君主怎能聽我之言，望元帥大開慈悲之心。」

81 有的諸侯不明眞相，聽了妲己一派胡言，倒說言之有理，發出憐惜之心。



82 姜元帥笑道：「妖精竟敢胡言巧語，迷惑衆聽，你是九尾狐狸，暗害蘇妲己，托身進宮，無端造惡，今已被擒，理應正法。」妲己等三妖低頭，不敢强辯。

83 衆諸侯聽罷十分憤怒，要求姜元帥當即正法。

84 姜元帥命楊戩、雷震子、韋護爲監斬官，將三妖立即推至法場，斬首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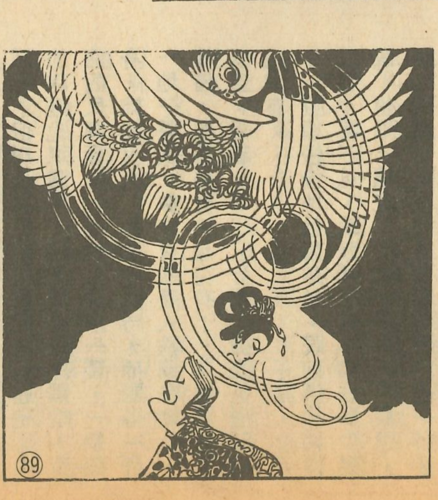
85 楊戩鎭壓住雉鷄精，韋護鎭壓住琵琶精，韋護吶喊，軍士動手，將二妖精斬了首級。



86 只有雷震子鎭壓的狐狸精現出千嬌百媚、似花如玉的美人，使軍士手軟不能下刀。

87 雷震子發怒，命換軍士去斬狐狸精。換上的軍士仍手軟不肯下刀。雷震子無法，只得進中軍帳報知姜元帥。姜元帥同衆諸侯出轅門一看，見綁縛的果眞是個美麗的女子。

88 姜元帥取出陸厭道人所賜的葫蘆，放在案上。命軍士揭去頂蓋，立刻放出一道白光。





89 白光閃閃，現出一物，有眼，有翅，有足。在狐狸精頭上旋轉數轉，狐狸精的頭立即落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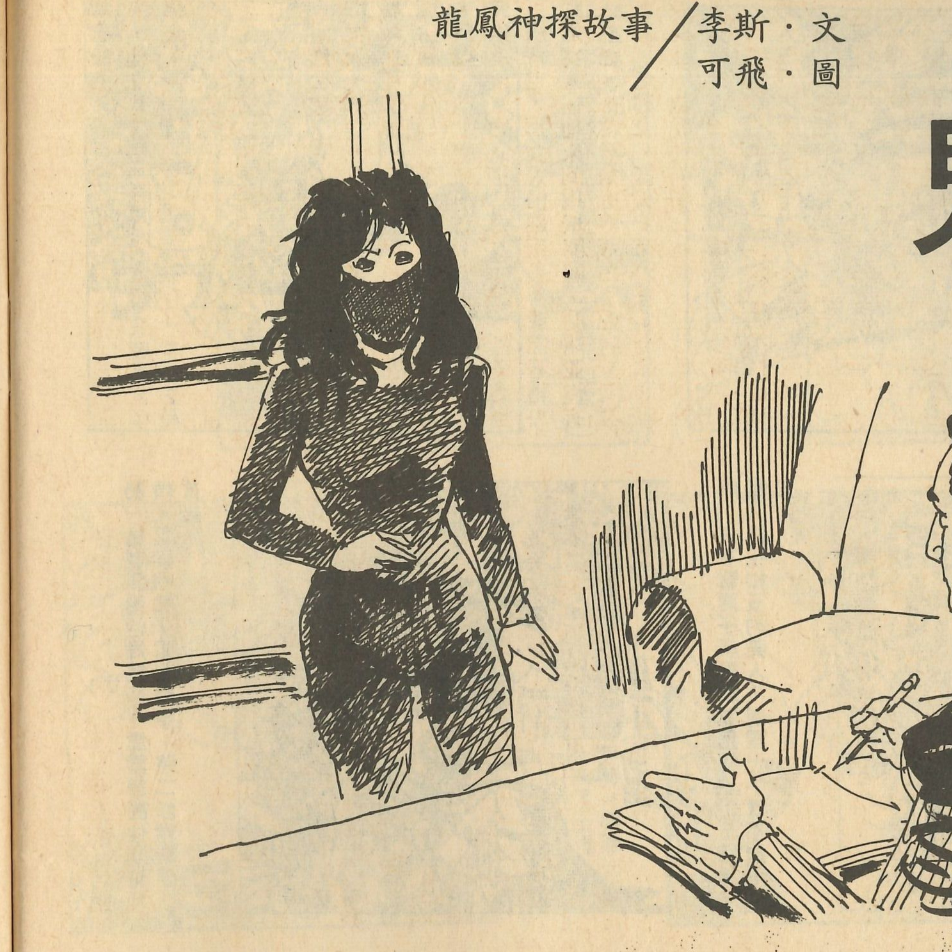


90 商朝官人見三位美人頭掛周營轅門，忙進顯慶殿，報告紂王。紂王十分驚訝。
(待續)

龍鳳神探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鬼

作怪弄鬼 原是人爲



私家偵探黃龍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狂漢，他幹這一行，如果是胆小的人，一天也做不下的，在金鳳的委托公司內，隨時隨地，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怪事發生，也只有黃龍和金鳳那樣的人，才會興趣盎然。可是，那一天晚上，黃龍一個人在公司中，已是午夜了，整幢日間鬧鬨鬨的大廈，靜得像一座碩大無朋的鋼骨水泥的墳墓一樣，就在這時，公司的門外，傳來了幾下敲門聲。

黃龍連頭也不抬起，便道：「請進來！」他在說了一句之後，才抬起頭來，公司的門，被慢慢地推了開來，門推開得十分慢，黃龍等了好一會，門才推開了尺許，黃龍還未曾看到在門外的是甚麼人，黃龍不耐煩起來，大聲道：「請快一點進來！」門終於被推開來了，站在門口的，是一個黑衣女人。

那黑衣女人的身形，十分矮小，她的臉上，蒙着一層厚厚的黑紗，連她的眼睛，都被遮在那一重黑紗之中，只看到她一頭很乾枯的頭髮。她慢慢地來到了黃龍的前面，黃龍盯着那女人，他的心中，感到十分怪異，他道：「你是——」

那女人並不出聲，她只是那樣一動不動，站在黃龍的身前，如果那不是一個女人，黃龍只怕早已破口大罵了，黃龍望着那女人，心中突然感到一股寒意，他耐着性子道：「如果你不出聲，那麼，不論你有甚麼困難，我都是無法幫助你的！」

那女人仍然不說話，但是她却總算有了動作，她揚起頭來，慢慢地揭開了臉上的黑紗，當她將臉上黑紗揭開一半時，黃龍心中寒意更甚，她的臉，像黃蠟一樣的顏色，像骷髏一樣地瘦。當她將黑紗揭開一半之後，他又鬆開了手把黑紗重又覆住了她的臉，她以十分陰森的聲音道：「我是一個鬼！」

當黃龍看到半邊如此可怖的臉面時，他心頭確然是有一種駭然之感，但是當他聽得那女人竟然自稱是「一個鬼」之際，他只感到極度的滑稽，他的恐懼感，也已一掃而光，他「哈哈」大笑了起來。而就在他大笑聲中，辦公室中的電燈，突然熄滅，不但辦公室中的電燈熄滅，連走廊中的電燈也熄滅了，眼前變得一片黑暗，黃龍的反應極快，他連忙身形一矮，一個翻身，向後滾去，也就在那時，他聽得「砰」地一聲響，像是有甚麼人跌倒在地上，接着，便甚麼聲響也沒有了。黃龍屏住了氣息，等着，等了三分鐘，仍是甚麼聲響也沒有。

黃龍慢慢地站起身來，眼前仍然黑得甚麼也看不見，黃龍經歷過不知道多少變故，也早已鎮定了下來，雖然一片漆黑，但是那是他極其熟悉的辦公室，他一伸手，就拉了一張椅子在手，一揚手臂，疾揮了出去，椅子「砰」地一聲響，撞在一隻鋼櫃上，黃龍又立時伏下身來，黃龍聽不到有什麼動靜，他伏着身子，沿着牆，移

動着身子，不一會，他已到了另一間房間中，他立時着亮了那房間的燈，燈光射了出來，黃龍可以看到，辦公室中已沒有人在了。黃龍吸了口氣，慢慢向前走去，當他走到辦公室中央時，他發覺自己估計錯了。

辦公室，有一個人，就是那個穿黑衣的女人，那女人伏在地上，臉向着地。一看到那種情形，黃龍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通知金鳳，第二件事，是打電話報警，然後，他才俯身下來，去察看那女人，從隣室出來的光綫不是太强烈，但黃龍也可以肯定，那女人已經死了。黃龍不再去動那女人，他來到電燈開關，開關並沒有人動過，那當然是保險綫出了毛病。黃龍來到了走廊上，打開了保險絲，金鳳和韓探長已一起趕到，辦公室中，也已大放光明。韓探長帶來的人，檢查着屍體。

黃龍向金鳳和韓探長敘述着事情的經過，等到他講完之後，檢查屍體的醫官，來到了韓探長的身邊，向韓探長低聲道：「探長，你過來，我有一點發現。」

韓探長道：「你只管說。」

醫官先向黃龍望了一眼，黃龍已經感到那醫官的目光有點異樣，但是他却也沒有想甚麼，醫官的聲音，聽來也很怪，他道：「探長，檢查屍體的結果，證明死者是中劇毒死的，可能是氰化毒物，詳細的結果，還要等待化驗室的化驗。」

韓探長皺着眉，道：「那又算是甚麼特別的發現？」

醫官又望了黃龍一眼，才道：「探長，那婦人死了有十小時以上了！」

韓探長「哦」地一聲，似乎還沒有發覺什麼特別的地方，可是金鳳却立時揚起了眉，向黃龍望來，黃龍也立時叫了起來，道：「胡說，十分鐘之前，我才和這個女人說過話！」

韓探長一楞，忙向地上的死者望去，金鳳也俯身在死者的手臂上按了一下，又揭開了死者的眼皮，看了看她的瞳孔。憑金鳳的經驗來看，醫官的話是對的，那女人死了至少十小時以上，她的肌肉已呈現僵硬，而她瞳孔也完全放開來了。

黃龍的面色，忽然變了，他道：「我想起來了，這個女人，她……她曾對我說，她不是人，她是一個鬼！」

韓探長的雙眼已瞪得老大，他大聲喝道：「黃龍，你在搗甚麼鬼？」

黃龍最受不起寃枉，他立時罵了起來，道：「他媽的，我搗什麼鬼了？」韓探長惡狠狠地望着黃龍，說道：「你說這女人在半小時之前，曾和你說過話？」

黃龍也將頭伸了過去，道：「不是半小時，應該是二十三分鐘前！」

韓探長的頭向前伸來，他們兩個人的額角，幾乎就要碰在一起了，韓探長放大了喉嚨，道：「可是這女人死了十小時，你是從哪裏弄了一個死人來，却又編了一番謊話來騙警方的！」

黃龍氣得說不出話來，金鳳忙道：「探長，黃龍不致於那樣無聊吧！」

韓探長冷笑着，道：「他已夠無聊的了，他講的那番話，鬼才會相信！」

黃龍額上的青筋，都綻了起來，他吼叫着，道：「我說的是眞話，我坐着，那女人走進來和我說話，她說她是一個鬼，我正在大笑，燈就熄了，等到我可以看清房間中的情形時，她已死了！」

韓探長冷笑着，道：「金小姐，你聽聽！」金鳳也不禁皺着眉，因爲黃龍的話，實在太無稽了，她吸了一口氣，道：「探長，我看這件事，一定別有曲折，先弄走屍體怎樣？」

韓探長道：「先將屍體弄走，然後我要拘留他！」韓探長伸手向黃龍的鼻尖上，指了一指。

韓探長伸手一指之後，立時縮回手來，因爲這時，黃龍張大口，韓探長眞怕自己的手指，被黃龍一口咬了下來，黃龍在發怒的時候，是甚麼都做得出來的。

而這時，即使是一個陌生人，也可以看得出黃龍在發怒。黃龍的臉漲得通紅，韓探長手一縮回來，說道：「黃龍，我要拘捕你！」

黃龍雖然發怒，但是他却也知道，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如果亂來，更對自己不利。

他忙向金鳳望去，金鳳說道：「黃龍，探長有權拘捕你，我會來保釋你的，但是——」金鳳轉向韓探長：「你準備以甚麼罪名起訴？探長，黃龍其實並沒有做過甚麼！」

韓探長呆了一呆道：「我控他擅移屍體的罪名。走吧，黃龍。」

黃龍大踏步地向外走了出去，等到警方人員全都撤退之後，屍體也早已被搬走了，金鳳才和律師，一起到警局。韓探長自然想加控黃龍以謀殺罪，但是化驗報告已經來了，那女人正確的死亡時間，是下午三時，中氰化毒物而死，黃龍整個下午，都有人和他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是謀殺那女子的兇手，而「擅移屍體」的罪名，並不嚴重，韓探長並不能拒絕保釋。當黃龍和金鳳一起離開警局的時候，天也亮了，街上滿是一早起來上學上班的人，黃龍將手插在袋中一言不發。

金鳳和黃龍一直來到了車子前，金鳳才道：「黃龍，那女人眞對你說，她是一個鬼？」

黃龍點頭道：「是的，當時我聽了，只覺好笑，現在我才知道，她沒有騙我，她眞是一個鬼？」

金鳳笑了起來，道：「黃龍，你怎麼也糊塗了，當然不是鬼，來見你的那女人是人，當燈光突然熄滅時那女人立即走出去，而另外有人，將這個死人推進來。」

黃龍睜大眼睛，道：「不會吧，我何以未曾聽到聲響？」

金鳳道：「他們不必發出甚麼聲響來，而且，當時你自己一定弄出了不少聲響，不會去注意別的什麼聲響來的了。」

黃龍呆了一會，拉開了車門，道：「就算是那樣，塞一個死人在我面前又有什麼作用？」

金鳳搖着頭，說道：「我現在還不明白，但是一定有作用的，可惜的是，韓探長如果有心和你過不去的話，那我們就無法知道那死者的身份，也就難以追尋原因了。」

黃龍恨恨地罵了幾聲，他們一起回到了辦公室中，他們還沒有推門進去的時候

，就聽得電話鈴不住地响着，金鳳走了進去，拿起了電話來，道：「金鳳。」那邊是一個很陰沉的聲音，道：「金小姐，你的推論錯了，那眞是一個女鬼！」

金鳳一呆，道：「你是什麼人？」那聲音道：「男鬼！」

金鳳在那刹間，心中迅速地在想着，當她和黃龍講那幾句話之際，是並沒有人在旁的，那麼，對方如何知道她曾經推論過什麼呢？金鳳雖然在想着，但是她却笑了起來，道：「你是男鬼？才弄走了一個女鬼，又來了一個男鬼，現在，鬼也時髦了，居然會打電話了！」黃龍瞪大了眼睛，他不明白金鳳在說什麼。

電話中那陰森的聲音又道：「這一次，不過是替你們添了一些小麻煩，大麻煩還在後頭！」金鳳笑着，道：「你們的目的是什麼，何不乾脆說？」那邊停了片刻，才道：「先想請你談談，記得，只是你一個人，我自會派人來接你！」

金鳳說罷電話一揮手道：「來，我們去檢查一下我們的車子，一定有人在車上放置了偷聽器！」她向門走去，但是只走了一步，就停了下來，搖頭道：「不必檢查了，如果會給人放過偷聽器的話，也一定已給人取走了，黃龍，你聽到他的話麼？不論我在什麼地方，他都可以派人來將我帶走！哼，他的話證明了他不是鬼，不然，他應該說，派鬼來將我帶走的。」

黃龍沉聲道：「從現在起我再也不離開你！」

金鳳道：「爲什麼？難道我還需要你的保護？」

黃龍漲紅着臉，說不出話來，一天易過，很快地，已經是深夜十二時了。

黃龍眞的和金鳳寸步不離，將到午夜時，金鳳搖着頭，道：「黃龍，你可以回去了。」黃龍却一點也沒有起身的打算，他只是低着頭在看書，道：「等過了午夜再說！」

黃龍又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過了午夜，他側頭靠在沙發上睡着了。他一覺睡到三點鐘才醒來，他一躍而起，先來到臥室門前，將耳貼在門上，想聽聽臥室內是不是有什麼動靜，可是，他才將耳朵貼上去，門已打了開來。黃龍陡地一呆，連忙向床上看去，床上的被褥都很整齊，金鳳根本沒有睡過，而且，她人也不在臥室中。

黃龍立時發出了一下大叫聲，他也不知道該叫些什麼才好，因爲他心中實在太慌亂了，如果金鳳還在屋中的話，聽他那樣的大叫聲，一定會走出來的，可是他大叫一聲之後，仍是他一個人！

金鳳不見了，黃龍只覺得自己的手心中在隱隱冒着汗，他忙拉開了臥室的窗簾，窗子全關着，臥室中也一點沒有掙扎的跡象，黃龍也找不到金鳳是從什麼地方離去的痕跡，他團團地轉了一轉，回到了客廳中，又大叫了幾聲，然後拿起了電話來，他想通知韓探長，金鳳不見了，然後，他才撥了兩個號碼，大門上便傳來了「唔」地一聲，黃龍忙衝到了門邊，大門推了開來，一個穿着雨衣的人走了進來，雨衣上全是雨珠。

黃龍雙手握着棒，正待衝了過去，可是那進來的人，已除下了雨帽，抖開了一頭長髮來，那正是金鳳！

黃龍的長棒，已幾乎要向前擊出去的了，他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子，金鳳走了進來，笑道：「怎麼，想打我？」黃龍看到金鳳回來，心中先放下了一塊大石，但是他仍是氣惱，說道：「你，你，到哪裏去了？」

金鳳笑了一笑道：「我去和那些自稱是鬼的東西見面去了，我總是要和他們見一次面的！」

黃龍瞪大了眼，金鳳又道：「我是自己走出去的，那時，你睡得很甜，我一出去，就在門口遇上了他們。」

黃龍說道：「你爲什麼不和我一起出去？」

金鳳笑道：「見鬼又不是甚麼好事，何必要你一起去？」

黃龍眨着眼，說不出話來。

金鳳坐了下來，她忽然皺起了眉，道：「他們當然是人，但是他們的行動，却十分神秘，他們人不少，當我到達他們的巢穴時，我一共看到了十隻鬼。」

黃龍雙手緊握着拳，道：「他們叫你去作什麼？」

金鳳道：「算是給我們一個警告，因爲我們喜歡管閒事，他們就警告我，別管他們的事，不然，就一定會有更大的麻煩，而弄一個死人在我們的辦公室中，那只不過是小麻煩而已！」

黃龍大聲罵了起來，道：「豈有此理，就算他們眞是鬼，我也不怕！」

金鳳說道：「如果眞是鬼，倒不必怕了，然而，他們却不是鬼，是一羣有目的的人！」

黃龍吸了一口氣，道：「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金鳳道：「我現在自然還無法知道，他們對付我們，只不過是要我們少管閒事，他們的恐嚇辦法，也可以算是別出心裁的了。」

黃龍冷笑着，罵道：「鬼崽子，我們會是受恐嚇的人麼？」

金鳳打了一個呵欠，道：「受不受恐嚇，也得要等他們有了進一步的行動之後，才能決定，我看這是一個新的犯罪集團，只不過不知道他們要用什麼方法來犯罪而已。」

黃龍大聲道：「若是我去了，我立時就將他們打散了！」

這時，金鳳的身邊，突然傳出了一個聲音來，道：「別吹大氣了！」

黃龍嚇了一跳，那聲音從金鳳背後傳出來的，金鳳立時轉過身來，在她背後的衣服上，插着一隻無綫電對講機，那隻小型的無綫電對講機，直徑只有一英寸，但是發出的聲音，却十分清晰，黃龍立時將它拔了下來，待要重重摔在地上，但是金鳳却阻止了他。

那時，那怪聲怪氣的聲音，仍然在不斷說着話，說道：「我們要做很多事，自然全是對我們有利的，也一定會有人來找你們出來，我肯先行警告，是對你們的尊重！」

黃龍罵道：「去你媽的蛋！」

那聲音笑了起來，道：「你這種態度如果不改變，那你就一定要吃苦頭了！」

× × ×

照那中年人的服飾和氣度來看，他是應該受到他人尊重的，可是金鳳和黃龍在接待他的時候，却顯得十分冷落，甚至不叫他坐下，那中年人自己坐了下來，道：「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帮忙。」金鳳冷笑着，道：「你手下那麼多能幹的人才，都上哪裏去了？連最有名的走私大頭子，也要我們來帮忙，豈不是笑話！」

黃龍大聲喝道：「阮大海，你滾吧，免得我將你摔出去！」

那中年人道：「你們開着公司，不是接受委托的麼？這一個星期來，我的貨被半途攔截了四次，我手下的人什麼也查不出來！」黃龍果然說得出做得到，伸手抓住阮大海的肩頭。

黃龍一抓住了阮大海的肩頭，就將他直提了起來，送出了辦公室，當黃龍拍着手走回來時，金鳳笑道：「看來，那個鬼集團已在大顯神通了！」

黃龍揚了揚眉，道：「這些，全是那批人幹的。」

金鳳沒有回答，這時，又有一個穿着長袍，滿面憂慮的老者，走了進來，和那老者進來的是韓探長，韓探長面上的神色很不自在，他一進來，就指着金鳳道：「這就是金小姐了！」

那老者忙走向前來，道：「金小姐，這件事無論如何要請你帮忙，我從曼谷起運了一大批翡翠原玉來，可是有人警告我，說是要偷我這一批原玉，一定要偷！」

金鳳笑道：「這樣的事，應該找韓探長啊！」

那老者道：「我總想要妥當些，那批原玉，價值六十萬美元以上，着實不能有絲毫差錯的！」

韓探長的臉色極難看，他顯然不怎麼敢得罪那老者，只冷冷地道：「不相信警方的力量，只是自找麻煩！」

那老者的面色一沉，道：「探長，我相信警方的力量，但我私人更增聘人員來保護，這沒有什麼不對吧？」

韓探長「哼」地一聲。

金鳳道：「好的，我接受你的委托就是。」

那老者高興地笑了起來，道：「我的計劃是，這批原玉由你或你的人帶着，那麼，就不會出毛病了！」

韓探長忍不住道：「如果再發生意外，誰負責？」那中年人立時望了望金鳳，金鳳徐徐地道：「我的責任，是防止這批原玉失竊，如果眞有了意外，當然我還要負責追查。」

韓探長「哼」地一聲，道：「查不到呢？」

金鳳笑了一下，道：「我想不會吧！」韓探長也只好乾瞪着眼，拿她沒有辦法可想。

接下來的兩天中，金鳳和黃龍都很忙碌，忙於辦旅行手續，第三天，他們和那位著名的珠寶商朱大寶，一起到了曼谷，那批原玉，總共有二十磅，一共是四塊，放在一隻公事皮包中，就由黃龍提着，上了飛機。

黃龍雖然粗魯，可是遇上要緊的事，他却一點也不含糊，他用一副手銬，將那公事包和他左腕，銬在一起，除非有人能連黃龍一起刦了去，不然，那批原玉，是沒有理由失踪的。

是以，來的時候，憂心忡忡的朱大寶，在歸程中也很放心，在飛機上呼呼入睡，金鳳和黃龍，却一直保持着清醒，幾小時的旅程，實在很容易過去，那皮包一直連在黃龍的手腕上，他們回來了，下了飛機，三個人一起向前走着，機場中的人很多，黃龍的右手，還按在那皮包上面。這實在是萬無一失的了，可是到了海關檢查處，打開皮包，他呆住了。

皮包打開，皮包中仍然是幾塊石頭，但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來，那只是幾塊普通的花崗石，黃龍呆住了，金鳳也呆住了，朱大寶更是張大了口，一句也講不出來，而他額上的汗珠，都已沁了出來，海關人員用奇怪的神色望定了他們三人，拿起了其中的一塊石頭，放在手中掂了掂，道：「這是什麼意思？」

韓探長這時，也帶着幾個便衣人員，走了過來，金鳳知道，要向海關人員解釋清楚，只有靠韓探長了。他忙向韓探長招手道：「你過來，我們出事了！」

朱大寶啞着聲音叫了起來，道：「那——叫我怎麼辦呢？」

在韓探長的辦公室中，那皮包仍然扣在他的手腕上，黃龍的臉色極其難看，韓探長則不斷冷笑，道：「黃龍，不論從那一方面來說，你的嫌疑最大！」如果在平時，黃龍一定破口大罵了，可是這時，他却沮喪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皮包扣在他的手腕上，前後不過是幾小時的時間，那批原玉，實在是不可能失去的，除非世界上眞有什麼「五鬼搬運法」那樣的事！但是，不可能的事却出現了！金鳳在一旁，安慰着朱大寶，道：「我設法替你找回來，你別急！」

韓探長還在盯着黃龍，道：「我說，是你監守自盜，你認不認？」

金鳳嘆了一聲，說道：「就算是監守自盜，他將那幾塊原玉，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韓探長向黃龍一指，道：「那自然要問他。」

黃龍已經忍無可忍了，他揮一揮手，手中的皮包，向韓探長砸了過去，韓探長一側身，避了開去，大叫道：「你毆打警官！」

黃龍喘着氣，金鳳已拉住了黃龍，道：「韓探長，你自己也未必相信你的指責，朱先生，請給我五天時間，我可以將失去的東西找回來！」

朱大寶疑惑地望着金鳳，可是他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只有點着頭。金鳳拉着黃龍，離開了韓探長的辦公室，回到了她自己的委托公司中。

一回到了辦公室，黃龍就將皮包自手腕上解了下來，將皮包遠遠地抛到了角落處。

金鳳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皺着眉，一動也不動，她在思索，那批原玉不見了。

但是，盜竊者根本連下手的機會也沒有的。根本沒有下手的機會，在離酒店的房間之前，原玉在那皮包中，金鳳在想着

每一個細節。那時，房間中，只有她，黃龍和朱大寶三人。黃龍在將皮包扣到手腕上去的時候，朱大寶還曾打開皮包，看了一下，那時，黃龍還笑着說，朱大寶太小心。金鳳想到這裏，抬起頭來，叫道：「黃龍，問你一件事。」

黃龍沒氣道：「什麼事？」

金鳳道：「我們要離開房間時，朱大寶最後還曾打開皮包來看過一下，你還說他太小心了，你記得麼？」

黃龍說道：「是啊，看來他倒是瞎小心。」

金鳳望着黃龍道：「你對朱太寶，一點也沒有懷疑？」

黃龍呆了一呆，道：「你是說，他在最後打開皮包的時候，用幾塊普通的石頭，換走了那幾塊原玉？」

金鳳點了點頭。

可是黃龍搖了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就在他的身邊，他決沒有法子換得走皮包中的原玉的，除非我是瞎子，不然，他就要有多快手法，不，那實在是不可能的！」

金鳳也同意黃龍的說法，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不論朱大寶的手法多麼快，他都無法在一刹那間，換走那批原玉。但是，那是唯一使原玉變成石頭的可能，在那以後，皮包就被加上了鎖，和黃龍的手腕，扣在一起，黃龍一直保持着清醒，決不會給人家將原玉換走的，金鳳的眉心打着結，她歎了一聲，道：「黃龍，我們失敗了。」

黃龍從來也未曾聽過金鳳講過那種洩氣的話，他連忙說道：「如果我們可找回來——」

金鳳苦笑道：「連怎麼失去也不知道，如何找得回來？我看，我們委托公司的事務，應該結束了。」

黃龍的雙手互握着，直握得他的手指，「拍拍」作响，他苦笑道：「不致於那樣吧！」

金鳳無可奈何地道：「自然只好如此，你想想，這件事，一定會原原本本登在報上，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下，我們失去了由我們保護的東西，竊賊是如此高明，我們是那樣低能，以後，還會有什麼人來請教我們？」

黃龍額上迸着青筋，他十分憤怒，可是他的怒意，却無處宣洩，他恨恨地道：「那批原玉朱大寶看得名貴不得了，連碰也不給我們碰，但是我看來，却和普通的石頭也差不了什麼！」金鳳在刹那間，眼光陡地射出了光采來！

看到金鳳那樣的神情，黃龍忙道：「你想到了什麼？」

金鳳在房間中迅速地轉了一個圈子道：「原玉一共幾塊？」

黃龍道：「四塊。」

金鳳道：「原玉的表面，看來很粗糙，玉行的規矩，原玉在交易時，是只好憑經驗來估計玉的成色的，是以開出來，玉質是否原玉，我也未曾碰過，一切全是朱大寶自己經手的，是不是？可能，他拿來的，本來就是石頭？」

黃龍苦笑道：「不對，那不是花崗石，它們不一樣！」

金鳳笑了起來道：「黃龍，你的腦筋怎麼那麼死？花崗石是可以化裝的！」

黃龍瞪大了眼，不明白金鳳那麼說，是什麼意思。

金鳳徐徐地道：「我當時有點奇怪，爲什麼朱大寶連碰也不給我們碰一下那些原玉，現在我知道了！」

黃龍忙道：「爲什麼？」

金鳳道：「因爲那是碰不得的，一碰，就原形畢露了，那根本就不是玉，原來就是幾塊花崗石。」

黃龍道：「不會吧。」

金鳳笑了起來，道：「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他在花崗石上，加了纖維套子，使得石頭看起來像是原玉，然後在最後一次檢查中，他抹去了套子！」

黃龍聽到了這裏，直跳了起來，道：「這王八蛋！」

金鳳又道：「我想，他就是那個裝神弄鬼的犯罪集團的首腦人物，他存心要我們出醜，使我以後，不敢干涉他的犯罪活動，也可以藉此誇張那犯罪集團的神通廣大，是以才弄了這一手的。黃龍，你還在等什麼？快和韓森聯絡吧！」

黃龍和韓探長在電話中，談了足有半小時。而三小時之後，韓探長趕到他們的事務所，用力握着黃龍的手，笑着道：「我們逮捕了十多個人，搜到了大批贓物，你們兩人，眞了不起，改天我再來鄭重道謝，再見！」

（完）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一）

亡帖警告　錯捉兇徒

「旋風花」這三個字，當眞像刮起了一陣旋風！

在短短的三個月工夫，已經傳遍了大江南北，武林中人莫不談花色變！

旋風花，究竟是什麼呢？

一陣旋風，一朵紫紅的玫瑰花，如此而已！

但它竟能使江湖黑白兩道的著名人物聞風喪胆。

因爲旋風花是武林大豪的閻王帖！

據說凡是接到旋風花警告的人，任你武功如何高强，保護如何嚴密，在一陣不知起自何方的旋風，一朵無可抗拒的花朵中，喪失了生命。

這是一件非常離奇而神秘的事，由於一傳十，十傳百，傳說的人多少總要加油加醋的加上一些，於是把「旋風花」更說得神秘莫測。

但這也不由你不信，在這三個月當中，皖南金刀莊莊主金刀無敵郭東昇，伏牛山虎頭莊黑虎神侯敵，長安永勝鏢局前總鏢頭羅永椿。神燈敎總護法智多星金惟能、和廬山黃龍寺方丈智明禪師等人，都先後死在旋風花下。

這五個人，有白、也有黑道。

廬山黃龍寺方丈智明禪師出自少林寺，是當今幾位有名的高僧之一。

永勝鏢局前總鏢頭羅永椿十年前早巳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神燈敎總護法金惟能，一向是足智多謀，是個善用心機的人。

黑虎神侯敵則無惡不作坐地分贓的大盜，是個死有餘辜的人。

這五個人道不相同，行逕各異；但他們的死法則一，同在旋風花預先示警的三日之後，死於旋風花下。於是大家紛紛揣測，是仇殺？還是另有原因？因爲這五個人無論如何也扯不到一起去的。

旋風花爲什麼要殺他們呢？

現在旋風花的警告，又落到另一個江湖大豪身上，這人就是龍眠山莊莊主擎天手李天雲。

龍眠山莊在安徽桐城縣西北，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勝景如畫。

龍眠山莊，就在龍眠山的東麓，長松修竹，曲水澄潭，景色清幽，這是擎天手李天雲的別業。

每當朝陽初升，輕烟如紗，或是夕陽銜山，羣鳥歸巢，他都會徜徉在山徑之間，松樹之下。

擎天手李天雲今年已經六十有七，看去還只是五十許人，雖然早巳退出江湖，但在大江南北，李天雲還是一言九鼎，沒有人不賣帳的。

他和黃山萬山莊莊主萬青峯是連襟。黃山萬家三代担任過武林盟主，現在雖然巳有多年沒選盟主，黃山萬家還是顯赫的武林世家。

擎天手李天雲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小雲，今年才二十歲。

兩個門人張義鈞、沈宏慶，都是三十開外的人了。

李天雲也在不久之前，才聽到旋風花的消息，他還不相信天下那有如此神秘之事？但他自己也接到了這份閻王帖子。

那是昨天早晨，在他書桌上發現的，一張白紙上只寫了寥寥幾個字：

「不義之徒三日後納命」下面畫了一朵紫紅的玫瑰花。

旋風花下的帖子上，就是這幾個字，李天雲早已聽說過了。這是旋風花向自己挑戰來了。

他並不懼怕旋風花來向他挑戰，而且他歡迎旋風花來向他挑戰。

武林中人就是年紀大了，也永遠不服老的，何況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令他不舒服的，只是字條上的「不義之徒」四個字而已，他自問幾時做過不義之事？

龍眠山莊依然和平時一樣，看不出有什麼戒備，但大弟子張義鈞和二弟子沈宏慶已經趕來，把龍眠山莊的莊丁們作了適當的部署。

那也只是暗中加强戒備，外面是看不出來的。

第一個趕到龍眠山莊來的是他連襟兄弟黃山萬青峯。

這是第三天的中午時光，二弟子沈宏慶值的是日班，他匆匆奔入東廂師父的書房。

剛走近門口，李天雲已經開口了：「宏慶，有什麼事嗎？」

沈宏慶在門口躬身道：「啓稟師傅，黃山萬大先生來了。」

李天雲迅即站起，一手捋鬚，含笑道：「是你們去把他邀請來的？」

沈宏慶囁嚅的道：「這是大師兄的意思，師傅縱然並不怕了旋風花，但多幾個人，也許可以把他擎下，就可揭開旋風花之謎了。」

只聽一個宏亮的聲音笑道：「天雲兄，咱們是至親，你接到了旋風花的通知，照說正應知會兄弟一聲才是。」

隨着話聲走進來一個身穿天藍緞袍的紅臉老者。

此老當然是黃山萬青峯了，五十開外年紀，方面大耳，濃眉海口，微見禿頂，手中提着一個長形藍布囊，他連兵刃也帶來了。

李天雲連忙抱拳道：「青峯兄請坐，兄弟原本不想驚動你的。」

萬青峯隨手把布囊朝几上一擱，呵呵笑道：「旋風花已在江湖上掀起了一陣旋風，看他行徑，亦正亦邪，令人不可捉摸，正好趁這機會，截住他問個清楚，否則任由他這樣不分青紅皂白的胡來，當眞不把江湖同道放在眼裏了。」

一名青衣少女端上茶來。

只聽沈宏慶在門口躬着身道：「啓稟師傅，霍山霍師叔、青山謝師叔來了。」

李天雲笑着問道：「你們還替爲師邀約了什麼人？」

沈宏慶道：「沒有了，大師兄就只通知了萬老爺子和霍、謝二位師叔。」

說話之時，兩人已經一前一後走了進來。

前面一個瘦高老者，看去已經六十出頭，是霍山霍天柱。

稍後一個中等身材的，也已六旬左右，是青山謝東山。

這兩人乃是李天雲的義弟，和李天雲號稱皖西三俠，在江湖上名聲極著。

霍天柱一眼看到萬青峯，連忙拱手道：「青峯兄已經先來了。」

萬青峯笑道：「二位來得也並不遲，兄弟也只是剛剛到而已！」

「小弟見過大哥。」

霍天柱、謝東山兩人同時朝李天雲抱拳行禮。

霍天柱已經急不容緩的，問道：「大哥你接到了旋風花的通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二位賢弟請坐。」

「李天雲含笑道：「青峯兄且看看這個。」

隨手把旋風花的那張字條朝萬青峯遞了過去。

萬青峯接過字條只看了一眼，就把字條遞給了霍天柱，一面說道：「他若是說和天雲兄有仇，也許天雲兄和他結有樑子，亦未可知，若把這『不義之徒』四個字加到天雲兄頭上，那就荒唐了。」

「簡直豈有此理！」

霍天柱怒形於色的問道：「大哥，這字條收到幾天了？」

李天雲道：「到今天剛好三天。」

謝東山問道：「大哥，可有什麼打算呢？」

李天雲依然含笑道：「愚兄本來不打算驚動青峯兄和二位賢弟的，他和我有仇也好，指我不義之徒也好，要取我性命，總得和我照面，我就是要問問他李某和他何怨何仇？他總得還我一句公道來？再就是郭東昇郭老哥，和咱們也相識了幾十年，死得不明不白，他也該有個交代……」

謝東山道：「但他……聽江湖上傳說，他要取人性命，只是一陣旋風，一朵紫紅玫瑰花，沒有人看到過他的人。」

「哈哈！」

李天雲大笑一聲道：「謝賢弟也相信江湖上的傳言嗎？」

謝東山臉上一紅，說道：「但江湖上大家都這樣說……」

李天雲道：「也許看到他的人，已經死了，這叫做死無對證，一個人武功再高，練到飛花摘葉可以傷人的境界，他摘的葉，飛的花，最多也不會超過百步，旋風花豈會憑空而來？這是因爲大家沒看到他的人，才越說越神秘，愚兄不相信這朵旋風花，會像古時候傳說的飛劍一樣，能取人首級於百里之外那樣神奇。」

萬青峯頷首道：「天雲兄說得極是，兄弟也有此同感。」

他目光一動，笑道：「如今咱們有四個人在此，不是兄弟誇口，就算他生了三頭六臂，武功通天，也未必得逞。」

這話也是事實，他們四個人不但各有一身精純武功，而且他們每一個人幾乎可以代表一個門派。

萬青峯出身黃山世家，他曾、祖、父三代歷任武林盟主，一套「黃山劍法」集諸家之長，「穿雲指」更是武林一絕。

李天雲是形意門的名宿，以「形意掌、劍」馳譽武林，博得擎天手的美號。

霍天柱是八卦門的高手，一套「八卦遊身掌」，無人能夠逼近他身子。

謝東山是武林門高手，精擅「百步神拳」。以這四個人的武功，若是聯手抗敵，委實沒有人能是他們對手了。

霍天柱道：「此人眞要敢來，正好把他擎下，也可以揭開三個月謠傳的旋風花之謎了。」

正說之間，一名青衣使女走了進來，躬身道：「莊主，酒席已經擺好，可以入席了。」

李天雲點點頭，起身肅容道：「青峯兄，二位賢弟遠道趕來，想必腹中飢餓了，咱們邊吃邊談吧！」

酒席就擺在書房外面，四人入席之後，所談的，當然還是旋風花的事，不必細表。

飯後，四人依然回到書房落坐，使女替四人重新沏上新茶，才行退去。

大家一面喝茶，一面低聲交談，因爲今天是旋風花預先示警的第三天，白天既然毫無朕兆，可能要等到夜晚才來，江湖上人多半是夜晚才出動的。

因此大家交換意見，如何加强戒備，靜以待敵。

套一句老話，所謂光陰如白駒過隙，一個下午很快過去，時間已經漸漸接近黃昏。

坐在書房裏聊天的人還不覺得什麼，但李天雲的兩個門下張義鈞和沈宏慶可正在忙着。

他們指揮着龍眠山莊的莊丁們，分撥提前吃過晚飯，有的準備匣弩，有的配備鐮槍，分別在書房四周，因地制宜，作了隱密式的部署。

再由張義鈞和沈宏慶兩人，各率八名身手矯捷的莊丁，在龍眠山莊巡邏，作機動的支援。

在這樣嚴密的佈置之下，就算是飛鳥，只要飛進龍眠山莊，也立可發現；一經發現，包管你插翅難飛。

晚餐之後，李天雲依然陪着萬青峯，和二位義弟在書房品茗談天。

他們臉上雖然平靜如恒；但每人都把自己的長劍放到身邊，就是坐的椅子，也都調整到隨時可以出手最有利的角度。

譬如李天雲他是對方下手的目標，他是坐在靠北首牆下，面對南首花格子窗，至少還有一丈多遠。

他左首是萬青峯，右首是二位義弟霍天柱和謝東山。

書房外面是起居室，門口有大弟子張義鈞和八名莊丁守着。

如果有人進來，必須先通過張義鈞這一關，那麼裏面的人自然也就可以及時發現。

剩下來的就是南首的窗戶了，窗戶自然是最爲重要的一處，張義鈞早已在兩側安置了八名匣弩手和八名手持盾牌的鈎槍手。

對面隔着一排花盆，則埋伏了八名匣弩手，一旦發現有人，匣弩手立即發射匣弩，鈎槍手負責拿人。

假如有人穿窗而入，萬青峯和霍、謝二人隨手可以把來人擋住，何況擎天手李天雲一身武功，也毋須別人保護，足可應付突襲。

這樣安排，李天雲先前還並不贊成，因爲大家把他當作了被保護的人。

還是萬青峯再三勸說：「對方既然把你當作目標，咱們就不妨將計就計，把你當作餌，只有把餌放在裏首，他才會冒險深入，大家就可把他截住。咱們都是自己人，還有誰不知道你的武功修爲，並不在咱們三人之下？根據傳說，對方實在太神秘了，所以只能智取。」

這樣李天雲才算答應下來。

旋風花既然下了預告，今晚已是第三天，他一定會來，事情會在隨時隨刻發動，每個人也都是隨時隨刻的提高警覺，準備出手。

這氣氛當然是緊張的。

現在已是初更時分，龍眠山莊廣大的莊院，入夜之後，已經熄去燈火，一片黑沉沉，不聞一點人聲。

只有莊主的書房裏，依然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夜行人如果進入龍眠山莊，目標很容易找到，但也是一個張網以待的陷阱。

就在此時，書房門口飄起一陣香風，一個全身勁裝手持長劍的姑娘從長廊飄然走來。

張義鈞一下攔在前面，低聲喝道：「小師妹，妳來做什麼？」

那姑娘正是李天雲唯一的掌上明珠李小雲，她眨動一雙清澈的大眼，輕聲道：「大師哥，我是進去看看爹的。」

張義鈞道：「妳別胡鬧，師傅正在陪同萬老爺子和二位師叔，商談要事，妳快回房去。」

李小雲悄悄低聲道：「姨丈和二位師叔，我又不是不認識，我看得出來，今晚咱們莊上一定有事，爹不肯告訴我，你和二師哥也守口如瓶，但我可不是三歲小孩子……」

張義鈞心頭大急，忙道：「眞的沒事，他們幾位老人家正在商量一件重大的事，妳……妳不能進去，快些回房去吧，有什麼話，明天再問好了。」

李小雲不依道：「今晚一定有事，你不告訴我，我偏不走。」

他們說得雖輕，但如何瞞得過裏面四個人的耳朵？李天雲問：「義鈞，有什麼事嗎？」

張義鈞忙道：「是師……」

他「妹」字還沒出口，李小雲急忙接口叫道：「爹，是我……」

話聲未落，身形一側，快得有如一陣風般從大師兄身邊閃過，飛一般掠進門裏去。

她剛剛跨進書房門，李天雲臉色已經沉了下來，說道：「妳來做什麼？」

李小雲從沒看到爹對她有這般疾言厲色過，她望望姨丈和二位師叔，粉臉驀地一紅，垂下頭，囁嚅的道：「女兒覺得今晚咱們莊上好像有事，師哥都不肯告訴我，所以……」

李天雲沒待她說下去，就攔着說道：「咱們莊上有什麼事？是爹和妳姨丈、二位師叔正在商量一件重要之事，妳快回去

吧。」

李小雲抬眼望望爹，還待開口。

李天雲叱道：「妳還不快走？給我回房去，不許到處亂跑，聽見了嗎？」

李小雲不敢多說，只應了聲「是」，回身就走，跨出書房。

張義鈞悄聲道：「小師妹，師傅他們正在有事，妳不該闖進去的，快回房去睡吧！」

李小雲受了爹的叱責，巳是一肚子委屈，一言不發，頓頓脚就走，轉過長廊，心想：「爹從沒這樣對我發過脾氣，到底今晚有什麼事呢？哦，爹還說不許我到處亂跑，要是莊上沒發生什麼事，爹就不會這麼說了，哼，你們都不肯說，我偏不回房去，偏要看個究竟。」

想到這裏，不覺咭的笑出聲來，目光朝四下迅快一瞥，不見有人，立即身形一弓，小蠻靴一點，一道人影嗖的竄上屋簷，再一點足，就掠到屋脊和山頭的陰暗之處，悄悄伏下身來。

時間好像過去得很慢，但它總是在過去，現在差不多二更天了。

驀地在龍眠山莊南首屋簷上出現了一條人影。

南首一排房屋，正好面對着大廳，而這人影出現在東南首，正對着莊主李天雲的書房，中間只隔了一個狹窄的小天井，就是書房的窗子。

這人身法奇快無比，而且也來得悄聲無息，就在他人影堪堪在屋簷出現，右手巳經對着窗戶揚起。

花格子窗上，發出「拍」的一聲輕響，那人影就立即斜掠而起，倏然隱去。

窗下左右兩側，和對面牆下，都埋伏了手持匣弩和鈎鐮槍的莊丁，只是那條人影身法實在太快了，莊丁們幾乎連他人影都還沒有看清，人影巳經不見。

但莊主書房花格窗上發出「拍」的一聲輕響，大家都聽到了，每一個人心頭驀然一緊，不約而同舉起手中匣弩，朝人影閃去的方向，向空猛射，隨着一陣雜亂的「達」「達」之聲，箭如飛蝗般射出。

那人影隱去之後，不過眨眼之間，巳在南首屋脊出現，而且一下就長身飛起。

在這同時，屋脊上響起一聲嬌叱，另一條人影跟着飛起，凌空撲了過去。

先前那條人影身形稍偏，但並沒有被攔住，依然絲毫不停，急急飛掠出去。

後面的人影當然不肯放過，就這樣銜尾朝莊外追去。

這一瞬之間，發生的事情，實在來得太快了，莊丁們目不暇接，作者一支筆也就忙不過來了。

再說書房裏面吧，李天雲、萬青峯等四位高手，坐着等待的當然是旋風花。

以他們的武功，當然不會像埋伏的莊丁一般，臨事措手不及，但他們坐在裏面，書房中燈光較亮，外面則是黝黑的，裏面的人，當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這並不是老江湖的疏忽或者錯誤，而是他們都認爲等到外面有警，再吹熄燈火也來得及。

主要的還是托大了些，認爲把旋風花說得如此神秘莫測，只是江湖傳言失實，有他們四個人足可對付得了。

那知來人不但身法快，手法也奇快無比，等到花格子窗上發出「拍」的一聲輕響，四個人巳經同時霍地站起，但見一點黑影業巳破窗射入。

此人幾乎算得十分精確，預料李天雲聽到聲音一定會站起來的，因此那點黑影居然直向李天雲當胸射來！

（李天雲如若不站起身來，那麼這點黑影應該只是從他頭頂掠過而巳。）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站在他左首稍前的萬青峯反應也是不慢，右手抬處，長劍鏘然出鞘，揮劍就朝那點黑影撩去。

這一劍他雖然發得倉猝，但至少也有三四成力道，那知長劍和黑影乍然一接，只覺這點黑影雖然不大，但傳到劍上的震力却强大無匹！

那是一種旋轉的震力，萬青峯右腕劇震，長劍被一股大力推開，脚下浮動，人也被震得往後斜退了半步。

這一下說來話長，其實只是電光石火般事，李天雲要待舉掌劈出，都巳不及，只聽又是「拍」的一聲，那點黑影不偏不倚射在他胸口上。

李天雲口中哼了一聲，一個人登登登連退了三步之多，才被身後的牆壁擋住。

直到此時，才從他身上跌落一朵紫紅玫瑰花來。

旋風花，果然是旋風花。

霍天柱雙目圓睜，他看得清清楚楚，就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急急問道：「大哥，你沒事吧？」

李天雲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一手掩胸，定了定神才道：「還……好……沒有什麼？」

霍天柱道：「三弟，你留在這裏，照顧大哥，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

話聲出口，一手提着長劍，點足飛起，「砰」的一聲衝破花格子窗，便穿窗射出。

萬青峯做夢也想不到人家僅憑脫手飛出的一朵玫瑰花，居然把他長劍震歪，連人都會被震退半步，這是他萬青峯出道以來，從未遇上過的事，一張紅臉氣得通紅，口中長笑一聲：「不錯，萬某也非得會會他不可。」

不待李天雲開口，跟蹤霍天柱之後，也從花格子窗的破窟窿中穿射出去。

再說從屋脊飛起的兩條人影，一前一後掠出龍眠山莊，前面就是一片草地的廣場。

後面那人嬌聲喝道：「好個賊子，你還不給我站住？」

前面那人只是一路奔行，連頭也沒有轉回。

一聽聲音，就知是個姑娘家。

後面的姑娘本來和他只是銜尾追逐，相距不過數尺，現在巳經落後一丈多了，心中一急，又大聲喝道：「喂，你聽到沒有？你給我站住。」

前面那人沒有回頭，但他聲音却傳了過來。「姑娘追錯人了。」

後面的姑娘怒聲道：「我怎麼會追錯人，你……給我站住。」

前面那人依然沒有停步，說道：「姑娘要追的應該不是在下。」

後面的姑娘道：「我要追的就是你，你站住，你跑不了的。」

現在相距巳在兩丈外了，前面那人依然沒有停下來。

後面的姑娘又氣又急，大聲道：「你這賊子，你師父只敎你會逃？有本領，你給我站住，逃算什麼人物？眞連你師父的臉都給你丟光了。」

她追不上人家，就連他的師父都罵上了。

前面那人因她辱及師父，不覺霍地停步，轉過身來，憤然道：「妳說什麼？」

後面的姑娘提氣緊追，不防前面那人眞會停了下來，兩人不過只差了兩丈多遠，一個巳經停下了，一個還緊追着掠上去，差點就撞到那人身上，姑娘家急忙刹住身子。

兩人這一下對了面，目光雖然黯淡，還是可以看清楚對方的面貌。

前面那人，是個頎長的青衫少年，生得劍眉星目，唇紅齒白，極爲英俊，看去不過二十三四歲，這一站定下來，神色安祥，兩道目光清澈如電。

後面那姑娘蛾眉鳳目，瓜子臉，兩條烏黑有光的髮辮，分垂在鼓騰騰的胸前，年約二十左右。

敢情這一陣工夫，追得太急了，此時胸脯起伏，還在嬌喘。

這姑娘當然就是李小雲了，她和青衫少年四目相投，粉臉不自覺的飛起兩片紅雲，挑着眉毛，問道：「你是什麼人，夜闖龍眠山莊，做什麼來的？」

她對旋風花的事，一無所知。

「在下只是路過……」

青衫少年看了她一眼，接着道：「在下說過，姑娘可能追錯了人。」

「路過？」

李小雲披披嘴道：「我們莊子離大路有好一段路，你這話鬼才相信，哼，你一定有什麼企圖，今晚不交代淸楚，休想一走了之。」

青衫少年劍眉微攢，輕輕嘆了口氣道：「唉，姑娘這般糾纏不清，可知就誤了我的事情……」

話聲甫落，突聽有人大笑一聲，橫空飛來，瀉落到兩人之間，那是個個子高瘦的霍天柱，手持連鞘長劍，目光一注，洪喝道：「好小子，你就是旋風花了，我還當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

在他說話之時，萬青峯也一手持着連鞘長劍，飄然趕來。

李小雲睜大雙目，詫異的道：「二叔，他就是旋風花？」

青衫少年暗暗攢着劍眉，昂首道：「在下不是旋風花。」

這時，由沈宏慶率領的八名莊丁，也急步從莊中趕了出來，把青衫少年圍在中間。

霍天柱怒聲道：「你不是旋風花？你還想抵賴？」

青衫少年道：「在下何抵賴？」

李小雲凝視着他，說道：「二叔，他說是過路的。」

霍天柱洪笑一聲，道：「他潛入龍眠山莊，用旋風花偷襲大哥，會是過路的人嗎？」

「啊！」李小雲驚啊一聲，嬌叱道：「好啊，你用旋風花偷襲我爹，還說是過路的，原來你果然不是好人！」

纖手一抬，嗆的一聲抽出長劍，朝青衫少年喝道：「你亮劍。」

青衫少年並沒亮劍，只是平靜的道：「在下巳經說過，不是旋風花，這是誤會，你們不肯相信，這……這要在下怎麼說呢？」

「你潛入龍眠山莊，偷襲我爹，還是誤會？」

李小雲手中長劍快指到他鼻子，冷哼道：「你再不拔劍，我可要不客氣了。」

霍天柱道：「小雲，妳不是他對手，還是二叔來，今晚非把他拏下不可。」

李小雲長劍巳經出鞘，豈肯退下，扭頭說道：「二叔，你老等一等，先讓侄女和他動手，等我不敵，你老再出不遲？」

一面喝道：「你再不拔劍，我可要出手了。」

青衫少年俊臉紅了，氣憤的道：「在下眞是不是旋風花，你們到底要怎樣才會相信？」

李小雲道：「多說無益，看劍！」

刷的一劍朝青衫少年刺去。

她的劍刺是刺出去了，但看他依然沒有拔劍的樣子，劍勢到得中途，不覺緩得一緩。

緩得一緩者？沒有出手那麼快而巳，劍招還是刺了出去。

青衫少年似是不願和她動手，左肩微側，左脚斜跨半步，便自避開。

李小雲看他避開去，心中暗道：「好哇，你乘我劍勢一緩，才避開的，這有什麼了不起？」

心念一動，右手一轉，刷的又是一劍，反手點去。

他平日驕縱慣了，出手劍勢，那會留情？但不知怎的，看他依然沒有拔劍，只是瀟洒的站在那裏，點過去的劍勢，不自覺的又稍稍放慢了些。

青衫少年等她劍勢快要及身，右足斜退半步，姑娘家這一劍自然又落了空。

李小雲不禁有氣，纖手倏地一翻，劍尖上挑，幻起三點劍花，品字形將他「天突」和左右「將台」三處飛射過去。

這一劍出手雖快，但點落之時，還是放輕了劍勢，她心裏縱然有氣，手下還是留了分寸。

那知這回青衫少年連脚步也沒跨了，只是等她劍尖接近，上身微側，就讓過劍勢，開口說道：「姑娘，似乎可以住手了吧？」

意思是說她刺了三劍，他並沒回手。

這話聽到李小雲耳中，氣可大了，口中哼了一聲，玉腕連搖，劍如靈蛇，一連刺出三劍。

這三劍當然又急又快，記記都指向青衫少年要害。

青衫少年不閃不躲，只是隨着她刺出去的劍勢，上身輕輕擺動，每一劍都落了空。

李小雲連粉臉都脹紅了，一聲不作，劍光連閃，一口氣又刺出了九劍。

這九劍她巳經使出了看家本領，一劍快過一劍，劍勢連綿，寒芒點點，令人目

不暇接。

但青衫少年依然站在原地，只是上身連連擺動，一支支明晃晃的利劍，就是從他頸、肩、胸，肋等處閃電般穿過，連他衣衫都沒被劍鋒刺破一丁點。

萬青峯眼看這青衫少年氣定神閒，毫無半點邪惡習氣，尤其避劍身法，十分怪異，李小雲最後這幾劍，幾乎劍劍都急如星火，他却好像非等到她劍尖快要刺上衣衫才側身避開，每一劍都幾乎擦身而過，看去極爲驚險，實則毫釐之失，已經差得很多了。

心中不禁暗暗稱奇，忖道：「這會是什麼身法？」

要知他出身黃山世家，天下各大門派的武學，無不瞭如指掌，但這青衫少年的避劍身法，他不但從未見過，連聽都沒有聽人說過。

連萬青峯都看不出來的劍法，天下大概沒有人能看得出來了。

劍影中又響起青衫少年的聲音說道：「現在姑娘可以住手了？」

他表現的武功越高，霍天柱就越認定他是旋風花，口中喝道：「小雲，妳退下來。」

李小雲平日縱然刁蠻，但二叔的話：可也不敢不聽，長劍一收，噘起小咀，悻悻的道：「他只是一味的躲閃，又算得什麼？我又沒有敗給他。」

霍天柱鏘的一聲，掣出長劍，喝一聲道：「小子，你亮劍，讓霍某掂掂你的斤兩。」

萬青峯不待青衫少年開口，微一擺手，道：「天柱兄且慢，兄弟想問問這位小友。」

青衫少年聽到霍天柱這聲「小子」，兩條濃濃的劍眉不覺掀動了一下，但因萬青峯的話聲較爲和氣，目光一抬，問道：「這位大叔要問在下什麼呢？」

萬青峯道：「小友尊師是那一門派的高人，可以見告嗎？」

青衫少年道：「家師從未在江湖走動，也不在那一門派之中，在下就是說出來了，大叔也未必知道。」

他不肯說。

萬青峯平日在大江南北，一言九鼎，從沒有人敢當面給他碰釘子的，數十年來大概還是第一次碰上這個軟釘子。

他一手拈鬚，看着這個年輕人，微微一笑道：「那麼小友貴姓大名總可以說出來聽聽了。」

青衫少年道：「在下南宮靖。」

萬青峯依然平靜的道：「老夫看你不過二十出頭，不會和龍眠山莊李莊主有什麼樑子可言，那麼今晚以旋風花襲擊李莊主，總有理由吧？」

南宮靖憤然道：「在下說過，在下不是旋風花，這是誤會、」

霍天柱怒聲道：「你……」

他只說了一個「你」字，萬青峯朝他擺一下手，目注南宮靖，又道：「小友說過，你是路過此地，但這話是很難使人相信，因爲龍眠山莊距離大路還有一箭來遙，過路的人絕不會捨了大路，彎到龍眠山莊來，何況時間已在二更，再說，正好旋風花襲擊李莊主之時，小友出現在龍眠山莊的屋簷上，天下那有如此巧合之事？如果當時確有另一個人施放旋風花，小友同時出現還有可說，但是當時除了小友別無第二個人，小友這誤會二字，又作何解釋呢？江湖道上，不論黑白兩道，都講究敢作敢當，老夫是想聽一聽小友的解釋。」

他話雖說得和緩，口氣却一句逼緊一句，雖然沒有指明南宮靖就是旋風花，但已暗示除了他沒有第二個人。

霍天柱聽得暗暗點頭，心想：「青峯兄雖然不是武林盟主，目前武林中已經沒有盟主，但他的風度，不愧是武林盟主世家，要再推擧盟主，委實也非他莫屬。」

南宮靖道：「大叔既然這樣說了，在下不得不以實相告，在下是追踪旋風花來的，今晚進入龍眠山莊的，除了在下，另一個就是旋風花，他身法太快了，在下本來應該可以追得上他，可惜給這位姑娘一攔，就失去了他踪影。」

萬青峯一怔，問道：「小友認識旋風花？」

南宮靖道：「在下不認識。」

萬青峯道：「那麼小友見過他了？」

南宮靖搖搖頭道：「在下看到的只是一個黑影，沒和他對過面。」

萬峯青道：「小友上一次是在那裏見到他的？」

南宮靖道：「神燈敎總壇，情形也和今晚差不多，最糟的大概是他先發現了在下踪跡，故意驚動神燈敎的人，讓神燈敎的人截住了在下，他却乘機向金惟能下手，因此還引起一場誤會。」

萬青峯看他說話的神色不像有假，其實對方只是一個大孩子而已，從他口中，也可以聽得出來，這年輕人大概還是初次行走江湖，沒有什麼經驗。

霍天柱洪笑一聲道：「小子，你這故事編得不錯，但說了半天，你有什麼可以證明你不是旋風花呢？」

萬青峯對南宮靖說的話，倒是有些相信，但就是霍天柱的這句話了，他說不出師門門派，也沒有可以證明他不是旋風花的證據，一時只是拈着飄胸黑鬚，沉吟不語。

南宮靖說道：「在下沒有什麼可以證明。」

霍天柱沉嘿一聲道：「這就是了，你既然沒有什麼可以證明你不是旋風花，咱們又如何能相信你的話呢？」

南宮靖俊臉紅了，說道：「那你們要怎樣才會相信呢？」

霍天柱霍的跨上一步，沉喝道：「我說你就是旋風花，小子，事實俱在，不用再抵賴了。」

南宮靖怫然道：「在下說的都是實話，信不信由你，在下可要走了。」

霍天柱道：「你還想走？」

南宮靖道：「你們既然不相信在下說的話，留此何益？」

霍天柱大笑道：「你走得了嗎？」

南宮靖微哂道：「你的意思是要把在下留下了？」

「不錯，你夜闖龍眠山莊，就算你不是旋風花，也嫌疑重大，自然非把你拿下不可了。」

霍天柱手中長劍一掂，凜然道：「你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想頑抗？」

南宮靖劍眉一揚，朗笑道：「在下若是要走，憑閣下還未必能攔得住我。」

霍天柱聽得大怒，喝道：「很好，那你就亮劍吧！」

南宮靖道：「閣下要動手，就只管出招，在下亮不亮劍乃是在下的事了。」

這話明明就是瞧不起人。

霍天柱怒哼一聲道：「好狂的小子，接招。」

振腕一劍刺了過去。

他心頭怒惱，出手一劍就使得十分辛辣，劍光如電，一閃即至，刺向南宮靖左肩。

南宮靖既沒拔劍，也沒閃避，直等霍天柱劍勢及身，左手抬處，三個指頭一撮，就把劍尖撮個正着。

霍天柱做夢也想不到出手第一招上，就被人家撮住劍尖，但他是八卦門的高手，反應也是不慢，左手一掌迅若雷奔朝南宮靖當胸擊去。

南宮靖左手三指拈着他劍尖不放，右掌直豎平胸推出，硬接霍天柱一掌。

雙掌甫接，霍天柱陡覺對方竟然把自己擊去的掌力，一齊反震回來，力道之强，無與倫比，心頭大吃一驚，只得右手一鬆，放棄長劍，身向旁躍。

南宮靖也不追擊，只是偏頭看了他一眼，把奪來的長劍隨手一丟，說道：「在下現在總可以走了吧？」

霍天柱是八卦門有數的高手，居然在一招之間被人家奪下手中兵刄，這下看得萬青峯也不禁爲之一呆，忖道：「拈花指，他會是少林俗家弟子？」

一邊忙道：「且慢，小友可是少林門下？」

南宮靖截然說道：「在下不是少林門人。」

萬青峯道：「咱們既然遇上了，老夫也想和小友試上幾招？」

南宮靖道：「在下悉聽大叔吩咐。」

萬青峯道：「吩咐不敢，老夫就和小友在拳掌上領敎幾招就好。」

南宮靖道：「大叔有意賜敎，就請賜招吧。」

他依然瀟洒的站在那裏，絲毫不作戒備之狀。

萬青峯對這位年輕人眞有高深莫測之感，隨即喝道：「小友小心了。」

右手徐擧，拍出一掌。

他方才曾以長劍和「旋風花」接觸過，是以有意試試對方內力，這一掌上，用上了七分力道，一道無形內勁像匹練般捲撞過去。

南宮靖等到掌勁快要及身，才身形向左一側，左手化掌，並不向前迎擊，反而隨着側身之際，向外（左首）揚去。

他這左手外揚，登時把萬青峯拍去一道掌風，引着從他身前流過朝左瀉出。同時右手虎口向外，由胸前平劃而出，朝萬青峯反擊過來。

萬青峯突覺自己掌力被對方引出，另一道鋒利掌風却朝自己劈來，心頭暗暗一驚，倉猝之間，左手迅速迎擊出去。

這一記掌風却很快就接觸上了，因爲雙方用的都是內勁是以不聞絲毫聲息，但萬青峯已經感覺到對方掌上竟然含着極强的震力，把自己迎擊出去的掌力悉數反震回來。

這一記又大出萬青峯意料之外，差幸他只用了七成力道，而且數十年的勤修苦練，功力深厚，掌力能發能收，立即右手一招，把迎擊出去的力道收回，但還是被對方內勁震得後退了半步，才頷首道：「好了，小友可以住手了。」

南宮靖問道：「在下可以走了吧？」

萬青峯道：「小友請吧！」

南宮靖抱抱拳，說道：「在下那就告辭。」

轉身飄然而去。

沈宏慶和八名莊丁因是萬青峯答應他走的，自然不敢阻攔。

霍天柱道：「青峯兄……」

萬青峯朝他點點頭道：「讓他去吧，咱們也該回去了。」

霍天柱自然看得出剛才雙方對掌之際，萬青峯被逼後退了半步，顯然也吃了暗虧，就不好多說，心中不期大感驚凜，道：「這小子不過二十出頭，居然有這般厲害！」

李小雲眨動雙目，問道：「姨丈，他是不是旋風花呢？」

萬青峯道：「咱們回去再說吧！」

大家匆匆回進龍眠山莊，萬青峯、霍天柱逕自走入書房，李小雲也緊跟在兩人身後，跨了進去，守護在門口的張義鈞追回並沒阻攔，任由她進去。

書房中，李天雲在左首一張紫檀木炕床上閉目趺坐；正在調息運功，謝東山長劍出鞘，站在榻前全神戒備，是在替他護法。

萬青峯看得暗暗一驚，這一情形，不是說李天雲內傷不輕？

謝東山看到三人走入，急忙悄聲問道：「青峯兄，可是沒追上賊人嗎？」

萬青峯點了一下頭，問道：「天雲兄怎麼了？」

正說之間，李天雲已經睜開眼來，說道：「兄弟還好，沒有什麼。」

李小雲急步搶了上去，急急問道：「爹被旋風花襲擊，沒負傷吧？」

這話也正是萬青峯和霍天柱、謝東山三人要問的，是以大家的目光都不期而然朝李天雲投去。

李天雲伸手從几上取起一朶紫紅玫瑰花，隨手遞給了萬青峯，一面說道：「青峯兄，你看，這是一朶用紫色細絹做的玫瑰花，但在花蕊之中，却有一支寸許長的鋼針，乃是上好的精鐵。」

萬青峯用手指輕輕捏了捏，點頭道：「不錯。」

謝東山諤然道：「這支細針上莫非淬過奇毒。」

李天雲微微搖頭道：「不是。」他伸手解開胸前衣衫，大家已可看到他內衣外面，縛了片黝黑的圓形護胸鏡，但這片護胸鏡已經由中間四外龜裂成八九片碎片，只是由網形的縛帶縛住了，還沒有掉下來而已！

李天雲緩緩的把護胸鏡取下，說道：「這片護胸鏡是寒家世代傳下來的東西，據說還是我上代祖先當武官的時候，出征

安南，得自安南一個武將身上，可擋利簇，刀劍不入，傳到兄弟手上，已經快兩百年了，今晚若是沒有這片護胸鏡，只怕難逃毒手了……」

李小雲驚愕的道：「爹，這護心鏡是被這朵玫瑰花打碎的嗎？這玫瑰花只是絹製的呀！」

萬青峯道：「問題只怕就在這支鐵針之上。」

李天雲道：「青峯兄說得極是，這朵雖是絹製的玫瑰花，但此人打出的手法十分特殊，旋轉着飛來，震力極强，中間這支鐵針，就像鑽子一樣，護胸鏡先經它在中間一鑽，接着再和玫瑰花上强大震力一震，任何最好的護胸鏡也會被震碎，如果沒有護胸鏡，這支鐵針就可先破你氣功，再則內腑受到劇震，就非送命不可。」

李小雲聽得急道：「爹，你老人家內腑也被震傷了嗎？」

李天雲說道：「差幸爹這片護心鏡，乃是百鍊精鐵製成，爹至少也練過四五十年內功，它震碎護心鏡，震力已弱，何況爹早已運氣護住了胸腹，應該是傷不到爹了……」

萬青峯道：「天雲兄可是被一股陰氣滲入內腑了？」

李天雲目露驚奇之色，問道：「青峯兄如何知道的？」

萬青峯微笑道：「這朵玫瑰花最初穿窗射入之時，經兄弟舉劍一撩，已經把它撩個正着，但它所含的震力十分强大，竟然把兄弟撩去的劍尖震開了三寸光景，主要是它這支鐵針上好像另有一縷陰氣，和兄弟劍尖接觸，登時傳到了兄弟手腕之上，力道爲之一弱。」

李天雲點頭道：「不錯，兄弟護心鏡被震碎的同時，的確有一縷陰氣侵入內腑，剛才經兄弟運氣行功，希望把它從體內逼出，那知運行了快有一頓飯的工夫，依然無法把這一縷陰氣逼出來。」

霍天柱聽得一怔，大哥是形意門的名宿，形意門一向以內家自居，竟然連從玫瑰花上傳來的一縷陰氣，都無法把它逼出體外，說道：「會有這等事？這是什麼旁門手法呢？竟有這麼厲害！」

萬青峯道：「這個很可能是『借物傳陰』手法了。」

李天雲道：「這倒並不要緊，只有一縷陰氣侵入體內，慢慢總可以把它練化的。哦，青峯兄和二弟追出去，可曾追上什麼人嗎？」

李小雲就把追出龍眠山莊，攔住南宮靖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

李天雲微作沉吟，詢道：「他是追踪旋風花來的？」

目光一抬，朝萬青峯望來，說道：「青峯兄見多識廣，和他動過手，大概已可以看出他的來歷來了？」

萬青峯頷首道：「此人年事極輕，武功却不在咱們幾人之下，他人的兩種手法，極似少林『拈花手』（奪取霍天柱長劍）和『接引神功』（把萬青峯掌力引出），但却又和少林寺的兩種神功稍稍有異，兄弟曾問他可是少林俗家門人，他一口否認，江湖上人，只要他出身某一門派，絕不會不承認的，因此兄弟也不敢確定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了。」

他口氣微頓，接着道：「所以兄弟要徒手試他兩招，如果他是發射旋風花的人，內力之中，必然會含蘊陰氣，兄弟試出他內力之中，並無一絲陰氣，可能他說的不假，發射旋風花的另有其人，故而兄弟讓他走了。」

李天雲道：「此人如果不是旋風花，那麼旋風花又是什麼人呢？」

萬青峯一手掀鬚，微微一笑道：「咱們要找旋風花，此人不失爲一條綫索！」

× × ×

鳳陽，東控臨淮關，西接長淮衞，夙爲淮上重鎭。

最熱鬧的地段，要數東門大街，一條用大石鋪成路面，寬闊平整，兩邊商肆林立。

白天車馬絡繹，行人熙攘，入夜燈紅酒綠，夜市依然，十足的昇平氣象。

就在大街頭上，有一家鳳陽茶樓，兩層樓，五開間門面，門口面對一大片空地，是攤販麕集的地方，五方雜處，因此使得茶樓的生意特別興隆。

鳳陽樓下是普通座，五開間打開的一座大敞廳，板桌長櫈茶客們多半是販夫走卒，有的人敞開胸襟，露出毛茸茸的胸膛，有的人半坐半蹲，還把一隻飛毛腿擱于板櫈上，那是司空見慣的事兒。

幾十張桌子，每個人縱聲談笑，聲音自然十分嘈雜，你要聲音說小了，你的朋友就沒法聽得你在說什麼。

你如果想耳朵不受干擾，清清靜靜的喝茶，當然也有，那就是要高陞一步，登樓雅座。

樓上也是打通的五開間大廳，但裝潢就大不相同，畫棟雕樑，紅漆抱柱，臨街窗口，圍以朱紅欄杆，樓板也漆成黃漆，光可鑑人，就是桌子也是黃漆的八仙桌，椅子是雕花的太師椅，連茶碗也都是江西細瓷，一派富麗堂皇。

茶客當然也高級了，有過路的達官商賈和本地荷花大少，還有提鳥籠上茶館的帮閒人物。人品雖然不一定高，但至少懂得小聲說話不吵別人，當然也沒有敞開胸襟，擱上飛毛腿的習慣，這就是雅座了。

這時正是辰刻時光，茶樓生意最好的時候，樓上雅座也幾乎已有七成座頭。

從樓梯口走上一個風度翩翩的青衫少年。他剛一跨上樓梯，站在邊上的伙計立即迎着陪笑道：「公子爺請。」

青衫少年游目四顧，他當然想找個臨窗的座頭，好看看街景；但較好的位子早已給人佔去了，剩下來的幾張空桌，都是在人叢中間。他沒有作聲，就由伙計領到一張空桌上坐下。

伙計等他落座之後，才陪着笑問道：「公子爺要喝什麼茶？」

青衫少年隨口道：「清茶就好。」

伙計答應着退了下去，不多一回，就沏了一壺茶送上。

青衫少年伸手取過茶壺，倒了一盅茶，剛舉起茶盅，忽然聽到身後一張桌上，正有兩個人細聲交談。

其中有一句提到了「旋風花」和「霍五太爺」，青衫少年不覺心中一動，含盅淺飲，一面用心諦聽。

那兩人聲音說得極輕，但如何瞞得過青衫少年的耳朵？只聽一人說道：「五太爺還會怕旋風花？他不來則已，來了管敎他吃不完兜着走。」

另一個人道：「聽說旋風花很厲害，連黃山的萬大先生都不是他的對手……」

先前那人笑道：「那是萬大先生放他走的。萬大先生是什麼人，他等於是武林盟主，由他出面，大江南北的武林同道誰不聽他的？」

另一個人道：「那你就不知道了，萬大先生只和他對了兩掌，第二掌上就被震退了半步，才讓他走的，哦，聽說旋風花還是一個美少年呢？年紀最多也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青衫少年聽得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糟糕，江湖上都把我當作了旋風花，這誤會就大了。」

他喝了一口，放下茶盅，抬起頭來，忽然看到左首一張桌上，坐着一個青絹包頭，身穿青布衣袴的少女，一雙盈盈秋水般的眼光正好朝自己投來。

這姑娘看去不過二十來歲，眉不畫而黛，唇不點而朱，一雙鳳目清澈有神，當眞清麗絕俗，美到恰到好處。

只是神色之間，有些冷，使人有寒若冰霜之感！

這時發現自己朝她看去，就迅快的別過頭去。

青衫少年看得出了神，這就合了「張生」的一句話：「這般可喜娘兒罕見」！

他怔怔的望着她，希望她再轉過臉來，但她却一直沒轉過來。

茶樓裏來了這麼一個美得像天仙般的姑娘，茶客們的眼睛大吃冰淇淋，自然會如蠅附羶，全部集中在她一人身上。

所有竊竊私語，也幾乎都是在評頭論足，還有就是猜測她究竟是何來歷？

一個單身女子，跑上茶樓來喝茶，這是少有之事，何況她這身打扮，既不似大家閨秀，又不像小家碧玉，那是幹什麼的呢？

青衣少女先前還不覺得，後來漸漸似有所覺，一張春花般的臉色也漸漸愈來愈寒，凜若冰霜。

倏地站起，從懷中掏出一錠碎銀，往桌上一放，就俏生生朝樓下走去。她是給氣走的。

青衫少年目光一直送着她下樓，心中忽然一動，暗道：「這位姑娘行路有如行雲流水，看來還有一身武功。」

心念方動，只聽身後有人移動，兩個年輕漢子站起身急步跟着下樓而去。

這兩人正是方才細聲談論「旋風花」的人，青衫少年當然看得出來，他們也是練家子了。

這就掏出十文制錢，放在桌上，起身下樓。

只聽身後有人低聲和同伴說道：「你看，這小子緊跟着陸氏兄弟下去，包準有得瞧！」

青衫少年心中暗道：「這人說的陸氏兄弟，敢情就是下樓去的兩人了！」

他匆匆下樓，目光迅速一瞥，看到先自己下樓的兩人已經奔出數丈之外。

（未完・一）

大俠楚雪衣

（本文承自第34頁）

接着，他又問賭鬼和尚：「你肯不肯跟我走一遭，回去看看他們？」

賭鬼和尚道：「爲求清白，貧僧千肯萬肯！」

楚雪衣吸一口氣，又轉眼凝視着容二：「容兄呢？」

容二道：「不必多言，快走。」

破廟外，風雪依然，天色却已漸漸晚了……

君子何以欺其方

三人重回雪路，馬車仍在，祁濟安和阿浪也在。

但蒙面人和方紫秀却不見了。

楚雪衣急問祁濟安，祁濟安嘆了口氣，說道：「那個女子，不是個好人。」

楚雪衣道：「她怎樣了？」

祁濟安道：「她眞的用調虎離山之計，等你一走了，就要殺那蒙面人。」

楚雪衣忙道：「結果怎樣？」

祁濟安道：「但那人的武功，實在高得令人難以想像，雖然早已身受重創，兼且毒力已在體內發作，但那女子才發招動手，已給他一掌震退五步，當場吐了一大口鮮血，接着她就負傷走了。

「但那蒙面人也是傷上加傷，毒力也蔓延得更是厲害，我正想用解藥救他，但他却道：『還是用來救了阿浪再說。』我阻攔不住，終於給他走掉了……」

賭鬼和尚怒道：「貧僧這包解藥，足可救兩條性命，你們爲什麼不相信？」

楚雪衣道：「這一次，是我錯了。」說完，拉着賭鬼和尚，非要和他一起去找回蒙面人不可。

但這一次，他們再也找不着了。

直至天色已黑之際兩人才回到原處。

祁濟安對楚雪衣道：「半包解藥，已很足够。」

楚雪衣聽了，立刻看着阿浪，果然看見阿浪的臉色已重現了血色。

阿浪無礙了，但那蒙面人呢？

還有容二，容二也不見了，他是個怎樣的人？爲什麼會令楚雪衣有着那種異樣的感覺？

楚雪衣一定要把這些事情弄清楚。

在夜色茫茫之中，祁濟安忍不住問他：「那蒙面人是誰？」

楚雪衣沒有回答，但祁濟安却認爲，他是知道一切的，只是不肯說出來而已。

最後楚雪衣還是把賭鬼和尚釋放了。

車廂裏，還有一個人被忽略，那是水青蓮。

他的遭遇既很神秘，也很可怕，而且對於武林大局，有着極重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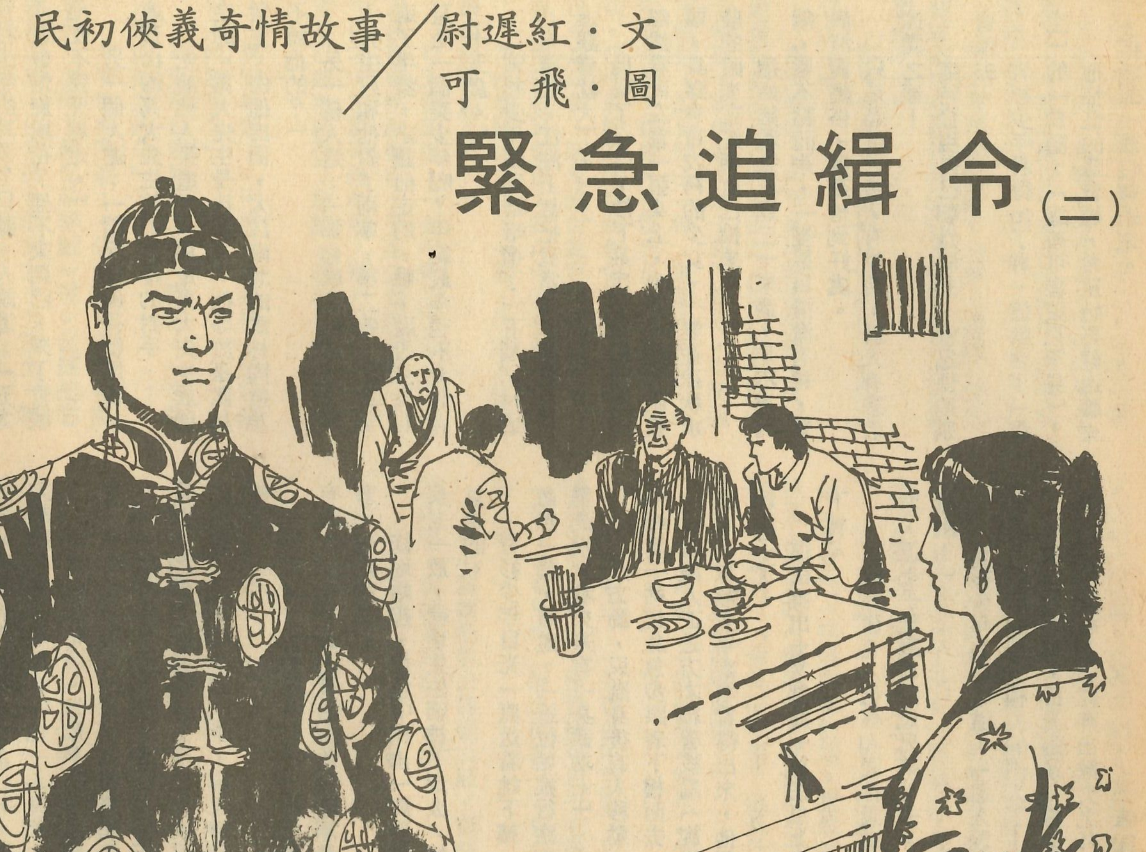
這裏許多事情，許多人物，都是楚雪衣不能不關注的，但他最念念不忘的，還是容二笠帽底下那對清靈流動的眼睛……

要知蒙面人是誰？容二又是什麼人物？請留意四六期之楚雪衣傳奇故事之二「天地譜」便可分曉。

（本文完）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民國十四五年間，奉系張作霖勢力伸展到江蘇省，派心腹楊宇霆爲督軍，揚州也屬奉系範疇，曾任過上海會防局偵緝隊隊長的郝振鵬，一日有韋青的來訪，自稱是同鄉，排行二十一，原來這排行是輩份，還比郝隊長高一級，說是來揚州找族弟韋雲，又查問秦璽盛傳落在揚州之說，兩者郝振鵬含糊答覆。韋青轉到表舅萬里家中住下，他是揚州大戶，有地位的人物，對自己明查暗訪有幫助，在「美人窩」窰子打探幾乎出了事，幸表舅出面調停；得郝隊長的綫人金絲雀通知，知道韋雲的下落，他是「紫衣社」的紅人，因誤會而發生衝突幾遭毒手……

避殺煞星降　密室失寶藏

金永年說：「秦璽爲國寶，將來不論誰得到，都要交出歸藏國庫，但由于外國收藏家的介入，這國寶已喊出了價碼。」

「金絲雀」靜靜地聽着，不參加意見，這有兩個解釋，一是她知道的也許不比金永年少多少？二是對此事不感興趣。她淡然說：「多少？」

「有位英國的收藏家，出了一千萬大洋。」

「那麼多？」「金絲雀」動容。

金永年笑笑：「據說有位波斯的古董商出價兩千五百萬大洋。」

「金絲雀」不由暗暗咋舌，大洋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這意外巨財誰不眼紅？她說：「既是國寶，豈容外國人插手？」

「如果暗中交易，一旦寶物出了國，誰能把它贖囘來？就以『逼宮』事件來說，流出宮外的寶物，據說是用卡車往外拉的，十之八九，還不是到了外國博物館中了？」

清帝遜位那年，與國民政府訂有條約，經政府公佈，並通知外國使館，以昭大信。政府給予的條件十分優厚，遜帝溥儀和他的皇族，本應遷往西郊頤和園，却一直賴在紫禁城內不走。原因是北洋政府積欠條約上規定每年四百萬元的鉅欵，說起來也是笑話。亡國之君居然還能訂約，足見政府之寬大了，至於當時的北洋政府，那就不堪一提了。

「金絲雀」說道：「專員說的也是實情。」

「所以我們的任務是緊防此寶落入外人之手。但爲了不使護寶者失望，總長徵得國務總理的默許，以國人出價五千萬大洋的十分之一獎金，贈與得寶者，如係二三人，平均分配。」

「就是五七人平均分享，也不是個少數字，專員這次南下，就是傳達這項命令的？」

「正是，還要督促找那東西。」

「萬一如古人所說的那樣：君子殉名，小人殉財呢？難免不會有人嫌獎金比例太少……」

「姑娘也該知道莊子說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這兩句話吧？」忽然趨近，抱起她坐在他的膝上，以青森森的鬍子碴兒去磨蹭她的頰頸，手也不老實起來，說：「張姑娘，我是一見鍾情……」

「金絲雀」心頭一驚，但她反應夠快。「專員能看上小女子，也是我們張家上一代積了陰德，燒了高香，可是小女子不能害您……」

「害……害我？」

「專員別誤會，我是說一個半月以前某夜收了工靠岸，遇上一個殺千刀的，他身手了得，把小女子給……」她哭得聲淚俱下。

「張姑娘，這件事我也爲妳難過，如果認識那個人，我會給妳出口氣，這不是妳的錯，而我也不是非處女不可的人。」

「專員，小女子的話還沒有說完，萬沒料到，這個殺千刀的，還給我留下了囘扣。」

「這……」金永年大感失望，就像端上桌面的一道紅燒魚，正要動筷，竟發現是河豚一樣，他說：「沒找大夫？」

「當然要找，可是這種暗毛病眞見不得人，小女子在這地面上熟人多，要是一傳十，十傳百，說是『金絲雀』身上有楊梅大瘡怎麼辦？沒法子，只有偷偷跑到泰州去，打了十來針六〇六還沒斷根。」

那時還沒有盤尼西林，治這種病最好的就是德國的六〇六或九一四。一般人聽到楊梅就會色變。

「張姑娘，我是萬分同情……」放下她，「此番我囘京覆命，途經上海，會買些新藥寄給你的。」

金專員交待了一番，靠岸下船離去。

「金絲雀」拉開秘艙的門，說：「哥，聽到了沒有？」

「是不是指『梅』話連篇？」

她「格格」笑着：「哥，不這樣的話，我能逃過狼吻嗎？」兩人相視大笑。

× × ×

此刻，萬里和內、外總管在大廳中談話，內總管麥嘉，作過兩位督軍的衛士，外總管郭奇，人稱「刀鎗雙絕」，飛刀和鎗法在關外享有盛名，由於那和尚的事，萬里交待部下要小心戒備，他担心的是他的大哥和大嫂。

萬宇是位篤信佛教的人，夫婦二人經常坐關，萬家的事都交萬里經理，據說萬家的財富有一半以上是萬宇四十以前經營糧食賺來的。

這時門房報告：「老爺，有兩位姓鐵的求見。」

「姓鐵的？」萬里面色一肅，他很不喜歡這個姓，也許是因爲和「鐵捕」是同一個字，不要說萬家有什麼現行犯，就是「鐵捕」進入萬家大門，他都會引以爲恥的。

「叫什麼名字，他們有什麼事？」

「一個叫鐵大器，樣子像張飛，另一個叫鐵金棠，斯斯文文的，說是要見見韋少爺。」

郭奇說：「韋青不住在這裏呀！」

萬里揮揮手，說：「請進來吧！」

二鐵被請入客廳，上了茶後，萬里說：「不知二位找韋青有何事？」

「受人之託而已。」鐵金棠說。

這工夫萬小柔進入大廳，說：「受何人所託呀？」

「這要見了韋先生本人才能說。」又是鐵金棠回答的。

萬小柔說：「二位認不認識韋青？」

「見了面就認識了。」

萬小柔說：「傳說平、津一帶一位鬼才『鐵捕』，已來揚州，想必是二位之一吧？」

二人互視一眼同聲說：「不敢。」

「幹嘛這麼客氣？到底是那一位？」

她自幼在天津讀小學上英專，十八歲肄業返囘揚州，所以不帶江北口音。

鐵金棠一指鐵大器，說：「可能這位就是。」

那知鐵大器牛眼一瞪說：「俺才不會掠人之美。他奶奶的！」

萬里說：「二位，韋青不住在舍下，而是住在橋月客棧內。兩位不能說出找他的原因嗎？」

「茲事體大，不足爲外人道……」鐵金棠文縐縐地說：「萬爺，反正不久自知，就此告辭……」

萬里把二人送出大門外，說：「這二人和韋青同住一家客棧，而不相識，這『鐵捕』之名就未免有點虛妄了。」

麥嘉說：「老爺子，這兩個傢伙陰陽怪氣地，有點邪門。」

萬里哂然說：「就算其中有一個是『鐵捕』好了！又能如何？」

郭奇說：「老爺子，那和尚的出現，加上這兩個姓鐵的，莫名其妙的造訪，不能不使人担心，尤其住在後宅的大爺和夫人……」

「嗨！」萬里喟然說：「沒當過家不知當家之苦，我早就想把這副担子交給大哥和大嫂，也許是我萬里德薄……。」

郭奇說：「老爺子，您這是客氣……」

這工夫萬里正要回身入內，忽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童把一封信遞給萬里，說：「您就是萬大爺吧？」

「不錯，小弟弟，你是……」

「有位大爺，叫我送這封信來給萬大爺。」

其實這是用桑皮紙寫成的紙條，再摺成一個方勝兒，萬里很有耐心地拆這個方勝兒，很久才拆開。

「萬爺惠鑒：

萬家壁堅炮利，高手如雲，小可斗胆出此下策，可謂最大胆狂妄之勒索者……請將三十萬大洋票子綑牢，以油紙密封，再以木盒裝好，於今夜十二時正，派二人送至西郊河岸大楡樹下，切勿自誤。如告發或跟踪，與小可作對，下手對象，將不限於萬爺本身。令兄嫂將遭池魚之殃，莫怪言之不預。

孟嘗門下，取乎鷄鳴。雖難登大雅，唯出偏師以勝之，亦爲兵家常事耳……。」下面具名者爲「余大胆」。

的確，在揚州向萬老爺子勒索敲詐，眞有點瘋狂。萬里手中的桑皮紙瑟索發抖，自然不是懼怕，而是盛怒，說：「反了……反了！這還得了。」

再找小童，早已消失在街角，麥，郭

二位總管去追，但未追上。稍後，萬里派人去知會鄉團孫大德。以他的聲望，當然也可以去找保安隊隊長，只要他一句話，派兩個小隊（一小隊相當於一排人）來此日夜保護，絕無問題。

依總管苗玉堂的意思，可以這麽作，反正保安隊不住在大宅內，在外面遙遙監視，還可以換上便衣。但萬里喟然說：「玉堂，憑我們萬家，對付一個蔽詐的毛賊，如果勞動保安隊，那並不是表示我們有辦法，而是沒落和悲哀了……」苗玉堂是總總管，郭、麥二人還受他指揮。

苗玉堂向麥、郭二人微微點頭，表示同意這看法。

不久孫大德趕來，和三位總管密議戒備事宜。

× × ×

「橋月樓」的客房在揚州聞名，干絲和肴肉也極負盛名，僅是蟹黃包子遜於「富春館」而已。這時韋青坐在角落處小酌。伙計上前說：「韋少爺，要不要再來個小炒？」

韋青目注門外，因爲這時走進老少二人。所以他揮揮手。這老的五十左右，腹有詩書氣自華。一看就知道肚子裏有墨水。少的二十左右，留了個大背頭，細皮白肉，有點英秀之氣。

老少二人還沒坐下，伙計巳上前張羅：「老爺子，兩位來點什麽？」

老人放下一個大藥箱，說：「二十個菜包子，一大碗酸辣湯。」

「老爺子，不來點別的嗎？」

「趕路火氣大，清淡點最好。」

年輕人低聲說：「爹，這揚州果然熱鬧。」

老人漠然說：「熱鬧的還在後面呢！」由於他們就坐在韋青旁邊桌上，老少二人還瞄了韋青一眼。

這工夫一個和尚走了進來對伙計說：「施主，有沒有素包子？」

「沒有。」

「就買兩斤乾絲吧！」

韋青站起來走近這個四十左右，生了一雙金魚眼的和尚：「你似乎對萬家挺關顧哪！」

和尚毫無表情，有時沒有表情就是强烈的表情。他漠然說：「施主這話是什麽意思？」

韋青低聲說：「有人看到你在萬家大宅門外說了四句非詩非偈的話。」

「施主好愛管閒事，請說出來聽聽如何？」

「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

和尚漠然說：「貧僧文事底子有限，施主莫笑，不知是什麽意思？」

韋青說：「我也不知是何意思，旣是你說的，你自應知道。」

和尚說：「貧僧不記得曾說過這四句話。施主記得如此清楚，必然知道是什麽意思了。」

「無非是暗示人生苦短，來日不多，風前殘燭，朝花夕拾之意。」

和尚頌了一聲佛號，低聲說：「施主何不多爲自己想想？聽說姓鐵的到處找你，『鐵捕』可不好惹啊！」

「多謝關照！」掏出一盒「大鷄」牌香烟遞過一根：「大師來根『草』吧！」

「出家人不抽烟。」接過乾絲付了錢就要出門，韋青又擋住了他。汪翠翹在櫃枱內冷眼旁觀，並未出聲。

二老闆說：「韋少爺，出家人有時也不免故弄玄虛，作神秘狀，無非是標新立異，嘩衆取寵，混點佈施而巳，就放他一馬吧！」

「二老闆。」韋青笑笑說：「這個恐怕不是你說的那一種。」

這工夫旁邊桌上一老一少的老人開了腔，說：「易兒，妳說這算什麽？」

清秀的年輕人說：「這叫着雷公打豆腐……專檢軟的下手嘛！」

「嘿嘿！這比喩倒也貼譜兒。」老人說：「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就用小刀一挑一削，一條廢臂少那麽離開姓江的膀子哩！我說易兒，不要說爹這個大夫，就是老戶也未必能辦得到啊！」

韋青似乎微微一震，瞄了老人一眼，而櫃枱內的汪翠翹似乎豎起了耳朵在聽老人沒頭沒尾的話。

年輕的又說：「這刀法好還在其次，最妙的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被砍下一臂的人居然還感激涕零，那才妙哩！」

汪翠翹瞇着美眸，似乎巳聽懂了些許。這時老人又說：「對！所以那位大戶可就頭大哩！一是『鐵捕』到了揚州，聽說他府上有人犯了法。其次嘛！一個出家人似乎未卜先知，暗示大戶家中會發生什麽不幸似的。第三……」

韋青發現和尚巳不見，出門望去，和尚巳轉入另一條街，追去却巳失踪，找了一會返回橋月客棧，那老人和年輕人也不見了。

「嘿嘿！」韋青冷笑說：「這一對老少，八成和那和尚是同路人！」

汪翠翹也有同感。但她不能插嘴。至於二老闆等人，他們自然並不知道老僕江濤之子江立自萬家拐欵逃走被萬、韋等人追趕卸了他一條左臂的事。

相信萬老爺子和韋青放了江立一馬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爲江立失去左臂，今生巳不能用武。因爲他自幼學了萬老爺子的左手刀法。失去左臂，左手刀法自然消失。

況且看在江濤忠心份上，算了。

但這一老一少居然知道這些事。韋青似乎並不驚奇，汪翠翹却十分驚異。稍後，她悄悄地打發一個丫頭出了門。

× × ×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妓女，像揚州這地方，明的，暗的，自不在少數。這工夫韋青進入一幢三進的四合房內。

「喲！韋小開，可你久沒見了！難得到這裏廂白相。」鴇母甜着臉迎上來。且吆呼着：「小腰……小腰，……韋小開來哩！」盡管她內心一百個不歡迎韋青。

霍小腰迎出來，小腰一握，自然顯得聳胸隆臀。一套粉紅杭綢夾襖，剪裁得十分合體，襯配着如雪肌膚，眞不輸「綠牡丹」呢。

其實她最動人處還是那一雙大而靈活的眼睛，唯一的缺點也許是太瘦了些，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要是不瘦，趙飛燕焉能

入美人之列？

在霍小腰屋中，她說：「這些日子是不是在吃窩邊草？」

「什麽窩邊草？」

「草頭萬的千金小姐呀！」

韋青笑笑，說：「我的胃口可沒有那麽好。」這工夫丫頭上了茶點，北方叫着「開盤」，南方叫着「打茶圍」，就是這樣。不過霍小腰身份特殊，賣嘴不賣身，在揚州也什有名氣。

當然，韋青知道她，她也知道韋青，是不是還有特殊恩客知道她，她也知道別的恩客？

她在他身邊說：「還順手吧？」

「妳指哪一方面？」

「大盒子到手了沒有？」

「嗯……」他吐出長長的白烟，倚在床上。

「箱子裏是什麽東西？」

「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金銀珠寶，大洋票子？黃金，或是風傳中的秦璽？」

他微微搖頭。表示完全不對，她坐在他的身邊，上半身幾乎全倚在他的懷中，嗲聲說：「不來嘞，你好會吊胃口！」

「我只怕妳聽了會噁心。」

「不會的，到底是什麽呀？」

「骨頭。」

「什麽？我不管！你好會哄人！」

「我就知道妳不信。」韋青丟了烟蒂，「如果不是一具骷髏，那就白忙哩！」

「這……這我就不懂。你不是來弄秦璽而是來找這些骨頭的？」

「找骨頭是目的之一，而且還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這骨頭有什麽用，難道比秦璽還有用？」

「在某一角度來說，正是如此。」

「是誰的骨頭？」

「今夜可否只談風月，暫時不要談此事。」

「不談就不談，那要談些什麽？你出題吧！」

韋青雙手放在她的肩上，凝視着她：「這些日子我沒有來，妳都接了些什麽客人？」

「我說沒有你一定不信，必會說：烈女怕纏，浪女怕閑。對不？」

他望着她不出聲，她故作迷人狀說：「你看我是烈女還是浪女？」

韋青道：「我看妳是烈中有浪，浪中帶烈……」

她大力擂了他幾拳。丫頭送來酒菜，二人邊吃邊談，她低聲說：「江立並未遠離？」

「妳眞聰明。」

「我有你一半聰明就好了！」

「我那裏聰明了？」

「你快別打馬虎眼哩！從你來揚州之日起，凡是發生任何一件大事，都或多或少和你發生點關連。」

「妳把我估得太高了！小腰，有些事我暫時不能讓你與聞，是有苦衷的，妳可別誤會。」

「哎呀！你連我也不信任了。」霍小腰說：「那麽你今夜不必走了。」

「妳別吊胃口，我要是眞留下，妳一定會往外推。」

「你那麽肯定？」

「因爲妳目前還不會隨便把與生俱來的交給任何男人。」

她抱住他幽幽地：「其實我只不過是爲你暫時保存而巳，在沒有給你以前，你該給我立個貞節牌坊才對。」

「枕冷衾寒，妳是不是守不住了？」

她的粉拳如雨點般地擂下。

午夜稍過，韋青離開了霍小腰，自防衞力薄弱處潛進萬家大宅之中，他此來別無目的，旣非探視萬小柔，也無不軌企圖，只是不大放心萬老大萬宇夫婦。

他對那首非詩非偈的東西十分在意，隱隱覺得絕非橋月客棧二老闆所說的：出家人也不免故弄玄虛，作神秘狀，並非是標新立異，嘩衆取寵，騙點佈施而巳。

他不以爲如此，也就牢牢記住了那四句：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

進入萬宅不久，就隱隱傳來紛雜的人聲，像是發生了什麽事，這兒他頗熟，避開卡哨，來到後進，也就是萬老大夫婦居住的一進宅院中，韋青大吃一驚，萬老大夫婦被殺死亡。

他們死在小齋中的蒲團上，都是心窩一刀畢命。

這樣與世無爭的好人有此下場，韋青不免懷疑所謂天道。也不免想那「草頭露水板橋霜」之句。這似乎都在暗示「半夜殘燈曉天月」之人生無常了。

萬里悲嗥着吩咐人手立刻緝兇，以及通知偵緝隊、警方及孫大德總團練。

韋青不想久留，循原路出去，但是，事有湊巧，竟遇上了萬小柔，他知道這會造成誤會的，他本想來抓行刺的兇手，却因遲來了一步，可能還會揹上黑鍋。

「你要走？」

「是的，小柔，眞想不到，大表舅這麽好的人會有此下場。」

「在壞人心目中，有這下場的人正該是好人是不是？」

「小柔，我要走了，我發誓要逮到這兇手爲大表舅報仇的。」

「你如果搬回來住，兩個姓鐵的也不能把你怎麽樣的。」

「小柔，妳不知道，事情並不單純。總之，有一天，我會讓妳知道，事情的眞象。」

「莫非你眞是『二鐵』要找的人？」

韋青笑得很怪，巳上了牆頭，萬小柔說：「是住在『美人窩』嗎？」但韋青巳經走了。她唯一的感受是韋青太賤，她一個千金小姐難道不如一個鴇母阿酥？

出了萬宅不遠，聽到小巷中有人打鬥，竟是萬宅的內總管麥嘉手下劉展，另一個居然就是那個和尚，一看就知道，劉展非和尚的敵手，似乎挨了幾下。

韋青下決心要生擒和尚，這有多種原因，一來可以洗刷自己的嫌疑，至少小柔巳起疑心，其次是除去自己辦事的絆脚石，當然是爲萬老大夫婦報仇。但是和尚十分機警，一拳砸中了劉展的頭頂，劉展立即塌下。

韋青更快，一脚在和尚腰下蹭了一下

，和尚知道絕非敵手，也不想躭擱，以防萬家再有人來，躍起一按丈餘高的民房牆頭，沒於民房院內。

韋青又未追上和尚，囘來一試劉展，早已斷氣。

「韋少爺……」韋青駭然囘頭，外總管郭奇已在兩丈以外，冷冷地說：「絕對想不到……」

「郭總管想不到什麽？」

「韋少爺似乎還想否認這件命案。」

「郭奇，是一個和尚殺死劉展的。」

「但韋少爺去萬宅又悄悄退出，也是適逢其會嗎？」

這誤會果然造成了，他說：「姓韋的的確去過萬家，也看到大表舅和舅媽被人暗殺，我悄悄退出的動機，一是想追追兇手看看能否追上？其次也是避免發生誤會，沒想到是越描越黑。」

「韋少爺同去一趟，對萬爺交待一下不就沒事了。」

韋青道：「我還有事，主要是想去追那和尚。」

「韋少爺不去，又怎能堵住我這悠悠之口？」

「債多不愁，虱多不癢，一切憑郭總管的良心。」

「如我讓韋少爺就這麽走了，我的臉往哪裏放。」說着人已攻上，快得連表情都來不及變換。他估計至少要比韋青高出三成實力。

拳脚不成，薄刀已在手，「刀槍雙絕」在馬上可以用飛刀和鎗截斷電綫，如今兩刀飛出，連一片衣襟都沒沾上。「雙絕」已少了一絕。

這時兩個人忽然出現在劉展的屍體旁，正是「二鐵」。鐵金棠說：「郭總管，死者是什麽人？」

郭奇說：「萬府的護院劉展。」

「誰幹的？」

「還會有誰？」郭奇以爲，「二鐵」一到，何用自己動手？立刻收手，退了下去。

鐵大器大聲說：「韋青，這姓劉的是你殺的？」

「是不是都無所謂。」

「他奶奶的！這像句人話嗎？」

「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

鐵金棠一捋衣袖，似要動手，鐵大器說：「你要幹什麽？」

鐵金棠冷冷地說：「拿人！」

「他奶奶的！」鐵大器怒聲說：「剛才發現這兒有人打鬥的是我，而奉令緝捕此人歸案的也是我。你有什麽資格從中攪和？」

鐵金棠笑笑說道：「鐵兄，你說奉令緝兇，像那麽回事似的，試問，你是奉何人之命？何單位之令？又以什麽罪名去拿人？」

鐵大器說：「事關機密，不便明言，閃開！」已把夾袍下擺掩起，掖在束腰上，準備動手。

鐵金棠爲人較隨和，但事關重大，他說：「既然如此，鐵兄亮出身份吧！」

鐵大器說：「我要是亮出底牌，你老兄如何下台？還有冒名頂替以及招搖之嫌呢！」

郭奇在一邊直皺眉頭，但爲了瞻仰「鐵捕」的絕技，只有耐心看他們爭執。沉住了氣，這時鐵金棠大聲說：「姓韋的人呢？」

「這小子溜哩！他奶奶個熊！快追……」二人一東一西，疾追而去，郭奇愕在當地。

× × ×

「萬爺，要說劉展不是韋少爺殺的，我絕對不信。至於大爺夫婦是不是他殺的，我不敢武斷。」

大廳中迴盪着郭奇的聲音，另外就是總管苗玉堂一袋接一袋的吸水烟聲。萬氏父女都戴了孝。

麥嘉說：「萬爺，出事那天，韋少爺深夜潛入本宅，大小姐曾撞見了他，怎麽留也留不住他。試問，那時候他來幹什麽？如說他來此有事，爲何又不現身來見萬爺？這巧合也未免太可怕了吧？」

萬里看了萬小柔一眼，說：「柔兒，那夜妳見過他？」

「是的爹。」

「爲什麽不說。」

「我總以爲他不會，也沒有理由，而且他一直很敬重大伯父和伯母，所以就不願多事。」

「混帳，這能算是多事？」

「兩位總管……」萬里又說：「要說是韋青行兇，我也找不出理由來。」

苗玉棠吹出烟滓子，說：「萬爺，韋青到萬家，八成是避難，所以『二鐵』一到，他就溜了，而和尚留偈語，小孩子送勒索信，都不過是配合此一行動，這當然都是預謀！」

萬里說：「苗總管的話也不無可能，可是……。」

江濤說：「老奴知道人微言輕，沒有說話的份兒，但這件事老奴不能不表示一點意見。老奴以爲，各位的懷疑表面看來的確什有可能，但是，韋少爺殺大老爺和大奶奶的動機呢？」

衆人一怔，苗玉棠說：「老江，在這場合上，你的確沒有說話的資格！」

「是的，苗總管。」江濤也爲萬老大戴着孝，說：「只不過……」

苗玉堂手一揮，說：「沒有什麽只不過，立一邊涼快去。」苗玉堂在萬家說句話幾乎和萬里一樣，江老頭只好把半截話收囘。

稍後麥、郭二總管出廳而去，苗也離去，這工夫門房在門外說：「老爺，門外有位五十左右、揹了個藥箱的人，自稱姓莊，說是有要事要見老爺。」

「姓莊的？」

「是的，看樣大子不像個壞人。」

「把他叫進來。也順便去把苗總管請來。」

「是。」

來人叫莊前柳，萬里沒見過。「莊先生，恕我健忘。」

「久仰萬老爺子的大名，惜未謀面……」這工夫苗玉堂也進入客廳，他也未見過此人。苗玉堂親自送上茶點，說：「莊先生必有見教。」

「小可無意中發現了一件秘密，攷慮再三，以爲茲事體大，應該告訴萬爺。」

「莊先生眞是古道熱腸……」

「萬爺，這一件事……可否借一步說話？」

「不妨，苗總管不是外人，事務不分巨細，皆可與聞，請不必顧慮。」

「既然如此，在下就說了。」莊前柳說：「不久之前，在下自淮安來此，途經郊外，適逢其會看到萬爺、韋先生和一位江老頭追趕府上一個叛徒……」

「確有其事，那是舍下老僕之子，不思感恩圖報，拐帶七八萬大洋，席捲而去，且玷汚了一個丫頭。」

「那韋姓青年不過一兩個照面就砍下了那江姓年輕人的左臂。」

「不錯，確有其事。」苗玉堂有點不耐，說：「莊先生，這不是什麽秘密。」

莊前柳笑笑。「秘密在後面，萬爺，表面看來，那位韋先生悲天憫人，手下留情，只取他的左臂，留他一命……。」

苗玉堂笑笑說：「以萬家的左手刀來說，砍去他的左臂，他就完了。」

萬里也微微一點頭，表示韋青並未留情。

莊前柳說：「如果砍他的右臂，那才是完了。」

萬、苗二人一愣，還以爲莊前柳不知萬家的左手刀名震江南，莊前柳一直成竹在胸，說：「因爲江立那條左臂切去比不切去好些。」

萬里吶吶說：「先生可否明示？」

「這麽說吧！江立那條左臂如不及時切去，半年內就沒有命，切去了而且切得好的話，也許他還能再活五十年。」

苗玉堂茫然說：「這是爲什麽？」

莊前柳捋袖打開小箱，苗玉堂暗暗戒備，如有人想暗算萬老爺子，先得通過他這一關，但莊前柳自箱內藥罐中取出一隻斷臂，萬、苗二人相視愕然。

到目前爲止，苗玉堂仍以爲姓莊的是窮極無聊，藉機訛詐。

莊前柳說：「萬老爺子必可猜到這是何人的斷臂了吧？」

「當然，是江立的吧？」

「是的，萬爺。」他指着肱骨下端，說：「在這橈骨上端，肱骨下端，就是肘關節。」

「對了！先生必是一位名醫。」

「不敢，不過小可對骨科頗下了一番工夫。」莊前柳說：「在這肘關節，肱橈關節和橈尺關節囊內，外覆三條不同的韌帶，這叫着骨動關節。」

苗玉堂不耐走到窗口去了。

可是萬里心事重重，似知他不是僅說這些廢話。莊前柳說：「尺橈關節，是由環狀韌帶骨間膜及尺橈骨環狀結節所構成，叫着齒突環關節……」

苗玉堂的耐性不怎麽好，他斷定這傢伙必是個騙子，不知要玩什麽花梢，大聲說：「你到底要說什麽？如果就是說這些，殺豬和賣豬肉的也懂……」

莊前柳也絕，「卜通」一聲，把那斷臂丟入酒罎內，把油紙往上一蒙就要重紮起來。但萬里按住了他的手。「莊先生，苗總管這人是急性子，加之近日舍下遭遇不幸，自不免有點暴躁。不敬之處，你多包涵。」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莊前柳又打開罐子，說：「苗總管，不是莊某倚老賣老，這些骨科常識，有些人花錢都聽不到……。」

萬里說：「有幸聽大國手一席精闢之論，幸何如之……」

「請注意了！」莊前柳硬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用小刀割開關節，說：「上述關節，都在骨之尖端，如不細察，很難發現或分辨。」

「是的，國手。」

「請老爺子摸摸這兒……」

萬里猶豫一下，終於去摸了一下，說：「是這兒？好像……」

「是不是有塊杏核大小的東西？」

「是的……不錯。」

「這就是一種極難診斷的絕症。更是外行人百年難得一見的良機。」他望着萬里，「萬爺可聽說過骨癌？」

萬里面色驟變，苗玉堂一怔，突然自窗口處走過來，吶吶說：「我懂了……我懂了！莫非韋青這一刀恰巧在這骨癌之上約三四寸處切斷？」

莊前柳說：「在下剛才說過，這條左臂如不及時切下，江立只有半年好活，而切臂的韋姓青年，顯然也是此道翹楚，可能來自骨科世家。下刀奇準，所留之二三寸餘臂，正好可以裝義臂……」

萬、苗二人驚駭之外，折服得五體投地，因爲韋百川正是華中一帶著名骨科大夫。

「所以莊某暗中觀察，這乃是一件周瑜打黃蓋的勾當，只是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當時江濤作樣子仍要追回江立，但韋青攔住了他，說是學了左手薄刀的人斷了左臂，就等於收回了萬家的絕技。」

更絕的是，韋青當時還說，萬里一生行善，絕不會做出趕盡殺絕的事，留下江立的右臂，也好在江濤晚年老邁，作攙扶之用，以盡人子之道，一位大善人豈能反對這種建議？

果眞如此，韋青該有多麽聰明？他和江濤父子的默契有多麽絕？當然，也可能江濤根本不知道，僅是韋青和江立二人有默契。至少萬里作如是想，因江濤老實，不會巧言令色。

若非莊前柳點破，萬里以爲，豈不被韋青和江立在背後笑掉了大牙？他早知韋青聰明過人，身手了得，所以他喜歡他，而現在，却覺得他聰明得有點可怕了。

通常，凡是覺得別人精明得近似可怕者，這人的精明是不會輸人的，因爲一個笨蛋是沒有資格去怕精明人的。

所以萬里對莊前柳敬佩有加，這種幾可比美華、扁的醫術，再到哪裏去找？因爲富人最怕死啊。

「莊兄，爲了表示萬某的敬意和謝意，這朋友是交定了！苗總管……」

「在。」

「席開『聽雨小築』……」

× × ×

深夜送走了莊前柳，萬里在五六分酒意之下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立刻來到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曾來過的秘密地下室內。

這兒太久無人來過，應該蛛網塵封。

但是，蛛網不多，落塵極厚的地面上却有兩行足印。這顯然是不久之前留下的。來一行，去一行。

在這瞬間，萬老爺子往日的穩沉和篤定的風度全不見了。左手中提的馬燈微微顫動着。

以他的聰明和反應，加上近來所發生的事，他幾乎可以斷定。這兒失落的不是金條，也不是其他名貴的寶物，極可能是一個大箱子。

的確，那些財寶紋風未動，連個指印都沒有。因此，萬里心底有一股令人悚慄的冷流，流佈全身。

大箱子不見了。地上留下了一個沒有落塵的印痕。

「江濤……」萬里把江濤叫到水榭中，在這兒說話不易被人聽到。他說：「江立有絕症嗎？」

「老爺……您說什麼？」江濤從未看到老爺的臉色這麼壞過。

萬里的目光似要透過江濤的肺腑，他說：「江立有絕症，就巧妙地安排了一次大胆的逃亡行動，成功了固然好，不成功也無所謂，反正是死馬當作活馬醫，廢物利用，是不是？」

「老爺……老奴不懂您的意思，不過，老奴倒是眞的希望那畜牲得絕症死掉算了！」

「江濤……」萬里深深地吸了口氣，「我不想說對你們父子有什麼大恩，至少江立出生在萬家，我待他像子姪一樣。」

「老爺……」江濤跪在地上悲嘶着：「老奴祖上無德，哪敢奢求有個像樣的後代？可是老奴却敢担保，那孽子一無所長，就是手脚乾淨，不會偷竊。」

萬里臉色一沉，目光一凝，說：「江濤，你我相處這多年，就換不出你一句實話嗎？」

「老爺請告訴老奴，到底丟了什麼東西？」

萬里凝視江濤好一會，說道：「江濤，這些年來，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剛才，我的語氣如有過份之處，你可別放在心上……」

「老爺，老奴怎麼敢……」萬里已在水榭之外了。江濤茫然抹着額上的汗，木然地望着萬里的背影。

萬里心中很亂，在他一生之中，沒有這樣過，就算當初把那「東西」裝入大箱時，心情也沒有現在亂。所以他要找個地方靜下來好好想一想該怎麼辦？

在平常，任何事他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該怎麼辦了。這件事却不成。那知他剛剛進入暖閣，麥、郭二總管已站在閣外。

此時此刻，煩不煩？大箱子丟了雖不能獨怪他們二人，但萬宅的安全由他們二人負責，他們在監守上總是有疏失的，因爲那畢竟是個大箱子，而不是個小盒子。

麥嘉說：「我們二人有件事想跟萬爺商量。」

萬里攤攤手。此刻如有人交還那個大箱子，他寧願以一半家產相贈。因爲錢花了可以再賺回來，那東西絕對不能丟。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想不通主人爲何如此不快？於是郭奇說：「萬爺，聽說莊大夫要住到宅中來。」

「我是有這份誠意，但，人家是否肯來……」

「萬爺，莊大夫醫術高明，自不必說，只不過，此刻內憂外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府上再多個陌生人，總是叫人担心！」

萬里漠然說：「前此宅內一個陌生人都沒有，還不是照樣出漏子？」

麥、郭二人還以爲主人是指萬老大夫婦被刺的事，確也有虧職守。沒有說話。

麥嘉說：「萬爺，在目前，最緊要的任務是什麼？請指示！」

二人也算是心腹，但大箱子的事，二人還不配與聞。由於韋青和小江的事，萬里對「心腹」二字已不感興趣了。

「從現在開始，二位請多操點心就行了……」

麥、郭二人很不是滋味，他們以爲，萬宅發生事故，苗總管似未受到責備，他們也知道，不能和人家苗總管比，人家的交情，背後簡直可以稱兄道弟。當然，如果他們二人知道萬里此刻的心情，也就不會怪他了。

在此同時，萬小柔屋中「啪啪」兩聲，似乎是茶壺或茶杯落地摔破的聲響。奶媽進屋一看，果然是茶壺和茶杯落地砸破，萬小柔坐在椅上生氣。

「怎麼哩？小柔？」奶媽自她生下就取代了她的母親，一手把她奶大，所以「小柔、小柔」地叫慣了，其實她姓萬單名一個「柔」字。奶媽四十五歲，總是拾奪得很乾淨，此刻走近拍拍她的肩胛。「怎麼？文是誰惹妳哩？」

「誰也沒有。我恨韋青那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韋青怎麼哩？」

「他沒有良心！他不是人！」

「沒頭沒尾的。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恨不得殺了他……」她說了偷聽到苗玉堂和她父親交談，以及父親和江濤的對話。說來也巧，原來她不久前到水榭中去找她所失落的一隻名貴耳環，剛找了一會，就見父親帶着江濤心情沉重地向水榭走來。這些日子萬家發生過很多不幸，尤其江立叛離萬家，詳情她並不太清楚，所以很想知道內情，就藏在內間偷聽。

萬里和江濤在水榭外間談話，萬沒料到內間有人，這也是因爲萬小柔找耳環沒帶火柴及燈來。

因爲她把江立逃走，拐帶大量銀錢，以及韋青卸他一條左臂，而那條左臂經莊前柳證實爲有骨癌的。以及府中丟了一隻十分貴重的大箱子等等前後一想，以爲韋青涉嫌重大。

當然，她惱火韋青的不全是爲了這些，而是他的表現太花。奶媽聽了這些，好久不出聲，萬小柔狠狠地說：「他對不起我爹，可是我爹迄今不忍懲罰他。」

奶奶忽然漠然說：「一件事不要從一個角度去看……」奶媽唸過書，她的底子也許和萬爺子差不了多少。

「奶媽，妳是說……」

「我只想告訴你，韋青未必是壞人，凡事多用點腦筋，不可衝動……」

「怎麼？我說韋青混帳，他對不起我爹，難道說錯了？」

奶媽默然掃走地上的碎片，走了出去。萬小柔不解地搖頭。她以爲奶媽變了。

× × ×

天越冷，被窩裏就越暖和。到「美人窩」來印證此說的嫖客不少，所以「美人窩」生意不惡。

天才黑，「美人窩」前院中的煤氣燈就「嘶嘶」響起來了，把外院照得如同白晝。此刻，穿了一件銀灰印度綢夾袍，戴着禮帽，叼着長烟咀，一手提着夾袍下擺的韋青進入「美人窩」的大門。

「這位爺，相好的是哪一位？」

「阿酥……。」

「又是你！」「大金牙」沒想到他還敢來，不禁退了兩步，「姓韋的，你到底要幹什麼？」

「你的耳朵有毛病是不是？不是說過來找阿酥的嗎？」

「姓韋的，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再把你拎進去並不難。」

韋青走近，拍拍他的肩胛說：「『大金牙』，你是聰明人，聯合糾察隊是關人的地方，但不關我這種人。」

「大金牙」莫測高深，上次阿酥還到萬家去過一次，看來何去了。他說：「韋先生，年紀輕輕地，長得又帥，何不挑個年輕貌美的？」

「這你就不懂……」韋青要上樓，「大金牙」在梯口處吆呼着：「老闆娘，韋先生找你。」

「叫他上來。」

「老闆娘，憑你的身份……」

「身份？我有什麼身份？」阿酥在樓上房中說：「以前年輕，陪人上床，如今老了，就找些雛兒來陪人上床，作孽半生，報應不爽。你說說看，我有什麼身份？而這種不怕死的混混，無賴，不找我又找誰？」

「那何不報告郝隊長，把他拎進去算了。」

「他今天進去，明天一定出來，你信不信？」

這工夫韋青又抽出一根烟捲兒往烟咀上一插，掏出洋火在「大金牙」衣領上一划，「嗤」地一聲燃着了，向他呲呲牙上了樓。

「大金牙」雖然內心直發狠，却也無奈。忽見小雪在一邊，他抬抬手，說：「端茶送點心！」

「是。」小雪自不是阿酥的女兒，她是高郵人，七歲時她娘以九十塊大洋把她押在「美人窩」，爲期十年。

小雪端上茶點到了阿酥門外，忽然聽到屋內有動靜，小雪嚇壞了。「大金牙」悄悄上樓低聲說：「小雪，怎麼哩？」

「大爺，不好了！我娘和那人，幹上了……。」

「媽媽地！大驚小怪！他們不幹起來要幹什麼？」

「不，大爺，他們眞的打起來了。」

「不是眞的難道假了不成？一個想吃嫩草，一個想啃老梆子，嘿嘿！還不是乾柴烈火，一拍即合。」

小雪可不懂什麼梆子和嫩草，她急着說：「那客人在欺負我娘，大爺你怎能不管？」

「欺負？」「大金牙」哂然道：「揚州『美人窩』的阿酥會被人欺負？去，去，去，妳懂什麼？」

「大爺，要是我娘被打死了呢？」

「打死？可不是？不過妳放心！那種死正是他們所追求的欲仙欲死！他們在床上打對不。」

「不，是在床前打。」

「嘿嘿！連上床都等不及了……」這工夫屋中傳來「唏哩嘩啦」一聲，似乎像俱都散開了。「大金牙」皺皺眉頭，躡足走近，自小窗望進去，不由一怔。

屋中人影交瀉，幾乎分不清那是韋青？那是阿酥？這怎麼可能？他一直以爲阿酥這老蟹不過是一個過氣的「跳盤兒」，「破鞋」，弄了幾個骯髒錢在此開「人肉攤子」，絕對想不到，她居然有此身手。

兩個人在屋中騰挪昇降，快逾迅雷奔電。「大金牙」心頭一涼，他對自己這兩下子一向自負，現在他相信，未必是這老梆子的敵手，在這藏污納垢之地，居然藏龍臥虎——

「蓬」地一聲，一個人摔在床上，正是阿酥，她似乎認了，正在呼呼牛喘，說：「姓韋的，雖然我不是敵手，可是……我不服氣。」

「要不要再試試看，看看妳是趴下還是來個大元寶？」

「死人，你吃定了我。多少？」

「一個月五百。」

「好，但美人窩有紕漏你要擺平。」

「鷄毛蒜皮的事兒我才懶得管，我不是大茶壺！」

只聞「嘩啦」一聲，似乎有一部份是現大洋納入袋內。韋青邁着步下樓。向「大金牙」眨眨眼，揚長而去。「大金牙」猛抓頭皮心想：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麼的？

出了門，韋青自袋內取出一張小紙條，上寫：既然幹了首席茶壺，何不也到「紫衣社」去試試？

此刻，他剛轉過街角，自民房探出的樹枝上「唰」地一聲射下一條人箭，這角度和速度，似乎根本不想給他還手的機會，甚至不想讓他喘口氣。

他急切中把紙條納入口中，來人已到了頂上，袖中隱隱探出大七首，「霍霍霍」三刀，韋青可以感到頭臉四周的逼人寒氣。

在人類保命時，能在瞬間把體能發揮到頂點，什至連自己都不相信。僅憑閃電似的挪移和豐富經驗及判斷仍是不够。還要加上那麼一股洒脫勁兒——視死如歸。

「唰」地一聲，兩個人影交瀉而過的瞬間，韋青的肩衣被這一七首直划到背心，衣破血出，但僅是皮傷。而此人出刀的同時，幾乎想以指頭勾出韋青口中紙條。

韋青出了一身冷汗。對方雖是施襲，身手亦屬罕見。

此人身材較高，禮帽低壓在眉端，儘管眼下紮着黑巾，但那馬長臉和黃澄澄的鷹眼却也是他的招牌。此人頗似曾到「金絲雀」的「小三張」上的專員金大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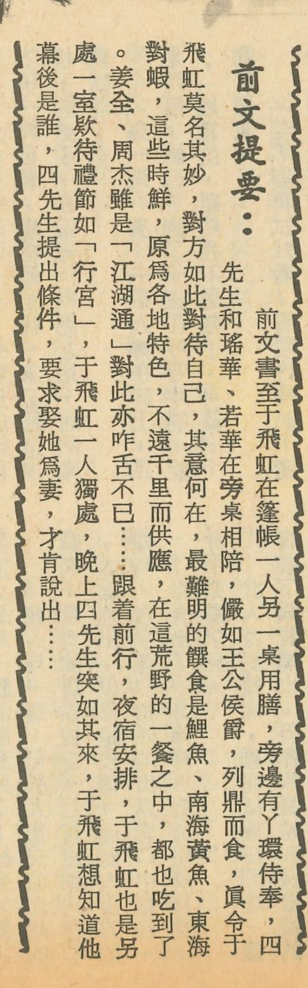
揚州非但樓房少，街道窄也是缺點之一，而且道路多用碎石鋪成，如有一輛馬車通過，行人就得閃到商店或住戶廊簷下讓路。

（未完・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在篷帳一人另一桌用膳，旁邊有丫環侍奉，四先生和瑤華、若華在旁桌相陪，儼如王公侯爵，列鼎而食，眞令于飛虹莫名其妙，對方如此對待自己，其意何在，最難明的饌食是鯉魚、南海黃魚、東海對蝦，這些時鮮，原爲各地特色，不遠千里而供應，在這荒野的一餐之中，都也吃到了。姜全、周杰雖是「江湖通」對此亦咋舌不已……跟着前行，夜宿安排，于飛虹也是另處一室欵待禮節如「行宮」，于飛虹一人獨處，晚上四先生突如其來，于飛虹想知道他幕後是誰，四先生提出條件，要求娶她爲妻，才肯說出……

蘊藏機心圖偵秘　願施色相惑斯人

四先生不知是心中太過興奮，還是不相信自己的聽覺，呆呆望着于飛虹，竟然規規矩矩的抱拳一禮，道：「姑娘是答應了在下，那在下不打擾了，告退。」

身軀微晃，破窗而去。

「好佳妙的輕功……」于飛虹心中暗忖：這人武功之高，當眞是前所未見。

鬼影門以輕功馳譽江湖，但于飛虹却自知絕沒有那份能耐。

木門呀然，瑤華緩步而入，道：「小姐，沒有跟踪他的人，也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麼陰謀詭計！」

「他的武功太高了，我們就算想監視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飛虹輕輕歎息一聲，說：「他害怕的不是我們，而是躲在他身後的人，唉！我該怎麼辦呢？」

瑤華聽得怔了一怔，道：「姑娘的意思，是……」

「像四先生那樣的高手，我們該不該把他引入我們之中，讓他幫助我們呢……」

「當然應該……」瑤華說：「可是，四先生肯幫助我們麼？」

「唉！瑤華，這就是我爲難的地方了，不知該如何應付……」于飛虹低聲道：「目下，我們對敵人知道的太少，似乎是只宜智取。」

瑤華道：「姑娘的意思是要婢子……」

「我們要好好的商量一下，這件事充滿着神秘，他們展現出來了驚人的實力，四川唐門在江湖上是何等的聲威，但却甘願俯首聽命，看起來，懶龍、怒獅、閃電豹，也似和他們有關……」于飛虹似是突然間成熟了，條理分明的說：「四先生更是莫測高深，但他也在一種威權下聽命行事？那個人，又是什麼樣一個人物呢？」



「是的，姑娘，處此情景，只宜智取……」瑤華道：「利用他們對妳的崇敬，爭取時間，套取內情。」

「不容易，他們都是年老成精的人物，論經驗，閱歷，察顏觀色，咱們絕不是他們的敵手，那位四先生，更是一隻千年老狐……」

「說的也是啊！我和若華雖然跟着爹跑了幾年江湖，但如要和人家較鬥心機，只怕也是顧慮不週。」

「在那不歸谷山腹之中，我看到江湖三奇遺留的法體，一女二男……」

瑤華道：「這和我們目前的處境，有什麼關係……」

「給我一點啓發……」于飛虹苦笑一下，道：「他們坐化石室，遺體不腐，說明了三位老人家都已到內功神化之境，被困石洞之後，以內功逼乾身上的水份，便遺蛻不壞，那說明了石室被山壁移動封閉之後，他們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沒有窒息，但就觀查所及，却沒有破壁而出的行動，妳可知道，那表示了什麼？」

瑤華沉吟了一陣，道：「他們都不願離開那裏？……」

「對！爲什麼呢？」

「情愛……」瑤華道：「三人同穴……」

「瑤華，妳果然是聰明的很，我細看他們的留言，用字簡略，不用心去揣想，很難瞭解他們的意思，他們都不願意化費太多的功力，用在石壁留言上，以便保留元氣，多活一些時間……」

「那時石室中空氣漸少，多活一些時間，豈不是痛苦多些。」

于飛虹目中神光閃動，道：「如果他們心中都有所屬，再大的痛苦，也可以忍耐。」

瑤華雙目眨動，說道：「姑娘，咱們要用計……」

「美人計……」于飛虹黯然說道：「我心已死，情已盡，能把全部的心思，用在運籌謀略之上，和他們一較高低，勝固可喜，敗又何妨？」

瑤華道：「好！婢子聽命行事，一切在所不惜……」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瑤華，在翠園紅樓中，爹讓我讀了很多雜書，當時，甚覺無味，現在想來，是早有用心。不過，此事，不能太多人知道，妳、我之外，連若華，也不能說明……」

「小姐放心，我會保守秘密。」

于飛虹道：「這些日子，我細想三奇留下的武功，都是精華絕倫之學，但言簡意深，不易瞭解，我們一面研究，一面練習，我想總有一天，雙方會圖窮匕現，兵刃相見。」

瑤華似是也被激起了豪氣，笑一笑，道：「小姐這番話，使我豪氣生動，覺得好玩，咱們就拋去女兒心，逐鹿江湖一番，……」

于飛虹笑接道：「瑤華，這不是好玩的事，這是玩命，……」

「我知道，婢子不怕死……」

「不畏死亡，也只是匹夫之勇，重要的是咱們要掀開一個江湖大秘密，懶龍、怒獅、閃電豹，都非門派宗主，一方豪雄，但他們所到之處，却使江湖上人人畏懼，盛名正著時……」于飛虹微一沉吟，接又道：「他們却突然而隱。」

「是啊！……」瑤華說：「好不容易闖出來的名頭，却又一下子棄之不顧，又是爲了什麼？」

「那說明了，他們只是受命行事，表面上英雄蓋世，其實是一個受人遙控的傀儡，現在，又突然出現江湖，便是證明。」

瑤華道：「當今之世，誰能控制這龍、獅



、豹，三大兇人呢？」

于飛虹輕輕吁一口氣，道：「這大概是武林中從未有過大隱密了，我們何幸，竟然捲入其中，何其不幸，在我一入江湖，就遇上這樣的神秘、強敵……。」

瑤華心中一動，道：「小姐，老爺斷了雙腿留在翠園．紅樓，可也和他有關，……」

于飛虹低聲接道：「這就是我們要查的事了……」目光凝注在瑤華的臉上，沉吟不語。

瑤華被看的有些不安，低聲道：「姑娘，有什麼事，只管吩咐，水裏火裏，婢子萬死不辭。」

于飛虹突然推開窗子，飛身而出，四下裏瞧了一陣，重入室中，道：「瑤華，妳是我唯一可以商量秘密的人。」

「是！婢子承小姐看重，當以血淚相酬，小姐要婢子作什麼？但請下令。」

于飛虹道：「我雖很幸運，連番奇遇，在不歸谷中，得到江湖三奇留下的武學，但可惜，咱們却沒有時間去研究學習了。」

「是啊……」瑤華說道：「這倒是一個難題。」

于飛虹道：「除此之外，咱們的支援不多，何況，敵勢強大，放眼武林，也沒有什麼人可以幫助咱們。」



瑤華道：「南宮慕白似乎對姑娘寄情很深，以南宮世家在江湖上的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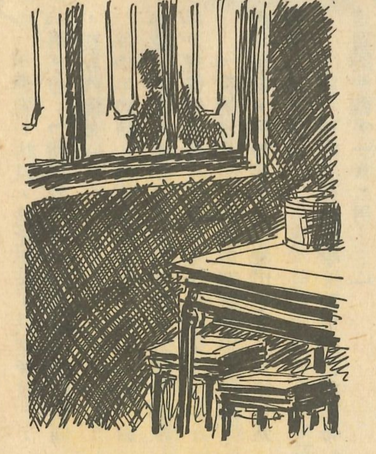
于飛虹搖搖頭，接道：「我不想牽累到他們，因爲，南宮世家的力量，只怕也不是人家的敵手！」

「看四川唐家的委屈求全之心，敵勢的強大，確很可怕，慕白公子，只是少主的身份，不知道能不能夠使南宮世家精銳盡出，抗拒敵勢……」

「最重要的是，咱們要找到眞正的首腦人物……」于飛虹說：「能夠在暗中統率龍、獅、豹的人，這個人已經縱橫江湖數十年，但却一直隱在暗處，江湖上沒人知曉他，我爹也許知道，但他却不肯告訴我們！」

瑤華道：「對！這一點，小婢一直想不明白，他老人家既然知道敵人是誰，爲什麼不肯說出來呢？」

「開始我也很迷惑，但我想了很久，總算想通了，——」于飛虹說：「那個人可能有着很特殊的身份，也可能默默無聞，沒有人會相信，他是暗中統率江湖的梟雄人物。但最重要的是爲了保全我們的性命，我們知道了這個隱密，直接的說出來，找上他，豈不是自投羅網，也逼的他非殺我們滅口不可？」

瑤華道：「但他還是找上了我們！」

「這有些不同，他找上了我們，但我們還是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于飛虹低聲說：「他展現了強大的實力，要我們屈服，現在，我們屈服了，我們忍辱負重，一步一步的接近他，這給了我們很多的時間。」

瑤華點點頭，接道：「但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了，一旦見到了，動手一戰，也只有我們幾個人。」

「所以，我們要珍惜這些時間，一面苦練武功，一面要建立實力。……」

「建立實力……」瑤華說：「咱們被置於他們的重重保護之下，和外界隔絕，如何能建立實力呢？」

「我發覺了我們有一種很有力量的武器……」于飛虹微笑說：「如若運用的好，可能會把敵人的力量吸引過來。」

「那是什麼力量，恕婢子愚昧……。」

「我也剛剛想到，……」于飛虹雙頰泛起了羞紅說：「姿色，屬於我們女孩子特有的武器……」

「美人計……」瑤華笑一笑，道：「我懂了，可是，這方面，我們都是外行，如何能引人入彀，實在是很難把握分寸。」

「我想，這應該不是太難的事，過去，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現在，只要用心去想一想，就可以找出很多方法了。」

瑤華目光轉動，不停在于飛虹的臉上打量，只看的于飛虹雙頰如火，心跳加速。

「瑤華，怎麼這樣看我，我知道，這樣作十分不該，可是，我們需要時間，也沒有外援，我們幾個初出茅廬的人，是在和當世武林中最大的神秘力量對抗啊！我們不出全力，有什麼辦法呢？」

「小姐——」瑤華微笑說：「以妳之美，自可以顚倒衆生，小婢和舍妹雖自負也有幾分姿色，但和小姐一比，就變成醜丫頭了！」

「妳們不能妄自非薄，……」

瑤華接道：「婢子雖自知難和小姐競美，但，賣動風情，亦自信可誘人上鈎，我担心的是……」

「担心什麼？」

「色慾之境，愈陷愈深，那會不會引火自焚，……」

于飛虹接口說道：「這個，我也是有些害怕。」

瑤華道：「男人家得寸進尺，越迫越緊，咱們要如何應付，難道眞的讓他們得隨所慾，玷污了咱們的清白身軀！」

「我……」于飛虹黯然一嘆，說道：「我也正爲此事發愁呢，若是只讓他們稍親芳澤，尚可忍耐，要縱容他們得寸進尺，我只怕也難忍受。」

「小姐，看起來，咱們都不是這種料子，這美人計不用也罷。」

「不行，瑤華，咱們目前，全無反抗的力量，除了動以風情，引敵我用之外，恐怕別無良策，……」



「小姐的意思是……」

于飛虹道：「我佛能捨身餵虎，爲探明眞象，索出仇家，不管付出多大的犧牲，也是在所不惜了！」

「小姐，妳要多想想啊！」

于飛虹道：「我來試試吧！還有三天時間，希望我能够想出一個應付他的辦法。」

「小姐是指……」

「四先生……」于飛虹說：「他武功高強，心機深沉，他如若被臣服於石榴裙下，定然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瑤華微微一怔，道：「小姐，難道妳已經對他有了什麼承諾？」

「是！他要求娶我，三天內，我要給他一個答覆。」

「這不成啊！妳如嫁給他，豈不是一切心願都成了泡影？」

于飛虹已經冷靜了下來，吁一口氣，緩緩說道：「我想他還不敢眞的娶我，他要的只是我的身心！……」

「不成，那更不能給他，小姐如仙露明珠，美擬天人，怎能輕易的佈施色身。」

于飛虹苦笑一下，道：「明知山有虎，但又不得不向虎山行，但願上天能助我一臂之力，讓我有能力逃過此刧……」



凝目思索一陣，接道：「瑤華，那些火龍呢？」

「帶在行囊之中……」

「好！由此刻起，妳要多用心機，除了苦練，我傳妳和若華的武功之外，找機會製造火龍衣，如果傳言不錯，它可避刀劍，日後，對我們大有幫助。」

「這個，婢子當可安排，只是，小姐要多多保重，……」

「我會小心應付，這是一場鬥智遊戲，只是四先生這個對手太強了。」

瑤華未再多言，但心中已暗自決定，必要時，寧可代于飛虹犧牲了自己。

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于飛虹才起床梳洗。

她在爭取每一寸可用的光陰，全力練習那記在腦際中的武功。

瑤華更是留上了心，一直留心着于飛虹房中的動靜，她要盡全力保護于飛虹，她江湖飄零，見識較多，心思亦極縝密，心中明白，于飛虹一旦失身成恨，必將性情大變，這位姿容絕世的姑娘，如若心懷悲忿，以她的過人才智，定然會在江湖上鬧個天翻地覆。



果然，天色一亮，四先生竟然親率了兩名女婢，奉上了精美的點心。

他神情悠閑，恭候廳中，臉上泛出微微的笑意，一坐半個時辰，全無不耐的表情。

瑤華暗中偷窺，心裏暗暗佩服，這人能屈能伸，傲中有柔，當眞是一個莫可預測的人物，小姐雖然聰慧，但要和這麼一個人物互逞心機，勝算只怕很微，心中暗道：好吧！咱們就比比耐心吧！一咬牙，隱伏不動。

只見四先生行近木桌之前，低聲吩咐道：「去換一份新的點心，舉止小心一些，不要驚動于姑娘。」

二婢一躬身，捧起點心，悄步而去。

四先生表現了驚人的耐性，三換點心之後，于飛虹才梳洗完成，打開房門，緩步而出。

這是古老的房屋，于飛虹和瑤華分住在兩側的房間，但中間却有一條三丈多遠的廳廊，青磚砌成的牆壁，使兩側房中的動靜，很難聽到，如非瑤華早有用心，選擇了橫樑穿過壁間的空隙偸窺，也無法看到廳中的景物。

四先生緩步迎了上去，道：「姑娘，早點已送到多時，請姑娘品嚐一下，看看是否還可口。」

于飛虹目光凝注在四先生的臉上瞧看，但四先生却一改昨夜那種一臉渴求的神色，變的十分莊重肅穆。不禁心中忖道：這個人果然是人中之精，把自己控制成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人。哼！我要逗逗他，看他究竟有多少的定力。

輕輕吁一口氣，柔聲道：「四先生，我們今天要走麼？」

四先生眼觀鼻，鼻觀心的正容說道：「這一切都要姑娘決定了……」

「我？」

「是……」四先生說：「姑娘要走，咱們可以立刻動身，姑娘若想住下來，咱們就住下來。」

于飛虹忖道：這頭狐狸，狡猾的果然是讓人難分眞假，莫非，他也在受人監視不成？

目光轉動，大廳中除了兩個垂手而立的女婢之外，再無他人，更感奇怪，低聲道：「四先生，我想了大半夜……」

四先生的眉宇間，泛起驚慌之色，接道：「姑娘不用多費心思，妳吩咐的事，已經有了回音……」

「噢……」于飛虹正想問什麼事情，四先生已搶先接道：「金百輪正以最快速的方法趕向杭州，我想，姑娘到達杭州時，金百輪已在恭候了。」

「他在怕什麼，這樣答非所問……」于飛虹微微一笑，說道：「四先生，我還想找一個人！」

「是！姑娘找什麼人？請說出來，在下一定會盡力而爲！」四先生一直保持了十分恭敬的神情。

于飛虹道：「魔郎君西門玉，四先生聽過這個人麼？」

「他……」四先生臉上泛起了驚奇的神色，說：「姑娘這次離開翠園紅樓，未曾遇到過他，怎會識得此人？」

（未完．廿九）

俠義傳奇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燕十三一時大意，被藍天鵬拋出三條鋼索鎖住手臂，只好隨着他前往蘭溪，嚴拾生也只好跟去，抵達蘭溪，適遇歹徒拋出毒氣球，練青霞目睹急喝令藍天鵬鬆索，藍天鵬應命自斷左臂放開燕十三，而他自己則被毒氣毒殺。燕十三、練青霞、嚴拾生走避及時，未遭毒手。事後，練青霞與燕、嚴前往景德鎮，擬偵查盛載毒氣的瓷球，出何人之手，詎甫抵埗，便遇上大羣自稱烏鴉的殺手，練青霞正與燕十三商量對付之法，一自命是那羣烏鴉的頭子的大漢走上前來，燕十三向他說道，這些年來你們人已死了不少，錢也賺得差不多了，爲什麼還不住手……

雙嬌破惡陣　孤身陷燒窰

烏鴉緩緩道：「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應該拿一個怎樣的價錢，賺得並不多，幸而很快便發現，幾年下來錢也實在賺得差不多，不想再幹下去。」

燕十三道：「那麼這一次到來，其實你們是不願意的。」

「的確是這樣，可是我們不能不到來，你們現在所看見的也就是我們的全部。」

「因爲對方給的價錢很高？」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我們其實並不在乎。」烏鴉冷冷道：「方才我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

練青霞插口問：「那是你們有什麼把柄落在別人手中，不得不答應。」

烏鴉搖頭，突然問：「毒氣的事你們當然也很清楚。」

練青霞目光一閃，搖頭。「我不相信是你們弄出來的。」

烏鴉道：「我們當然沒有這種本領，却絕對清楚毒氣的威力。」

練青霞接問：「你們跟製造毒氣的人多少有些往來，有些關係。」

「我們曾經被安排觀看毒氣的威力，但安排的是什麼人我們也不知道。」

「這又怎樣了？」練青霞追問。

烏鴉道：「跟着我們被通知在我們的部落中已經安排了這種毒氣，要是不服從命令，毒氣便會被引發，整個部落便會毀滅。」

「你們可以離開的。」

「我們人在中原，如何趕得及，而且我們在明，對方在暗。」

「所以你們只有答應。」

「事關我們所有親人的生命安全，要是他們都死了，我們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這許多年的賣命，無疑白費心機。」

練青霞沉吟道：「也許那未必是事實。」

烏鴉只是問一句：「你是否能夠證明？」

練青霞搖頭。「那麼你們打算怎樣做？」

烏鴉道：「我是話說在前面，除了將我們殺光之外，並沒有其他辦法。」

練青霞道：「你們都死光了，你們的親人難道會覺得快樂。」

「人總是要死的，若是我們的死亡能夠令生存的人過舒服的日子，還有什麼遺憾？」

烏鴉緩緩找出了一柄奇怪的彎刀，舉刀向天，突然沉聲歌唱。

那些黑衣漢子每一個都跟着他那樣舉刀歌唱，一面的肅穆。

燕十三練青霞都聽不出他們在唱什麼，但聽着都難免有一種蒼涼的感覺。

練青霞忍不住問燕十三：「他們這是什麼意思？」

「視死如歸。」燕十三這四個字出口，連自己也覺得奇怪。

練青霞不由自主的點頭。「你原來也懂得他們的言語。」

燕十三苦笑。「這只是一種感覺。」

練青霞「哦」的一聲：「我也有這種感覺，你有什麼好辦法應付？」

燕十三不假思索的道：「沒有。」

「看來還是嚴拾生走運，最低限度他現在不用傷這個腦筋。」

「這個人的運氣一向不錯。」燕十三目光一轉，方待看如何突圍，歌聲已停下。

百數十個黑衣人同時四方八面湧出，手舉彎刀，一齊向練青霞燕十三迫近，脚步移動得並不快，一個緊靠着一個，一面面牆壁也似的。

看着這迫近的人牆，燕十三不由眉頭大皺。「他們眞的要拚命。」

練青霞一面四顧一面道：「等他們迫近，我們也便只有拚命了。」

燕十三歎了一口氣，身形一動，疾向前掠去，迎着他的一面人牆立時變成了刀牆，彎刀齊舉，砍向燕十三，呼喝聲接起，聲勢駭人。

一張張鐵網隨即從那些黑衣人手中飛出，半空中交織緊扣在一起，變成一張巨網，當頭向燕十三練青霞罩下來。

燕十三身形一變再變，彎刀中穿插，雙手食中指連彈，無一落空，都正彈在那些黑衣人持刀的右手穴道上，那些黑衣人手中彎刀立時脫手，燕十三雙袖接捲，「叮噹」聲

響中將刀捲飛一旁，身形接闖進，雙手食中指不停，連封了七個黑衣人的穴道。

那七個黑衣人木頭般呆在當場，燕十三身形拔起，從他們頭上翻過，撲向第二面人牆。

那面人牆也是迅速變成了刀牆，刀光如閃電，「霍霍」的舞動，燕十三一下搶不進去，左右又是兩面刀牆迫來，後面跟着另一面刀牆迫至。

與此同時，那邊金鐵交擊聲響，練青霞已經揮刀與一羣黑衣人戰在一起。

燕十三目光及處，長歎一聲，他看出練青霞有一身很好的武功，就是經驗不足，這樣戰在一起，除非心狠手辣，將那些黑衣人都砍倒，否則便只有白花氣力，而一眼他便已看出練青霞仍然在猶疑，刀上留有分寸，那些黑衣人却是拚盡全力，一心在拚命。

他這邊心念一動，便陷身重重刀牆包圍中，要往上拔起來，頭頂上空的鐵網已低壓至他的身形再難以往上施展的高度。

鐵網若是再低壓，身形別說往上，就是原地施展也困難，手脚施展不開，最後便難免要以氣力搏鬥，以那些黑衣人的團結，他與練青霞縱使狠起心腸，將迫近來的黑衣人都殺掉，只怕要付出相當代價。

之前不錯他知道有烏鴉這樣殺手，却是不知道他們有鐵網這一着，現在知道已身陷其中，除了下殺手之外，似乎沒有其他辦法了。

鐵網外的黑衣人，這時候一手抓着網緣，一手抓着彎刀往網上壓，亦是全力施爲。

那個頭兒烏鴉看在眼內，面上露出得意之色，手抓彎刀，亦向燕十三迫近，看他的樣子，已準備全力一擊的了。

燕十三感覺到烏鴉的殺氣，面上却突然露出笑容。

烏鴉立即發覺，目光一轉，只見兩個青衣少女飛鳥也似凌空落在鐵網上，手中各一柄長劍，匹練也似的劍光過處，鐵網被剖開了老大的一個缺口。

燕十三隨即一聲：「走——」身形往上拔起來。

練青霞的反應也不慢，緊接從缺口穿出。

烏鴉身形亦快，貼着鐵網竄到了缺口處，往上疾翻了出去，彎刀斬向練青霞後背。

練青霞回身擋一刀，身形被震開，烏鴉亦向相反的方向震開。

「好刀——」烏鴉眼中立時露出狂熱的光芒，彎刀包裹着身子，凌空翻滾着斬去，刀勢並不凌厲，却是隱藏着兇毒的變化。

練青霞不知怎的就是有這種感覺，叱喝聲中，雙手執刀，揮出了凌厲的一擊。

霹靂聲中，　鴉再被震開，彎刀的變化亦被這一刀擊散，他身形落在鐵網上，面上露出詫異的反應，呼喝聲中，又揮動彎刀衝前。

鐵網上那黑衣漢子這時候亦紛紛撲前，揮刀斬向燕十三與那兩個青衣女子，在鐵網下面的也不怠慢，紛紛從下面竄出。

兩個青衣女子毫無懼意，帶着一臉猶帶稚氣的笑容揮劍迎來，穿花蝴蝶也似的，天眞爛漫，她們所用的兩柄長劍絕無疑問都是傳說中的寶劍，那些彎刀碰上去，馬上斷爲兩截。

揮劍斷刀同時，她們乘虛而入，揮手封住了對方的穴道，認穴準確，出手又快，無一落空。

燕十三人在鐵網上，身形當然亦回復矯捷，凌空飛舞，遇上他的亦無一例外，都被他封住了穴道。

烏鴉沒有在意，一心要在刀上跟練青霞分個高低，到他在意的時候，那些黑衣漢子已全都倒下，兩個青衣少女正仗劍向他走來。

他心頭不由一急，燕十三就在這時候毫無聲息的從他背後掠至，探手點向他後背的穴道。

練青霞的刀配合得恰到好處，同時封住了他的刀勢身形，他雖然發覺，已無從閃避，一陣痲木的感覺猛襲上心頭，人便倒了下去。

燕十三看着烏鴉倒下才鬆一口氣，練青霞目光却轉到那兩個少女面上。

左面那個青衣少女隨即一聲：「叫我纖纖。」

「叫我盈盈。」右面的那個亦展開笑容。

纖纖接一句：「燕大哥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可是，燕大哥不要我們報答，不要我們爲奴爲婢，我們只好跟他做朋友。」盈盈跟着還補充了一句。「做他的紅顏知己。」

「紅顏知己。」練青霞黛眉輕皺。

盈盈沒有再理會她，回顧燕十三。「燕大哥，我們不是不想早一些到來，可是纖纖沿途貪看什麼軒什麼齋的書畫，就擱到現在。」

纖纖馬上嚷起來：「其中沒有你的主意。」探手一拳便擊去。

盈盈閃身避開。「幸好我們都來得及時。」

燕十三笑問：「你們一路上可有什麼發現？」

「沒有，奇怪的只是這附近十室九空，剩下來的都是老弱婦孺。」纖纖想了想又道：「據說他們都去了探瓷土，可是我們到周圍產瓷土地方看，都看不到人。」

盈盈接道：「那邊還有許多燒瓷器的窰子，但聽到這邊傳過去的歌聲，我們都來不及細看，趕着到這兒來了。」

燕十三接問：「那邊的窰子可是有什麼特別？」

盈盈道：「好像有人在進出，但因爲相距甚遠，看得並不仔細。」

燕十三道：「那我們還呆在這裏做什麼？」

練青霞移動脚步，舉起又放下，突然道：「你們就只是這些話了。」

她目光落在盈盈纖纖面上，盈盈詫異地應道：「練大人還要知道什麼？」

練青霞冷冷地道：「沒有便趕快動身，別這樣呆在這裏。」

這句話出口，她自己也奇怪，不知是怎的，對盈盈纖纖她就是少了一份好感，這種話平日她是絕不會說的，盈盈纖纖畢竟並不是她的下屬。

盈盈纖纖也立時感覺到練青霞的敵意，相顧一眼，便要說什麼，燕十三那邊身形已然展開，向前疾掠了出去。

練青霞冷哼一聲，身形亦展開，盈盈纖纖也不慢，左右一齊掠出。

練青霞目光一轉。「你們可不是我的下屬。」

盈盈輕笑一聲。「我們只是追隨燕大哥。」

纖纖笑接道：「幸好我們是江湖人，什麼也不用理會，否則現在眞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盈盈又輕笑一聲。「我不是跟你說過，官府中人大都是氣燄迫人。」

練青霞悶哼：「你們在說那一個？」

「糟了，我們忘了練大人也是官府中人。」盈盈突然嚷叫起來。「你說啊，怎麼是好？」她是問纖纖，目光却投向練青霞。

練青霞面色一沉。「你們江湖人就是目無法紀，不知上下。」

纖纖好像害怕的一縮肩膀。「你看，練大人生氣了。」

盈盈帶笑以責怪的口吻道：「還說呢，平日我總要規行矩步，你老是說我們江湖人什麼天不怕、地不怕。」

纖纖道：「現在還來得及啊，練大人對於法紀什麼應該是很熟悉的，我們怎麼不乘這個機會，好好請敎一下。」

盈盈道：「我們好像什麼地方開罪了她呢。」

練青霞到底忍不住截道：「你們這樣跟我說話，便已經是大大的不敬。」

這句話出口她知道又錯了，盈盈隨即又嚷起來。「你聽，怎麼是好。」

纖纖歎了一口氣。「這你還不叩頭賠罪？」

盈盈亦歎了一口氣。「我就是連怎樣叩頭也不懂。」

練青霞脚步一頓。「你們這是幹什麼，在拿我尋開心。」

盈盈慌忙搖手。「小民就是天大的胆子，也不敢這樣做。」

練青霞瞪了盈盈纖纖一眼。「總有一天，讓你們知道官府中人……」

她沒有說下去，纖纖佯作驚恐的追問：「知道官府中人的什麼？」

練青霞沒有回答，她承認應付江湖人的確是欠缺經驗，尤其是兩個這樣不知天高地厚，完全不將官府放在眼內的少女。

盈盈等了一會，亦佯作驚恐的道：「人說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我們這樣開罪了官府中人，以後只怕天下之大也無處立足的了。」

練青霞終於忍不住一聲：「你們還要說。」

盈盈纖纖不約而同閉上嘴巴，却隨即又忍不住「噗哧」的一聲笑出來。

練青霞實在氣不過，再跺脚，身形展開，追向燕十三的方向。

這片刻燕十三經已不知所踪，練青霞很清楚他的去向，她原就是要等他去遠了，好好的敎訓盈盈纖纖一頓，可是，到這下子她却發覺，這時候做這種事，未免太無聊。

盈盈纖纖却沒有這種心態，看着練青霞離開，相顧一眼，又一聲嬌笑。

「我看她也不像一般官府中人，那知道還是一般官府中人的見識。」盈盈一面展開身形往前掠，一面嘟喃着。

「我不也是走了眼。」纖纖亦有些感慨的。「看來官府中人就是官府中人，天生的性子。」

「燕大哥却是要跟她走在一起。」

「我看是她一定要跟着燕大哥，糾纏不清。」

「你說到那裏去了，什麼糾纏不清的。」盈盈的身形緩下來。

「我說你想到那裏去了。」纖纖笑罵。「她要強迫燕大哥做什麼是沒有可能的事，只有跟着燕大哥檢便宜，不是糾纏不清又是什麼？」

盈盈忽然搖搖頭。「看她也不像是一個壞人。」

「官府中人又怎會是壞人。」纖纖失笑。

「我是說她不會弄什麼手段。」

「你說她像不像是說方才那種話的人？」纖纖接問。

「實在不像，但她就是說了。」盈盈又搖搖頭。「我們看不透，燕大哥難道也看不透？」

「會不會燕大哥看上她，迷了心竅？」纖纖忽然這樣問。

「你想到那裏去了？」盈盈奇怪的看着纖纖。

「難道你完全不覺得那位練大人長得實在很漂亮？」纖纖再問。

盈盈一怔，思索着。「說眞的，她實在很漂亮，可是燕大哥不是這種人。」

「那我們問問燕大哥是否喜歡她不就清楚了。」纖纖衝口而出。

「好的，一會你記着問清楚燕大哥。」盈盈慫恿着。

「什麼，你叫我問燕大哥這種事。」纖纖突然嚷起來。

「是你要問的。」

「那有這種事。」纖纖瞟着盈盈。「你要弄清楚，你去問好了。」

盈盈立即問：「你完全不想知道？」

纖纖猶豫着沒有回答，盈盈失笑。「你還是想知道的，我們抽簽決定那一個去問燕大哥怎樣？」

纖纖馬上反對。「不好，你就是懂得在籤上動手脚。」

「那有這種事？這個籤可以交給你弄的。」盈盈接問：「這樣公平了。」

「還是不成，十次總有九次是你抽不中壞籤的。」纖纖笑了笑。「算我沒有你的運氣那麼好。」

盈盈無可奈何的一笑，繼續往前掠。

她們完全沒有考慮到燕十三會遇上危險，就是練青霞也沒有。

× × ×

燕十三並不肯定在那些燒窰一定能够找到綫索，只是每當痲煩要出現他總有些預感，只要能够開溜，他總是想辦法盡快開溜。

這也是事實，若是他仍然留下來，練青霞纖纖盈盈三個不免要找他評評道理，而這種道理却不是他所能够明白的。

類似的經驗他也實在不少，可是到現

在他還是不明白女孩子碰在一起爲什麼總是有那許多痲煩。

他的身形很快，但並不是因爲這件事，烏鴉一般的出現令他不能不對製煉那種毒氣的人重新估計，懂得利用那種方法迫使烏鴉一夥殺手的絕對是一個聰明人，那種毒氣也實在太恐怖。

製煉那種毒氣的最終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實在想不透，只有恐怖的感覺，在目前他必須要做的只是盡快找到綫索，將那個人找出來。

燒窰可能有綫索，便跑到燒窰，即使不是他也要跑一趟，在目前他有的是時間，却茫無頭緒，所以來到了燒窰，發覺危機迫近，他一些也不担心，反而高興。

有危機也就是有頭緒，只要他能够躲過危機又能够將頭緒抓住便不虛此行。

從來他也不怕什麼危機，只好到現在爲止他一直都是逢凶化吉，運氣一直都很不錯。

× × ×

燒窰是製造瓷器必須的地方，以燕十三的見識廣博，當然絕不會沒有這種見識，却是從來未見過這麼多的燒窰，眼前所見，簡直可以用「一望無際」這四個字來形容。

其中有些燒窰大得簡直不可以想像，也就像是一隻隻怪物蹲伏在那裏。

要找遍這個地方並不是一件易事，燕十三正覺得頭痛，便感到危機的存在，然後他突然看見一條人影竄進了那邊一個奇大的燒窰內。

他的身形立即拔起來，箭也似射出。

那個燒窰的拱門正對着一面磚牆，燕十三來到拱門面前，探頭才看一眼，便知道中計。

燒窰的正中倒着一個披着衣服的木架，方才他看見的只是這個木架給丟進去的錯覺。

這目的當然是要引他到這裏來，他心念一動，一個身子便要倒拔出去，也就在這刹那，對着拱門的那面牆壁突然移動起來。

看見那面牆壁移動，燕十三不由有一種錯覺，以爲那面牆壁是假的。

那面牆壁也實在太大，若是眞的沒有可能移動得那麼快，可是到他的雙掌抵在牆壁上，感覺到那份眞實，不由心裏頭寒出來。

他一股內力立時運轉，透過雙掌送到牆壁上，一心要將牆壁推回去。

以他的內力，應該不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可是那面牆壁非獨沒有被他推回去，而且繼續迫近，「轟」地一聲，將拱門堵住。

他眼前迅速一片黑暗，那種感覺就彷彿掉進地獄中，一股內力提處，再往牆壁上推去。

牆壁紋風不動，跟着又是「轟」「轟」的兩聲，他雖然看不見，却不難想像得到這面牆壁之後又被推上兩面牆壁，以三面牆壁的重量，他要將之推開衝出去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

到底是什麼人有這個氣力將這麼重的牆壁推動？他想不到，却難免一陣心寒，這個氣力無疑又是令他有恐怖的感覺。

然後他突然想起傳說中天上的巨靈神、金甲神。

連他也奇怪爲什麼竟然有這種感覺。

那三面牆壁事實也是由兩個傳說中的天神那樣的兩個大漢推動，他們的身材異常魁梧，相貌威猛，一個身穿金光閃閃的盔甲，另一個的盔甲則是銀光閃動，護手佈滿了尖刺，披着的披風也是，脚步過處，地面上都留下了一個個深深的脚印。

他們的氣力也絕無疑問到了極驚人的地步，那麼重的三面牆壁他們推動起來就像是輕而無物，毫不費力的。

一面緊接一面，到了第三面牆壁也推上，他們才相顧一笑，鬆手退下來，隨即剔亮了兩個火熠子，投進旁邊的火窰內。

火窰是燒火用的，火在火窰燃燒，熱力便迅速傳送到旁邊的燒窰，據說這樣熱力才均勻，燒出來的瓷器也特別美觀，賣的價錢也當然高很多。

火窰內一般燒的是煤炭，現在這一個還加上來自波斯的火油，一觸即發，迅速燃燒起來。

金甲人與銀甲人目睹火起，不再逗留，身子一弓，整個身子裹在佈滿尖刺的披風內，其他各部份迅速嵌合在一起，立時變成了金銀兩個佈滿了尖刺的圓球，往前疾滾了出去。

金銀盔甲絕無疑問都有一定的重量，他們若是一步步移動，肯定不會快到那裏去，但這樣子滾動，却是比奔馬還要迅速，眨眼間便巳去遠。

燕十三在燒窰內聽到金銀甲人滾過地面的聲響，就是分辨不出是什麼東西滾過，只知道那種東西在迅速去遠，對他的生命沒有威脅。

與此同時，他亦巳發現他的生命經巳非常危險，逐漸接近生死關頭。

他聽到了烈火燃燒的聲响，也感覺到熱力在逐漸增強。

以他的見識當然知道置身在一個燒窰中，若是不及早離開，不難被活活烤熟，但是怎樣離開？以他的見識，還是束手無策。

燒窰周圍除了那邊的拱門，全都是密封，拱門給堵上，出路便斷絕。

在還未亮着火熠子之前燕十三仍然抱着一綫希望，到火熠子亮着，一顆心便不由沉下去。

他目光四顧，身形拔起，一掌向窰壁上擊去，窰壁應掌震動，傳回來的是堅實的感覺，借勢往上再拔起，向窰頂拍掌，感覺也一樣。

到他落在地上，便感覺熱力四方八面迫來，甚至連手中的火熠子也變得灼熱，然後就是窒息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他的身子一轉再轉，不由自主的往拱門那邊移動，深深的吸一口縫隙透進來的清新空氣，又倒退回去，往窰壁上敲動，只希望能够找到一處薄弱的地方，全力一擊破壁而出。

每激動一下傳來的都是絕望的感覺。

× × ×

練霞青趕到燒窩的所在，金銀甲人巳經遠去不見，她當然感覺不到方才燕十三感覺到的危機殺氣，甚至於什麼感覺也沒有。

縱目四顧並無人踪，她方要高呼燕十三，纖纖盈盈亦巳雙雙趕到來，一眼瞥見，到口的話不由嚥回去。

盈盈纖纖也沒有理會她，自顧往前走去，她呆了一會，不由移步跟上前。

以盈盈纖纖對燕十三的熟識，應該知道燕十三走到什麼地方去。

盈盈纖纖似乎看出練青霞的心意，走不了多遠，相顧一眼，停下脚步。

盈盈再左顧右盼一番才問：「纖纖，燕大哥不是說要到這附近一看究竟？」

「不會錯的了，可是這麼多燒窰，天曉得燕大哥跑進那一個？」纖纖看看練青霞。「你我才兩個人，不是官府的人多勢衆，要找起來可是不容易。」

盈盈道：「那我們放聲大叫好了。」

纖纖搖頭道：「我們可又不是大呼小喝慣的，聲音又能又多大？」

練青霞又怎會聽不出她們在說自己，到底忍不住，冷冷道：「這裏只有我一個官府中人，我也不是你們所說的慣於大呼小喝。」

盈盈沒有理會練青霞，自顧對纖纖道：「你看，人家耳朵這樣尖，還要胡亂說話，就不怕給抓往官府裏，吃些官府的厲害。」

纖纖一伸舌頭，隨即問：「不說也說了，以你看怎麼是好？」

盈盈還未答話，練青霞巳沉聲道：「這不是鬥嘴的時候，我只是担心燕十三會不會遇上危險？」

盈盈道：「燕大哥一身本領，運氣一向都不錯，無論遇上什麼危險都會逢凶化吉的。」

纖纖接道：「正如方才，好像要被困在鐵網裏的了，我們不是及時趕到。」

盈盈又道：「即使我們趕不及，也只是痲煩一點，要脫身有什麼困難？」

練青霞看着他們。「你們一些也不担心？」

盈盈纖纖若無其事的東張西望，不再理會練青霞。

「難道你們不覺得有些不妥？」練青霞有些着惱的，語氣也重起來。

纖纖只追問：「盈盈，你是否覺得那兒有什麼不妥？」

盈盈大搖其頭。「我的感覺可沒有那麼敏銳，你怎樣了？」

練青霞冷截。「你們不合作，我也不勉強，除非還有第二個這樣的地方，否則燕十三一定在附近，但竟然不現身跟我們招呼，是必有什麼……」

「也許他耳朵也很敏銳，聽到我們的說話，趕快躲了起來。」盈盈話是跟纖纖說。

「可不是，燕大哥從來就不知道官府中人那麼厲害。」纖纖話出口，倏的抬手掩上嘴巴。「不好，又說錯話了。」

練青霞聽着心頭冒火，却又說不過她們，一跺脚，掠上了其中一座燒窰上。

那些燒窰大都是那麼高，她立在那個燒窰上，也一樣不能够看清楚整個地方。

盈盈纖纖相繼掠上另一個燒窰，張目四顧，也是一樣看不到什麼，張口方要叫，看看練青霞，不由又閉上咀，「燕大哥」三個字到了咽喉又咽回去。

練青霞也是，悶哼一聲，身形再展開，掠向另一個燒窰。

她們若是放聲大叫，燕十三不難會聽到回應，那她們亦不難聽到，循聲找到燕十三的所在。

以盈盈纖纖雙劍的銳利，要將窰壁破開，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現在他們這樣一個個燒窰找下去，即使找到燕十三的所在，表面也未必看得出來。

對燒窰她們到底懂得不多，封閉那個燒窰的那三面牆壁也未必會引起他們的懷疑，那三面牆壁到底不是隨便可以移動的東西。

× × ×

燒窰內的熱力，這時候巳到了一般人難以忍受的程度，燕十三也只是好一點，他經巳找遍整個燒窰，非獨生路，連生機也找不到。

那種窒息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拱門那邊縫隙透進來的空氣也變得稀薄。

燕十三正感到絕望，突然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响，轉身望去，只見那邊的地面緩緩隆起來，同時龜裂，冒出了一個頭髮疏落，接近半禿，相貌有些滑稽的小老頭兒。

「舒服極了——」小老頭伸一個懶腰，半坐起來，一身泥土紛落。

燕十三看得怔在那裏，小老頭兒目光接落在他面上，也有些奇怪的問道：「小伙子，是那一個告訴你，用這種方法療傷的？」

燕十三如夢初覺，不禁脫口道：「療傷？」

小老頭兒接問：「你難道不是中了寒冰針之類的暗器，要借助燒窰的熱力將體內的惡寒迫出來。」

不等燕十三答話，他突然又說道：「看來你也實在不像，我心中就是只有這件事。」

「老前輩——」燕十三這三個字出口，小老頭兒又截道：「論輩份你這樣稱呼沒有錯，這附近一帶，沒有那一個不是我的晚輩。」

燕十三不由向他追問道：「老前輩，你到底……」

小老頭兒探手一摸半禿的腦袋。「我樣子變成這樣，難怪你認不出來，可是聽你的口音，也不像是這附近的人。」

燕十三再一句：「尙未請敎老前輩高姓大名。」

「童青——」小老頭兒笑了笑。「認識我的人都會在我這個姓名之上再加一個稱呼。」

「神手童青。」燕十三省起來。「老前輩原來就是被譽爲天下第一巧手……」

「神手就是神手，怎會是巧手？」童青鄭重的更正。突然又一聲歎息。「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吃了這麼大的苦頭，鬼門關上打了一個轉，還要斤斤計較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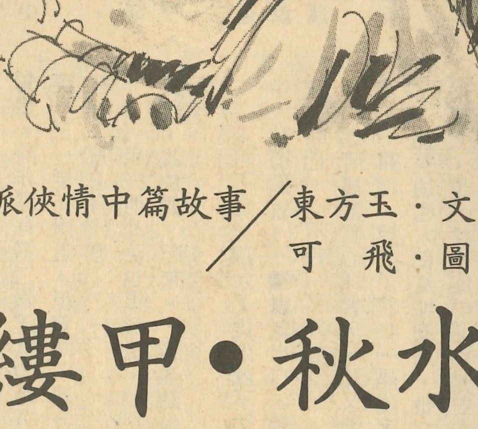
燕十三接問：「老前輩是因爲中了寒冰針才藏身這裏……」

「你以爲住在這裏很舒服？」童青再伸一個懶腰。「好一陣熱氣，我就是沒有這個胆子，否則早便來一陣急燒，一下子將寒氣驅出來。」

（未完・三）

金縷甲・秋水寒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除夕深夜，賈老瞞過閘天聲、史琬等人，率同徐少華、紀若男、祖東權離開長安居，一夜不停，至天色將明，在一處河灣上得到簡老頭駕船接應，瞞過敵方耳目，來到目的地的後門，由徐少華用七首以太清心法玄功，破開洞門，再由賈老二得自閻九婆的殘缺門信物，賺得守洞大漢爲他叫開第二度石門。賈老二進入後立即把另兩名守洞大漢點倒，着祖東權、紀若男除下他們衣衫，假扮二大漢在原地守護，他則進入王管事睡房，王管事被賈老人推醒，心知不妙，立即出手點了賈老二數處穴道，王管事得手後正欲躍起，不料被賈老二絆倒……

玄功懾魔犬　救人險遭殃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你老哥點了我『肩井』、『玄機』、『將台』三處穴道，我上身動彈不得，我點你『委中』、『築賓』、『公孫』，也是三處穴道，使你下盤動彈不得，咱們正好扯直，誰也不吃虧，對不？」

王管事坐在地上，心頭氣怒已極，他雙足不能動彈，雙手可仍能使用，自可解開他腿上穴道，因此沉哼一聲，舉手朝自己腿上拍去。

賈老二也哼了一聲道：「不成，你若要解穴，也應該先替我解開穴道，怎好如此自私？」口中說着，右足一伸把王管事拍下的手臂格了開去。

王管事心中暗暗冷笑，忖道：「好小子，我先點了你腳上穴道，也是一樣。」心念一動，右手翻腕朝賈老二腳上點來。

賈老二哈了一聲道：「好傢伙，你還想點我腳上穴道，那可沒有這麼容易！」右腳一縮，左腳一伸，勾住了王管事的右手腕，右腳乘機探進，五個腳趾箕張，朝他胸口襲到。

王管事吃了一驚，左手趕忙朝前切出。他坐在地上，使展雙手，賈老二坐在床沿上，雙腳一伸一縮，正好和他雙手互相搶攻。

王管事能夠當上一名管事，管理這座山窟秘洞，職位雖然不高，却也是獨當一面的小主管，連殘缺門的香主，也只能當他的副手，可以想得到他的武功決不會太差，但他雙手連點帶抓，連番使出點穴拂脈擒拏手法，却都被賈老二的雙腳連打帶消，不是格出，就是勾卸，休想佔得一點上風。

他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憑自己一雙手竟然會和人家一雙腳打成平手，天底下居然有人能夠運用雙腳和人拆招的！

「嗨，我說王管事，你眞比我八歲的兒子還要差勁！」賈老二一面運動着雙腳，一面說道：「我八歲的兒子時常和我雙腳打架，十招之中，我一個不小心，還會被他搔中腳底心，我最怕癢了，腳底心一

癢，就會輸給他。你只會點點抓抓，和我已經打了十七招……連這招就是十八招了，却一記脚底也沒搔到，我眞懶得再和你打下去了。」

王管事聽得又氣又怒，哼道：「我怎麼會搔不到？」

這一記，他果然搔到了賈老二的脚底心！

賈老二脚底心一癢，人像蝦一般弓成一團，口中嘻嘻呵呵的笑將起來，笑聲未已，雙手一伸，坐着的人就從床前站起，笑嘻嘻的拱拱手道：「眞多謝，在下唯一的毛病，就是怕癢，但怕癢也有好處，只要有人搔我脚底心，我全身筋骨一鬆，被點的穴道也就會鬆開了，你老哥現在是不是後悔搔我脚底心了？」

這話當然是胡扯，搔了下脚底心，怎麼可能解開他被制的穴道？但王管事却不由得不信，對方被制的三處穴道，這回明明都已解開了，一時瞪大着眼睛，作聲不得。

賈老二慢條斯理的伸手拿起虎頭刀，看着王管事，笑嘻嘻的道：「你看，現在是我佔了優勢，對不？刀在我手上，我要割你鼻子，就割你鼻子，要割你喉管，就割你喉管，還有你這雙手，方才和我雙脚打架對不？我要把你這雙手也砍下來，這樣吧，你自己說好了，是願意割下鼻子來呢？還是願意犧牲一雙手？你總得挑一樣了。」

王管事臉如土色，央求道：「求求你老高抬貴手，你老進入這座石窟，總有目的吧？只要在下辦得到的，你老只管吩咐便是……」

「看來你王管事果然還算上路。」賈老二偏着頭說道：「我早就說過，咱們坐着談談，現在你總算想通了。」

他走近桌邊，打着了火筒，點起燈燭，又回到床沿上坐下，說道：「好，在下問你一個人，你總該知道。」

燭光之下，王管事才看清楚這個用雙腳和自己雙手拆招的，竟是一個面目黧黑的小子，看他年紀最多不過十六七歲，自己當眞是八十歲老娘倒綳孩兒，陰溝裏翻了船，一面哼道：「你要問誰？」

賈老二道：「這裏不是囚禁着一個人嗎？在什麼地方？」

王管事道：「囚禁在這裏的，都是叛帮之徒，人數多着哩，你要找的究竟是那一個？」

這下把賈老二問得一怔，既然有許多人，他就不想說出什麼人來，這就問道：「你這裏可有名冊？」

王管事道：「沒有，上面送來的人，早就編了號，在下只是依照編號送入囚房，按時派人送飯，旁的就不用管。」

「好吧！」賈老二道：「那就麻煩你給我領路了。」

王管事道：「你點了在下穴道，在下如何行動？」

賈老二道：「這個容易。」他伸手在王管事腿彎裏揑了一把，說道：「現在你可以站起來走動了，不過在下話說在前頭，這只是讓你可以行走而已，穴道並未解除，這是咱們南天門派的特殊點穴手法，天下無人能解，你若是想玩什麼花樣，過了六個時辰，你老哥這雙脅腿，就得終身殘廢，到時別怨我沒和你說清楚。」

王管事心中暗道：「這小子說什麼南天門派，江湖上從沒聽人說過，不過這小子年紀不大，武功好像極高，門檻好像也精得很，自己倒是大意不得！」一面點頭，一面說道：「在下在你手裏，還能玩什麼花樣？」

「你知道就好！」賈老二手上拿着他的虎頭刀，低頭看了一眼，說道：「這柄刀，不用帶去了。」左手食指疊着中指，朝刀上彈去，但聽「喀」的一聲，一柄純鋼厚背刀，竟被他齊中彈斷，他把斷刀往地上一擲，拍拍手，說道：「咱們那就走吧！」

這下直看得王管事大吃一驚，他職位雖然不高，但眼皮子可極寬，像這樣手指輕輕一彈，就能把自己這柄純鋼厚背刀彈斷的人，他還沒遇上過。

他心裏自然明白，這黑小子露上這一手，明明含有示威之意，除非自己不想活命了，否則就得乖乖的領着他到囚房去。他當然不會不珍惜自己的性命，這就一聲不作，領着賈老二走出。

站在門口的徐少華看到賈老二跟在一個身穿青布棉襖的漢子身後走出，心知賈老二已經得手。

賈老二沒待他開口，就低聲道：「老大，這位就是這裏的王管事，小的已經和他談妥了，他這就領咱們找人去。王管事，你還是走在前面吧！」

王管事轉身朝右首長廊走去。

賈老二心中暗道：「看來長廊左首應該是這座洞窟的前門了。」

他們經過祖東權、紀若男兩人站立之處，賈老二向他們招招手道：「你們跟着來吧！」

兩人依言走了過來。

右首長廊上，和左首情形差不多，石壁間同樣有兩道相對的門戶。

賈老二伸手拍拍王管事肩膀，說道：「你等一等，我進去瞧瞧，馬上就出來。」說着就推門而入。

這間石室中，也有兩排十二張床舖，但卻只有八個人睡在床上，他們穿的都是黑色勁裝，一望而知是殘缺門的人。

賈老二心中暗道：「這情形殘缺門的佟香主只帶來了十二個弟兄，後門有四個在值崗，這裏正好八個！」他走了一轉，就回身走出，一腳朝對面木門走去。

跨進門是一間不太大的起居室，裏首一間才是臥房，不用說住在這裏的準是殘缺門的佟香主了。

賈老二推進門去，就叫道：「佟香主，你老只管睡吧，不用起來了。」

這話自然把佟香主驚醒了，口中「噢」了一聲，突然翻身坐起，敢情他睡意正濃，翻身坐起的人，又往後一仰，倒下去就睡熟了。

賈老二聳着肩走出，笑了笑道：「我已經告訴佟香主，這裏沒他的事，要他只管睡好了。」

「只管睡好了」，就是說已經點了他的睡穴。

王管事心中暗道：「佟香主和他手下，大概全被他制住穴道了，這就難怪自己

手下十二名武士也一點沒有動靜，這黑小子年紀不大，辦事倒是老到得很！」他現在再也不敢起逃脫的念頭，乖乖的走在前面領路。

走了二三十步光景，右首走廊已到盡頭。（其實甬道只有一條，因為徐少華等人是從石窟後門進來的，後門是在甬道的中間，才把這條甬道分為左右兩段了）前面一座平整的石壁上，有一道上了鎖的鐵門。

王管事不待賈老二吩咐，從身邊取出一串鑰匙，打開鐵鎖，推門而入。

鐵門內也是一條可容兩人並肩而行的走廊，兩邊各有十間石室，每間石室都有一扇鐵柵門，每隔一丈，石壁間還有一盞不太明亮的油燈，望進去幽暗陰森，還有一股中人欲嘔的穢氣！

石室有二十間之多，可見被囚禁在這裏的人，果然不在少數。

賈老二腳下一停，說道：「王管事，等一等。」

王管事立時停步，問道：「朋友有什麼事？」

賈老二回過身去朝紀若男、祖東權二人招招手道：「現在你們兩個走在前面，去仔細看。」

紀若男聽得心頭一陣激動，立即舉步走了上去，祖東權也跟着走去。

賈老二朝王管事揮揮手，要他跟在二人身後，然後又以「傳音入密」朝徐少華道：「少莊主，你也進去，小老兒留在這裏，不用進去了。」

這裏只有一條出路，萬一給人家關上鐵門，大家豈不全被關在裏面了？

徐少華點點頭，也就跟着走入。

紀若男，祖東權逐一凝目看去，每間石室約有五尺方廣，有的一間只有一個人，有的卻住了兩人，石室中既無床鋪，當然更沒有被褥，如今正是嚴冬，這些人只有坐在地上打盹，也不好躺下去，因此每個人幾乎都冷得發抖。

紀若男心中暗道：「這些人，不知是什麼人？」

這樣一直找到最後走廊盡頭，右首一間，才看到一個身穿黑袍，頦下留一把蒼髯的老人，瞑目盤膝而坐。

那不是爹還有誰來？紀若男在這一剎那間睜大的眼睛急遽起了一層霧水，忍不住尖聲叫道：「爹！」

黑袍老人身軀驀地一震，睜開雙目，射出兩道明亮的目光朝鐵柵門外投來，急急說道：「是若男，妳……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祖東權立即吩咐王管事道：「快把鐵門打開來。」

王管事從一串鑰匙中找到一把，打開了鎖。

祖東權在紀若男耳邊低聲道：「少谷主，讓老朽先進去。」

他一手推開鐵柵門，搶在前面走到黑袍老人身邊，忽以「傳音入密」說道：「千林如墨。」

黑袍人也以「傳音入密」說道：「萬毒之王。」

祖東權突然拜了下去，說道：「谷主，請恕屬下不敬之罪。」

黑袍老人笑道：「身在江湖，處事正該謹慎，何罪之有？」

紀若男撲的跪到爹的面前，流淚道：「爹，你老人家沒事吧？」

黑袍老人道：「為父很好，只是雙足依然動彈不得。」

祖東權道：「少谷主，妳快起來，時間寶貴，咱們該出去了，由屬下揹着谷主走好了。」

黑袍人問道：「刦持老夫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祖東權道：「目前屬下也弄不清楚，谷主出去再說吧！」

黑袍老人點點頭道：「好吧！」

當下由祖東權揹起黑袍老人，走在前面，退出鐵柵門，由徐少華斷後，迅快的退出走廊。

王管事走在最後，正待跟着跨出。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王管事，咱們合作得很愉快，只是要委屈你暫且留在裏面，過上一晚，明天自會有人來放你出去的。」話聲一落，伸手把他推了進去，就闔上大鐵門，又鎖上了鐵鎖。

這道大鐵門，是厚重的鐵板所製，王管事身上縱然有鑰匙，也不能從裏面開出來。

賈老二鎖上鐵鎖，又搶到祖東權的前面，說道：「現在又該讓小老兒走在前面了。」

大家回到後門口，賈老二已打開石門，一面說道：「你們先出去，小老兒還要關上石門哩！」

等大家走出，石門果然又闔了起來。

祖東權看了四個黑衣大漢一眼，問道：「他們……」

「這個你老哥就不用管了！」賈老二聳着肩，嘻的笑道：「沒有十二個時辰，大概除了他們頭頭的頭頭，任何人也休想解得開他們穴道。」

祖東權心中一動，問道：「他們頭頭的頭頭，那是什麼人？」

「哦！嘻嘻！」賈老二聳肩笑道：「小老兒也只是隨口說說罷了。」

祖東權自然聽得出來，賈老二只是裝瘋賣傻，不肯直說，當下也沒有再問。

賈老二走了幾步，就已走到石壁上被徐少華用劍挖了一個圓洞的洞口，回頭道：「這道石門，想必是用機關操縱的，只怕他們（指四個殘缺門的黑衣漢子）也不知道開啓之法，咱們省點事，還是從原洞爬出吧，小老兒先出去，祖老哥扶着谷主出來，小老兒在外接應。」說完，當先從圓洞爬了出去。

祖東權因谷主雙腳不良於行，先把谷主放下，正待用手去扶。

黑袍老人笑道：「祖護法不用費事，老夫雙腳走火入魔，雙手還能運用自如。」話聲一落，盤膝坐着的人，雙手在地上一托，整個人就離地飛起，從圓洞門穿飛出去。

只聽外面的賈老二道：「谷主好俊的功夫！」

祖東權、紀若男、徐少華三人相繼俯身走出，祖東權又把黑袍老人揹起，仍由賈老二走在前面，徐少華斷後，一路盤着石壁而行，一行人走出石窟。

只聽一個蒼老聲音喝道：「是小二嗎，怎麼這時候才來，快上船來。」

離洞窟不遠，果然停着一條篷船。

賈老二忙道：「祖老哥，你先上去，請谷主到中艙坐。」

祖東權點點頭，首先飛身上船，進入中艙，放下黑袍老人，徐少華、紀若男也相繼走入。祖東權和賈老二仍然回到前艙休息去了。

那白髮老人等他們落船之後，立即划動木槳，船飛一般朝江心駛去。

中艙，徐少華坐下之後，就朝黑袍老人抱拳道：「晚輩徐小華見過谷主。」

紀若男在旁道：「爹，他是女兒的結義大哥徐少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這次多蒙他和賈總管，才能把爹救出來。」

黑袍老人巨目一抬，兩道湛然眼神直注徐少華，頷首道：「徐小兄弟，眞多謝你了。」

徐少華忙道：「谷主言重，晚輩不敢當。」

黑袍老人轉過臉去，問道：「若男，妳說的賈總管是誰？」

紀若男道：「賈總管就是走在我們前面的那個呀，他叫賈老二，是雲龍山莊的總管，不過爹看到的是他易了容。」

黑袍老人又道：「你們怎麼知道為父被囚禁在那裏的？」

紀若男說道：「說起來，事情可多着呢！」

她從徐少華中毒，閻九婆勾結丐帮獨眼龍甘逢春，以及有人假冒爹，一直診到如何找上桃花宮，除夕晚上才由賈老二領路趕來這裏，詳細說了一遍。

黑袍老人問道：「妳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

紀若男道：「女兒不知道，這是賈總管安排的，女兒和大哥、祖大叔只是跟着他走，只怕只有賈總管一人知道，女兒問過他，他好像不肯說。」

只聽賈老二的聲音從隔着一道木板，傳了過來，說道：「小老兒不是不肯說，只是事關重大，還沒到時候，說出來實在不方便。」

黑袍老人嘿然道：「賈總管，咱們現在要去何處呢？」

賈老二道：「咱們從長安居出來的，現在自然要趕回長安居去了。」

黑袍老人道：「何處登陸？」

賈老二道：「這個小老兒也不知道，大概到了對岸，咱們就可以上岸了。」

艙中忽然沉寂下來，只聽兩邊船旁水聲嘶嘶，這條船在水上簡直就像飛行一般，不過頓飯工夫，就聽船後響起那白髮老人蒼老的聲音，說道：「小二，要他們準備上岸了。」

賈老二應道：「是，是，少莊主，你們打開船篷，大家準備上岸了。」

徐少華立即站起身，推開船篷，祖東權已經閃身而入，說道：「谷主，咱們該上岸了。」

他走近幾步，揹起黑袍老人，首先跨出艙去。這時小船就像箭一般衝近江岸，然後忽然船身一橫，離岸不過一丈來遠，便自停住。

祖東權雙足一點，縱身躍起，黑袍老人忽然大袍一展，回頭說道：「船家，多謝你了！」

祖東權的人影已經凌空飛起，往岸上掠去。徐少華、紀若男、賈老二也相繼縱起，落到岸上。

突聽坐在船後的白髮老人忽然呵呵一笑道：「紀千里，老夫是看在賈小二的份上，才渡你過江的，你居然毒性未改，對老夫也下起毒來！」

賈老二忙道：「不會的，你老誤會了，谷主怎麼會是這種人呢？」

紀若男聽得神色一變，急忙叫道：「爹……」

這一瞬間那條小船早已掉轉頭，鼓浪而去。

黑袍老人嘿了一聲道：「若男，咱們走！」

紀若男道：「爹，你老人家要去那裏呢？」

黑袍老人道：「為父還有許多事待辦，妳還不隨為父走。」

紀若男遲疑了下，只得回頭望着徐少華道：「大哥，我要走了，相救我爹之情，我不會忘記的。」

徐少華道：「二弟快去吧。」

祖東權揹着黑袍老人，說道：「徐少莊主，賈總管，後會有期。」

黑袍老人大袖一揮，沉聲道：「祖護法，咱們走吧！」

賈老二尖聲道：「谷主好走，嘻嘻，咱們後會有期呢！」

祖東權、紀若男兩條人影已經如飛而去。

賈老二忽然從懷中取出小指大一個羊脂玉瓶，揭開瓶塞，傾了少許在手指上，朝鼻孔聞了聞，說道：「沒錯，就是這個了，少莊主，你把手伸過來。」

徐少華依言伸過手去，賈老二小心翼翼的把玉瓶在他指頭傾了少許粉末，說道：「快湊着鼻孔，吸上一吸。」

徐少華依言把手指湊近鼻孔吸了一吸，一面問道：「賈總管，這是什麼？」

賈老二笑了笑道：「自然是解藥了，你沒看到老毒物臨走向咱們展了下大袖？他使的順風散無形毒，只要吸上少許，六個時辰之後才會發作，那就無藥可醫。」

徐少華矍然道：「谷主眞的對咱們施毒？」

「這還會假？」賈老二道：「所以船公要說他毒性未改了。」

徐少華道：「你這瓶解藥又是那裏來的呢？」

「自然是紀谷主送給小老兒的了！」賈老二得意的道：「小老兒聽他在船艙裏說話時的口氣，就有些不對勁，早就料到他會有這一手，所以在上岸之時，就順便在他懷裏摸了一把，什麼也沒有摸到，後來小老兒想通了，他遭人刦持，自然早就被人搜過身，重要的東西，決不會放在懷裏。」

徐少華問道：「那麼，你從那裏摸來的？」

「在他衣領裏。」賈老二道：「放在衣領裏的東西，一定是最重要的了，他紀千里最拿手的就是順風散，有人要刦持他，目的當然也是要他交出順風散的處方和

解藥了，所以小老兒摸到他衣領裏這個小瓶，就知道八九不離十了。」

徐少華歎了口氣道：「這眞是人心叵測，我們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救出來，他却竟然恩將仇報，反而向我們下起毒來了！」

賈老二嘻嘻笑道：「這也怪不得他，千毒谷主遭人刦持，這不是太窩囊了嗎？咱們把他救出來了，他如果不殺咱們滅口，他重視一世英名，以後見了咱們，豈不抬不起頭來？這就是曹操說的那句話了，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負我。」

徐少華哦聲道：「那位船公不是被他下了順風散嗎？」

「他不要緊！」賈老二搖着頭道：「其實咱們也並不怕他使毒，他施展順風散，顧名思義，本來只有順風撒出，才能有效，他是以內力撒出來，所以就是逆風，也可以施展，但少莊主目前練成太清心法，內力强過他甚多，只要發出內力，就可以把順風散逼回去，就是小老兒同他一掌，同樣可以把順風散吹散，這位船公，嘻嘻，他功夫比咱們高明得多呢，不然的話，幾十里江面，怎麽能在頓飯工夫就划到了？」

「哦！對了！」徐少華道：「那位船公，究竟是什麽人呢？」

「船公就是船公。」賈老二道：「他老人家不願人知，小老兒只知大家都叫他簡大先生，是一位隱迹江湖的釣叟，如此而已！」說着，一面催道：「咱們得趕快走了，趕回去路還遠着哩！」

× × ×

徐小華、賈老二趕返長安居，已是翌日晌午時光。兩人依然是從後院越牆而入，再從後窗進入自己臥室。

大白天要避開衆人耳目，自是全仗身法快速，這一點，對兩人來說，也並非難事。

除夕晚上這一頓酒，醉倒的並不是只有賈老二、徐少華、紀若男、祖東權四人，還有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在上房還有住在左首一號二號房裏的兩個客人，也一直醉臥未醒，這當然都是賈老二的傑作，要他們睡多久，他們就要睡多久。

這事只有聞天聲一個人知道，他在第二天早晨，就悄悄告訴柳飛絮、史琬、藍如風三人，對店伙只說大家宿醉未醒，不可去驚動他們。

徐少華回到房中，才故意打着呵欠，開出門去。

史琬、藍如風眼看大哥出去了兩個晚上，還沒回來，自是極爲關心，差不多時時刻刻都在聽着大哥房中的動靜，如今聽到大哥開出門來，兩人不約而同的從自己房中趕了出來。

史琬叫道：「大哥，你醒了？」

藍如風悄聲問道：「大哥，你們到底去了那裏？這麽久才回來。」

史琬跟着問道：「二姐呢？她怎麽還沒回來？」她是和紀若男睡一個房的，故而有此一問。

設話之時，聞天聲、柳飛絮也是出來了。

徐少華趕緊過去叫了聲：「師傅。」

聞天聲低聲問道：「事情辦妥了？」

徐少華點頭道：「總算辦妥了。」

柳飛絮叫道：「伙計，快去打一盆熱臉水來。」

店伙答應一聲，就打着臉水送來。

徐少華洗了把臉，正好店伙來請大家到前面用午餐。

大家來到前進樓上，桌上早已擺好酒菜，今天剛是初二，除了這一席酒菜之外，酒樓對外尚未營業。雖然沒有旁的客人，但因有店伙在旁伺候，大家不便多問，徐少華也不好說什麽。

飯後，大家同轉上房，就在聞天聲的房中坐下來聊天，店伙沏了一壺茶送上，便自退去。

徐少華才把此行始末，說了一遍。

史琬聽得氣道：「紀千里這種人眞該讓他囚禁在黑獄裏，不用去救他出來，大哥、賈總管長途跋涉，把他救出來了，他竟然恩將仇報，施展無形毒，眞是豈有此理！」

聞天聲笑道：「黑道人物，所以永遠是黑道人物，也就在此。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只有利害，沒有人情，這對少華來說，也是很好的一次經驗。」

柳飛絮道：「賈總管不是和徐少莊主一起回來的嗎，他怎麽還不出來呢？」

史琬道：「太姐這還用問嗎，他是出名的酒鬼，房裏不是還有兩罈酒嗎，他要喝過癮了才出來呢！」

話聲未已，房門口已出現了賈老二，他像大馬猴似的弓着腰走了進來，嘻的笑道：「我的小姑奶奶，妳這可寃枉小老兒了，小老兒是喝醉了酒，睡了整整兩天，總得讓人家聞到我一身酒氣才像吧！」

他果然一身都是酒氣！

史琬掩着鼻子，哼道：「你又灌了多少黃湯，難聞死了！」

「不多，小老兒兩天一晚沒喝酒了，回來了總要把它補足，才對得起肚腸裏的酒虫。」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小老兒只喝了一罈酒，小姑奶奶嫌小老兒酒氣難聞，小老兒正要去辦事呢！」說着一個人搖搖晃晃的往樓下走去。

聞天聲問道：「少華，你們去的地方，究竟是在那裏？」

徐少華道：「弟子一點也不知道，先是忙着趕路，走的都是田野小徑，後來坐在船上，有船篷遮住視綫，回來又和賈總管一路飛奔，根本無暇分辨路徑，不知那是什麽所在，弟子也問過賈總管，他只是含含糊糊說，不知道比知道好。」

聞天聲頷首道：「賈總管不肯說，自然有他的道理，那就不用再問他了。」

他自從知道賈老二的來歷之後，就對他有了極大的信心。

旁晚時候，左首一號二號房裏的兩個客人，也醒過來了，開門走出，大聲叫着店伙。

店伙急急忙忙的給兩人送來臉水，陪着笑道：「兩位客官醒了嗎？」

一號房客人問道：「咱們怎麽會睡到這時候才醒的？」

店伙陪着笑道：「二位客官除夕晚上喝醉了酒。」

二號房客人道：「咱們酒喝得並不多

呀。」

店伙笑道：「二位客官大概忘記了，沒喝醉酒，會吐得房裏一地都是酒菜，昨天一早，小的兩個人還收拾了整整一個上午呢！」

一號房客人驚異的道：「昨天早上，你收拾了一個上午？今天是幾時了？」

店伙道：「今天已經是初二了。」

一號房客人臉色微變，說道：「你說咱們整整睡了兩天？」

「沒錯。」店伙點着頭道：「二位客官好像吐了兩次，小的進來過兩次，看客官睡熟了，不敢驚動。」

一號房客人望望二號房客人，問道：「咱們眞的喝了許多酒嗎？」

二號房客人道：「好像是喝了不少，兄弟已經喝不下了，你老哥還一定要兄弟非喝不可。」

一號房客人哼道：「是你一再要兄弟乾杯的。」

店伙在旁陪笑道：「二位客官現在不是都醒了嗎？那就不用埋怨誰了。」

他們說的話，隔壁房裏的人自然都聽到了。史琬心中暗暗好笑，忖道：「不知賈老二用什麽方法，讓他們喝醉的，醒來了還弄不清楚。」

店伙掌了燈進來。史琬因沒聽到隔壁兩個客人的話聲，悄聲問道：「隔壁兩人出去了嗎？」

店伙道：「他們匆匆下樓，結算店帳，已經走了。」

店伙退出，賈老二施施然走了進來。

史琬叫道：「賈總管，你來得正好，我有話要問你呢！」

賈老二聳聳肩道：「我的小姑奶奶，妳又給小老兒出什麽難題了？」

「不是難題。」史琬輕聲道：「我只是想問你，隔壁房裏的兩個客人，你用什麽法子把他們灌醉的？」

「嘻嘻！」賈老二得意的笑道：「這個容易得很，小老兒點了他們穴道，再捏開他們牙關，把酒一碗碗的給他們輪流灌下去，每灌一碗，就附着他們耳朶說：『現在該你喝了』，他們只是穴道受制，神志並未全失，迷迷糊糊之間聽了小老兒的話，還以爲和對方在賭酒，醒來之後，就像夢境一般，依稀可以記得一點，就是這樣了。」

這話聽得柳飛絮、史琬，都忍不住笑了。

藍如風問道：「賈總管費了如許手脚，這是爲什麽呢？這兩人會有問題嗎？」

「嘻嘻！藍公子果然心細如髮！」賈老二一挑大拇指，然後壓低聲音道：「這兩人和那死去的布販，是一路的，他們的行動，就是派來監視咱們行動的，不把他們灌醉，咱們出去了兩天才回來，和老毒物被救的時間相脗合，就會懷疑到咱們頭上來了。」

史琬道：「你怎不早說，咱們問問他們，是什麽人主使他們來的？」

「咱們無憑無據，怎麽問法？」賈老二聳着肩笑道：「這樣不是很好嗎？他們回去，決不敢說出喝醉酒睡了兩天的事，那麽救出老毒物這檔子事，就和咱們無關了。」

史琬心中突然一動，忖道：「王天榮、任貴兩人，也喝醉了酒，睡了兩天，難道……」

正在想着，只見王天榮、任貴二人已經走了進來，連連拱手道：「在下兄弟眞是失禮之至，除夕晚上喝得爛醉如泥，竟然昏睡了兩天，沒有好好招待聞大先生和諸位。」

「大家都是自己人，還說這些客氣話則甚？」賈老二搶着道：「除夕晚上，小老兒和祖老哥拚到天亮，不也都喝醉了，過年不喝醉，那要什麽時候喝醉？」

他這一說，就輕描淡寫的帶過去了。

王天榮過：「就因爲在下兄弟喝醉了酒，新年新歲，未能稍盡地主之誼，因此兄弟特地吩咐厨下，整治了一席酒菜，給聞大先生、少莊主們賀喜，現在請去入席吧。」

「小老兒說過，咱們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賈老二聳着肩道：「不過這也是大掌櫃、二掌櫃的一份心意，新年新歲，大家熱鬧熱鬧也是應該的，馬陵先生、少莊主，大家請吧！」

史琬輕哼道：「你是有酒就是娘。」

賈老二笑道：「所以大家都把小老兒叫做酒鬼咯！」

大家隨着王天榮，任貴來至前進酒樓，胡老四、余老六已經先在，趕忙迎了出來，給大家賀年。

王天榮目光一轉，說道：「紀少谷主和祖老哥呢，怎麽不來？」

賈老二道：「紀少谷主、祖老哥大年初一一清早就走了。」

這一頓酒菜，是大掌櫃、二掌櫃給大家賀年的春酒，菜餚自然十分豐盛，大家也因徐少華，賈老二都已回來，心裏沒有罣牽，也就開懷暢飲，不必細表。

第二天是正月初三，聞天聲因自己被苗飛虎刦持，離家已有兩個多月，急於回家，另外二師兄遇害之後，徐少華只是把爹的屍體草草掩埋在後園，也應該回去擇地埋葬。這就和徐少華、賈老二商量，決定先回馬陵山去。

賈老二道：「馬陵先生說得極是，老莊主過世之後，自該擇地建墓，入土爲安，就是雲龍山莊被賊人放火燒了，少莊主要重新建立雲龍山莊，更要重建雲龍山莊昔日的威名，不然，小老兒這總管，豈非徒有虛名了。」

他嘸着口水，拍拍胸脯，續道：「這些都不成問題，咱們回去之後，小老兒都會辦的。」

事情就這樣决定了，準備午餐之後動身。

依聞天聲的意思，王天榮、任貴乃是長安居的掌櫃，不用同去。

但賈老二却說胡老四、余老六、王老八、任老十四人，乃是總管手下的四名大將，到那裏去，都有他們四個相隨，自然缺一不可。

王天榮、任貴也異口同聲的說他們决心追隨少莊主，自是要追隨到底。

史琬、藍如風和大哥是同甘苦，共患難的兄弟，自然也要同去。這樣一來，依然是原班人馬上路了。

他們由廬州北行，第四天旁晚，抵達

宿縣，剛到南門。只見一名青衣漢子急步趕到賈老二馬前，躬躬身道：「你老是賈總管了，小的已經在這裏恭候多時了。」

賈老二奇道：「你老哥是……」

那青衣漢子道：「小的是老招商客店的伙計，今天中午有一位管家前來包下了小店後進東院，並要小的旁晚時候在城門口來恭候總管的。」

賈老二搔搔頭皮，哦了一聲道：「好、好，那就痲煩你帶路了。」

那店伙答應一聲，就走在前面帶路。

徐少華問道：「賈總管，什麽事？」

「沒什麽，」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咱們在老招商包下了後進的東院，他是伙計，來迎接咱們的。」

徐少華覺得奇怪，不知賈總管幾時定的房間？但這一路上打尖投宿，都是賈老二安排的，也就沒有多問。

老招商客店，就在南門大街上，是宿縣城中首屈一指大客店。一行人下馬之後，把馬匹交給小廝，那伙計就領着大家穿過兩進院落，直入後進。

東院是一幢自成院落，一排三間兩廂的樓房，中間有一個小天井，兩邊各有一排花架，放了幾十盆盆栽花卉，果然十分清幽。

大家分配好房間，兩名店伙忙着送來臉水，等大家盥洗完畢，一名店伙在中間小客廳上，沏上茶來，另一名店伙立即點燃起燈火，整幢東院，登時燈燭輝煌，通明如晝。

接着兩名伙計不待吩咐，在廳上擺好圓桌面，和九把椅子，放好杯筷匙碟。

一名伙計才向賈老二請示道：「賈總管，可以開席了嗎？」

賈老二問道：「那管家連酒席也預定了嗎？」

店伙連連應是道：「是、是，小店前進松鶴樓的酒菜，是城裏最出名的，整桌筵席，都要預定，管家早就關照了帳房，所以總管一到，就可以開席。」

賈老二點頭道：「好吧，那就開上來吧！」

店伙答應一聲，迅快的退了下去。不多一回，兩名店伙輪流送上酒菜，果然備極豐盛，酒更是眞正十五年陳的狀元紅。

賈老二杯到酒乾，連聲說着：「好酒，好酒。」

飯後各自回房休息。翌日一早，大家用過早餐後，賈老二就要王天榮去櫃上結帳。

王天榮去了不久，就匆匆回來，湊着賈老二耳朵，低聲說道：「回總管，櫃上說的，咱們的帳，昨天巳由定房來的管家全付清了。」

賈老二點點頭道：「有人巳經付清了，那就算了。」

王天榮道：「總管不覺得奇怪嗎？」

「嘻嘻，這有什麽好奇怪的？」賈老二聳聳肩，道：「有人付帳，總比沒人付好。」

聞天聲問道：「賈總管，是什麽一回事？」

「沒什麽。」賈老二道：「王老八說的，咱們的房飯錢，巳經有人付過了。」

聞天聲道：「櫃上有沒有說那是什麽人付的？」

「他沒說，櫃上自然也不知道了。」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咱們目前雖然不知道他是誰？日後總會知道的。」

帳巳有人會了，大家也就一起上馬，繼續北行。中午時分趕到曹村，這是一個鄉間的村落，一條東西橫街，只有疏疏落落的幾家小店。

但就在大家馳近村口，只見一名身穿青衣的漢子迎着上來，朝賈老二抱拳說道：「你老是賈總管了？小的在此巳經恭候多時了。」

賈老二笑嘻嘻的道：「管家可是巳經給咱們準備好酒食了？」

青衣漢子微微一楞，連忙應道：「是、是，小的奉副總管之命，巳在曹宅給少莊主一行準備了酒筵。」

「好極了！」賈老二點着頭道：「小老兒正愁這裏沒有酒樓飯館可以打尖，你們副總管當眞能幹得很！」

他沒問他副總管是誰？

那青衣漢子道：「你老誇獎，就因爲這裏沒有酒樓飯館，所以臨時借了曹員外的空宅，好讓少莊主一行歇脚，菜是村子裏有名的賓司務做的，道地的淮揚菜。」

「很好！」賈老二道：「曹員外的宅子在那裏，管家請在前面帶路。」

青衣漢子答應了一聲，就走在前面領路。

曹員外的空宅，相當氣派，門前有一大片草地，綠草如茵，高大的圍牆，兩扇黑漆大門早巳敞開着。大家到得門口，就有兩名漢子過來接過馬匹。

那青衣漢子領着大家跨進大門，就折而向東，由長廊進入東首一座廳門首，才躬身道：「總管請少莊主到裏面奉茶。」

賈老二讓聞天聲、徐少華等人走入，自己也跟了進來。

花廳上的家具，都是精工雕刻的紫檀木，打掃得也甚是乾淨，只是沒有擺設，壁間也沒有張掛字畫，因爲這裏只是曹員外的空宅，久巳沒有人居住了。

大家坐定之後，那青衣漢子沏了一壺茶送上，就行退下。

聞天聲問道：「賈總管，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他沒說副總管是誰嗎？」

賈老二聳着肩笑道：「馬陵先生請只管放心，看來這副總管，一路都在拍着咱們馬屁，大概想到雲龍山莊當一名副總管，才會如此殷勤，君不聞，孔老夫子說的，有酒食，大家饌，有事，副總管服其勞嗎？」

史琬哼道：「有酒食，先生饌，有事弟子服其勞。」

「不對，不對！」賈老二道：「有酒食，不是咱們大家都吃了？有事，像定房間，定酒菜，不是副總管替咱們在代勞了嗎？小老兒沒有弟子，弄個副總管代代勞，不是也蠻好的？」

說話之時，兩名青衣漢子巳在花廳上擺好酒席，先前的那個青衣漢子躬身道：「總管可以請大家入席了。」

賈老二抬着手道：「馬陵先生，少莊主，不用客氣，大家請入席吧！」

衆人依次入席，兩名青衣漢子就川流不息的端上菜來。那青衣漢子說得不錯，

這村子裏的賓司務手藝果然不錯，比之大城鎮上酒樓裏的大司務，有過之無不及。

這一頓酒菜，當然也極爲豐富。飯後，青衣漢子沏上茶來，大家略事休息，就要繼續趕路，出了曹宅，又有兩名青衣漢子牽着馬匹伺候衆人上馬，牲口當然也巳上過料了。

聞天聲心裏暗暗嘀咕，昨晚預定房間和此刻預定酒席的到底會是什麽人？看賈老二那副毫不在意的神情，好像人家應該這樣沿途供應似的連謝都沒謝人家一聲。

徐少華、史琬、藍如風三人，心裏雖然也同樣感到懷疑，但他們和賈老二處得較久，心知問他也不出所以然來的，索性就不再多問。

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四人的想法又是不同，他們都知道這位賈大總管喜歡故弄玄虛，也許是他事先早有安排，故意如此的。

由曹村到徐州，不過百里光景，九匹馬一路奔行，就在夕陽銜山，晚霞滿天的時光，雲龍山業巳在望！

他們原準備趕到徐州城中投宿，第二天再去雲龍山拜祭，因此就策馬疾行，依然一路緊趕。

現在離雲龍山不過三里來遙，只見右首林前一排站着八個青衣漢子，前面領頭的一個年約四旬出頭，這時看到九匹馬疾馳而來，急忙趨出，連連拱手，高聲叫道：「小的徐錦章在此恭迎聞三老爺、少莊主，賈總管。」

奔馳中的馬匹，隨即勒住韁繩，發出一陣希聿聿的馬嘶之聲。

徐少華一眼認出他正是從前莊中管事徐建章的兄弟錦章，不覺大喜，急忙一躍下馬，說道：「你是錦章叔，你……沒罹難？」

徐錦章道：「小的那天正好奉命出去辦事，才沒遭毒手。」

這時聞天聲等人，也一齊下馬。徐錦章轉身朝聞天聲拜了下去，說道：「小的叩見聞三老爺。」

聞天聲一抬手道：「起來、起來，不用多禮。」

徐錦章朝後一招手道：「你們快來見過聞三老爺，少莊主、賈總管。」

他身後八名青衣漢子立即一齊躬下身去，齊聲道：「小的叩見聞三老爺、少莊主、賈總管。」

徐少華問道：「錦章叔，他們是什麽人？」

徐錦章道：「回少莊主，他們都是莊上的莊丁，是小的從村落中招募來的。」

徐少華道：「你們住在那裏？」

徐錦章抬頭望望徐少華，說道：「是少莊主派人交代小的，把莊院重新建造，恢復舊觀，小的日夜監工，巳經完全恢復舊觀，招募了三十名莊丁，等待少莊主歸來，前天少莊主派人傳信，說今天可以趕到……」

徐少華聽得奇道：「我……」

賈老二沒待他話聲出口，就接着問道：「這麽說，你就是莊裏的副總管了？」

「是的。」徐錦章點着頭道：「少莊主派來的人曾說：少莊主巳經聘請了一位姓賈的担任總管，要小的當副總管……」

徐少華道：「錦章叔，你說鳩工興建莊院，那後園呢？爹的遺體就埋在後園，你們有沒有動過？」

徐錦章道：「少莊主請放心，老莊主的遺體，巳經由小人挖起，改用棺木盛殮，在東岩營建了墓地，明天一早，小的陪少莊主前去祭奠，莊上所有遇害的人，也在老莊主的墓側，建了一座大墳，合葬在一起。」

徐少華忍不住流淚道：「錦章叔，眞謝謝你。」

徐錦章惶然道：「小的完全是依照少莊主的交代做的，少莊主怎地謝起小的來了。」

賈老二道：「這樣就好，少莊主，那就回莊去吧！」

徐錦章連忙抬手道：「聞三老爺，少莊主，諸位請！」

一行人策馬徐行，由徐錦章走在前頭領路，八名莊丁則跟在馬後而行。

三里光景，自然很快就到了，徐少華騎在馬上，老早就看到矗立在夕陽中的莊院了，門樓、房舍，一切都恢復了舊觀，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目覩莊院毀於大火，幾乎不敢相信雲龍山莊毀於大火之說！

因爲新建的莊院，無論式樣、進數，甚至一磚一瓦，一窗、一戶，完全和從前一模一樣，絲毫不改，就因爲它是新蓋的，看去就更宏偉，更顯得氣勢非凡！

徐少華道：「錦章叔，眞難爲你，建得和從前完全一樣。」

徐錦章道：「這是少莊主派人送來的圖樣，小的只要他們按圖施工而巳！」

徐少華心中暗道：「自己何曾派人送給他圖樣？」

他還沒有開口，賈老二巳接着道：「那也辛苦得很了。」

大家到得莊院前面，就紛紛下馬，自有莊丁們接過，牽去馬廐。

這時從大門外列隊走出二十幾名一式青衣勁裝的漢子，分作了兩行站定，才躬身道：「小的見過聞三老爺、少莊主、賈總管。」

徐少華側臉問道：「錦章叔，他們都是在附近招募的嗎？」

徐錦章應道：「是的。」

賈老二連連點頭道：「好得很，一個個年輕力壯，看來也都有點底子。」

聞天聲從昨晚有人預定客店，到中午有人在曹宅預定筵席，心裏早就嘀咕着，等到徐錦章趕來迎接，目覩雲龍山莊的重建，和他招募了這許多莊丁，深覺事出意外，不能釋然！

此時聽了賈老二這句「看來也都有點底子」，心中更是一動，細看這些莊丁，果然個個身體壯健，脚步之間極爲沉穩，果然武功底子不弱，心頭愈覺疑竇叢生。

徐錦章陪着大家，進入大門，一面說道：「聞三老爺，少莊主一行，還是先到書房裏坐吧！」

由二門前面折而向東，穿行長廊，再出月洞門，那是三楹自成院落的書房。這條路，徐少華從小就走慣了，就是閉着眼睛也絕不會碰上長廊上的柱子，如今雖經重建，卻完全和從前一樣，就連地上的方磚也都一塊不多一塊不少！（未完·22）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少飛得弓先生之助，夜進禁宮，獲晤親娘，惜方少飛未明身世，未能與慈親暢叙天倫，又因時機不巧，無法晉見皇后，迫得退出。萬貞兒正因損兵折將，爲塡補傷亡，擴充實力，遂奏明皇上，在大校場擺下擂台，冀能募集到一批奇才異能之士，訂例能殺偵緝手、刀客便可塡補其位，且另有賞金，方少飛的四位師父均易容化裝，趕來赴會，卜常醒、吳元俊、包布書均已各殺一名刀客和偵緝手，塡上死者的職位。此際打擂已近尾聲，突有一滿面于思壯漢及一少年登台，于思壯漢報名爲血手魔君，彭盈妹大爲震驚，問方少飛以前可曾聽師們提過這人……

刀快難尸位　劍利奪魁元

方少飛道：「有啊，大師父曾經說過，血手魔君崛起於塞外，雖然爲時不久，威名却響澈雲霄，打遍漠北無敵手，幾乎也殺光了塞外的成名人物，君臨漠北，呼風喚雨，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魔王暴君。」

彭盈妹道：「不錯，雷霆雙手血腥，是一個十足的殺人魔王。據說，他還有一個徒弟燕無雙，也是心狠手辣的角色，人稱『小霸王』，大概就是台上的這位少年了。」

血手魔君雷霆的名頭不小，連快刀王立、北毒石天這等一流高手亦不免怦然色變，注目以觀。

萬大才繼續問下去：「那一位少年又是什麼人？」

少年道：「小可燕無雙。」

萬大才說道：「你們兩位，是幹什麼的？」

血手魔君雷霆答得乾凈俐落：「殺人的。」

萬大才道：「照規矩，你們二人必須一個一個的來，誰先上！」

血手魔君應了一個字：「我！」

「打算找那一位較量？錦衣衛？偵緝手？還是刀客？」

「都不是。」

「那要找誰？」

「老夫想先弄清楚，不論殺了誰，就可以取得此人的地位，這話算不算數？」

「君無戲言，老太師與娘娘是奉旨行事，當然算數。」

血手魔君雷霆銅鈴似的眸子睜得老大，從萬大才、萬太師、萬貞兒，以及北毒石天的臉上一一掃過，最後落在快刀王立的身上，道：「這位可是錦衣衛的指揮，號稱大內第一高手，曾一刀連砍十三顆人頭的快刀王立王大人？」

快刀王立道：「本官正是王立。」

血手魔君雷霆道：「老夫決定向王指揮討敎。」

這話震驚全場所有的人，萬大才斷然說道：「不可以，你只能就錦衣衛、偵緝

手、刀客之中任選一人。」

雷霆冷哼一聲，道：「什麼招賢納士，原來只是想選一批狗腿子，雷某沒興趣，再見！」

言畢，就要與徒弟小霸王燕無雙拂袖而去，萬貞兒忽然說道：「且慢，哀家還有幾句話要說。」

血手魔君道：「請娘娘示下。」

萬貞兒道：「雷大俠，王指揮的本事如何，天下英雄盡人皆知，你自信可以贏得了王大人？」

雷霆昂首，正聲道：「雷某願勉力一試。」

「比武較技，刀劍無眼，除非勢均力敵，最好不要招惹王大人的刀，只要你能勝過刀客，哀家一定重用，將來再慢慢往上爬。」

雷霆道：「娘娘盛意心領，雷某不想屈居人下。」

「本宮是爲你好。」

「娘娘太高抬他了。」

「你堅持？」

「我堅持！」

「能不能再攷慮一下？」

「沒有攷慮的餘地！」

萬貞兒知道他聲名響亮，想據爲己用，怕他傷在王立刀下，故而一再勸阻，今見雷霆心意甚堅，心知勸亦無用，遂轉對快刀王立說道：「哀家想聽聽王大人的意見。」

王立畢恭畢敬的起身說道：「承娘娘看重，王立感激涕零，雷大俠既然堅持如此，下官自當應命。」

說着，人已來到擂台上，雙手擧刀齊眉，對血手魔君道：「雷大俠請！」

血手魔君雷霆擺擺手，道：「慢着，雷某還有幾句話想問清楚。」

萬貞兒笑了笑，道：「雷大俠還有什麼話？」

雷霆道：「雷某如果殺了快刀王立，敢問可以得到賞金多少？」

萬貞兒尋思一下，道：「若雷大俠確有此能耐，本宮賞你五千両。」

「銀子！」

「黃金！」

「是否可以立即獲得錦衣衛指揮的職位？」

「果眞如此，錦衣衛指揮一職自然非你莫屬。」

「君無戲言？」

「哀家可以替皇上作主。」

「好，雷霆先謝過娘娘恩典。」

話一出口，身形半轉，道了一聲：「王大人小心了！」不待王立開口，便猝然出手，連攻三掌一指。

王立見他不曾拔劍，以他的身份地位，自亦不便拔刀，同樣以肉掌還擊，兩個人便在擂台上幹上了。

初時王立並未覺出，這位血手魔君的功夫有何神奇過人之處，但時間一久，一過了三十招，雷霆掌力厚實，剛猛如刀，指力强勁，如錐似劍，尤其自己一手握刀，一手應戰，五十合一過，便屈居下風。

不禁使這位大內第一高手大大地吃了一驚，那還敢再存絲毫輕敵自負之心，忙將佩刀往腰裏一別，施出渾身解數，全力反摟。

然而，雷霆的內力好似長河大海，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壓力愈大，彈力越强，一隻手時屈居下風，現在雙掌齊出，還是沒有討了好。

雙方龍爭虎鬥，合合分分，奇招迭出，佳作頻頻，看得人如醉如痴，如瘋如狂，俱皆進入忘我的境界，咸認爲是一塲難得一見的大決鬥！

彭盈妹的注意力一直全部集中在擂台上，緊繃的心弦也一直不曾放鬆，却始終摸不透血手魔君用的是什麼招數，道：「少飛，這雷老魔使用的招式十分怪異，似掌非掌，似劍非劍，難不成是掌中刀，指中劍？」

方少飛面色凝重的道：「確是『玄天眞經』上所載功夫。」

彭盈妹更加驚異，道：「雷霆發跡於塞外，也始終在塞外稱孤道寡，甚少涉足中原，他怎麼會學得眞經上功夫？」

方少飛道：「徒兒亦正爲此百思不解，當年眞經一度爲南僧，北毒、東丐、西仙所得，但未及修練便爲黑白雙煞盜去，跟血手魔君好像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彭盈妹搜腦煎腸，憑她豐富的閱歷經驗，同樣理不出半點頭緒來。

方少飛看看天色，道：「天色將晚，那小霸王燕無雙尚未登塲，除非速戰速決，師父恐將無法上台。」

彭盈妹道：「這倒無妨，爲師的並無入虎穴的打算，昨日我們兄妹已有協議，必須留一人在外，負責連繫接應的工作，由弓先生統理一切。」

方少飛「哦」了一聲，未再言語，又將目光投注擂台上。

擂台上的狠鬥已進入白熱化，打來驚險萬狀，石破天驚，二人大戰百十合後，王立越打越是心驚，也越打越感覺力不從心，他曉得遇上了扎手貨，更明白自己的生死榮辱，成敗存亡，很可能就取决於這一仗。

他自然不願品嚐失敗的苦果，他要反擊，他已經管不了雷霆是否拔劍，他决定要拔刀，刀，才是他最拿手的絕活。

驀然，刀光一閃，幻出萬道金光，王立拔刀出刀的動作一氣呵成，看在大家眼中的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光幕，以快得無以復加的速度罩在血手魔君雷霆的身上。

白茫茫的刀光之中，突然冒出一股碧綠色的光芒……

「擎天劍！」

「擎天劍！」

驚呼之聲未歇，金鐵交鳴之聲已起，快刀王立的寶刀被血手魔君的擎天劍斬成兩截，碧綠色的光幕已經送到王立的脖子上。

方少飛在心底喊道：「原來假白煞是他，難怪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一念未及其他，台上又發生變化，王立見勢不妙，提着一柄斷刀，彈飛而起，一口氣衝進萬貞兒所在的彩樓。

血手魔君雷霆一絲之差，咬着尾巴追上來，王立立脚未穩，雷霆劍鋒已到，萬貞兒陡地沉聲一叱：「住手！」

萬貞兒絕技驚魂，突出奇招，生死一髮之間，竟將雷霆的「擎天劍」架開，險

險救下了王立的一條命。

雷霆滿面不悅的道：「娘娘怎可自食其言。」

萬貞兒道：「哀家判你獲勝。」

「不殺掉王立，雷某如何取得錦衣衛指揮一職？」

「想當錦衣衛的指揮，你必須先答覆本宮幾個問題。」

「請娘娘明示。」

「你究竟是誰？」

「確是雷霆無誤。」

「跟『衡山老人』是什麼關係？」

「師徒！」

此話一出，萬貞兒的臉上立刻罩上一層濃濃的殺機，提聚一掌眞力，隨時都有出手行兇的可能，道：「你確爲衡山老狗之徒，此來的目的不問可知，是想對哀家不利？」

血手魔君雷霆收回「擎天劍」，道：「擎天劍在此，可以證明我的身份，雷霆此來，雖有負殺娘娘之命，並無殺娘娘之心，但願矢志追隨，略効犬馬！」

萬貞兒凝雲滿面的道：「你憑什麼使哀家相信你的話？」

血手魔君的雙目一陣轉動，附耳跟萬貞兒低語了幾句，萬貴妃流露出一臉旣驚且喜且疑的複雜表情，激動異常的道：「這是眞的？」

「不信小弟可以帶娘娘去看。」

「哀家當然要去看。」

「請！」

「走！」

說走就走，撇下一切，立與雷霆師徒如飛而去。

這事大不尋常，全場所有的人，包括北毒、王立、神州四傑、廬州三兇、方少飛等人俱皆瞠目結舌的楞在原地。

天色已晚，比武大會，亦就此全部告終。

×　×　×

在城東的一個小胡同底，有一座廢棄不用的酒坊，裏面蛛封塵積，到處都是棄置破損的酒桶及製酒用具，空氣裏還散發着一股濃郁的酒氣。

酒坊的房舍多已損壞，只有東北角上的三間磚屋尚稱完整，這正是玉面觀音彭盈妹臨時棲身之所，主要是基於安全的考慮，係布笠人一手所安排的。

房子雖然不大，內部的位置亦頗簡陋，但舉凡起居所需，皆一應俱全。

爲了躲避萬貞兒的緝捕，方少飛近來居無定所，並無一定的居處，順理成章的跟着師父來到酒坊。

師徒二人早已用過晚膳，屋內一燈如豆，兩個人就坐在燈下苦候。

他們在等卜常醒、吳元俊、包布書傳來方御史與林大學士確切下落的消息，也在等布笠人來揭開有關血手魔君的一切迷霧，更重要的是，除奸報國之事萬緒千頭，趁大家都在京師，理當齊聚一堂，妥爲運籌，以爲未來行動南針。

誰知，午夜已過，更樓上打出了二更天的梆聲，該來的人却一個也沒有來。

方少飛畢竟還是一個大孩子，實在有點按耐不住了，道：「師父，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彭盈妹說道：「不會的，二哥的易容術，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任何人皆無法識破。」

「那爲何至今一點消息也沒有？」

「也許是人在公門，身不由己。」

「可是，無論如何，弓先生總該來的呀。」

「是呀，我們事先曾約好，今晚要在此一會。」

「依師父看，是什麼原因會使弓先生失約？」

「可能是爲了血手魔君。」

一語甫畢，門外步履聲起，布笠人的聲音接口說道：「不錯，就是爲了這個魔頭，老夫折騰了大半夜，到現在才能抽出空來。」

話至一半時，人已進了屋子，身後還多了一個人，是林玲。

彼此打了一個招呼，大家在一張方桌前坐下來，方少飛聲急語快的說道：「可有林伯伯跟我爹的消息？」

布笠人道：「如石沉大海，一點訊息也沒有。」

方少飛道：「我三位師父也沒有傳出話來？」

布笠人道：「大會一結束，所有中選的人便全被萬太師帶走了。」

彭盈妹道：「帶往何處？」

布笠人搖搖頭，道：「現在還沒有查清楚。」

「老賊父女此舉用意何在？」

「想來一定是洗腦，灌輸効忠的意識，二是訓練，以備日後充當打手走狗。」

「大概要多久？」

「快則十天，慢則一月。」

「糟糕，時間一久，我眞担心三位兄長會露出馬脚。」

「但願不至於如此嚴重，現在他們只有自求多福，誰也帮不上忙。」

方少飛道：「血手魔君與快刀王立比武的時候，弓先生在不在塲？」

布笠人道：「老夫在。」

林玲也說：「我也在，就站在台下不遠處，那血手魔君的確厲害，要不是萬貞兒攔阻，我看王立一定會被雷霆殺掉。」

布笠人沉重的說道：「就算王立命喪擎天劍下，對於我們來說亦毫無助益，因爲萬貞兒的身邊又多了一個更難惹的血手魔君。」

方少飛一驚，道：「雷霆師徒已歸順萬貞兒？」

布笠人道：「已成定局。」

「莫非妖婦眞的將錦衣衛指揮一職賞給他？」

「如無意外，明天就會走馬上任。」

「這麼快？那快刀王立幹什麼？」

「目前還沒有新的任命。」

「王立一向是萬貞兒的左右手，相信一定會有更重要的任務交給他。」

「這可不見得。」

「爲什麼？」

「因爲雷霆與萬貞兒的關係比王立更密切。」

「他們是什麼關係？」

「師姊弟！」

「哦，原來萬貞兒也是衡山老人的徒

弟！」

林玲道：「弓先生有沒有弄錯，證諸今日他們相見時的情形，以及雙塔寺發生的事情，他們好像根本不認識？」

布笠人道：「他們本來就是一對互不相識的師姊弟。」

彭盈妹道：「同門學藝，怎麼可能互不相識？」

布笠人道：「這事，老夫也同樣想不通。」

方少飛道：「還有，他們二人間態度的轉變，似乎完全基於雷霆那一陣耳語所致，不知弓先生的看法如何？」

布笠人道：「事實確是如此，另一個關鍵是雷霆好像還握有確切的證據。」

林玲道：「對，沒有證據，血手魔君怎麼敢帶萬貞兒親自去看，離開校塲之後，他們到了那裏？」

布笠人道：「爲了揭開這個秘密，老夫曾尾隨追下去，但進入西山後便失去他二人的踪影。」

彭盈妹道：「那弓先生是如何得知他們是師姊弟的關係？」

布笠人道：「是他們返回城內後，弓某從萬貞兒身邊親信那裏收買來的，就是爲了等這個消息，所以才遲到，在來此途中又巧遇林姑娘，故結伴而來。」

萬貞兒與血手魔君是師姊弟，確實令人吃驚不已，圍繞在他們身邊的一連串迷團，更使大家疑雲滿腹，萬貞兒原有的實力，本就對羣豪構成極大威脅，現在再加上血手魔君師徒，無形中妖燄更熾，方少飛等人所面對的必然將是一個更加艱困的局面。

大夥兒的心情都很沉重，沉默片刻後，方少飛才說道：「三更半夜的，玲妹還在外面是否有急事？」

林玲道：「兩位老人家情況不明，這兩天又沒見到少飛哥，人家心裏急得不得了，到處亂撞，要不是碰上弓先生，我還不知道神州四傑已經到了北京。」

深情的望了方少飛一眼，又道：「你夜入紫禁城，結果到底如何？」

方少飛聞言將入宮後的詳情告訴大家，轉問布笠人道：「以後的事情我也不甚了了，尙祈弓先生指示迷津，不知紀宮人見到皇后沒有？」

布笠人道：「皇后是見到了，可是，宮內傳來的消息顯示，還沒有見着皇上的面。」

方少飛道：「都這麼久了，怎麼會見不到皇上？」

「主要是萬貞兒太惡毒專橫，大家皆畏如虎狼，王皇后顧忌頗多，一直舉棋不定，沒敢貿然帶紀宮人去見皇上。」

方少飛道：「萬貞兒這麼厲害，連皇后都怕她？」

「豈止是王皇后，滿朝文武，誰個不怕，凡是招惹她的人，輕則丟官，重則喪命，像方御史、林大學士、馬翰林、馮侍郎這樣不畏權勢，敢做敢當的人可謂少之又少。」

方少飛道：「聽紀宮人說，我爹曾經帮過她的忙。」

「這是事實，所以老夫才叫張敏先帶你去見紀宮人。」

「紀宮人好可憐，孤零零的一個人住在安樂堂，她究竟犯了什麼罪？」

「妖婦淫威之下，那有是非可言，只不過是替皇上生了一個皇子，犯了萬貞兒的忌諱，如此而已。」

「皇子現在下落何處？」

「據說是被一個假面人偷運出宮，寄養在外面。」

「糟了，我在玉華宮時，曾偷聽張敏說過，那假面人已死，皇子的下落豈不要斷綫？」

「可不是嗎？正因爲抓不到皇子，萬貞兒才下令捕殺所有癩痢頭的孩子，包括你在內，這就是當年方御史爲什麼會將你交給彭女俠他們，遠走他鄉的原因。」

想起那段亡命的險日子，方少飛餘悸猶存，一想到父親，更令他五內難安，道：「弓先生，紀宮人旣然見不到皇上，能否請恭親王出面營救？」

布笠人道：「恭親王那裏，老夫與令堂大人至少已經去過三次，王爺同樣心有餘而力不足，幾次入宮皆吃了閉門羮。」

方少飛道：「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張敏唯利是圖，什麼樣的錢他都敢賺，可否找他買消息？」

布笠人道：「人是快刀王立跟廬州三兇抓的，囚禁的地方張敏也不清楚。」

林玲道：「按理說應該在刑部大牢才是。」

布笠人道：「弓某曾透過關係查過，不在刑部大牢，也不在東、西二廠。」

林玲道：「眞急死人，紀宮人、恭親王見不着皇上，連花錢也買不通，不知道弓先生還有沒有別的法子？」

布笠人道：「現在只有一個希望。」

林玲道：「什麼希望？」

布笠人道：「希望卜大俠他們早報佳音。」

早報佳音，對他們而言無異是一種奢望，苦候三日，竟無音訊半點。

不得已，大家只好分頭行事，彭盈妹藉販賣零食之便，四出打聽，林玲、方少飛亦到處奔波，除偶而回家看看母親外，亦曾夜探太師府，均毫無所獲。

查不出鐵血御史方正及大學士林田甫的下落，連萬貞兒、血手魔君雷霆、快刀王立、廬州三兇還一干人也突告消失不見，沉悶之中益增三分神秘的色彩。

方正、林田甫究竟身在何處？

卜常醒、吳元俊、包布書有無發生意外？

雷霆、王立、廬州三兇等人又爲何消聲匿跡？

一連串的謎團，像千斤重担般壓在林玲，方少飛、彭盈妹的身上，過一天比過一年還長。

五天過去了。

半月過去了。

已經度過整整一個月煎熬的日子。

這日傍晚，玉面觀音彭盈妹終於帶回來一個遲來的佳音，一進門就興沖沖的說道：「好消息，大哥已經有訊息傳來。」

二人迫不及待的同聲追問：「什麼樣的好消息？」

彭盈妹道：「都有，布笠人前不久曾與大哥照過面。」

方少飛道：「大師父在什麼地方？其他二位師父的情形又如何？」

彭盈妹道：「據布笠人說，都很好，他們今天晚上全部要到太師府去，萬貞兒父女要大宴羣魔。」

林玲道：「卜師父有沒有說，這一陣子爲何音斷訊絕？」

彭盈妹道：「布笠人所言不差，他們被帶到一個秘密所在，由萬太師父女親自洗腦，灌輸愚忠的意識，雷霆、王立、刀客、偵緝手也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一方面整補，一方面協助訓練新手，一直過着與外界隔絕的日子，怎會有訊息傳出來。」

方少飛道：「難怪近來發沒見到橫行市街的狗腿子，原來是窩起來了。」

林玲道：「卜師父請快說，可知方伯伯跟我爹的下落？」

彭盈妹道：「知道了，兩位大人均囚禁在太師府。」

方少飛道：「奇怪，我們曾經夜探太師府，怎麼沒有發現？」

彭盈妹道：「事情緊急，時間寶貴，現在沒工夫說，咱們快走，在路上再慢慢的說。」

以最快的速度，換了一件夜行衣，眼見天巳大黑，三個人隨即穿房越屋而去。

途中，彭盈妹道：「沒有錯，大哥是這樣告訴布笠人的，兩位大人均被囚禁在太師府。」

林玲道：「弓先生怎未同來？」

彭盈妹道：「他到恭親王府去了。」

方少飛道：「去王府作甚？」

彭盈妹道：「弓先生叫咱們先火速找到兩位大人，他去請恭親王出面救人。」

方少飛緊握住拳頭，興奮不巳的道：「這個辦法好極了，快！快！」

的確夠快，夜空之中，三個人有如三縷烟，三股風，才一頓飯不到的工夫，便來到太師府的後院園牆外。

牆上有一道便門，門口放着一個燈盞，點着一盞燈。

彭盈妹目注牆頭，學貓叫，共是兩長三短，然後小聲說道：「這燈盞，貓叫都是事先約定好的暗號，等一下會有人出來接應。」

不要等一下，她語聲甫落，醉俠卜常醒巳穿門而出。

此時的卜常醒與往日不同，赤裸着臂膀，胸膛上有刺青的龍及字，編號是六號，腰帶上插着兩把刀，巳是一名道地的刀客。

林玲差點就要動手，以爲是眞刀客，被方少飛及時阻止住，低叫了一聲：「師父。」

醉俠卜常醒指指前院，神色凝重的道：「萬貞兒的主力，今夜全部齊集在太師府，等一下如與他們父女的鷹犬相遇，動作一定要快，手段一定要狠，務必一擊致命，不能給對手任何反擊喊叫的機會。」

說吧，揮揮手，領着三人踏進緊隣太師府後院的一個大棗園裏。

方少飛大惑不解的道：「我爹他們不是囚禁在太師府內嗎？」

醉俠卜常醒道：「萬德山老奸巨滑，他怕太師府目標太大，關在棗園子裏便可神鬼不察。」

方少飛道：「哼，眞是一隻成了精的老狐狸。」

彭盈妹道：「怎麼沒見二哥三哥？」

卜常醒道：「大概也該來了。」

了字出口，四人才跨進棗園的大門，從太師府後院小門內走出來一個偵緝手，一名錦衣衛，二人共抬着一個食盒，裏面裝的全是酒菜飯食。

彭盈妹認得那錦衣衛是三哥包不輸，偵緝手是二哥吳元俊，叫林玲、方少飛切勿聲張，卜常醒道：「二弟三弟從那裏弄來這麼多吃喝的東西？」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是張敏那個老混蛋叫小弟送東西給園子裏的人吃，我們正好正大光明的結伴而行。」

卜常醒的腦筋轉的很快，道：「這眞是天賜良機，行事更加方便，這樣吧，你們先走，當他們聚在一起吃飯時，再猝然施襲，給他們來一個措手不及。」

牌仙包不輸道：「還是大哥好主意，咱們先收回利息再說。」

抬着食盒，大步而入，人還沒有到前面的瓦房，便大聲嚷嚷道：「朋友們，老太師今夜大宴新來的弟兄，特命小弟給大家送來好吃好喝的，請快來享用。」

瓦房只有三間，屋裏屋外，前前後後守衛的人却有八人之多，二人直接將食盒抬進屋裏，把酒菜飯食擺在桌子上，還慇動的招呼大家享用，服務甚是週到。

正當吃晚飯的時候，肚子眞有點餓，立有六個人圍上來，老實不客氣的大吃大喝起來。

吳元俊早將屋裏的情形瀏覽一遍，以粗木爲栅，方正、林田甫就囚在裏面，他二人精神尙佳，正面壁而坐，對衆人不屑一顧。

牌仙包不輸發現還有兩個人守在外面沒進來，道：「怎麼不一起吃？」

一個想係小頭頭的彪形大漢道：「沒有關係，我們吃完以後再換班。」

吳元俊道：「那多麻煩，乾脆我們替那兩位朋友在外面守着，等大家吃完以後再走也不遲。」

彪形大漢正巧口裏面塞了一嘴的肉，語音不清的道：「也好！也好！」

吳元俊、包不輸來到外面，將另外兩名守衛叫進去，招招手，卜常醒、彭盈妹、林玲、方少飛全部到了瓦房的前面。

有吃有喝，有說有笑，怎會想到死神的脚步巳經到了眼前，神州四傑師徒與林玲六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冷不防一湧而入，八人之中竟無一人放出半個屁，便急匆匆的上了鬼門關。

方正、林田甫聽得異聲，這才回過頭來。

「爹！」

「爹！」

林玲、方少飛巳破栅而入，各自來到自己父親的面前。

這兩對父子父女均有六年之久不曾見面，想不到却會在如此凄愴的情形下重逢，林玲、方少飛不由皆熱淚滾滾而下。

方正、林田甫則頗爲鎭定，欣悅多於悲苦，正在爲兒女擦拭着滿臉的淚痕。

神州四傑也沒閑着，將屍體扛出去，找了一口枯井扔下去。

方少飛這時說道：「林伯伯，爹，都是孩兒不好，不該在青龍鎭殺人，以致連累兩位老人家。」

林玲不待父親開口，也搶着說：「女兒也不好，女兒也有份。」

方正滿面肅穆，正氣凜然的道：「老賊父女手下的走狗，個個該殺可殺，你們做的很好，何錯之有，事實上萬貞兒父女早就想將我們抓起來，這只是一個藉口吧了。」

方少飛道：「爹，於法於理，那個大奸臣應該將兩位老人家交給刑部去審理，爲何會關到這個棗園裏來？」

方正道：「這就是萬貞兒厲害的地方，爲父的與林大人皆朝廷重臣，他自然不敢私自殘害，交給刑部又缺乏有力的證據，只好暫時囚禁在此，等待機會。」

林玲道：「等待甚麼機會？」

林田甫道：「等待將你們抓住，坐實我與方大人敎唆殺人的罪。」

方正道：「很可能還會給少飛戴一頂陰謀篡奪皇位的帽子，達到他們父女排除異己的目的。」

林玲道：「方伯伯請放心，少飛哥現在巳是第一等的武林高手，任誰也抓他不到。」

方少飛道：「同時，萬貞兒父女也休想再折磨兩位老人家，我們現在就走。」

鐵血御史方正却不表贊同，道：「不行，爲父的現在還不能離開此地。」

方少飛一怔，道：「兩位老人家不想走？」

林田甫道：「我們要是一走，沒有罪也會變成有罪，還可以再加一條畏罪潛逃的罪。」

林玲理直氣壯的道：「爹，他們父女本來就是非法抓人，何必顧忌這些。」

方正道：「他們雖然是非法捕人，我們却必須正大光明的走出去，這樣才可以還我清白，叫他們抓人容易放人難。」

醉俠卜常醒巳將八具屍體投入枯井，且掩埋完畢，做的天衣無縫，再也找不到枯井的踪跡，聞言趨前說道：「好一個抓人容易放人難，方大人此言極是，卜某完全同意。」

方正不知卜常醒的身份，驚疑不巳的道：「少飛，這四位是……？」

方少飛忙將三位師父喬裝深入虎穴的事說出來，道：「卜師父他們甘冒此奇險，就是爲了救援兩位老人家。」

神州四傑有大恩於方家，方正銘記在心，時刻不忘，急忙鄭重異常的肅容言道：「四位大俠對我們方家恩深似海，對朝廷皇上更是忠心不二，犧牲良多，此時又涉身險地，無我無私，雲情高誼，難以言宣，請受我方正一拜。」

㨪起長袍下擺，就要拜下去，卜常醒惶不迭的伸手攔住，一本正經的道：「方大人使不得，卜某等乃一介武夫，能得大人看重，巳覺殊榮匪淺，効忠皇上，更是我俠義道份內之事，微末小事，望勿記掛在心。」

方少飛道：「三位師父曲意投靠，爲的就是將林伯與家父救出來，現在怎麼又變了主意？」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主意未變，只是方法略有不同。」

林玲道：「要怎麼樣救？」

牌仙包不輸道：「請恭親王出面，名正言順的離開太師府。」

方少飛道：「茲事體大，最好聽聽弓先生的意見。」

彭盈妹道：「這就是弓先生的意見，他此刻可能巳經在恭親王府。」

方少飛見父親不肯就這樣不明不白的離開，四位師父意見一致，布笠人亦如此主張，亦未再堅持己見，住口不再言語。

醉俠卜常醒道：「少飛，爲免啓人疑竇，我們不能離開太久，必須馬上返回，你與林姑娘稍後亦應退居暗中，靜待事情的發展再隨機應變。」

與吳元俊、包布書齊向方正、林田甫深施一禮，當即轉身退出。

× × ×

太師府的大客廳裏，筵開十桌，萬德山正在大宴新選的各路好漢，肉香充塞，酒氣四溢，高談闊論聲，猜拳行令聲，此起彼落，亂鬨鬨的好不熱鬧。

酒宴巳經進行了一段時間，與會者又多爲亡命之徒，藉着三分酒意，更加放蕩不羈，有的找人拚酒，有的在找人鬥力，引吭高歌者有之，借酒裝瘋者亦有之，多數皆不安其位，到處亂竄，與響馬土匪無異。

不過，這對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三人早巳神鬼不覺的返回大廳，竟無一人察及。

其實，大廳之內也並非全是裝瘋賣傻的狂人，另有其寂靜沉鬱的一面，血手魔君雷霆高坐首席，正與萬太師喁喁而談。

小霸王燕無雙跟朱祐楨、萬家棟坐在一起，由於彼此年齡相當，有說有笑，談笑風生，大有一見投緣，相逢恨晚之慨。

最孤獨落寞的首推快刀王立，正獨坐一隅喝悶酒。

太監張敏悄沒聲息的行過來，落坐在王立的對面，伸手按住他欲擧杯的手，道：「王大人，酒會傷身，少喝一點。」

此刻的王立百感交集，裝滿一腦子的怨恨，那裏聽得進去，掙脫張敏的手，擧杯苦笑道：「這時候不喝酒我能幹甚麼，張兄弟，別忘了酒可消愁。」

張敏的三角眼翻了一下，以充滿感情的話語說道：「王大人請勿自欺，須知借酒消愁愁更愁。」

王立又灌了一杯，道：「喝醉以後就不愁了，你沒聽人說一醉解千愁。」

張敏朝血手魔君、萬德山那邊瞅了一眼：「王大人，兄弟我知道你心裏邊不舒坦，但無論如何，娘娘對你的寵信不會有任何改變，也許新職很快就會發佈，切盼勿作繭自縛。」

「這我清楚，娘娘對我愛寵有加，王立絕無二心，只是那姓雷的是娘娘的師弟，咱們怎麼比也比不過，以後的日子恐怕就不好混了，尤其看不慣雷老兒那一張志得意滿的嘴臉。」

「看不慣就別看，大人現在無官一身輕，正可以過一段自在逍遙的好日子。」

「話是不錯，可是，老夫一世的威名，竟毀於一旦，叫我如何能夠忍得下這口氣。」

「常言道得好：那裏丟的到那裏去找，王大人既然嚥不下這口氣，大可以尋個機會再找回來，何必自苦。」

「王某當然要找回來，恨只恨那一把『擎天劍』太霸道。」

「依小弟看，『擎天劍』太霸道固是原因之一，姓雷的還耍了別的手段，他故意不拔劍，害得王大人隻手對付雙掌，等你亮出刀時，他便抽冷子下殺手，如果一開始就刀劍相對，知所防備，也許不至於受斷刀之辱。」

「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姓雷的仗着『擎天劍』的鋒芒，又耍了花招，老夫才一敗塗地，怎麼能嚥得下這口氣，忍得下這股恨。」

「王大人，有沒有尅制『擎天劍』的兵器？」

「有！」

「也是一把劍？」

「是一把刀。」

「甚麼刀？」

「九龍刀！」

「九龍刀？」

「不錯，是九龍刀！只有九龍刀才可以跟擎天劍一爭短長。」

「九龍刀的主人是誰？」

「九龍刀已失踪江湖達三百年。」

「這就難了，到那裏去找。」

「所以老夫才喝悶酒來消愁解恨。」

忽聞萬大才重重的拍了三下手掌，起身說道：「娘娘馬上就到，請大家各就各位。」

別看這些亡命之徒胡作非爲，無法無天，却最是聽從號令，萬大才餘音未落，已井然有序的回歸原位。

張敏早已溜出去，當他緊跟在萬貞兒的身後，再度回到大廳時，手中多了一個朱漆托盤，盤子裏放着一疊紅包封套，裝在封套裏的全是銀票。

萬貞兒雲髻高挽，一身金色碎花宮裝，雪白的披紗拖曳在地，厚塗胭脂，濃施花粉，香氣襲人，艷光四射，顯得特別雍容華貴。

全廳的人皆以君臣大禮參見，高呼：「娘娘千歲，千千歲。」

萬貞兒風情萬千的笑笑，聲若玉盤滾珠般地道：「經過一個月的磨練後，相信各位對今後將要從事的工作已可徹底掌握，從今天起，你們就是哀家的親信近衛，離開太師府後，你們就是錦衣衛，偵緝手，與刀客，開始執行任務，大家好好的幹，哀家絕對不會虧待你們，希望各位能打第一仗，立第一功。」

大夥洗耳恭聽，場中寂然無聲，萬貞兒朝張敏手中的托盤瞄一下，道：「等一下張管事會送上一個紅包，這只是哀家的一點小小心意，本宮願在此鄭重宣佈，誰要是抓住方少飛，賞額提高一倍，賞白銀百萬兩。」

白銀百萬兩，可是一個大得嚇人的數目，平常人連做夢也不可能夢到，大家皆瞪大了眼，以能抓到方少飛自許。

萬貞兒端起一杯酒來，敬過大家後，落坐在萬太師與血手魔君雷霆的中間。

張敏已開始發放紅包，每人賞銀五百兩，廳內又爆出一連串感恩謝恩的話語。

萬大才起身說道：「娘娘說過，這只是一點小意思，那一位立了第一功，活捉到方少飛，那才叫過癮，百萬兩賞銀不算，娘娘還會保舉做大官。」

廳內又開始騷動起來，大家皆陶醉於權勢與財富之中，敬酒的人潮一波接一波的湧向萬貞兒，湧向萬太師，湧向新上任不久的錦衣衛指揮血手魔君雷霆，逢迎諂媚的話聽得人直起鷄皮疙瘩。

這眞是只見新人笑，誰憐舊人哭，沒人敬快刀王立的酒，他只好獨個兒自己喝，一張臉紅噴噴的像猴屁股，已有八九分的醉意。

萬貞兒就跟他坐在同一桌，自然一目瞭然，道：「王立，哀家知道你心裏很不痛快，但君無戲言，本宮不能不將錦衣衛指揮的職位賞給雷師弟，你說，想幹什麼，九門提督？禁軍總教頭？還是刑部總捕頭？或者其他你中意的官職？隨你選，隨你挑。」

快刀王立醉眼惺忪的說道：「啓稟娘娘，臣此刻頭痛欲裂，可否恩准，提前退席？」

萬貞兒先是一怔，但隨即笑盈盈的道：「好吧，你歇一歇也好。」

快刀王立起身就走，血手魔君雷霆跟了上去，道：「王大人，容小弟來送你一程。」

「不必！」

王立語冷如冰，理都沒理他，頭也不回的走了。

雷霆碰了一鼻子灰，心裏好不惱火，正巧碰上發完紅包的玉華宮管事張敏，道：「這個老小子是怎麼了，他好像對落敗之事很不服氣？」

張敏淡淡的說：「王大人一向自視很高。」

雷霆冷哼一聲，道：「哼，要不是娘娘攔阻，他連命都沒了，高什麼。」

醉俠卜常醒就在附近，見有機可乘，湊過來猛搧火：「雷大人說的是，就算再戰一場，結果還是一個樣。」

這個馬屁拍得雷霆好不舒暢，洋洋得意的打了兩聲哈哈，道：「這是當然，憑他姓王的那點功力修爲，還差一大截。」

親暱的拍一下張敏的肩胛，又意氣飛揚的道：「張管事的看法如何？」

張敏是個牆頭草，最會見風轉舵，不假思索的道：「雷大人天人神技，落敗的自然還是他快刀王立。」

雷霆的眼珠子轉了兩下，面上升起一抹疑雲，道：「適才見張兄與那姓王的談的甚是投機，可否透露一二？」

張敏略作遲疑，字斟句酌的道：「王大人素以大內第一高手自居，多少年來一直位居要津，呼風喚雨慣了，校場一戰蒙羞，而且丟了官，一時間投閒置散，難免有點不自在，聽他的口氣，確有再戰一場的意思。」

血手魔君雷霆縱聲一笑，道：「好啊，他要是不服氣，時間任他挑，地點由他選，老夫隨時奉陪。」

張敏的三角眼翻動了幾次，道：「照眼前的情形而言，王大人恐怕不見得肯出面應戰。」

雷霆人如其名，性烈如火，一把抓住

了張敏的手，道：「張兄，你說，在什麼情況下那姓王的才肯出面應戰？」

張敏道：「王大人很忌憚雷老的『擎天劍』，只要該劍在雷老手中，王大人應戰的可能性就不大。」

醉俠卜常醒唯恐天下不亂，巴不得血手魔君與快刀王立馬上就幹起來，聞言繼續搧風點火道：「憑我們雷大人的本事，就算沒有『擎天劍』，照樣令那姓王的吃不了兜着走，雷大人，怎麼樣，再跟他徒手幹一塲如何？」

血手魔君雷霆乃生性高傲之人，怎禁得起他這一激，馬上朗聲說道：「好，大富兄之言正合我意，咱們就這麼辦，這件事就請張兄全權安排，那姓王的若是另有高見，老夫同樣照接不誤。」

張敏道：「王大人似是正在傾全力尋找『九龍刀』，欲以『九龍刀』鬥『擎天劍』。」

雷霆冷笑一聲，道：「『九龍刀』失踪江湖已達三百年之久，他到那裏去找，去告訴姓王的，要不就服敗認輸，要不就挺身再戰，別裝蒜，找藉口，拖時間。」

醉俠卜常醒正欲再添油加醋，忽見萬貞兒在那邊招手，雷霆，張敏只好急忙趕過去，萬貞兒道：「關于方正，林田甫這兩個老匹夫究該如何處理，哀家想聽聽雷師弟的意見。」

血手魔君略作沉吟後道：「此事不難解決，最簡潔便當的方法，就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將他們幹掉了事。」

萬太師眉頭一皺，搶先說道：「此事老夫亦曾愼重考慮過，方正，林田甫都是朝廷重臣，甚得皇上歡心，黨羽又多，萬一走漏風聲，或有什麼把柄落在他們手中，免不了會掀起一塲風暴，一旦被皇上得知，後果可能不堪設想，此刻不宜魯莽，應另尋他途。」

雷霆道：「另一個法子就是活捉方少飛，坐實他老子縱子行兇，窩藏欽犯，陰謀造反的罪。」

萬太師摩挲着握在手裏的酒杯，慢吞吞的道：「這是一條可行的正途，也是根本解决之道，只要捉住方少飛，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將他們父子處决，永杜後患，只是方小兒身手不凡，行踪飄忽，想活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知雷大人可有何奇策妙計。」

雷霆雙目如電，從羣魔的臉上緩緩掃過，信心十足的道：「這一點請老太師大放寬心，娘娘已頒下百萬重賞，弟兄們必會全力以赴，快則一旬，慢則一月，必會將姓方的小兒揪出來。」

萬貞兒目注全場，鄭重無比的道：「大家皆各負奇才異能，相信短時間之內便會做一番成績出來，誰要是捉住方少飛，哀家在賞金之外還保你做大官，享受一輩子的榮華富貴。」

重賞再加上大官，這是每一個人皆夢寐以求的事，廳內又掀起一陣騷動，大家磨拳擦掌，躍躍欲試，每一個人皆想活捉方少飛，享此殊榮。

就在大夥兒興高采烈的當兒，太師府的一名管事忽然急匆匆的進來說道：「稟老太師，恭親王來了。」

萬貞兒聞言臉色陡然大變，道：「朱見瑾，他來幹什麼？擋駕！」

那管事稟道：「擋不住，王爺已經入府。」

萬貞兒勃然大怒道：「飯桶，你們連一個人都擋不住，還能幹什麼！」

管事戰戰兢兢的說道：「恭親王不是一個人，領着一大羣刑部捕快，他們一湧而入。」

萬大才大吃一驚，道：「還帶着刑部捕快，他們意欲何爲？」

萬貞兒朝門外一望，說道：「朱家的人數他最難纏，不管他意欲何爲，包準來者不善，你們要小心應付，哀家暫且避一避。」

言畢，悄沒聲息的從側門隱去。

萬太師父子則從正門迎出去，正巧與恭親王在門外相遇，父子二人忙以君臣大禮參駕，萬太師欲將恭親王引往別處，恭親王朱見瑾却正容說道：「不必了，在這裏更方便，本王說幾句話就走。」

恭親王年方三十出頭，儀表堂堂，一雙星目罩定大廳之內，新入選的刀客，偵緝手一時走避不及，又皆亂鬨鬨的齊集一堂，朱見瑾不禁面露不悅之色，續道：「太師府夜設盛宴，招待的俱屬江湖人物，老太師也不怕蜚短流長，遭人訾議，說你私心自用，結黨營私！」

話雖婉轉，語氣却頗不客氣，萬太師當然聽得出來，但他倚老賣老，並未將恭親王放在眼內，理直氣壯的道：「王爺言重了，他們都是皇上徵選的賢才異士，並非普通的江湖人物。」

恭親王毫不放鬆，繼續質問道：「既是朝廷之人，理當各有所司，爲何齊集太師府飲宴作樂？」

萬太師振振有詞的道：「老臣奉旨招賢納士，算起來乃是主考官的身份，召他們來此聚聚，亦屬人情之常，請王爺切勿多心。」

恭親王冷然一笑，道：「非是本王多心，實因外面流言甚多，甚盼老太師愛惜羽毛，勿恃寵行驕，以免晚節不保，禍延子孫。」

萬太師不予理會，語冷詞硬的道：「盛意心領，老臣做事自有一定的分寸，勿須王爺操心。」

二人話不投機，各不相讓，氣氛相當緊張，而又格格不入，恭親由話鋒一轉，道：「本王此來，主要是想查證一件事情，希望萬太師能據實相告。」

萬太師一怔，道：「是什麼事？請王爺明示。」

恭親王以試探的語氣道：「聽說御史方正，與大學士林田甫被捕了？」

萬太師倒推得乾凈，僅淡淡的說：「老臣亦有個『耳聞』。」

「出面抓人的人，可是前錦衣衛指揮王立。」

「王大人職司所在，乃奉旨行事。」

「據傳大師府的花三郎等人也參予其事？」

「花三郎等人純屬老臣僱用的私人護院武師，從未參予公事，請王爺勿聽信謠言。」

「那麼，太師可知道方御史他們的下落？」

（未完・十六）

麒麟鎖

雙鷹神捕後傳／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白石跟隨小仙女進入黃山晉見管一見，把歷年殺人所得代價四十多萬兩傾囊奉予管一見，賑濟災民，他目的是要改邪歸正，同時也實在厭倦東逃西躲的亡命生涯。管一見也一爲災民，二是引起了他對荔枝院一般高手的好奇心，要查究他們究是什麼組織，不吝代價僱請柳白石殺死賈大富的又是什麼來頭，乃決定接受柳白石的要求接辦此案。夏雷奉管一見之命貪夜趕赴天柱山，向沈鷹呈上管一見要求沈鷹聯手的函件，沈鷹閱後埋怨小仙女時時帶給他們麻煩，夏雷說出小仙女似已看上了柳白石，沈鷹笑罵小仙女是春心動也不必看上一個殺手……

千里追查　險遭覆沒

夏雷道：「不是如此，又怎符合她的性格！」

沈鷹道：「你頭兒可看出什麼疑點麼？這件案子你清楚不？」

夏雷將所知仔細告訴沈鷹，沈鷹聽後沉吟道：「那幾個人全用假名，若果沒有綫索，可不容易查！」

夏雷道：「咱頭兒說，只要您跟他合作，天下間沒有什麼困難的事，可以難得住您們！」

沈鷹哈哈笑道：「不必拍馬屁！待老夫考慮一下，烟兒，帶他去吃早飯。」

×　×　×

由於此案情況與前性質大有分別，是以沈鷹亦先跟手下商量了半天，然後才決定跟管一見合作。最後他把夏雷叫來：「小夏，你回去告訴你們頭兒，說老夫捨命陪君子就是！但那筆錢，要他分一半給江北的災民！」

「這點料無問題！」夏雷道：「咱頭兒請你用信鴿通知他，晚輩留下來供您差遣。」

沈鷹道：「很好，如果你不嫌辛苦的，下午便與司馬城先去安陽城探探消息吧，細節方面老夫已交代了他。」

夏雷道：「晚輩是個坐不住的人，怎會嫌辛苦？」

吃過午飯，雲飛烟替夏雷與司馬城易了容，然後帶了陶松和周昭信下山奔赴安陽城。

沈鷹和管一見的手下，曾經多番合作，所以早就混熟了，是故夏雷也說話也無顧忌，他道：「司馬兄，你不曾習過易容術麼？」

司馬城道：「怎不曾習過？不過這門功夫，易學難精，我學來學去，只得三爼五成功夫，騙騙一般人還可以，却入不得行家之眼！」

夏雷嘆了一口氣，道：「小弟亦是如此，我頭兒說學易容術比學武功更要求天賦能力，大概小弟與你，都沒有這種天賦吧！」

兩人閑扯了一陣，很快便說到正事。

司馬城問道：「小夏，那柳白石的武功如何？」

「據三哥說，柳白石的劍法全爲殺人而設，十分實用，眞要打起來，可能打不過他！」

司馬城咋舌道：「皇甫兄那一手劍法，快速凌厲，這兩年進步良多，連他也非其對手？」

夏雷笑道：「有何奇怪，聽頭兒說，二哥也可能不是其敵手，天下第一殺手，這名可不是白得的。」

司馬城道：「咱頭兒也提醒過我，叫咱們要小心，柳白石的對手必比他強！」

由天柱山到安陽路程不短，他們足足走了七天才到達。夏雷還担心荔枝院已經關閉，豈料一問客棧掌櫃，掌櫃即含笑道：「原來公子們是因此而來的，荔枝院早已復業了，就在東大巷，由這裏去只需走兩盞茶便到了。」

夏雷臉上發熱，幸而有易容藥遮掩，不虞被人覷破。「請問荔枝院是幾時復業的？」

「唉，荔枝院發生了一場火，只停了三天便又開放了！」

夏雷又問道：「聽說，他們那裏有位楊貴妃，嬌美如花，風騷入骨，可有這回事？」

安陽城客棧的掌櫃，也不知接觸過多少個顧客詢問這些事，他們正樂於回答。

「客官，您還是趁早死了這條心吧！」

夏雷看了司馬城一眼，問道：「莫非楊貴妃被火燒傷了？」

掌櫃道：「客官只猜對了一半，楊貴



妃是被火燒死的！眞可惜呀，這樣的一個大美人，却葬身火海！新的楊貴妃還未找到，不過荔枝院美女多的是，客官們實不用担心，只怕帶來的銀子不夠花用。」

司馬城壓低聲音問道：「掌櫃的，再問你一件事，咱們在路上聽人說荔枝院換了老闆，可眞有此事？」

掌櫃諂媚地道：「客官消息眞靈通，眞有此事！不過這對那些『孝子賢孫』可沒有一絲兒影响！」說話出口才猛覺「孝子賢孫」這四個字，頗有語病，連忙又堆下笑容，道：「客官到那裏見識一下就好，千萬莫着迷，天下間的美女多得是，也不單止荔枝院才有。說眞的，鍾無艷和夏迎春，吹熄了燈，脫光了衣服，還不都是一樣？」

司馬城乾咳一聲，道：「掌櫃言之有理，咱們是要到邯鄲辦事，路過此地，想開開眼界而已！未知掌櫃知道新老闆的底細麼？」

掌櫃話匣子一打開，便說個沒完，若是女人，必是個長舌婦。「說來奇怪，原來新老闆也就是舊老闆……」

夏雷見他故意賣弄關子，說了一半便停止，立即遞上一塊碎銀，道：「打擾你許久，給你買酒喝！」

掌櫃又吐出一連串多謝，收了銀子續道：「原來如今的主持人余重陽，以前也是股東，賈大富一死，他便順理成章出來主持了。」

司馬城又問：「你見過他沒有？」

掌櫃苦笑道：「像咱這一大把年紀，還怎會去那種地方，客官，熱水已備好了，請進房去吧。小楞子，快帶客官去西一院。」

原來司馬城爲了掩人耳目，故意充派頭，扮成富家子弟，包下一座小院。陶松和周昭信則扮隨從。四人洗好澡，換過一套光鮮的衣服，在小廳裏商量。

周昭信道：「四哥，俺聽人說過，在荔枝院可得事先『掛號』！」

司馬城一怔，脫口問道：「還得『掛號』？」

「不錯，因爲各地慕名而至的王孫公子實在太多，僧多粥少之下，只好出此『下策』！」

衆人見他說得有趣，都莞爾一笑。司馬城道：「那就順便替咱先去掛個號吧。」他塞了些銀子給他，周昭信拿了錢便出去。

他前脚剛出去，店小二小楞子後脚便跟着進來了。哈腰問道：「請問客官，是到外面吃飯，還是在房裏吃？您早點吩咐，小的也好早作預備。」

夏雷看了司馬城一眼，道：「替少爺弄幾個小菜，外帶兩壺狀元紅，開到房裏來吧！」

這就意味客棧可以多賺，小楞子連聲多謝，司馬城忽然道：「小二哥，你慢走，我有幾句話問你。」說着取出兩吊錢放在几上。

小楞子眼睛登時一亮，哈腰問道：「公子爺請問，小的知無不言。」

「你知道荔枝院歇業的眞正原因麼？」司馬城把錢提起，故意幌了一幌。「你知道余重陽是個什麼人麼？」

「余老闆是個男人，」小楞子腦袋有點楞，呆了一下才續道。「聽人說賈大富老闆是被人殺死的，連首級也不見了！傳說是這樣，但他的確是死了，葬禮可風光哩！」

「可知他爲何被人殺死？」

「這個大家都在議論，却沒有結果，有的說，一定是某個寃大頭，『覺醒』之後，回來報仇的。」

夏雷記得柳白石沒提燒死楊貴妃之事，是以再問道：「那寃大頭是受楊貴妃之騙？」

「官府還在調查，還沒有結果，不過，與她同日死的，還有一個男人，聽說是賈大富的保鏢。」

夏雷心頭一跳，問道。「那保鏢叫什麽名字？」

「不知道，荔枝院裏面有個護院，是小的表哥，小的曾聽他說過，賈老闆有幾個保鏢，都是高手，但他們都不知道其來歷。客官，你問這些作甚？你們是吃公飯的？」

司馬城忙道：「不是，你請放心！」他將錢塞在小楞子手中。

小楞子不敢接收，縮回雙手道：「俺眞的不知道，不敢收您的錢。」

「少爺叫你收，你便收下吧！」司馬城問道。「你還知道些什麽？」

小楞子抓抓頭皮。「像小二這種窮光蛋，一生一世也別想去荔枝院，所知的，都是聽人說的。嗯，小的還聽人說余老闆以前沒人見過，也沒人知道荔枝院除了賈大富之外，尚有其他老闆。」

夏雷插腔問道：「賈大富沒有其他親人？別人怎會相信余重陽是老闆？」

「因爲余老闆手上有賈老闆立的一張條子。」小楞子道：「賈老闆好像沒有親人，送葬的都是荔枝院裏的人。」

司馬城續問道：「你那在荔枝院當護院的表哥，叫什麽姓名，可否約他出來一晤？」

「他叫江岸，」小楞子又抓抓頭皮道：「小的不知道他什麽時候有空。」

「請你帮個忙，反正咱們在安陽還有幾天逗留。」夏雷又塞了一塊碎銀給他。

小楞子這才答應替他們約江岸。

不久，小楞子又捧着酒菜進來，菜香酒醇，引得吃了幾天乾糧的司馬城和夏雷，垂涎三尺。正吃了幾箸，周昭信及時回來。道：「哈，想不到荔枝院眞的名不虛傳，幾多王孫公子都在掛號，幸而我使了點手段，塞了塊銀子給龜奴，才可以把日期推前……」

陶松問道：「是不是今晚？」

「不，明晚，訂到的一個叫秋艷，一個叫香荷！」

司馬城道：「明晚也沒影响，先坐下吃飯吧。」

× × ×

次日一早，小楞子送水進來，含笑對司馬城道：「客官，小的昨晚已替您約了俺表哥了。」

夏雷在旁道：「少爺就知你能幹，你約他什麽時候見面？」

「表哥下午要上班，所以小的約他中午，他不願意來這裏，所以見面地點在羣芳酒樓。」

司馬城道：「到時你去不去？」

小楞子道：「俺請不了假。」

「那咱們怎認識你表哥？」

「他會先到羣芳酒樓等你們，桌上會放一對刀，交差重疊擺放。你們上前詢問姓名即可。」小楞子又加上一句：「他會在雅座等你們，不過帳要由你們付，您知道他幹那份差事，賺不了多少錢。」

司馬城道：「這個當然，你大可以放心！小二哥，你拿些早點來吧！」他又塞了兩吊錢給他。

× × ×

羣芳酒樓有個特色，掌櫃是女人，雅座的跑堂也是女人，這是創擧，所以羣芳酒樓的酒菜，在安陽城雖然不是最好的，但生意却最佳。

司馬城、夏雷帶着陶松和周昭信一到午時，便去羣芳酒樓找尋江岸。沒想到江岸竟然訂了一間小靜室，所以費了一番工夫才找到。

雙方交換了姓名，便相繼入座，司馬城等人用的自然是假名。江岸年約三十，擧止頗爲沉着，司馬城直覺此人武功不錯，而且機心深沉。

「請問公孫公子約江某出來，有何指教？」

司馬城抱拳道：「只是仰慕荔枝院與閣下大名，所以高攀一下而已，請先點菜，再慢慢談如何？」

江岸推讓了一番才點了兩個菜，夏雷又點了幾道菜，遣走小二，關上門然後開始傾談。江岸含笑道：「兩位公子若果希望透過江某，認識荔枝院裏的姑娘，可得失望！」

「不敢，咱們今晚已訂了位。」夏雷道：「江兄在院裏幹了多少年？」

江岸道：「已有五年，混一口飯吃，沒有出息！兩位公子是讀書人還是做生意的？」

司馬城反問：「江兄認爲咱倆像讀書人麽？」

江岸含笑道：「兩位身份教人費思量，三種身份都不像。」

夏雷問道：「江兄指的，是那三種身份？」

「一是商人，二是書生，三是游俠！」江岸道：「兩位眼神充足，分明是習過武功，但，氣質又不大像，更不像是個商人！」

司馬城道：「江兄好銳利的目光！不瞞您，咱們家是做生意的，家裏也請了些武師，咱倆自幼的確學過幾年武功奈何未遇名師，所識只是皮毛，是故做不了游俠，家父見在下年紀已大，勒令接家業，是故咱們兩人到江北走走，看有什麽貨式可辦到江南去販賣！」

「原來如此，失敬之至！」江岸乾咳一聲，「兩位公子尚未說出目的。」

司馬城取出兩錠銀子，放在江岸面前半「請江兄先收下。」

江岸臉色不變。「無功不受祿！」

夏雷道：「江兄必是嫌少，」他也掏出兩錠銀子放在江岸面前。「江兄收了錢之後，咱們再說。」

江岸沉吟道：「這四錠銀子恐怕不好

賺，在下拿了，可能會丟掉飯碗！」

司馬城哈哈笑道。「江兄過慮了，事成之後，咱們尚有饋贈，何況此處並無別人，何須杞人憂天？」

江岸又考慮了一下，才將銀子收起，道：「兩位想問些什麽？」

「我想知道楚霸王是被誰殺死的？」

江岸臉色一變，道：「兩位公子消息可眞靈！唔，他是被柳白石殺死的。」

周昭信脫口道：「胡說！柳白石根本沒有殺死他。」

江岸臉色又是一變，問道：「那請恕江某問一句，兩位如何會知道？」

司馬城知道他動了疑，便堆下笑容道：「因爲柳白石被人滅口，臨死前正好遇到咱們，這是他說的，他說他只殺死賈大富！」

「哦？請問公孫公子與柳白石有何關係？」

「毫無關係，只是咱們見他重傷倒在樹下，以爲是過路客商，遭山賊刦殺，所以施救，他臨死前說的。」

江岸心念一轉，問道：「楚霸王死在誰手中，跟兩位也沒關係。」

夏雷說道：「說得不錯，不過咱們動了好奇心而已。江兄，你可知楚霸王的來歷麽？」

「這人十分神秘，他一直跟着賈老闆，就像一個謎。」

「他跟賈老闆多久了？」

「大概有十年八年了吧？江某進荔枝院時，他已在，平日他都不跟咱們接觸，荔枝院裏，甚至有許多人，不知道他的存在！」

陶松插腔問道：「他跟虞妃，有何關係？」

「好像是情人，江某亦不太清楚！」

司馬城故意喃喃自語地道：「賈大富只是一個妓院的老闆，他怎會因此而惹來殺身之禍？」

江岸忽道：「他這人奇怪得很，越吃越胖，疑心又重，這都是一般大富豪的心態，但我發覺他的武功竟然甚高！」

夏雷急問：「你怎會知道？」

「有一次他下樓時，不愼滑倒，自樓上跌下來，只見他手掌在梯級上一按，身子便彈起，凌空打了一個觔斗，便穩穩當當落在地上。」江岸道：「但他一向在人前都不露一絲武功，那次他還賞了一錠銀子給我。」

司馬城急問：「他可有與你說話？」

「他問江某可曾見到什麽？江某一時福至心靈，便答稱什麽也不見，接着他一陣大笑，便讚江某是個聰明人，而他則最敬重聰明人，還叫我去帳房取一錠二十両銀子。」

司馬城眉頭一皺，又喃喃地道：「看來他以前可能是武林中人！」

夏雷又問：「余重陽是你們的新老闆，你以前見過他沒有？」

江岸道：「只見過一次，他跟賈老闆住在一起！」

說至此，房門敲响，原來酒菜到，周昭信開門，讓小二擺上桌子，司馬城擧杯道。「江兄，小弟敬你一杯。」

江岸謝了一聲，他只啜了一口，道：「荔枝院有個規定，上班不許有酒意，請恕江某失禮！」

夏雷道：「那在下也不勉強了。」

司馬城道：「江兄請動箸。」他還親自佈菜，酒過三巡，他見小二出去，又問道：「江兄，你以前可知余重陽他亦是老闆之一？」

江岸笑道：「做夢也沒想到。」

「那你們又怎會相信他？」

「他有賈老闆的字據爲憑！嘿，咱們只怕他不發薪餉，其他的，可管不了這許多。」

夏雷續問：「以你之見，余重陽又是否習過武？」

「未曾見過，不敢多言。」

司馬城試探地問道：「荔枝院的人大多知道賈大富是被職業殺手殺死的吧？有沒有人懷疑是余重陽幹的？」

江岸眉頭一軒，道：「是有人懷疑，但沒有一絲根據，大家只在肚子裏嘀咕，不敢公開議論。」

「貴院還有空空兒和虞妃？」

江岸心頭又是一跳，含笑道：「兩位對敝院所知極多，江某也有句話要問你倆，兩位問這許多，也只是因爲好奇？」

司馬城驚覺地道。「咱們的確是好奇，所以問一問，江兄難道不覺得賈大富的保鏢的名都很奇怪麽？楚霸王虞姬楊貴妃這些都是歷史上的人呀！」

「是奇怪，不過咱們也不知道原因。賞花樓裏，似乎藏了不少秘密！」江岸忽又壓低聲音：「兩位，今日江某跟你們說的話，千萬不要洩露出去……」

夏雷問道：「你怕會失了差事？」江岸臉色一變，但只嗯了一聲。

司馬城不敢再問，免得引起江岸思疑，便不斷勸菜。

江岸忙着上班，還未吃完，便長身告辭下樓去了。周昭信還想討論，司馬城截口道：「先會帳，回去再說。」

× × ×

華燈初上，司馬城和夏雷換了套細布外袍，攜手到荔枝院，他們報上名，便有龜奴哈腰帶他們進去。

「兩位大爺，香荷和艷秋都在梅花樓二樓！」

司馬城一對眼睛邊向四周瞭望，邊問道：「貴院共有幾座樓？」

「姑娘住的共有五座，除了一座是貴妃樓只住貴妃一人之外，其他的都要住五位姑娘。」

夏雷問道：「除了這五座樓，沒有其他的？」

「還有一座是咱們老闆住的，另外還有下人們住的，灶房、澡房的。天下間妓院雖多，但咱荔枝院論水平和地方，可是數一數二的！」

「聽說去年你們這裏發生過命案，不知道防衛有沒有改善？」

「大爺放心，從發生那件事之後，咱們已加強了防衛，一定安全！」

夏雷又問：「咱們花錢來玩的，當然不希望發生任何意外，請問貴院有多少個護院？」

龜奴「哈」了一聲：「大爺放心，咱們的護院小說也有幾十個。」說着已到了

梅花樓下，又說道：「大爺，請跟小的上樓。」

三人上得樓來，樓上兩間大房，一邊各有兩間，香荷與艷秋，剛巧就在隣居。龜奴問道：「兩位誰要艷秋？」

「我！」夏雷首先道。龜奴推開門，請他進去，又帶司馬城到隣房。房門一開，先是一座佈置得美侖美奐的小廳，廳裏立着兩位俏麗的丫頭，一見司馬城便迎上去，行禮道：「公子請進！」

司馬城向四周看了一下，便往椅上坐下，一個丫頭關門，另一個則斟茶，奉上蜜餞。「公子先喝杯熱茶。」

「你們小姐呢？」

丫頭道：「小姐在房裏更衣，待會兒就出來！」

話音剛落，裏面便走出一位婀娜多姿的妙齡女子來，鵝蛋似的臉龐，薄施胭脂，一套淡黃色的長裙，腰上繫着一條綉朱花的綠色腰帶，看來高貴樸素，不落俗套。司馬城目光不由一亮，暗道：「荔枝院的女人，果然名不虛傳！」

香荷去至司馬城身前，檢衽行了一禮。「公孫公子好，奴家這廂有禮了！」

司馬城少與異性接觸，吃美人一禮，有點兜不住，長身忙不迭地道：「姑娘免禮……姑娘芳名香荷？」

香荷「噗嗤」一笑，嬌聲嚦嚦地道：「名字只是一個記號，何況賤名，更不足掛齒，公子請坐。」

「姑娘也請坐。」

香荷又向他行了一禮，然後坐下問道：「公子吃過晚飯否？」

「剛才……已吃過一點東西。」

一個丫頭見他舉止失措，忍不住「咭」地一聲笑了出來。香荷斥道：「小紅，你這丫頭越來越放肆了，還不趕快下樓，通知灶房送些酒菜上來。嗯，公子喜歡吃些什麽？喝什麽酒？」

司馬城只覺香荷坐在身旁，似畫中美人，眉目如畫，櫻桃小嘴微張時，呵氣如蘭，鼻端所聞到的，盡是一片香風，不由心頭一蕩，訥訥地道：「在下無所謂……但憑姑娘主意！」

香荷抿嘴一笑。「那奴家便不客氣了！」她隨口點了五個小菜，外加一壺女兒紅，又問道：「公子似是頭一遭來此？」

司馬城道：「是的，家居江南，頭一遭到安陽。」

香荷掩嘴道：「也是頭一遭到風月場裏？」

司馬城臉上發熱，乾咳一聲，問道：「姑娘在荔枝院有多久？」

香荷道：「受訓兩年，露面兩年，共四年！公子是爲奴家而來的，還是路過？」言畢掩嘴輕笑，態甚撩人。

「是路過的。姑娘怎會淪落於此？」

香荷苦澀地一笑。「是好人家的女兒，有誰肯淪落青樓？公子是來買歡的，何不說些風花雪月？」她見司馬城侷促不安，又道：「公子擅棋道乎？」

司馬城搖頭道：「只略懂皮毛，只因一無明師，二不太興趣，是以不會好好學過。」

香荷接道：「如此待奴家唱闋曲了與你解悶，小翠，快取月琴來。」

丫頭小翠取來月琴，爲香荷伴奏，荔枝院的姑娘不但艷色震天下，且技藝亦具造詣，香荷櫻桃小嘴微張，一縷仙音，自喉頭吐出，如出谷之黃鶯，低迴撥尖，婉轉自如，一曲旣終，司馬城忍不住讚起好來。

稍後，酒菜巳至，小翠收了月琴，在桌旁殷勤伺候。香荷頻頻爲司馬城佈菜敬酒。「公子多吃一點。」

「妳怎不吃？」

香荷微微一笑。「奴家又不是楊貴妃，我怕吃得多會發胖！」

司馬城心頭一動，連忙停著，香荷粉臉微微一變，問道：「公子害怕酒菜有毒？」她忽然舉著在每碟菜裏，挑了一塊吃下。

司馬城有點尷尬，忙道：「在下巳飽了。」

「如此撤了酒菜，換上香茗如何？」

「就由姑娘主意。」

小紅和小翠收起殘羹，又奉上香茗甜餅。司馬城暗中打定主意，再坐一會兒便告辭，不料香荷倚了過來，低聲問道：「公子怎地不說話，是不是討厭奴家？」她不待司馬城回答，又道：「公子一定是害羞！」忽然站起來，把司馬城拉進房裏。

那房十分寬敞，傢具陳設，全是最豪華的，單是那張雕花的大床，巳經價值不菲，香荷關上房門，道：「如今無人，公子可以爲所欲爲！」說至此，她粉臉升起兩團紅暈。

司馬城眼睛不敢看她，心想旣來之，則安之，定一定神，決定試探一下。「在下聽說貴院上任老闆被人殺死，未知所爲何事？」

香荷微微一笑，道：「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誰有興趣去查這種閑事？」

「就算不查，也可聽到點風聲。」

「這倒奇怪了，來此花錢的人，都是對姑娘感興趣，偏你與衆不同。」香荷忽然倚在司馬城懷中，道：「不過奴家却討厭那些急色兒，公子問這些往事作甚？難道你是吃公飯的？」

司馬城剛答了兩字不是，隣房忽然傳來「蓬」的一聲巨响，他吃了一驚，連忙推開香荷，向房門處飛去。

不料香荷尖聲叫了起來，司馬城衝出小廳，便見丫頭小翠小子紅巳站在門後，他喝道：「快讓開。」

小紅問道：「公子要去何處？」

司馬城心懸夏雷的安危，喝道：「你倆再不讓開，便莫怪我無情！」

話音剛落，隣房又傳來「蓬」的一聲响，司馬城再也忍不住，揮掌向小紅擊去。他司馬家的「百步神拳」，名震大江南北，這一拳搗去，風聲呼呼，氣勢不凡。

小紅柳腰一扭，閃了開去，小翠雙臂齊出，十指葱葱向司馬城捉去。司馬城一怔，料不到一個丫頭竟然懂得擒拿手。

司馬城一腳踢在門上，身子退後，小翠十指落空，小紅又自旁纏了上來，司馬城冷笑一聲：「好啊，原來你們這裏竟然是黑店！」

背後竟然傳來一陣嚦嚦的鶯聲：「錯了，咱們的店子不是黑店，只是你是黑客而已！」

司馬城一回頭，只見香荷從容不迫地自屋裏走了出來，他心頭一沉，至今才知道對方亦是個高手！一個妓女和她的丫頭，竟然身懷武功，這還不奇怪麼？

司馬城爲人冷靜，這時候巳恢復了鎮定，道：「姑娘，在下是與友同來的，他如今就在隔壁的艷秋房中，你難道聽不到隣房傳來的聲响？」

香荷抿嘴一笑。「有些公子盡管平日彬彬有禮，但一上床，便變成另一個樣子，這種情況，咱們見得多啦，這又有何奇怪？」

「敝友却絕對不是那種人！」

香荷格格大笑，笑得前俯後仰，半晌才問道：「公子是跟他一齊……嘻嘻，還是他告訴你的。」

司馬城吸了一口氣，道：「姑娘，在下是說正經的，萬一敝友發生意外，你能夠負責麼？」

「奴家可以負責，你放心安寢吧！」

司馬城怒極反笑。「你不過是個靑樓妓女，有什麼資格負這人命的責任？」

話音剛落，隣房又傳來「喀嗤」一聲响，司馬城一聽便辨出那是窗櫺、玻璃之聲，他心頭一動，轉頭一瞥，一個倒後，向窗子撞去。

香荷忽道：「快攔住他。」她自己亦飛身撲上，可是巳經慢了一步，窗櫺破裂，司馬城身子巳穿了出去。

司馬城凌空打了一個觔斗，雙脚落地，只見院子裏巳站着不少大漢，手上都拿着鋼刀，一個中年漢道：「你吃了豹子胆？竟敢來荔枝院撒野？」

司馬城無暇答他，轉頭一望，見夏雷也站在旁邊，心頭略安，忙問道：「你有事麼？」

夏雷道：「沒大碍，你呢？」

司馬城心念電轉，大聲道：「請你們的頭兒來說話！」

那中年漢子便是妓院的領班張陞，只聽他冷笑一聲，道：「有話等下再說，拿下！」那些大漢立即將司馬城和夏雷圍住，同時揮動武器進攻。

夏雷冷哼一聲，道：「你們這是找死！」他抽出藏在衣內的寶刀來，一陣亂砍，把幾件兵器撞開。

司馬城閃開兩柄刀，右拳一橫，擊在一個執棒護院的手臂上，那大漢棒子登時落地。

司馬城左手五指抓住他的後背，隨即將之扯過來，右臂頂住他的脖子，大聲道：「住手！」

夏雷放棄了攻勢，操刀立在司馬城身旁防衛。

司馬城道：「這兒是個黑店，老子們不玩啦，散開，讓咱們離開。」

「那有這般容易的事！」張陞道：「你敢來撒野，咱們也敢扣住你！」

司馬城手臂一緊，那大漢用力掙扎，却掙不開。司馬城又道：「再不散開，少爺便殺了他！」

話音剛落，忽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隨便殺人，難道沒有王法？」只見那些護院都哈腰口稱老闆。

夏雷道：「你便是這裏的老闆？」

余重陽道：「不錯，兩位找余某有何貴幹？」

司馬城道：「你們扣住咱們，又有何用處？」

余重陽轉頭問道：「老張，這是怎麼一回事？」

「嗯……」張陞結結巴巴地道：「他們撞破窗櫺！」

夏雷道：「笑話，假如你們荔枝院的妓女不是身上暗藏利器的，少爺又怎捨得在這時候跳窗逃生？你知道少爺是來尋歡的！」

「暗藏利器？」余重陽轉頭問：「他們由誰陪客？」

張陞忙道：「老闆，是由艷秋和香荷陪的。」

余重陽大聲道：「叫她倆下樓來見我。」他又轉頭抱拳問道：「兩位公子暫且息怒，余某調查若然屬實，給兩位一個滿意的答覆！」

司馬城放了那大漢，道：「余老闆明理，這就好辦！」

不久，張陞便帶了艷秋和香荷過來，艷秋不斷抽泣，余重陽道：「艷秋，到底發生什麼事，你得從實招來，否則饒不了你！」

艷秋霍地跪下，道：「老闆，您得替我作主，您知道奴婢甚少賣身的，今日特地答應他，那知道瘟生竟然迫奴……」

余重陽眉頭一皺，問道：「他迫你做何事，你放胆說出來！」

艷秋道：「他要奴……陪他唱，唱後庭花……」

話音剛落，護院們都哄笑起來，夏雷一張臉漲得通紅，罵道：「這賤人胡說，你看少爺似是這種人麼？」

艷秋怒瞪了他一眼，道：「難道你在額上刻字不成？這就叫做人面獸心嘛！奴家抵死不從，他便動手打奴，後來奴大聲喊救命，他害怕起來，才跳窗逃走的！」

余重陽大聲道：「此話當眞？」

艷秋抽抽泣泣地道：「句句屬實，請老闆明鑒！」

余重陽道：「公子，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夏雷氣得牙癢癢的，幸好他這兩年，脾氣收歛了許多，否則早巳撕破臉了，當下沉住氣道：「老闆便聽她一面之詞？」

司馬城道：「在下與敝友自小認識，他絕對不是這種人！適才在下聽見他房中發生巨响，吃起驚來，準備去找他探個究竟，那知香荷竟不許我離開。」

余重陽又問：「香荷，你這賤人爲何不許他離開？」

「誰說他要離開？奴只答應陪他喝酒聊天，聽歌唱曲，他却硬要奴陪他過夜……還動起粗來！」

司馬城長嘆一聲：「她還有丫頭可以『作證』，老闆一定相信她們的話，在下也不願多話了！」

夏雷道：「余老闆，你們如今是不是想殺人？」

「公子言重了！安陽是個有王法的地方，余某是個生意人，又豈會做出違法的事？」

司馬城道：「如今你待怎麼？」

余重陽道：「你們都退了吧，老張你

留下來。」再回頭道：「兩位到雪花樓談談如何？你們打破窗櫺，也得賠償！」

司馬城望了夏雷一眼，知道今日不答應也不行，便道：「如此請老闆帶路。」

× × ×

還是柳白石上次來見賈大富的那間房，只不過房裏的人已換了。

余重陽沒有喝茶的習慣，他坐下之後，問道：「如果余某全聽艷秋的話，兩位自然不服氣……」

夏雷道：「那不是服氣不服氣的問題，根本是她造的謠！」

余重陽臉上仍露着笑容，反問：「那麼兩位又教余某如何信任，請問兩位是什麼人？」

夏雷道：「咱們是生意人！」

司馬城却嘆了一口氣，道：「余老闆咱們不敢再瞞你，實說與你知道，咱們是京師來的密探！」

余重陽一愣，道：「余某自信沒有違法，朝廷要查余某什麼？」忽又打了個哈哈。「公子不是信口開河吧？」

司馬城摸出御賜的「黃龍金牌」來，道：「這是咱們身份的證明！」

余重陽咯咯一笑，道：「余某如何知道是眞是僞？」

司馬城只好遞給他仔細觀看。

余重陽看後，臉色又是一變，把金牌交還給司馬城拱手道：「原來兩位是京官大人，失敬失敬，未知兩位大人隸屬那一個衙門？」

「那是秘密，咱們只受……哈哈，是次咱們來安陽的目的是來調查貴院上任老闆賈大富的死因！」

余重陽臉色絲毫不變。「賈兄是被職業殺手殺死的，此事安陽城的人都巳知道，有何可疑之處？」

司馬城目光故意向四圍看了一下，便慢條斯理地道：「十多年前，內宮失了一批財寶，事後有幾位大內侍衛失踪……賈大富建此座荔枝院，要花不少錢吧，他錢從何來？」

余重陽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看來京裏也有人懷疑余某了……」

司馬城正容道：「余老闆聰明，的確有人如此懷疑，所以才會命咱哥兒兩來探個究竟！」

余重陽反問：「兩位認爲余某像不像是個兇手？」

「咱們想知道，余老闆與賈老闆的關係！」

余重陽道：「余某與他是生意合作人，我有證據！」說着打開抽屜，拿出一張字據來，交給司馬城。

司馬城伸手接來閱看，字據上寫明荔枝院裏賈大富與余重陽合資六十萬兩白銀開設的，其中賈大富佔六成，余重陽佔四成。

司馬城看後交回給余重陽，心頭一轉，問道：「余老闆，雖然賈老闆巳沒命，但這片荔枝院，他總有份，請問你如何處理他的遺產？」

余重陽道：「老賈有家人，但余某派人去找過，却找不到，我相信不久他們便會找上來。」

夏雷興緻勃勃地問道：「請問賈老闆還有什麼家人？家人原本住在何處？」

「老賈本有一個老婆，住在襄陽，但聽說因爲大家性子不合，他很早便不回家鄉了，不過由於髮妻替他生了個兒子，所以他不時還叫人送生活費回去的。」

夏雷問：「他妻子叫什麼名字？以前他怎樣送錢給妻兒？」

「通常派楚南送去的，但楚南也與老賈同天被殺了！」余重陽道：「他妻子聽說姓何，小名香兒。」

司馬城接問：「楚南便是楚霸王？他又爲何會被殺？」

余重陽一愣，隨即哈哈一笑，道：「他倆爲何會被殺，余某也想知道，咱們一早巳報了官，不過官府到現在尚未緝拿到兇手！」

「余老闆跟賈老闆巳認識了很久？」

「是的，巳有二十餘年！」

「聽說賈老闆不但習過武，而且還是位高手！」司馬城問道：「你與他既是老朋友，自然知道其底細。」

余重陽道：「這與他被殺有何關？」

「焉知不是因爲師門仇恨而引來的殺身之禍？」

夏雷又接口道：「目前咱們不能放過任何一條綫索！」

「善哉斯言，如今當官的，巳甚少有這般負責的，余某佩服之至！」余重陽頓了頓方說道：「嗯，老賈師父是個隱世高人，自稱『九龍居士』，他不但習武，且對天文地理等，甚有研究，而『九龍居士』亦辭世二十多年，與他爲人，不可能有何仇家！」

「那麼賈老闆呢？」

「老賈除了好色一點之外，亦不參予江湖糾紛，即使在早年亦如斯，相信也全知道！」

夏雷道：「咱們就是不知道才來麻煩你！」

余重陽道：「假如老賈曾涉足武林者，以彼之身手，必然名震一方，請問兩位可曾聽過他的名？」

夏雷道：「焉知他是否用假名？」

「這個余某亦不敢保證，不過自余某認識他開始，他便用此名，至於余某的武功十分稀鬆，只跟一位鄉間拳師，學過幾年，閒來强身健體而已！」

司馬城長身道：「夜深了，咱們也不再打擾了，將來若有需要，咱們會再來打擾！嗯，至於咱倆的身份，請余老闆莫洩漏出去。」

余重陽笑容可掬地道：「這個余某省得，兩位請便，既然兩位身份需要保密，余某亦不便相送了！」他開了廳門，道：「老張，兩位公子巳賠了欵，請代我送他倆出去，順便替他們叫馬車。」

張陞送他們到大門口，司馬城便道：「張兄請回，咱們步行就可。」

兩人返回客棧，夏雷急不及待地道：「司馬兄，咱們好像落入人家的圈套！」

司馬城嘆息道：「是的，一定是江岸此人有問題。」

夏雷道：「眞可惡，你看余重陽此人，又如何？」

「城府深沉……」司馬城忽然叫了起來：「不好，剛才咱們沒有問他的出身和來歷及財產來源。」

夏雷一時未能會意，反問：「這又如何？還怕沒機會再去問他。」

「我問你，爲何咱們剛才不問他？」

夏雷一怔，道：「司馬兄，你不是故意要考小弟吧？如果問到要緊的地方，咱們還能回來麼？」

「說得是，但假如他是高手，便會懷疑咱們巳對他生疑，說不定……」

夏雷道：「他會來殺咱們？」

「他不會自己動手的，但以他在安陽的勢力，沒有什麼事辦不了！」

夏雷反問：「司馬兄你認爲如何？」

陶松爲人比較謹愼，接口說道：「在頭兒未到之前，咱們最好不要跟他們正面衝突！」

司馬城道：「事不宜遲，咱們立即收拾一切，悄悄離開此地。」

當下周昭信和陶松立即把衣物結成包袱，四人推開窗子，越過圍牆，向一條小巷奔去，司馬城忽然道：「不好，咱們如果離開安陽城，又怎知道對方有沒有派人來殺咱們？」

夏雷也「啊」地一聲道：「不錯，這也是一條綫索！」

司馬城向上一指，首先跳上一座平房屋頂，夏雷等人亦散開，伏在附近居民的屋頂上，未久即見一隊官兵來到客棧，長驅直進。

司馬城心中忖道：「官府是得到余重陽的通風報訊，所以來查咱們的身份？甚至是巳爲余重陽收買？」夏雷等人亦十分奇怪，轉頭向他望來，司馬城連忙向他打手勢，示意他不可暴露。

過了頓飯工夫，才見那些官兵出來，只聽那帶隊的道：「快在附近搜一搜。」

司馬城心中又暗道：「果然是衝着咱們來的！」他抬頭向四周一望，忽見一道黑影在遠處的屋頂，一閃而逝，心頭不由一跳，余重陽派人來了？

官兵在下面巡戈，司馬城人只好仍然在屋頂上，不敢露身，只是那個帶隊巳不知去了何處，司馬城懷疑他去通知余重陽，心中不斷思索對策。

想來想去，還是覺得留在安陽城，危險性最大，因此決定冒險離開，當下微探出身子向夏雷打了個手勢，然後由屋後溜下去，下面是個廢院，裏面堆了好些雜物，司馬城默默地望望周圍環境。

俄頃，夏雷和周昭信首先跳進來，又過一忽，陶松亦跟着進來，低聲道：「那些官兵撤了。」

司馬城道：「安陽城十分危險，咱們想辦法便溜出去！小心，恐怕官兵們調去別處，並未撤防。」

四人越牆到小巷，一路上蛇行鼠伏，出乎意料，竟然順利地出了南城門，往郊野直奔，夏雷忽然道：「司馬兄，小弟覺得太過順利了，會不會他們早在前面作了埋伏？」

司馬城心頭一凜，忙道：「往東行。」四個人不敢稍停，又轉向東奔跑。

× × ×

管一見收到沈鷹的信，知道沈鷹肯與他合作調查此案，登時信心百倍，道：「快收拾一切，咱們立即下山。」

管一見等人騎快馬直赴蕪湖城，決定先由劉星那裏着手調查，他覺得劉星的老婆之死因，可能與柳白石受襲的事有關。

一行人曉行夜宿，不一日便到了蕪湖城，誰知劉星竟然扶着妻兒的棺木到家鄉安葬，管一見不肯浪費時間，又派端木盛去打探劉朗的住址。

原來劉朗打理的店子，亦是賣雜貨的，招牌與劉星的一樣，一家在東城，一家在西城，當劉朗見到小仙子，反而先問道：「萬姑娘，你是不是替咱找到殺死我嫂嫂的兇手？」

小仙子道：「還沒有，我替你找來了一位神捕來調查，官府裏有消息沒有？」

「還沒有。」

管一見道：「劉小哥，老夫可否問你些問題？」

劉朗向他行了一禮，道：「自然可以，請諸位到後堂坐吧！」他邊吩咐夥計看着生意，邊引他們進去，原來劉朗的家人亦住在店後，地方比劉星那裏略寬。

劉朗請他們在小廳裏坐下，吩咐下人送茶水，又着渾家煮點心，管一見輕咳一聲，問道：「請問令嫂叫甚名字？」

「大嫂小名香君，她是個守婦道的賢淑女人！」

「她爹叫什麼名字？」

劉朗抓抓頭皮，往內大聲問：「芙妹，你可記得大嫂的親爹叫什麼名字麼？」

他妻子韋錦芙在灶房裏應道：「叫趙巖！」

管一見道：「既然尊夫人對她娘家的事清楚，請出來談談如何？」

韋錦芙低着頭走出來，相貌並不標靑，但一望即知是個賢淑的女人，還帶點靦覥，管一見道：「夫人請坐，請問趙香君的父親是怎樣死的？」

「聽大嫂說是患了急症死的，不久她娘也相繼去世了，所以他伯父負責撫養她，不過大嫂說她伯父一家待她並不好！」

「可知是何原因？」

「大嫂沒說，還有她那堂哥哥趙龍，好像害怕她會跟他分家產似的，一直都想趕走她。」

「你跟她感情很好？經常來往？」

「大嫂爲人和善，跟賤妾亦很談得來，所以常有來往……」

管一見又問：「那麼她一定會對你說許多話，可有什麼值得推敲的？」

韋錦芙想了一下，道：「賤妾一時間想不起來。」

「趙香君自娘家帶了什麼嫁粧來？」

劉朗接答道：「完全沒有。」

「那她平日很喜歡買頭面金器？」

韋錦芙道：「亦不見得。」

「既然如此，爲何她被人殺死之後，什麼東西都沒不見，單只不見了那個首飾盒子？裏面若不是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便是很貴重的東西。」

韋錦芙道：「大嫂很樸素，平日也不買貴重的東西，不過，有一位城裏的林老闆做大壽，請咱們去吃壽酒，賤妾先去找她，一道乘轎赴宴，我到達時，她剛在梳粧，打開了首飾盒子，因賤妾見到裏面竟然放着一把式樣古樸的鑰匙，我覺得很奇怪……」（未完・六）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攻破賊巢　匪徒逃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鯊暗殺沈自重不成，反被司馬洛在他汽車的擋風板底裝上一枚電子追踪儀而懵然不覺。黑鯊為要完成任務，幾番查察，找覓再次下手機會，但沈自重已高度提高警覺，而使黑鯊無機可乘。另方面，卜可夫却一再追迫黑鯊從速下手，黑鯊無奈，迫得返回總部，擬向卜可夫要求交予大批炸藥，打算把沈自重連人帶屋一併炸掉，但他車上的跟踪發波器已為卜可夫手下所携儀器發覺。卜可夫心知不妙，一面親用火箭炮把黑鯊連人帶車轟毀，一面下令撤退。這時司馬洛等已追踪來到，正用直升機向廠房偵察，與卜可夫手下開戰，莫先生下令司馬洛不可貿然進入：

搬那火箭炮，這火箭炮，也就是卜可夫用以把黑鯊和車子毀滅的武器，而這也會是直升飛機的尅星。

槍彈，即使能夠射中直升飛機，也不能造成什麼傷害，假如勁度還在的話，充其量也不過是在飛機的身上射一個洞罷了，而假如直升飛機是裝了較為堅硬的避彈甲的話，那就射一個洞亦不容易了，但是換了火箭炮就不同了。

火箭炮假如射中機身，就會爆炸，即使不能夠把直升飛機炸掉，亦足以使直升飛機射得失去平衡的。

那些直升飛機却也很小心，祇是在遠遠的上空盤旋着。他們的作用，其實却不如卜可夫之所料，並不是要在工廠之內降落，而是轉移工廠中人的注意力，掩護陸路來的人。

即使性急如李敏，也不能不同意這一點。

在裏面，卜可夫則是比他們更加急的，因為他是一個正在要逃走的人。

他大聲咆哮着，催促劉耀柱快些，因為重要的就是劉耀柱的那些東西了，非要搬走不可，即使不要那些手下亦是必須要帶走那些東西。

劉耀柱則是在喃喃地埋怨着：「這不是我的責任呀，本來是要幾天時間的，已經縮為幾個鐘頭了，現在還連幾個鐘頭也不給我，叫我怎麼辦呢？」

卜可夫在憤怒之中眞的又想揮鞭打人了，但是這不是任何人的責任，他能夠打誰呢？這場災難是黑鯊帶來的。而黑鯊已經死去了，也可說，黑鯊是已經得到了他應得的懲罰。

他祇有忍着氣，指揮手下搬東西。

又有一個手下跑進來，喘着氣報告道：「他們大批攻來了，有幾架直升飛機飛來！」

剛才那直升飛機把一個槍手擊了下來的事情，卜可夫是已經得到了報告，現在這是最新的報告。

卜可夫沒有出去看，因為他在這裏面的事情更重要。

而且他也是心裏有數的。他揮揮手叫道：「他們用直升飛機，就是想在我們這裏降落，不要讓他們降落，不要讓他們降落！」

的確，他猜得是很有道理的，這是一個面積寬大的地方，不可能全部地方都兼顧，對方用直升機飛來，在他們廠內的空地上降落，就可以把人放下來，向他們進攻了。

「我們可以用火箭炮嗎？」那個手下問道。

「可以，」卜可夫暴躁地叫道：「用吧，把他們一一都擊下來，多來一些就多擊下一些。」

那個手下領命，忽忽跑出去了。

卜可夫則是與劉耀柱一起，小心翼翼地抱着一副實驗儀器走出去，搬向那個地面的洞。

而那個手下，則走到另一座廠房中去

陸路攻來的人，此時已經來到了，首先就是有一羣莫先生手下的人員從一部貨車上下來，用炸藥把其中一處的鐵絲網炸開了。

廠內，守在屋頂及各個有利據點的卜可夫的手下連忙放槍抵抗。他們亦是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每一個槍火的來源。

本來這是會造成卜可夫理想中的對峙狀態的。祇要能夠暫時抗拒着，他就可以有時間逃走了。

但是那些直升飛機，則破壞了他這個理想。

那些直升飛機並沒有降落，而是在空中飛來飛去，不時投下一些到了地面才亮起來的照明彈，如此，就令到工廠的內部雖然沒有開燈，也是相當之光亮。

從外面進攻的人，則是在黑暗之中，而空中的飛機也是在黑暗之中。

那些在負隅頑抗的藍星公司的黨徒却是在光亮之中的，這就使他們成為了相當清楚的槍靶，而他們的敵人是從空中及地面兩個方向向他們射擊。

他們不容易反抗，也甚至不容易躲藏，躲得了空中的襲擊來，地下的襲擊又來了。

莫先生手下的人員開始從各方面進入工廠的範圍。他們這一次可以說是空羣而出的，卜可夫是一個犀利的對手，藍星公司亦是一個犀利的對手，對付他們，的確是需要不惜工本的。

那些進入了廠房範圍的人，用擴音機開始呼籲：「你們還是投降吧！我們陸空兩路都已經控制了你們，你們是沒有地方可以逃的，而且你們亦很快就會彈藥用盡，你們計算一下好了。」

這樣一再地播音着。

這個呼籲大家都聽見，連卜可夫亦聽見，不過却是起不到什麼作用。卜可夫有他的辦法能夠令那些手下們對他非常忠心，不肯放棄抵抗。

卜可夫在工廠內吼叫着：「不要理他們，他們是捉不到你們的！」

同時又跑進實驗室內，對那正在弄着的劉耀柱吼叫着：「快些呀！你還在弄什麼鬼？」

「我是正在盡快了！」劉耀柱說。

他正在把一副重要的儀器拆除，卜可夫氣急敗壞，又不能夠催他，因為那副儀器的確很重要，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到，非要搬走不可的，而這些儀器並不是說搬就可以搬，而是裝定在那裏的，要搬就得把許多螺絲拆除，亦要把許多電綫截斷，裝的時候花了很多時間，拆掉亦是要花很多時間。

卜可夫也帮不了什麼忙，那裏的空位是很窄小的，祇能夠由劉耀柱單獨一個人在那裏工作，多一個人在那裏擠着，就反而不能夠動手，要快也是快不來的。

而這時，在外面的空地中，那個奉命用火箭炮的人員亦已經與兩個同伴把火箭炮搬到了空地上。但是使用起來却不如他想像中那麼容易，因為那些直升飛機並不那麼接近，而且飛行路綫飄忽不定，竄過來放一排槍彈，便又離開了。這就像是空中的騎兵，正在繞着賊巢射擊。

「等得太久也不是辦法，」那人咬牙切齒地說：「先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這却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卜可夫的組織就是有這樣一個缺點，他自己決定一切，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因此他所用的都是沒有能力作重要決定的人，亦是習慣了不作決定，祇是服從命令。

現在沒有了卜可夫在指揮他們，他們作的決定就是不大好了。

這個人一扳機鈕，一隻火箭炮便直射出去，拖着一條火尾巴，看是好看的，但這並不是一枚追踪火箭彈，不會自動追着那些直升飛機的，而這樣碰運氣想幸運地射中一架直升飛機，撞中的機會是微之又微。

果然，這隻火箭彈毫不生效地飛過空中，與直升飛機距離甚遠，最後在遠遠一處山坡上落下來，「隆」的一聲把那裏炸了一個大洞。

這一下並沒有示威的效果，反而是暴露了那火箭炮的所在地了。

一架直升飛機上的人說：「這些傻瓜！有火箭炮，却用來射飛機，為什麼不用來射地上進攻的人。」

這一下子講得很對，不過用火箭炮的人並沒有聽見，而且即使聽見亦是已經太遲了，沒有機會採用這忠告。

其中一架直升飛機飛到了一個適合的角度，一隻照明彈射下來，在那火箭炮的附近爆炸，照得那裏比在太陽光之下更亮，而那幾個操縱火箭炮的人目為之眩，什麼都看不到。

跟着，另一架直升飛機的機腹之下，火箭炮也發射出去。而直升飛機發射火箭炮，情形是又有不同了，他們是在動之中射擊一個固定目標的。

射擊一個固定目標，當然是容易命中得多，而且直升飛機可動可靜，可以移到最適合的角度才開火。

於是祇射一炮就已射中了。

火箭炮射中火箭炮，那效果眞是非同小可。

「轟隆」一聲，火箭炮本身固然是給炸掉了，而放在旁邊還沒有用的火箭彈也因此而引起爆炸，爆炸簡直使整個工廠的範圍都震動起來，旁邊那座廠房也整座倒塌了下來。

這廠房是空的，沒有大損失，不過可憐這幾個操縱火箭炮的人首當其衝，則是連屍首都不全了。

裏面的卜可夫雖然不能親自指揮，但是却聽得很清楚，知道情形越來越不妙了。他又再向劉耀柱咆哮道：「你不能夠快點嗎？」

「我看——十五分鐘吧，」劉耀柱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得忍痛放棄一些重要的儀器了，你給我一些炸藥，我在走之前把留下的儀器炸掉好了。」

「不？」卜可夫斷然拒絕，但是又並不解釋原因，他的眞正原因只是不肯給劉耀柱任何武器，劉耀柱逃走過一次。他就不肯再信任了。炸藥也是一種武器，而且是一種非常犀利的武器，假如劉耀柱拿到了炸藥並不是用以炸掉那些儀器，而是用以炸他，那豈非大大不妙？

「那你來帮帮手吧。」劉耀柱無可不可地說：「把這東西搬走。」

劉耀柱剛才在拆的那副儀器，現在已經拆下來了。

卜可夫無可奈何地帮他的忙。

此時有一架直升機則已在一處鐵絲網外面降落了，那裏是林鈴，李敏與司馬洛他們所在的地方。

這直升飛機上下來一個人，把一副藍圖交給他們，這是那工廠的藍圖，剛剛找到了。

從這藍圖上可以看到那些廠房分佈的形勢，與及以前的各個部門的所在及用途，現在的廠房的用途當然不會是一如經營紡織時的那個時代了，不過是這藍圖還是很具有參考價值的。

三個人的手指幾乎是同時指向其中一座廠房。

「應該是這裏最重要！」李敏的性急使她亦成爲最先開口的人。「以前這裏是用作科學研究的，現在的用途，一定也是相同。」

「我們進去，」林鈴說：「不能再等了。」

那架直升飛機又再升起來了，司馬洛按了一個掣，三個人在地上伏了下來，早已埋好了的炸藥爆炸，把前面的鐵絲網炸得倒了下來。

他們三個人衝進去，分散。

空中的直升飛機亦配合他們的攻勢，不斷地向那重要廠房的周圍掃射，以便對方仍然不易抵抗，照明彈則不再放了，因爲司馬洛等人已深入，假如放照明彈，把他們的所在也照出來，那就不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既然看過藍圖，明白了廠內形勢，三個人很容易就到達了問題中那座廠房。

他們猜得沒有錯，這裏正是卜可夫與劉耀柱正在搬東西進入那個地洞的地方。

這裏的大門却是關上了的。那些其他卜可夫的手下是用接連的廠房的通道進出，這些通道是卜可夫進駐了之後才改建成的，藍圖上並沒有，而司馬洛他們並不浪費時間去找。

他們就在一角落處裝了炸藥。

「轟隆」一聲，那裏便給炸開了一個洞。

但要衝進去則不容易，馬上有密集的火力從那洞裏射出來。司馬洛等人都伏下來。不能前進，只好也向洞內掃射還擊。

那些密集的火力乃是來自那個地洞的洞口的。

洞口掀起來那塊大鋼板剛好可以作爲盾牌用，擋住外面射進來的槍彈，而卜可夫的手下們就躲在鋼板的後面密集掃射，射往那個洞口。

此時，卜可夫已經把大多數的手下召回來了，他們正一個一個鑽進洞口內，隨時可以逃走。

「我們走吧！」卜可夫說。

「不，」劉耀柱說：「還有一小瓶子午石粉，不能夠留下來的。」

劉耀柱說着就向實驗室那邊跑回去。

「不要去了！」其中一個手下喝道：「太危險了——」

但是卜可夫一揮手制止他說下去。假如劉耀柱是認爲應該拿的，就是應該拿了，因爲這裏的事情到底是劉耀柱知道得最多。而且，既然是子午石粉，怎麼可以不拿呢？

這些東西，用完了之後就沒有補充的了，就是這一點，也是非拿不可的。

「抵擋着他們！」卜可夫下着命令。

他的手下向那個被炸破了的開口密集射擊，使外間的人無法衝得進來。卜可夫本人則是小心地觀察着周圍。

因爲他的心窩裏也是很焦急的，他滿以爲可以一關上蓋子逃走了，劉耀柱却偏偏要再去拿東西，浪費寶貴的時間，而他又不能反對。

「快一點呀！媽的！」卜可夫在劉耀柱還沒有到達實驗室門口的時候就大聲喝叫着。

但是在吵鬧的槍聲中，劉耀柱很可能根本就聽不到。

頭上，直升機還是在竄來竄去，不過因爲自己的人已經大量攻入了工廠內，就不再發射照明彈了。

而司馬洛他們雖然把廠房這個地方炸破了一個缺口，却是還沒有辦法衝進去。

「豈有此理！」李敏叫道：「我們也有火箭炮的，射進去一顆，把他們都結果吧！」

「不行！」林鈴說：「劉耀柱還在裏面，別的人打死了不要緊，劉耀柱却不適宜犧牲，而且，卜可夫這個人亦是活捉爲佳的，把他打死了反而不能放心，上次就是以爲已經把他打死了，然而結果他却是又活過來了！」

「你沒有看見嗎？」李敏又焦急地指出道：「他們要用遁地的方法逃走了！」

他們可以通過缺口望進去，而看到地面上掀開了的蓋子。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林鈴說：「而且，地下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逃走的。藍圖上沒有指出有什麼地道，只是有一些水渠罷了。」

「他們可以自己掘新的呀！」李敏說道。

「也是通不到那裏去的，」林鈴說：「除非是逃到河裏去吧！」

「逃到河裏不就夠好了嗎？」李敏說：「他們可以從那條河逃進海中！」

「但河是那麼長，」林鈴說道：「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穿上蛙人的裝備，游泳着逃去，而他們即使游得很快，亦是要花很長的時間的，我們會有時間把他們截住。」

司馬洛却暫時沒有參加她們這個討論，因爲他正在用無綫電與其他的進攻隊伍聯絡，指導他們向這廠房的背面推進，在那邊也炸一個缺口進攻，以分散對方的火力。

他們一時之間也給卜可夫騙倒了，並不知道那些人忽然之間都放棄了防守，而已集中在那裏準備逃走。廠內的其他部份現在其實是可以讓他們隨意來去的，但是他們的人却要小心翼翼，躲躲閃閃地前進。如此一來，進度就給拖慢了。

但是劉耀柱則更慢。

卜可夫叫道：「媽的，你還在攪什麼鬼？快點來！」

劉耀柱並沒有應他，並且人也躲到了一座櫃子的後面去了。

「快點呀！你這混蛋！」卜可夫不耐煩地喝叫着，又提起輕機槍來，向實驗室內掃射了一陣。他的槍彈只是射向高處，而並不是眞的要射擊劉耀柱。他這樣做的目的只是提醒一下劉耀柱，要快一點，他叫喊劉耀柱也許聽不見，但是槍彈射到來，劉耀柱就應該明白是什麼意思了。

但劉耀柱還是不出現。

而此時，他們的後面，廠房的另一處的牆壁，也「隆」的一聲給炸開了一個缺口。

這使卜可夫大爲吃驚，因爲這邊開了一個缺口，外面射進來的槍彈全是射向他們的背後，沒有那塊鋼板蓋子作爲擋箭牌了。

「你！你！你！」卜可夫大叫着指揮分配他的手下，「射住他們！」這幾個手下馬上全力向那個新的缺口掃射，而卜可夫又命令道：「你！那車子！」伸手指一指。

其中一個手下奮不顧身地撲出去。

兩個缺口外都有槍彈射進來，那個新的缺口果然是有較大的威脅的，卜可夫的其中一個手下中了槍，大叫一聲，跌到地下去了。卜可夫自己也連忙縮下去，以免給流彈射中。

那個奮勇衝出去的手下是跑到廠房內，一部停在一角落裏的貨車。他跳上去，把貨車開動了，就直駛向那個新的缺口與地面的洞口之間。

馬上，車身就擋住了進攻者的火綫。槍彈把車身的外殼打得破破爛爛的，不過一時對車子的馬達的性能則是沒有影响。

那個開車的人也是未受影响。他是彎低了身子開車，雖然車子的擋風玻璃一下子就破掉了，但是槍彈不能穿透車頭那些複雜的機件而鑽進司機位中來射中他。

他把車子開到了那個缺口前面停住了，便又再從車子後面爬下來。居然能夠安全地逃回那個地面的洞口。

「幹得好！」卜可夫拍他的肩，「幹得好！必有重賞！」

那部車子停在缺口前面，就擋住了外面進攻者的全部槍彈，而因此他們亦暫時不必向那邊還擊。

司馬洛他們從這邊的缺口外射進來的槍彈還是把那塊鋼板射得「轟轟」地响，而劉耀柱却還是沒有回來。

「媽的！」卜可夫咆哮道：「這傢伙有古怪！他再不回來，我就要去把他捉回來了。」

這時候劉耀柱果然是正在弄古怪，他正在把一隻金屬的大罐子在地上放好，用兩隻手臂抱着試試看。

那隻罐子的大小也是剛剛好的，可以讓他抱得很穩。

他拿起一隻小型噴瓶，向罈子裏面噴了一陣。

這時，外面又來了一聲强烈的「轟」聲，是那部擋住新的缺口的車子忽然爆炸，而變成粉碎了。

那個新的缺口外面的人使用火箭炮。既然車子擋住了他們的火綫，他們就可以利用火箭炮射一射，而清除了這件障碍物了。

卜可夫的手下又不得不狼狽地抵抗。

「劉耀柱！你這混蛋！」卜可夫叫道：「你還不來？」

「不要他可以嗎？」其中一個手下問道。

這是一個負責守衛在劉耀柱的實驗室外面的人，他對劉耀柱的事情是知道得較多一些的。照他的印象所得，劉耀柱雖然很有用，但是用途已差不多完了。

他已經成功地完成了應用子午石的方法，就是沒有了他，亦一樣可以應用。

「可以，」卜可夫說：「不過我却不打算把他留下來給別人應用，不要他就把他殺掉！」

卜可夫對劉耀柱的計劃，也是劉耀柱早就猜到了的，因此劉耀柱這一次實在是果然不打算回來的。

他把那隻噴筒向那隻罐子裏一噴，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這隻噴筒內噴出來的就是那些子午石的粉末，噴出來之後就一如他所研究的，會變成反地心吸力的東西。於是那隻罐子就變成有强大的上升能力了。

劉耀柱緊抱着那隻罐子，而罐子的邊緣又有一些鈎子勾住他的衣袖，罐子上升，劉耀柱的人亦變成一個人彈似的，直飛上去。

卜可夫看見了，暴怒地咒罵一聲，提起槍來掃射，但是他的槍彈却剛好被一條柱子擋去了。

「我要走了，哈哈！」劉耀柱一面上升，一面這樣叫着。

卜可夫差點連肺也給氣炸了。他大叫一聲撲出洞外，但此時另一個缺口已有槍彈射進來。卜可夫手中的槍，被槍彈擊去了。

手下連忙把卜可夫拉回來，並且勸道：「別管他了，走吧！」

「好，我們走！」卜可夫咬牙切齒地說。

他們都鑽入了那地洞之內，把洞的蓋子關上了。

而劉耀柱則繼續上升。

劉耀柱這個行動也是有他的計劃的。本來，他一直上升，就應該會給屋頂阻住的，但是這裏的屋頂乃是玻璃天窗，天窗的玻璃給撞碎了，劉耀柱的人便給罐子帶着，飛出了工廠的屋頂，而且升上天。這就是劉耀柱逃脫之路。

司馬洛等人以及其他進攻的人都看見了，這個奇怪的情景。司馬洛馬上對那邊的人叫道：「不要放槍。」

因爲不論這個人是誰，他要飛天逃走都是逃不遠的，尤其是他們此時正有那麼多直升機在飛巡着，直升機隨時都可以追上去把這個人射下來的。

林鈴與李敏連忙擧起望遠鏡去望。

其中一架直升機在這樣情形之下，亦祇好高空射上去了一顆照明彈，以便照個清楚。

「老天！」林鈴叫道：「這個是劉耀柱！」

「好呀，」李敏興奮的說：「他逃出來了！」

劉耀柱升上了一段高度之後就停止了上升，而祇是浮在空中。夜風開始把他緩緩地吹走。

劉耀柱踢出一條腿子，向左邊一踢，那動力就使他的路綫略為向左。

「他也算是一個聰明人，」李敏說：「假如他不逃出來，他是死定的，利用價值完了之後，卜可夫就會把他殺掉了！」

「但是他飛得上去却是跌不下來的，」林鈴指出道：「一跌下來，他就要跌死了！」

林鈴這樣說着，就連忙跳起來，向劉耀柱追去。

李敏也立即追在後面。

林鈴是仰頭看着劉耀柱追，李敏則是看着周圍各處，假如有人要向林鈴放槍暗算的話，李敏就會先下手為强了。他們兩個人是合作得很好的。

不過並沒有人暗算林鈴，因為卜可夫的手下全部都已逃進了那地洞裏了。

林鈴飛跑着，而風則一直把劉耀柱送走。

司馬洛則留在原位，用無綫電與直升機聯絡，說：「你們有辦法把他救起來嗎？我知道他那鐵罐不會永遠帶着他飛行的，上升之力一用完，他就跌下來了。」

「比較難一點，」一個直升飛機師說：「不過我們試試好了！」

這果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直升飛機飛過去，却又不敢太接近，因為風使劉耀柱的位置不穩定，一起一落，左搖右擺的，假如直升飛機太接近，劉耀柱撞到螺旋槳上，那就要完蛋了。

直升飛機一時也沒有辦法。

在理想中，直升飛機祇要慢慢地飛近劉耀柱，把他拖進飛機上就行了，但是實行起來則並沒有這樣簡單。除了風使劉耀柱很不穩定之外，直升飛機本身的螺旋槳亦是等於一把大風扇，有很强的風力，才一飛近，螺旋槳發出來的風便把劉耀柱吹開了。

「這是不可能的！」直升飛機的機師在無綫電中對司馬洛報告。

「這眞是豈有此理！」司馬洛氣急敗壞地說。

這時林鈴已經追上了劉耀柱，不過却一個天一個地，等於那個農夫追上了他的飛天母牛，雖然追上了，也是祇能夠看着，毫無辦法。

「喂！」林鈴叫道：「我是來救你的，你一跌下來就不妙，有什麼提議？」

「別担心我！」劉耀柱在空中叫道：「你們去追卜可夫吧！他們全部都逃進了地底，那下面是水艙，放着一艘潛艇。」

「老天！」李敏聽着，就馬上回身向那座廠房跑回去了。

劉耀柱那隻罐子的浮力開始消失，人向下跌，他馬上取出噴瓶向罐口內噴了一下，罐子又帶着他升起。

「這樣飛也不是辦法！」林鈴在地下叫道：「你可以每次降低一點嗎？」

「別担心我！」劉耀柱哈哈笑着，又一踢腿子，使自己的飛行路綫偏向一邊。

林鈴焦急地追在下面，直升飛機在頭上盤旋，亦是毫無辦法。忽然脚踏了一個空，驚叫一聲，就直仆下去。

不過這是有驚無險。林鈴因為顧着看頭上，而疏忽了脚下，跑到了河邊也不知道，現在她就這樣「噗通」一聲仆進河裏去。

她連忙一轉身冒出水面，浮在那裏。

此時劉耀柱又再開始下降了，他却沒有再向那罐子裏噴什麼，而祇是任從自己降落下來，林鈴亦已明白了，這就是劉耀柱計劃的一部份。

從空中跌下來，掉在地上，劉耀柱的情況會很不妙，不過跌在水中又不同了，不是從太高跌下來，是不會受傷的。

劉耀柱也「咚」的一聲跌進了河中心裏。

「游回來吧！」林鈴叫道。

「救命！救命——」劉耀柱叫道。忽然沉了下去。

「攪什麼鬼？」林鈴說。

劉耀柱的頭再冒出水面，叫道：「救命！我不會游泳——」這樣叫着，他又再沉下去，祇剩一隻手伸出水面揮舞着，跟着這隻手亦沉下去了。

林鈴已經向河中心游出去了。

她却担心她不能夠及時趕到劉耀柱的身邊，因為距離太遠了，而游泳又不比跑步，怎麼快都是有一個限度的。

不過，直升飛機此時，倒是可派用塲了。

一架直升飛機好像一隻出獵的巨鳥似的瞬即撲到了劉耀柱沉下去的地方，兩個人員跳進了水中，第三個人員則用射燈在機上射着。

劉耀柱沒有機會淹死就已經給找到，也給扶回水面來。

跟着他就給拉上了直升飛機。

直升飛機飛過來這邊，把林鈴亦救起來了。

一身濕淋淋，披着一張毡子的劉耀柱焦急地叫道：「你得快點制止他們，快點，他們是乘潛艇逃走。」

「這個地方怎可能有潛艇？」林鈴詫異地問。

「潛艇可以從地底的水道駛進河中，」劉耀柱說：「以前這工程把河挖得很深，以便貨輪能駛入河中，直接把貨運來，節省運輸費用，不過河挖深了之後，這個計劃還沒有機會實行，工廠就已經關了門了！」

「老天！」林鈴叫道：「快通知他們去。」

但這事司馬洛他們是已經知道了的。剛才劉耀柱在空中飛時已經大聲講過的。

此時司馬洛與李敏等人已經衝入了廠房內，到了那個地洞旁邊。遮着地洞的那塊板不能掀起來，顯然在下面是有門閂着的。司馬洛他們就索性用手榴彈把那鋼板炸開了，掀起來，看見下面果然是水，而下面的水面正盪動得很厲害，顯示的確是剛有一艘船開走了。

司馬洛他們不斷地向那裏面投下手榴彈，不過相信效果不大，因為潛艇一開動就不會是正正在他們的下面，而是已經離開了一段距離，手榴彈也未必炸得着了。

外面直升飛機亦忽忽飛到河邊的上空，不斷沿着河面投下手榴彈。

不過作用還是不大，那河果然是已經挖得很深的，雖然明知有一艘艇剛剛駛出去了，却看不出潛艇是在何處，而因為河

水夠深，潛艇行駛時亦並未把水面擾動而讓他們看出跡象。手榴彈丟下去的殺傷力是不大的，手榴彈在水底爆炸，炸力被水所阻，就變得很弱了。

直升飛機上的火箭炮是可以用的，而他們也盡量向水中放射，但是不知道潛艇所在的正確位置，甚至不能夠猜出大約是駛到哪一段河面，火箭炮射中的機會也是甚微了。

那些直升飛機上並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武器對付潛艇。並不是說莫先生的組織拿不到這種武器，而是因為根本就沒有準備。這裏是陸地，他們的計劃是陸空攻擊，帶來水底武器幹什麼呢？

現在再去求援是已經遲一點了。

戰艦雖然亦可以應召趕來，但是却需要一段很長時間才能到達，當戰艦到達的時候，潛艇就會已經出了河口，而進入了海中。

潛艇一進了海中，就根本沒有辦法再追趕。它是可能駛向任何一個方向的。

卜可夫又再度逃脫了。

雖然莫先生這個組織還是靠了人事，召來了艦艇及配備有反潛艇武器的飛機。不過實在是太遲了，他們什麼都探測不到，也什麼都找不到。

在那工廠裏，卜可夫沒有剩下多少東西。他剩下來的手下都已經是死掉了的，而沒有受傷的。這也許是莫先生他們的人的戰鬥力强，一中就是致命。這些人既然是已經死掉了，就不能夠招供什麼了。

還好他們得到了劉耀柱，劉耀柱則是可以招供很多的，而且他這個人亦是很樂意招供。

劉耀柱却不知道得很多。

司馬洛他們還沒有把他帶走，而莫先生的手下們還是正在廠房各處搜索着的時候，便就地向劉耀柱盤問。由于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追截卜可夫，因此司馬洛所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以為他這潛艇會逃到什麼地方去？」

「很難講呀，」劉耀柱說：「一艘潛艇，開到什麼地方去都是可以的。」

「我是說他一定有一個最終目的地的，」司馬洛說：「也許他另外有一個總部，或者另外有一個暫時棲身之所。」

「當然是有了，」劉耀柱說：「不過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李敏不耐煩地用兩手叉着腰，就像隨時都要動手打人似的。「你是他手上最重要的人物！」

林鈴連忙在後面拉拉李敏的衣脚，暗示她不要火氣冲天，一面說：「劉先生是肯帮我們的，他是願意合作的，不然他就不會逃出來，而跟卜可夫走掉了！」

「不錯，」劉耀柱說：「我是願意和你們合作的，但是我得先聲明，我是知道得不很多的，卜可夫這個人，他任何人都不絕對信任，他叫我做科學研究的事情，我就只是知道這個方面的事情罷了。別的事情，他都不讓我知道。事實上，他還是把我困在這裏，連出去也不行。我曾經逃走過，他更加不信任我了。」

「他是用黑鯊看守着你嗎？」李敏插咀問。

「不是，」劉耀柱說：「黑鯊是把我捉回來的人罷了。現在，他已經死了！」

「又死了！」李敏叫道，對于這件事情，她實在不敢輕于相信。尤其是又是找不到屍骸的死亡。

「是的，死掉了！」劉耀柱說。

他把黑鯊被卜可夫用火箭炮連人帶車打死的事情講出來。這件事情他倒是知道的。卜可夫不能夠不讓他知道，由于事情是發生在這裏的。而且卜可夫亦樂于讓他知道。因為黑鯊犯了一個大錯誤，卜可夫喜歡讓人家知道，犯了大錯誤的人會有怎樣的下塲。

「這一次，」司馬洛說：「看來黑鯊是眞的死掉了。這樣，起碼我們減少了一個令我們相當頭痛的敵人！」

「是呀，」林鈴說：「這個人是隨時會殺人的，他死了，倒是可以令人舒一口氣！」

「你究竟又是在這裏研究一些什麼呢？」李敏問劉耀柱。

劉耀柱把他的研究說了出來，他到底是一個沉迷于科學的科學家，講起有關科學的事情，他就津津有味，由他以冒充的身份進入格蘭飛機廠到現在為止，這經過與林鈴他們所猜的幾乎是完全一樣的，只是他把子午石磨成了粉加以應用的部份是最新的發展了，還沒有猜到。

李敏說：「卜可夫打算用這東西幹什麼呢？」

劉耀柱一攤兩手。「我不知道，我猜，他是要把一件東西弄上天空去吧。他要把東西弄上天空去之外，還要把這件東西再弄下來。弄出去容易，弄下來就比較難了，所以就需動用到我這子午石了。」

「把什麼弄上天空？」李敏沒好氣地問道：「為了什麼？」

「我不知道，」劉耀柱說：「他從來未曾對我講過。」

「老天！」李敏說：「你眞是糊塗科學家！」

× × ×

這一次，事情是不能夠保密了，卜可夫逃脫的事情傳開了。而且，莫先生亦不認為需要守秘密。這件事情宣傳開去會好一些，由于現時，卜可夫已經很清楚知道莫先生的組織是正在跟他作對了，就是守秘密也沒有用處，而且他們現在更急于找到卜可夫，與及任何有關卜可夫的資料。

卜可夫也總有一些仇人的，卜可夫的仇人很可能就會提供綫索，暴露卜可夫的秘密。

而且當然莫先生的組織亦是出得起錢的，希望能夠找到綫人，願提供綫索，在重賞之下，未必定會有勇夫，不過有的可能性却是較高的。

而在同時，沈自重亦已知道了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雖然足不出戶，但是他是仍然可以看報紙而知道發生了什麼的。

林鈴並沒有再來找他問訊，因為林鈴知道，到了這個地步，假如沈自重是有什麼消息可以提供的話，一定不會遲疑，而是會急急地提出來，而不會藏在心中，所以是用不着催他的。打電話去，與及登門拜訪，都可能為沈自重帶來不便。

（未完・十）

鐵胆傲骨

為探箇中秘　不惜犯險行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堅數度遭人截殺，逃亡中誤闖入一座花陣，被困陣中無法走出，他遂索性趺坐療傷，這一來，不特傷勢全愈，且獲晤同被花陣所困的師門至友千面客。得到千面客指示，取出鬼劍破陣，平安出陣，詎知出陣不久，又遭天行一尊及南北二奇截殺，石中堅施出絕學重創天行一尊，使其狼狽逃去，南北二奇也為石中堅神功所懾，抱頭鼠竄。事後，二指神通自林中現身，着石中堅注意神秘客，因一連串的江湖風雲和鬼劍客被害事他涉嫌最大。二指神通走後，石中堅取出七首給千面客觀看，說這兇器是自鬼劍客身上取出，同時又取出一張白紙交予千面客……

「千面客」接過一看，又有些奇怪——為何「神秘客」要示意石中堅，「鬼劍客」是他暗算的？

雖然「千面客」因為其中恩仇，及「太極鏡」之秘密，被神算子關在梅樹陣中，而與「鬼劍客」失去連絡，所以許多事，他已然不知。

但，他是「鬼劍客」的知己之交，「鬼劍客」的一切，他豈能不關心。

不過，他總是感到不解，「神秘客」雖然與他和「鬼劍客」，並稱江湖三客，他又為什麼要暗算「鬼劍客」呢？

「千面客」愈想愈有些迷惘，沉吟半晌，倏然，拍着石中堅的肩，道：「孩子，這中間可能並非如此簡單，我要好好的為此事去拜訪幾個人，打聽打聽其中疑惑處，依我經驗的推測，事情將會牽連整個江湖的安危，孩子，你萬不可輕舉妄動，而免出其他枝節，使事情更難辦。」

石中堅一直聽着這位他恩師生前最好的友人，推斷恩師被殺之事，只有一面頷首，一面應是的道：「晚輩今後會小心行事。」

「千面客」點着頭，面露微笑的撫摸着石中堅的頭頂，慈祥的說道：「很好！『鬼劍客』老友能有你這弟子眞要含笑九泉了，現在我先走一步，你快去括蒼山『風雲洞』，憑你手中鬼劍為證，找無上老道索取『太極寶鏡』，到時我自會找到你的。」

說畢，一揚雙袖，似若一條飛龍，劃空而去，耳際間，只能聽到陣陣衣袂劃空之响，轉瞬已不見其身影。

石中堅楞楞的望着「千面客」消逝的身影，不由得黯然神傷的長嘆一口氣，搖頭無語。

他為授藝恩師有此知己之友而高興。

這世界上，他除了敬重他師父「鬼劍客」之外，現在他心目中，又深深的烙印上了一位老人——千面客。

他決心不但要為恩師尋找仇家，以及了却一些恩仇，而且他要為「千面客」做任何的事，像服從他師父一樣。

但，他非常奇怪，那「太極寶鏡」，到底有何重要，仇方玉曾經問他，「千面客」老前輩，每次見他，也都叫他去括蒼山……

莫非這「太極寶鏡」，與他也有什麼關係嗎？不錯，而且與他關係重大，如果被其他的人得去，對他實在非常危險，到時也許「鬼劍」失去效用。

可是石中堅並不知道，「千面客」也未對他作仔細的解說。

聰慧的他，忖思良久，所得的解答，只是猜測，其中必定隱藏了什麼極其重要的秘密，除此之外，他再無法想出一個道理。

驀然！

他又長嘆一聲，喃喃自語的道：「管他的，我石中堅為何不聽『千面客』老前輩的話，先去括蒼山『風雲洞』找無上老道索取寶鏡後再問一究竟……」

心念一決，提起丹田眞氣，身形拔起一丈七八，只聽「嗖！嗖！」的衣袂劃空之響，一個縱身，已然疾馳下山。

他此時功力之精純，已不可一世，江湖道上，已然少見罕聞，遙望之下，只見黑影一條，快似流星飛瀉，刹那間，已出去里許之外，當不差於「千面客」，「二指神通」這兩個武林老前輩。

就在他離去的時間，同時出現一條紅色人影，立在石中堅原先所立之處。舉目遙望石中堅一起一落的身形，黯然神傷的長嘆了一聲，也緊跟追了下去。

這紅影又是誰呢？好像石中堅出入之處，均有一位穿紅衣的人，跟在他的身後，而且總是一副傷感的長嘆。

這又是為了什麼呢？石中堅是否知道

這情形？

不過依石中堅此時的功力修為，耳目已超出常人，任何細小的聲音，也無法瞞過他的。

照理說，紅影不時的跟踪，他總應該發覺。

可是他並沒有，只是一股勁的朝前疾馳，根本就未注視身後一下。

一日轉瞬即過。

天！黑了，又漸漸的因旭日東升而天明。

石中堅穿山越嶺，身形快迅絕倫，不停的朝括蒼山奔馳，他必須盡快弄清「太極寶鏡」的秘密，所以他不願有片刻的逗留。

尤其那些隨時會遇上的仇家，與是非之處，他都在盡量想法避免，所以他全尋找一些最僻荒無人出現之處奔趕上路。凡是必經城鎮時，也只有做到盡力不讓人對他注意。

第一天之中，終於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心情上他也感到愉快，只是一心一意的想着「千面客」要他去索取「太極寶鏡」的原因。

但，當石中堅啓程的第二天清晨——

天際依然一片昏黑之時，石中堅正在一座荒山破廟中熟睡，驀地裏，隱隱約約在耳際間，傳來一聲聲細小的聲音。

石中堅不由為之突然驚醒，一個縱身站了起來，凝神的細聽……

初時只是嗡嗡的細聲，由極其遙遠處傳來。

奇怪！這是什麼聲音，如此之怪，一聲一聲不斷的響着。

石中堅不禁搖了搖頭，自言自語喃喃的道：「管他是什麼聲音，我石中堅還是快趕去括蒼山要緊，第一天沒有發生任何事，還有一天就可抵達……」

自語間，長吁了一口氣，不由搖了搖頭。

他正準備離開這荒山中的這座小破廟之際——

驀然——

耳際間，傳來一聲清瀝聲音：「太陰古刹！」

石中堅不禁吃了一驚，邁出的右腳，情不自禁的收了回來，滿臉驚訝的凝神屏息細聽怪聲！

×　×　×

那聲音果眞在不停的叫着：「太陰古刹，太……太陰古刹……」

雖然聲細若蚊叫，但，一個一個字，使人聽得極其清楚，似乎這聲音，就在有意叫給石中堅聽。

石中堅記得非常清楚，「恨天姥姥」曾經告訴他，當他被「天行一尊」施用「金剛掌」打成白痴後，受騙跳入「死谷」，曾被一層雲霧所救，而此雲霧不但出現突然，並集成「太陰古刹」四個字。這「太陰古刹」四個字，又是表示什麼呢？

難道這也與石中堅有關係嗎？

石中堅繼承了「鬼劍客」的身份，照理來說，江湖中幾乎全是他的仇人，找他報仇。

可是「鬼劍客」並沒有告訴他，有什麼「太陰古刹」的怪事。

江湖之中，無人敢進「死谷」，石中堅却在「死谷」被救，此「死谷」必然有人，而且一定對「鬼劍客」有恩要報。

他此時已被這「太陰古刹」吸引住，決心將此事弄清，看看到底是何許人物。

沉吟半晌，怪聲仍然不停的傳來，一聽可知，聲音是停頓在一個地方，並未前進，也未後退。

聰慧的石中堅，倏然，微微點着頭，忖道：「看樣子，這是有意引我過去，我何不就前去察看一番，看看這『太陰古刹』是何意思……」心念一決，弄清聲音傳來之方向，縱身提氣而去。

他此時功力何等高深，轉瞬間，已然馳出數里之外，只見他有若草上飛行，兩脚不見着地，就似一陣清風，簡直令人不敢深信，這是一個年齡不過弱冠的小娃兒，能夠施出如此驚世的絕代武功——

石中堅奔馳一時不覺感到異常奇怪，那不斷叫着「太陰古刹」的聲音，並未因他已馳出數里之路，而聲音變大，幾乎與他在破廟中所聞大小相同，簡直沒有絲毫的改變，仍然細若蚊叫。

奇怪！這是什麼原因？難道那聲音也在移動，而始終與石中堅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可是這又為了什麼呢？石中堅不由停住了身形呆呆的站着發楞，腦海中不停的思忖着，這許多許多令人費解的問題。

驀然！「太陰古刹」！

這一聲卻變得，幾乎就在身旁不過數尺之遠。

此突來之變，不禁使石中堅嚇了一跳，心頭暗吃一驚，身子潛意識的朝後退了兩大步。

機警的他，就這刹那之間，身形剛一退後兩步，驀地裏一提丹田眞氣，身形復又電射而出——直奔發聲之處。

他這一馳之勢，何等快速，一起一落之間，已然竄入距他數丈之叢林中，定神舉目一掃——

使他不禁又是一陣搖頭微嘆，在他眼前所出現的，不過一片密林，什麼東西也見不到，而那聲音，還是距他數尺外叫着。倔强的他，由此一來，頓時火冒三丈，情不自禁的厲聲喝道：「前輩救命之恩，晚輩感激不盡，此時何須如此捉弄晚輩，如若再要這樣，前輩可莫怪晚輩反目！」

喝聲中，可知石中堅內功修為已臻火候，空谷傳聲，久久不絕於耳，直震得四周林木樹葉，沙沙作响，似若狂飈吹拂而過。

但，對方聲音，依然如舊，毫無一絲反應。

石中堅心中暗道：「我就不信有什麼能難得住我石中堅的事，我非把你追上不可！」

暗驚之下身影一幌勢如電奔，猛向發音之處撲追過去。他本已在氣頭上，所以這一撲之勢快迅絕倫，只見黑烟一閃，已然竄出數丈之外，不停的朝前疾馳。

足足半盞熱茶時間，石中堅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程，仍然未發覺聲音出自何處，也未失去，只是照常叫着。

「太陰古刹……太陰古刹……」

一絲恐怖的意念，突然掠入石中堅的

腦際——

莫非這是幽靈山怪？江湖中，人人不敢進入「死谷」，也就是為了這個嗎？

「死谷」幽靈！

石中堅不禁打了一個冷顫，直覺得全身汗毛皆豎。

他雖然開始感到可怕，但，倔强的他，並未因此而稍有緩慢，依然脚不停步，朝前直進。

驀然！他不禁一收衝勢，吃驚的向後退了兩步，定神一看——

此時他眼前，正出現一塊峭壁——壁上光滑得空無一草一木，垂直上升，幾乎直達雲霄。

石中堅看得暗吃一驚，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會闖到這種危險的地方來，當他流目四掃——

原來他已走到一處絕路，兩旁相距數丈，各有深壑。他不由得搖了搖頭，心中暗道：「這可眞算絕路一條，看樣子我石中堅是受騙啦。」

此時——那奇怪的聲音，也跟着消失了。

陣陣山風，越刮越大，吹得山中落枝枯葉，漫天狂舞！

倏然——石中堅抬頭間，眼光過處，眼見峭壁上，出現「太陰古刹」四個血紅大字，深深的，印在壁上。

這簡直令人感到高深莫測！

石中堅仰首望了許久，却始終無法推測出其中之道理。

驀然！頓聞頭頂一聲嘿嘿怪笑，直聽得石中堅連打了幾個冷顫，下意識的退後了一步，抬頭朝上舉目望去——

奇怪？峭壁高六七丈，却不見一條人影，及一絲動靜。

可是這怪笑聲，又從何處來的呢？

寂靜！陰森！恐怖！籠罩在石中堅的四周，幾乎使他喘不過氣來。

他此時已意識到，這怪得可怕的人物，必定有着驚世的武功，也許當今之世，將無人能與其比擬。

倔强的石中堅，幾曾受人如此捉弄，當時一揚劍眉，仰首怒聲暴喝道：「閣下如是有臉之人，何須如此藏頭縮尾，不妨出來讓在下拜識拜識，也好讓在下領教幾招實學！」

話聲方歇，突然劃空傳出一聲，黯然神傷的長嘆，嘆聲充溢着無限的悽凉，尤其在這陰森寂靜的氣氛中，聽得人更生同感。

石中堅覺得這一切，實在太過奇怪。

此時——他已無法想出，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幾乎不可能同是一個人。

他不禁沉吟半晌，緊鎖劍眉，大聲喝問道：「老前輩莫非有什麼不能告人之苦衷？若是晚輩能夠辦到，老前輩盡請吩咐，晚輩當全力以赴，即使赴湯蹈火，晚輩也將報答前次救命之恩！」

石中堅話已言畢，良久未聽有人答話，心裏正在納悶之時——

驀然——

峭壁上又傳來一聲長嘆，黯然神傷的道：「救你之人，並非是我……」

石中堅吃了一驚，連忙問道：「那救我之人是誰？」

是呀！

「恨天姥姥」不是分明說過，「死谷」出現一層雲霧，而且排字成「太陰古刹」，救了他一命。而他來至此處，不也正是那叫着「太陰古刹」的聲音，引他來的嗎？

當他來至這絕路，怪聲突然消失，却在壁上出現「太陰古刹」四個大字，那在峭壁上的人，又是誰呢？

這可把石中堅弄得有些糊塗，驀地裏，又聽壁上不見人影的聲音，依然是帶着那麼傷感的口吻說道：「這個恕我不能奉告，將來你自會知道的！」

石中堅緊鎖劍眉，仍是仰首，對着峭壁問道：「那麼你又是誰呢？」

「哼！你問我是誰，又有什麼用，你知，我們之間，相距數丈之遠，就是我告訴你，我是誰，你也不會有辦法見得到我的！」

石中堅不由覺得奇怪，此人說這些話，用意又是何在，不禁又問道：「那你為什麼冒用『太陰古刹』騙我到這裏來？」

「沒有呀！我幾時用『太陰古刹』騙你來。」

沒有——石中堅眞有點不太相信。

難道是他神經過敏？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於他眼前所出現的，正是四個血紅的大字——太陰古刹！

石中堅終是不能相信，於是冷冷的道：「你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在不停的叫着『太陰古刹』？」

「沒有！」

「沒有！」石中堅不禁反問了一句。

壁上之人，冷冷的笑了一聲，道：「『太陰古刹』！江湖道上，有幾個人能夠知道，他的聲音，一次只讓一個人能夠聽見，你可能與他有恩，不然他從不搭救任何一個人！」

石中堅思忖了一會，愈發感得這說話的人奇怪。

「太陰古刹」想必江湖中難有幾人知道，就以「恨天姥姥」江湖閱歷如此深的人，都無法知道，又何況其他人呢？

石中堅就是無法想出，這「太陰古刹」到底是什麼意思，不覺又問道：「那麼你必定知道囉？」

「不錯！當今江湖中，也許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好狂妄的口氣，石中堅極想弄明白，也只有忍下滿腹的怒火，道：「你是否能告訴我，讓我也知道這『太陰古刹』是什麼意思？」

那人突然一聲長嘆，緩緩的道：「不行，如果你知道是何意思之後，也會與我一樣，遭受到不可想像的後果，而且你知道也是無用。」

石中堅聽後，不停的回味此話中之意，雖然他不甚了解其中之眞意，但，聰慧的他，開始意識到，「太陰古刹」的可怕了。

可是他一副倔强的性子，又是好勝心切，愈是這樣，愈想知道，欲想親身嘗試一番，看看到底有何了不得。

當時，石中堅輕輕冷哼了一聲，道：「你先說與我聽，天大的困難，我將帮你解決……」

話猶未畢，峭壁上，倏然，傳來一聲哈哈大笑，笑聲直響雲霄，震得人心頭，如巨鎚所擊，隱隱作痛。此突來之變，不禁使石中堅為之大吃一驚，定神向峭壁望去——

頓見一條黑色人影，佇立峭壁頂上，迎着陣陣山風，衣袂不停飄動，端地美如畫面，好看至極。

雖然相距石中堅數丈之遠，但，石中堅眼力何等之高，一望便知，那正是一個長髮的女人！

石中堅當時有些奇怪，心中想道：「怎麼會有女人，佇立在這峭壁頂上，而那跟他說話的人，此時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了？」

心忖之間，不由提高嗓子，喝問道：「妳是什麼人，有什麼好笑的？」

那黑衣女子並未答石中堅的話，只是微微的笑着道：「你想知道『太陰古刹』是甚麼意思嗎？」

石中堅不禁聽得一怔，暗道：「莫非她也知道『太陰古刹』的意思？不可能吧！……也許她有所捉弄我石中堅……」

心裏雖然有些奇怪，但，仍冷冷喝道：「不錯！在下的確想知道，可是在下也得看人問？」

崖上的黑衣女子聞後，又是一聲得意的狂笑。

石中堅聽得實在無法受用，當時臉色驟然大變，極不高興的厲聲叱道：「妳笑甚麼？」

「我在笑你！」

「我有甚麼好笑！」

石中堅剛言畢，黑衣女子忍不住，又是縱聲大笑不止。

這次可將石中堅氣昏了頭，眞咬得鋼牙咯咯作響，良久暴喝道：「妳若再要如此，當心我石中堅對妳不客氣啦！」

但，對方並未因石中堅的氣極而停止大笑，却一面笑得前俯後仰，一面帶着不屑的口吻說道：「好狂傲的人，你有本領上得來嗎？竟敢出此大言，說出對我不客氣，你不要以為你有『鬼劍客』的本領，以及『千年獨角』的功力，其實還差得遠呢！你若心有不服，就不妨試試看吧，如你能上得來，姑娘可算認輸。」

石中堅被譏笑得，幾乎說不出話來。試想他，自從出現江湖，一直為人所懼，還從未有人奚落過他一次，萬沒想到，今天讓一個女人說得一錢不值，豈不叫他心頭冒火。

此時——他不禁心中暗暗罵道：「好呀！我石中堅就要讓妳見識，甚麼事情我辦不到，上來之後，我再好好的給妳一點顏色看！」暗罵之中，不禁厲聲喝道：「妳不要走，我石中堅就上來給妳看看！」

言畢，探手懷中，取出「鬼劍」，順手一抖，頓時一道青芒，衝天而起，看得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戰。崖頂黑衣女子將下面情形，望得一清二楚，此時，不禁粉頰上，露出一副極其得意的微笑，但不知她那笑意為何。

石中堅並未注意到這一切，只是手擧「鬼劍」，提起一口丹田眞氣，正待縱躍的利那之間——驀然！頓聞身後一聲斷喝道：「小兄弟！千萬施不得，當心上了那『太陰羅刹女』的當！」

此突來之變，不禁使石中堅吃了一驚，頓時一個閃身，朝後望去——

只見一個身着紅衣的少女，佇立在距他一丈之外，露出一副甜美的淺笑，痴情的望着石中堅。

奇怪！這又是誰呢？

石中堅楞楞的想了半晌，不禁恍然大悟，微微點首忖道：「這不就是『紅魔教』的女教主——龍衣仙子嗎？奇怪！她怎麼也會到這裏來的？……」

心想之間，一揚劍眉，問道：「妳方才說誰是『太陰羅刹女』？」

龍衣仙子指了指崖頂上的黑衣女子，道：「囉！就是她。」

石中堅不由回頭朝崖峯望去，當時暗吃一驚！心中暗忖道：「她是『太陰羅刹女』？」

太陰羅刹女！莫非就是用「太陰古刹」四個字，做代表的人？

石中堅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眞事，一時之間，不禁愕然楞住，半晌說不出話來，只是呆呆的仰首望着依然迎風佇立的黑衣女子。

驀然——龍衣仙子冷哼了一聲，似乎非常生氣的道：「你在幹甚麼？」

石中堅不由被龍衣仙子如此一說，驚醒過來，急忙轉過身來，傻笑道：「妳說甚麼？」

× × ×

龍衣仙子嘟着小嘴，生氣的道：「我說你緊看甚麼勁？」

石中堅苦笑了一聲，不住的搖着頭，道：「沒有！我心裏在想，她會不會就是攪那『太陰古刹』的人！」

「不錯！就是她。」

「那麼，妳一定知道『太陰古刹』是甚麼意思囉？」

龍衣仙子滿臉不愉之色，冷冷的道：「我不知道。」

「妳不知道？」石中堅不由反問了一句，極為不解的道：「妳既然不知『太陰古刹』的意思，又怎麼會知道她是『太陰羅刹女』呢？而且那麼肯定說，她就是攪那『太陰古刹』的人？」

龍衣仙子狠狠的瞪了石中堅一眼，極不高興的，冷言說道：「你幹嗎這麼關心這件事，我只不過如此猜測而已，其實江湖上，就從來未聽人說過，有甚麼『太陰古刹』這名詞！」

龍衣仙子話方言畢，就聽峭壁頂上的黑衣女子，發出一聲冷冷的笑聲，道：「妳不要以為妳是一教之主，其實江湖道上的事，妳又能知道多少，『太陰古刹』不要說是妳，就是江湖上有誰知道，老實告訴妳，凡是知道的人，沒有一個活着再回江湖，就憑妳一個小小的教主，也會知道嗎？」說完之後，不禁又是一陣得意的狂笑，若是不見其人，敢情任何人聽到這等豪放的大笑，再也不會想到，這是出自一個女人。

龍衣仙子氣得花容失色，週身發抖，一向位尊教主，受全教之人的敬重，為江湖中所懼怕的人物，今天也會落此下場，簡直被罵得無言以對。

她知道此時有口難辯，只狠狠的瞪了

崖上一眼，喚着石中堅道：「小兄弟，你萬不可受她之騙，咱們走吧，儘快離開這危險之地。」

他太愛石中堅了，所以此時，她說得是那麼溫柔體貼，輕聲輕語，似乎是在勸着石中堅。

可是石中堅並沒理睬她，反而冷冷的說道：「謝謝妳的盛意，在下實與『太陰古刹』有關，妳先走一步也好，以免因此誤了妳的正事。」

龍衣仙子一番好意，又被石中堅澆了一盆冷水，她簡直傷心已極，淚水都幾乎奪眶而出。

但她，還是忍住了，只是黯然神傷的冷冷點着頭，道：「算我多管閑事，再見！希望你好自保重……」底下的話，她再也說不下去了，當時身形一幌，「嗖」的一陣風嘯之聲，龍衣仙子已然隱入密林之中，消失不見。

石中堅此時也不禁長嘆了一聲，情不自禁的暗自搖頭。

他知道他太傷龍衣仙子的心了，雖然江湖中，均說龍衣仙子不是好人，可是在他看來，龍衣仙子並非歹人，而且處處關心着他。

這是爲甚麼呢？——是愛！

龍衣仙子眞心的愛着石中堅，是那麼痴情。

可是他竟被石中堅氣走了，不過石中堅只是無心，而女人的心，又是如此難測，捉摸不定，善變幾乎成了女人的本性。

石中堅看着龍衣仙子消失的方向，愣然發楞，沉吟半晌，方轉身望着崖頂上的黑衣女子，道：「妳到底是誰？」

黑衣女子神秘的一笑，道：「只要你能上得了這峭壁，無論你問甚麼，姑娘一一奉告，絕不失信！」

石中堅知道此時再說，也是徒然，不禁在鼻子裏重重的嗤了一聲，冷冷的心裏暗忖道：「好狡猾的傢伙，我就上來給你看看，看妳還有甚麼鬼花樣要出來。」

心忖間，一提丹田眞氣，身形朝上一拔，頓時衝天而起。

此時——他功力何等精純，當時只覺一道青烟，往上直衝，簡直令人咋舌不已，在今日江湖中還有如此身手之人。

但，峭壁高約七八丈，就是有通天本領的人，也休想憑空上得去。

石中堅這一衝，已然過了二丈之高，但距離崖頂還差得遠呢，眼見他上升的身形，漸漸的慢了下來。

無論他性情再倔强、好勝，可是這麼高，而且人不能如鳥飛行，只不過憑着一口丹田眞氣，施用輕功向上縱躍而已。

眼見石中堅，就是往下直掉的刹那之間——

驀然——石中堅心中一火，不禁緊咬牙關，身形憑空一提，雙臂朝上一伸。

在他雙臂使力一伸間，右手中緊握的「鬼劍」，受他內力貫入，發揮了無上的效用——

頓時一道青芒，衝天而上，直帶着一股衝力，將石中堅朝上帶去。

石中堅當時吃了一驚，仰首一看手中「鬼劍」，不禁恍然大悟，內心高興得，已達無以形容之境。他眞作夢也不會想到，在他巧施勁功之際，「鬼劍」還有如此了得的功用，簡直是太神奇了。

轉瞬之間，這七八丈高的峭壁，已被石中堅輕而易舉的通過。

當時——只見他右腕一收「鬼劍」，正好站在黑衣女子的面前。

當他身形剛好拿樁站穩，尤未看清對方是何模樣的人物，驀地裏，黑衣女子一聲淒涼的長嘯掠空而去。

石中堅不禁被弄糊塗了，當下一聲斷喝道：「那裏去。」

斷喝聲起，縱身提氣就追，但當他身形剛起之際——

驀地——身後響起一聲冷喝道：「追不得！」

此突來之變，不由得使石中堅當場怔住，收勢轉身一望——

但眼光過處，不見一個人影，心頭頓時泛起一陣迷惘，暗道：「奇怪！」

是怎麼一回事？黑衣女子爲甚麼在他剛一上來，就突然之間走掉，而且還似極其傷感的長嘯一聲呢？

適才身後一聲冷喝，只不過離他數尺之遠，怎會轉身之間，就不見人影？

他又爲甚麼說，追不得！一道念頭不禁湧入他的腦際，暗道：「我石中堅不要會遇上了靈魂山魅了吧！」

心想之間，不由打了一個寒噤，全身直起鷄皮疙瘩，當時提起嗓子暴喝了一聲，說道：「甚麼人？」

過了半晌，却聽不到一個回答。

死寂！緊張！

參雜在這氣氛之中，簡直令人心臟都要停止跳動，半晌難以喘過氣來。

不解與奇怪的想法，却一湧而入石中堅的腦海中。

足足半盞熱茶的工夫，他方緩緩的醒過來，不由潛意識的向四周打量了一陣，欲想發現一點可疑之跡象。

但，此峭壁之上，一片空曠，似是一座荒山空地。

驀然！

石中堅發覺離他不遠的一片樹林中，隱隱約約出現一座凸出高高的黑色東西，但因密葉叢枝所擋，實在無法認出是個甚麼。

此突然的發現，使滿腹疑雲的石中堅，心情一時之間開朗不少，毫不遲疑，邁步朝林中緩緩行去。

他一面走着，一面心裏不住的在想：「從這裏也許能得到一些解答！」而他口中，却不停的喃喃唸着：「太陰古刹……太陰古刹……太陰古刹……」

驀然！石中堅停步站住，頓時眼前出現一塊石碑，上面書寫四個大字：貴賓止步！

旁邊又是一行較小的字寫着：「非請莫入，擅自亂闖者，將被粉身碎骨！」最後署名——「太陰帮」。

石中堅看後，不禁冷然一笑，道：「好狂妄的口氣，我石中堅就要進去，看你怎樣把我石中堅粉身碎骨！」

冷言之下，抬脚朝石碑踢去——

但他脚方抬起之際——

驀然！又是一聲斷喝傳來，道：「施不得！」

石中堅被這斷喝一叫，情不自禁的，放下了已然抬起的右脚，舉目仔細的望過去——

頓時在他眼前，出現一座隱隱約約的古刹！

——古刹！

——太陰帮！

驀然！石中堅腦海中掠過一道靈光，不由「唔」了一聲，似有所悟的喃喃自語道：「太陰古刹……對，這就是太陰古刹，此古刹中必有蹊蹺，而且說話之人，也必定在此古刹內，我一定要進去弄個水落石出，如果照此情看來，太陰教決定跟我師父『鬼劍客』，有着一層什麼密切的關係！」

是呀！

江湖中多半的人與「鬼劍客」爲死敵，恨不得以殺「鬼劍客」爲快，自然「鬼劍客」的徒弟——石中堅也不會例外。

可是在「死谷」中，他却被太陰帮所救，這其中自然另有原因。

此時——他心頭的怒火，開始平復下來，因爲他已證實，眼前將要出現的，不是他的敵人，而是他的救命恩人、於是他朝林中古刹拱手施禮，道：「晚輩來此，特向老前輩謝恩，不知晚輩石中堅有否榮幸，能一見老前輩。」話聲方歇，突從古刹中傳來一陣長嘆。

嘆聲之中，說不盡的淒涼，良久，方緩緩的道：「江湖中路見不平，又算得了什麼，更何况以恩報恩，你快離開這吧，因爲你停留此處，對你反而有害無益，至於你想見我一面，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雖然你此時相距古刹不過一丈七八，但，這中間險難重重，埋伏無數機關暗卡。」

石中堅聽得不禁駭然一震，當時朝前一陣打量。

可是他却看不出有一絲可疑之處，於是不解的道：「老前輩既然與恩師相識，何以不能讓晚輩一見尊容？」

「不行，你若再不離去，可能就有危險……快走，三月後的十五日三更時分，你來後自有好戲可看，而且與你有關。」說此，話聲突然中斷。

石中堅確實無法瞭解，對方到底說的是什麼意思。可是，他認爲既然來此，空手而返，又算什麼呢？

難道就是來聽這最後一句——三月後的十五日，三更時分，與你有關的好戲，在此要大演一番。

石中堅想了半晌，只有搖了搖頭長嘆了一聲道：「老前輩既然不許晚輩破例，晚輩只有暫時離此了，屆時，晚輩定會來此赴會，望老前輩保重。」

此時——他並沒有去想，三月後的十五之日，到底會發生什麼大事，竟然與他有關，只是說完之後，身形一閃，直若電馳般奔去。他不願再逗留於此奇怪的地方。幾乎處處都使人迷惘，而摸不着頭腦。

所以他沒貿然朝古刹中闖去，但當他還未躍出峭壁頂上空地時。

驀然，頓覺眼前黑影一閃，無巧不巧，正好擋在石中堅的前面去路。

此突來之變，使石中堅嚇了一跳，情急之下，一收衝勢，朝黑影之處，定神舉目望去——

只見一個全身着黑色衣服，竟連頭上也用黑布罩着的怪人，只露出兩隻眼睛，冷冷的瞪着石中堅。

奇怪——這是誰？當時他情不自禁的潛意識朝後退了兩大步，正待出言相問之際。

對方已然冷聲叱道：「好胆大的小娃兒，竟敢妄自闖進本帮禁地，還不與我過來領死！」

此話狂妄得實在難以讓人受用，根本就沒把石中堅放在眼中。

可是石中堅盡量的容忍着——因爲至少「太陰帮」曾經救他一命，所以他不願在「太陰帮」禁地傷人。

只是對方的話，竟使石中堅無言以對，一時之間，不禁怔在那兒。

黑衣蒙面人見石中堅答不上話來，又呆呆的站着，一動也不動，當下一個欺身，厲聲叱道：「你是誰？」

石中堅冷冷一笑，將右手一舉，得意的道：「你看這是什麼。」

「鬼劍！」那黑衣人嚇得又退了回去，不禁脫口叫出「鬼劍」。

石中堅冷冷的點着頭，道：「不錯，你還看得出，現在該讓我走了吧！」

黑衣蒙面人當時一楞，雖然他心知享名武林的至寶，「鬼劍」之厲害，可是他突然一鎮驚懼的心，冷冷叱道：「沒有那麼簡單吧！」

石中堅不禁在鼻子重重的「嗤」了一聲，冷笑了一聲，道：「你胆子可不小，看樣子我需要給你點顏色看看！」話聲說畢，一抖「鬼劍」就朝黑衣蒙面人點去。

就在他方自出手，驀然，耳際間，只聽一聲冷喝道：「住手！」

此突來之變，不由得使石中堅心頭猛然一驚，側首一看，不禁脫口呼叫道：「是妳……」

妳字餘音未息，石中堅雙目一睜，面上泛起陣陣殺機，大聲喝道：「妳這個不要臉的女人，騙我上了這峭壁……」

話猶未了，身影彈起，猛撲「太陰羅刹女」，一招「精光四射」，帶起朵朵劍花，朝「太陰羅刹女」當頭撒下。

這一招乃是「鬼劍」劍法中，僅有三招中的第一招，招式精奧，每招暗藏九式，每式又有三種變化，所以一經施展，連綿不絕，如同一氣呵成。

「太陰羅刹女」見石中堅一見她，就如同見到了仇人，痛恨至極，似乎一招就要她喪命劍下，心中自然有氣，只見她，臉上戴的黑紗，一陣顫動，兩眼射出閃耀的光芒，星目一掃石中堅。

這時石中堅的一招「精光四射」已如萬點星火，滿天飛揚，向「太陰羅刹女」頭頂罩下。

倏聞「太陰羅刹女」冷哼一聲，雙肩一幌，兩脚微挫，已閃過了「精光四射」這招，饒是如此，也不由使她驚出一身冷汗。

石中堅做夢也沒想到，對方武功是如此厲害，竟然毫不費力，就輕而易舉的避過此招，如此看來，自已絕對不是人家對手，但高傲、倔强的他，豈肯就此認輸，只見他向四周環視一眼，當下使他不由驚得倒退兩大步。

原來，就在他和「太陰羅刹女」對手時，已有二十多個身着黑衣的蒙面人，手持兵器，圍着他們兩人，但奇怪的是，每人眼神，均是顯得十分恭敬的樣子。

就在他驚愕之間，突聞「太陰羅刹女」嬌叱一聲，一股軟綿綿的掌力，朝他胸前推來。

石中堅大吃一驚，百忙中，正待出手相抗，耳裏倏聞嬌滴滴蚊子般聲音道：「少俠，眼前形勢，對你實屬不利，現在不走，等待何時。」

最後兩句，盡似命令口吻，石中堅乃極爲聰明之人，聞言，念頭一動，迅快得雙足一點，隨着擊來的掌力，向後一躍，平飛出十丈之遠，勢如脫弦之箭，眞是快如電光石火，迅快絕倫。

站在四周圍的人，見石中堅一走，一個個眼睛望着「太陰羅刹女」，好像等待什麼似的，只見「太陰羅刹女」用手一揮，這二十多個人，立刻向石中堅身後飛快追去。

石中堅平飛出十丈之遠後，回頭一望，見二十多個人向他追來，身法也是快速絕倫，他心裏一急，猛提眞氣，身影彈起，幾個縱落，已隱入林中，消失不見。

石中堅閃入林中，隱約聽到「太陰羅刹女」大聲說道：「追不到就算了，你們先回來罷。」

石中堅聞言，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但身子並沒有停留下來，繼續向前飛馳，不知跑了多久，他已經出了樹林，他心中明白他已出了太陰帮的禁地。這才停下腳步，緩緩走着。

這時，天際已微露日光，石中堅仰面長長吸了口清新空氣，精神舒暢不少，他一面走，一面想着適才「太陰羅刹女」的爲人，他覺得女人的心實是個難測的東西，起先，「太陰羅刹女」叫他上了峭壁，但當他縱上峭壁時，連一句話也未說，就飄然而去，現在却又叫他立刻離開此地，看她的樣子，似乎她在「太陰帮」中很有地位，不然，那些黑衣蒙面人怎麼對她那麼恭敬，她又爲了什麼呢，饒是石中堅智慧過人，但，一點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

又想到紅魔教主——龍衣仙子，及恨天姥姥的徒弟——綠衣女上官娥，爲什麼，她們都如此的關心自己，生怕會發生什麼危險似的，想到此，不被自言自語道：

「她們……」

話猶未了，只聞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她們是誰？」

這突來的問話，使石中堅大吃一驚，定神一看，原來是「太陰羅刹女」，不知何時已立在石中堅身前一丈之處，她依然是原先的打扮，身着黑衣，面上戴着一塊面紗，看不出她一絲表情。

石中堅吃驚之餘，竟然答不上一句話來，只是站在那兒，望着「太陰羅刹女」，愕然發楞。

「太陰羅刹女」一雙含情脈脈的眸子，直盯在石中堅的臉上，她明白，石中堅也就要在一刹那間，在她眼中消失。

她的臉上依然是毫無表情，這當然是那塊面紗的原因，然而她的內心，却有千言萬語要向石中堅傾訴……。

她雖然跟石中堅相處只不過短短幾個時辰，但在這幾個時辰之間，她知道自己已經把全部感情繫在石中堅的身上。

往常，她根本未把任何男人看在眼裏，她認爲天下男人都是一樣，這當然與她久住此地有極大的關係，但自從看到石中堅後，她平靜的心湖中，似拋下一粒石子，激起無限的波紋……

所謂「天下無奇不有」這眞是一句名言，一向冷酷、無情的「太陰羅刹女」」，竟對石中堅「一見鍾情」起來，這眞是使人難以置信的一件事。

此時，她痴痴地看着石中堅，幽幽說道：「少俠……」話突然頓住，似乎害羞的，緩緩低下頭去。

石中堅適才被「太陰羅刹女」那副到了身前一丈之處，自己竟渾然未覺神乎其技的輕身功夫，已經驚得呆住，倏又聽到「太陰羅刹女」這麼一叫他，猛吃一驚，心裏跳個不停，吶吶道：「姑娘，有什麼事嗎？」

「太陰羅刹女」輕聲道：「少俠，你馬上要走了吧！」這簡直是明知故問，但「太陰羅刹女」，却如此的問了，石中堅也被她如此莫名其妙的問法愣住了，念頭一動，冷冷說道：「是的，我是馬上要走了。」

「太陰羅刹女」聞言，語帶沙啞的道：「少俠，在你臨走之前，我可問你一件事嗎？」

石中堅心意已決，於是不屑的微微點了點頭，冷冷道：「姑娘有話請說！」

「太陰羅刹女」臉上面紗一陣顫動，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石中堅却知道，她現在正在微笑着。只聞「太陰羅刹女」柔聲道：「你知道，適才我爲什麼要放你走嗎？」

石中堅聞言，微微一愣，心忖道：「奇怪，這我怎麼知道，尤其她們女人的心難以揣測……」

突然，他暗罵道：「難道妳不放我走，我就走不掉了嗎。」心忖間，鋼牙一咬，正待發作，驀地，他又想到，「太陰羅刹女」的武功，確實令人咋舌，何況還有那些個個武功高强的二十多個蒙面人呢？如果不是「太陰羅刹女」暗地帮忙，自己也實在難以逃出他們的手裏。

心想至此，長長嘆了口氣，只怪自己學藝不精。

「太陰羅刹女」見石中堅低頭沉思着，久久不答她的問話，她以爲說錯了什麼，不禁也微微嘆息一聲。

石中堅聽到她的嘆息聲，心裏一軟，抬頭望了望「太陰羅刹女」，當下和顏說道：「姑娘相助在下，恕在下魯鈍不知……姑娘之意？」

「太陰羅刹女」聞言，一道冷冷光芒從石中堅臉上一掠而過，嘆息道：「少俠，你既然不知道，那我們也無須再談它了，不過，我還要問你一件事，少俠，你願意答嗎？」

石中堅實在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聞言不耐煩的說道：「姑娘有話盡管快問，我沒有那多工夫，陪妳閑扯！」

「太陰羅刹女」突然仰天一陣狂笑，笑聲末尾，竟變得凄涼至極，聞之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戰，當然石中堅也聽得機

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不禁瞪着「太陰羅刹女」，滿臉呈現出奇怪、疑惑……的神色。

笑聲甫落，驀地，「太陰羅刹女」右手向面上一摸，一陣清風，手中已多了一塊面紗，石中堅定神一看，當下倒吸一口涼氣，嚇得倒退了兩大步，只聞「太陰羅刹女」發出顫抖的聲音，冷冷說道：「你看我……」

石中堅如受雷擊，像這問題，叫他從何回答！他心中跟着泛起一股憐憫，忖道：「她那被火燒焦的臉，難道自己不知道，還來問我嗎？……」

心忖至此，石中堅竟發覺「太陰羅刹女」實在是可憐，所以他竭力要想出一句話來安慰她，到底石中堅智慧過人，微頓片刻，終究被他想出一條妙法，只聽他說道：「姑娘如沒有什麼事，恕在下要告辭了，不過，我要告訴姑娘一聲，世上美與醜之間並沒有十分顯明的界綫，也就是表面的美與醜並不能眞正代表一個人，最主要的，是一個人的心地，心地善良的人，才眞正的是美，相反的，心地邪惡的人，根本就談不上美……。」

這時「太陰羅刹女」已被這番話感動得淚水潸潸而下，只聞她語聲顫抖着說道：「多謝少俠的名言，我沒有什麼事了，你走吧，最後，我告訴你，離此正南三十里之處，有一座草舍，你千萬不能去，切記，切記！」話聲方落，纖足輕點，已消失在樹林之內。

石中堅望着「太陰羅刹女」遠去的倩影，不禁黯然神傷，久久才收回視綫，臉上又泛起那傲然、冷漠的笑容……

只見他雙臂一振，身子凌空而起，如電光石火向前飛馳而去。

石中堅自服「千年怪獸獨角」功力已大非昔比，輕功一經施展，在晨光之下，有如脫弦之箭，這時，他跑得興起，猛提丹田之氣，仰天一陣長嘯，不顧一切的向前急奔。

不知隔了多久，石中堅已跑得額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但他還是不停在向前疾馳着。

這時，遠處一縷笛聲，衝破此寂靜的空際，遙遙傳來，這笛聲好像是一個人在發洩心裏的幽怨，痛苦……

笛聲一起一伏，如泣如訴，有如子夜鵑啼，這根本不是在吹笛，而似是把痛苦的心聲，借笛發洩……

石中堅驀聞之下，不覺被這笛聲深深感動，急頓身形，約半個時辰之後，笛聲方停，然而在空際，仍然飄蕩着那凄涼哀惋的音韻……

石中堅在笛聲方歇時，朝發聲之處望去，奇怪，四周一片茂林，根本看不到一絲人跡，他開始心中泛起懷疑，聽此笛聲，分明吹笛之人，心中有一段悲殘的身世，不然，此笛聲也不會如此顯得凄涼，幽怨，感人心肺。他決定探查明白，心念一決，雙肩一幌，朝適才笛聲之處奔去，起落之間，已平飛出七丈之遠。

倏然，不遠之處又傳來那縷笛聲，跟剛才一樣，直如杜鵑啼血，如泣如訴……

石中堅不覺又被感染，停下步來，緩緩向前踱着，約莫半盞茶工夫，忽覺眼前一亮，在自己身前一丈之地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全身白裳的妙齡少女，此時她正全神貫注的吹着那凄涼、幽怨的笛聲，所以石中堅來到在她身前一丈之處，她都沒有察覺。

石中堅驟然看到妙齡少女身後的草舍時，突然一楞，不禁想起「太陰羅刹女」在他臨走之時，曾跟他說的話：「……離此正南三十里之處，有一座草舍，你千萬不能去。」

他疑惑「太陰羅刹女」爲什麼告訴自己，此地草舍千萬不能去，難道說，此草舍內有不可告人的事是與她有着極大的關聯，或是一座恐怖的場所……

他又把眼光收回，投向妙齡少女身上，這次，他才看得比較清楚！只見妙齡少女長得若嫦娥再世，那副皮膚，白裏透紅，細膩得簡直可以吹彈欲破，可謂沉魚落雁，閉月羞花之貌，……

石中堅不禁看得呆住，他從未對任何女性，有如此感覺，但不知怎樣，自從看此妙齡少女時，心中竟起了異樣感覺，怦然心動……

就在石中堅呆楞之間，突然笛音一歇，妙齡少女一抬頭，看到石中堅，不禁「咦！」的一聲，這「咦！」的一聲不大緊，却驚醒正在發楞的石中堅，石中堅發覺自己失態，臉上立即泛起紅霞。

妙齡少女見石中堅這副尷尬神情，微微一笑，慢慢道：「是不是我的笛聲，把閣下引來此地？』

石中堅低聲說道：「姑娘笛聲如泣如訴，實感人心肺……」

妙齡少女聞言，幽幽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我既答應人家在此住五年，當然，不能違約……師父命我找的仇人，在這五年間，不知下落何方，唉！都是師姊害苦了我，哼！她雖然是我師姊，在我期滿後，我也要找她算算這筆賬。」

石中堅聽她這摸不着頭腦的一番話，也不覺一楞，他沒有想到，像她如此的人，也會有仇人，於是憐憫之心，油然而生，他開口說道：「在下看姑娘似乎有滿腹心事，在下雖然不才，也極願意分担姑娘一部份憂愁，我想請問姑娘，妳的師姊是誰？」

妙齡少女兩隻閃耀的眸子，望着石中堅，柔聲說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太陰帮』。」

石中堅聞言大吃一驚，吶吶道：「我也是最近聽說過，不知道姑娘問此是何用意。」

妙齡少女悽然一笑，哽聲說道：「我那師姊便是『太陰帮』的帮主『太陰羅刹女』。」

石中堅這才知道「太陰羅刹女」就是「太陰帮」的帮主，怪不得，那二十多個人，都對她十分恭敬，但他可猜不出此妙齡少女與「太陰羅刹女」到底有什麼賬要算，以是他問道：「那麼姑娘是不是答應妳師姊，在此住上五年呢？」

妙齡少女似乎談到她師姊時，顯得十分憤怒，只聽她冷冷道：「就是我那毒辣的師姊『太陰羅刹女』，害我在此躭誤了這許多時間……」

（未完・九）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周鵬利用丐帮長老對付江玉南等，其中葛長老等三人還被周鵬迷失了神智，瘋狂向江玉南、金長久攻擊，雙方打鬥激烈。周鵬對三鳳揭穿他是魔教的人，非常忿恨，王飛、畢長老對周鵬亦起懷疑戒懼之心，江玉南見時機成熟，反利用丐帮長老協助，制止了一場流血鬥爭，然後詳細詢問周鵬魔教內幕，答應保留他的丐帮帮主地位，周鵬在形勢不利之下，迫得將自己參加魔教動機和魔教進軍中原的行動說出。江玉南曉以大義，希望他能反戈一擊，協助中原武林對付魔教。周鵬面有難色，自己一身罪孽，怕受中原武林人譴責，願意一死了之……

說服丐帮主 回師三鳳閣

金長久道：「丐帮帮主，可以娶幾個妻子，如何？」

王飛道：「不錯，丐帮帮主如有了子女，那就難免會爲兒女打算，處事就不公平了。」

金長久道：「看來，丐帮這個帮主，實在也不容易幹啊！至少要斷子絕孫。」

王飛冷冷說道：「丐帮的信條，豈是局外人，能夠輕易知曉，我們不要名，不要利，不要兒女，除了忠義節規之外，沒有自我。」

這幾句話，大義凜然，聽得在場之人，個個黯然動容。

金長久歎息一聲，垂下頭去，暗叫了兩聲慚愧。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貴帮傳統，人盡皆知，當得是義俠忠烈之稱，只不過，區區有一得之愚，還望兩位長老，能夠俯允採納。」

王飛道：「閣下請說！」

江玉南道：「人性兩面，有惡有善，善與則道長，惡彰則魔高，有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有些事，必須要通權達變，才能應付裕餘。」

王飛沉吟不語。

畢長老却接道：「老王，我看江少俠說的不錯，咱們應該答應。」

這時，周鵬突然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三粒藥物，然後，在三個枯坐的丐帮長老後背上拍了一掌。然後，把手中的丹丸，在每人口中投入了一粒，道：「快些服下去，運氣調息，身上的奇毒，自可解去。」

三個長老望了周鵬一眼，却沒有人開口問話，閉上雙目，運氣調息。

周鵬又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瓶，擲給了江玉南，道：「這瓶中的藥物，還有一十八粒，可解你們在黑谷中被迫服下之毒，這藥物來自雷音寺，沒有人知道配方，也是我僅有的存藥，你們在黑谷之中，有多少人中了毒，給他們每人一粒之外，餘下的要好好的收藏起來，珍惜施用。」

江玉南接過玉瓶，輕輕歎息一聲，道：「周帮主，造成了不少的傷害，其實，罪不在你，似乎用不着這等心灰意冷，你正值壯年，正是大有作爲的歲月。」

周鵬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我陷溺太深，實在已無力自拔，大義覺迷，你使我清醒過來，回首前塵，盡是恨事，就算你們能原諒我，解去我附身魔焰，我也實在沒有臉活下去……」

語聲一頓，接道：「魔教的二教主，可能已經到了中原……」

江玉南接說道：「周帮主也不知道詳情。」

周鵬道：「不知道。」

江玉南道：「那是說，他出現無常，不知他在何處現身了？」

周鵬沉吟了一陣，才說道：「我只知道一件事，聽說，魔教的二教主，是個女的。」

江玉南道：「會不會是，那位黑谷中的谷主？」

周鵬道：「不是，黑谷谷主，和我的身份相似，只不過，她一直隱在黑谷中不動罷了。」

江玉南道：「但她武功高的出奇，我們都無法和她動手……」

周鵬笑一笑，道：「所以，你們被震住了。」

江玉南點點頭。

金長久道：「周帮主，兄弟走了數十年江湖，沒有見過武功那樣高強的人，她只要一揮手，一投足，我們不是被震飛兵刃，就是打倒地上，想想看，那是何等可怕的身手……」

周鵬說道：「諸位都是習武有成的人，想想看，要練到那超人的境界，有可能麽？」

江玉南道：「這是我們親身經過，而且，她也招招出奇，只是她有一股無可抗拒的神力，擋者披靡，莫可與敵。」

周鵬道：「當時，諸位，可是在黑谷中和她動手？」

江玉南道：「不錯。」

周鵬道：「那就難怪了。」

江玉南道：「此話怎講？」

周鵬說道：「那黑谷之中瀰漫的黑霧中，混合了魔教的一種毒烟，吸入腹中之後，功力大打折扣，但吸入之人，並不覺得，此後，你們再遇上魔教中人，要防到這一點，別在他們指定的地方動手。」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原來如此，我說呢，那簡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武功，有如泰山壓頂一般，在下自信這點功力，花費了我不少的時間，但我却簡直不堪一擊。」

周鵬道：「那種毒烟，無色無味，更妙的是除了使人暫時失去功力之外，別無感覺。」

江玉南道：「魔教之中，好像是這種名堂。」

周鵬道：「對！魔教，就是魔教，他們一向不走正道。」

江玉南道：「魔教之中，除了這種烟毒之外，還有什麽奇異的手段？」

周鵬道：「就我所知，魔教，除了用毒之外，還有很多奇術手法，和詭異的武功，這些都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某些地方，却是有效得很。」

江玉南點點頭，道：「周帮主，能不能說得清楚一些。」

周鵬沉吟了一陣，道：「這從何說起呢？」

江玉南道：「周帮主，隨便說吧！由那裏說起都好。」

周鵬道：「魔教中弟子，有兩種不同的類型。」

金長久道：「兩種不同的類型，這話怎麽說？」

周鵬道：「第一，像我這樣的類型，學武就是學武，除了一般的武功之外，還練了魔教中很特殊的武功。第二種類型，他們只學一種武功……」

金長久接道：「只學一種武功，那在對敵時，會有什麽用呢？」

周鵬道：「事實上，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種武功，只能算是一種奇術。」

金長久道：「奇術？」

周鵬道。「是！也可稱之爲妖術。」

金長久呆了一呆，道：「世上眞有妖法？」

周鵬道：「不是妖法，只能算是妖術，對付那些全無所知的人。那是一種絕對有效的辨法。在那一瞬的工夫中，沒有人會想到它們是那麽奇異，也沒有辦法理解那是爲了什麽。就這樣，他們勝利了，他們已經殺了人。」

金長久道。「聽起來，眞是玄乎其玄了。」

田榮道：「周帮主，能不能舉一個例子說明？」

周鵬沉吟了一陣，道：「我只知曉其中有一種，那叫作血雨的奇術。」

江玉南道：「血雨？」

周鵬道：「是！一種血雨，一個人的口中，突然會噴出一陣血雨，那種血雨，使人迷惑，就在那人迷惑的瞬間，已經送了性命……」

金長久道：「眞有這種事？」

周鵬道：「是！有這種事，如是在下不說穿，只怕諸位也難免爲它所惑了，就像黑谷谷主一般，你們會覺着她是天神，超越了一個人體能極限的成就，但如說破，那就不足爲奇了。」

金長久道：「好！黑谷谷主的事，我們知道了，說說那血雨是怎麽同事？」

周鵬道：「他們就屬於第二種類型，窮畢生精力，只學那一種技能。」

金長久道：「那是一種什麽樣子的技能？」

周鵬道：「他們在口中含有一種特殊的藥物，魔教對外稱作血龍罩，內部叫作含沙射影。那是一種很奇怪的藥物。」

金長久道。「那藥物是什麽東西做成的？」

周鵬道。「不知道，但練血龍罩的人，就只練血龍罩，他們一口氣能吹熄兩丈遠的火燭。」

田榮說道：「那也是一種專門的功夫了？」

周鵬點頭道：「不錯，一種專門的武功。」

田榮道：「他們由口中吹出來的，都

是些什麼東西？」

周鵬道：「這就是魔教中的隱密，除了那些練含沙射影的人外，沒有人知道這些人是怎麽回事。」

田榮道：「周帮主，最重要的是那些人，是不是由口中噴出來的藥物傷人？」

周鵬道：「是！」

江玉南說道：「也是一種迷魂的藥物了？」

周鵬道：「這個也不清楚。」

江玉南搖搖頭，說道：「我有些不明白。」

周鵬道：「在下句句實言，希望江少俠相信。」

江玉南道：「好！咱們不談這個了，談談周帮主本身的事吧。」

周鵬道：「我已經決定了，這個決定，不希望再更改。」

金長久道：「這麽說來，你是非死不可了？」

周鵬道：「對！所以，這件事不用再談了。」

語聲一頓，接道：「我所知道的魔教事情，就是這些了，想起來，好像很多，但能够說出來的，大概也只有這些了。」

江玉南道：「周帮主，爲什麽不肯留下有用之身，爲武林盡一份心力？」

金長久道：「周帮主，我金某人想不通，你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麽……」

周鵬道：「我！我……」

金長久說道：「關於女人的事情，你放心，包在我金某人身上，我替周帮主安排。」

周鵬回顧了三位盤膝而坐的長老一眼，道：「王長老、畢長老，他們大概快醒過來了。」

王飛歎息一聲，說道：「帮主的意思是……」

周鵬接說道：「我請兩位和他們解釋一下。」

王飛道：「解釋什麽？」

周鵬道：「告訴他們我的出身，我很對不起丐帮，我殺了不少丐帮弟子，除死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金長久厲聲說道：「胡說！你害了丐帮無數弟子的性命，不去說它，但你壞了丐帮的名譽，却是罪大惡極，難道就想一死了之麽？」

周鵬道：「一個人，不論有多大的罪惡，難道死還不能恕其罪麽？」

金長久道：「以死恕罪，於事何補？你還在有爲之年，爲什麽不留下有用之身，替江湖上作一番事情呢？」

王飛道：「帮主，老叫化有一個想法，但不知帮主願否接受？」

周鵬道：「你說吧。」

王飛道：「老叫化也覺着，你這樣一死了之，只不過求一個心安，但對武林同道，對丐帮，都沒有什麽重大的帮助，如若帮主願意出任艱巨，老叫化決定說服他們，暫時不宜宣佈帮主出身魔教的事，仍由暗中領導丐帮，和江少俠等合手，全力對付魔教，不知帮主意下如何？」

周鵬道：「唉！這是不可能的，我身邊有三十幾個魔教中人滲入進來，他們很快的會把這件事告訴魔教……」

金長久接道：「只有三十幾個人，爲什麽不把他們殺了？」

周鵬道：「他們武功不弱，而且，各自練了一種魔教絕技，要想一擧間把他們全數殺死，談何容易！」

金長久搖搖頭道：「沒有什麽困難，殺人的方法有很多種，其中的一種，叫作誘殺。」

周鵬道：「誘殺？」

金長久道：「對！我們想一個辦法，把他們誘入一個地方，分頭格殺也好，反正辦法很多。」

周鵬沉吟不語。

田榮道：「在下雖不大同意金塘主的辦法，但我却想不出更有效的辦法，所以，在下很贊成。」

江玉南道：「周帮主，我也同意。」

周鵬歎息一聲，道：「這個……」

金長久接道：「金某人收藏了一枚雪蓮子，如若周帮主答應下來，在下立刻可以奉上。」

周鵬歎息一聲，道：「好吧！諸位如此盛情，周某人就暫時偷生了，但魔教事了，在下還要給丐帮個公道。」

王飛對畢長老道：「畢兄，你的意思如何？」

畢長老道：「老叫化子完全同意王兄的意見。」

王飛說道：「好！好！等他們醒過來對他們說……。」

這時，居中而坐的一個老叫化子接道：「不用等了，我們同意老王的辦法。」

三個老叫化同時睜開了眼睛。

六道眼神，打量了周鵬一陣，三個人同時起身，行到王飛身側。

五個人集聚一處，低聲商議。

從來不肯吃虧，也不太相信別人的金長久。

此刻，忽然間變得很大方，伸手由懷中摸出一個精製的木盒子，說道：「周帮主，這木盒中，收藏着一枚雪蓮子，這也是咱們七刀塘的寶物之一，周帮主請收下吧！」

周鵬道：「這個、這個……」

田榮微微一笑，接着說道：「周帮主，要金塘主獻出這等絕無僅有的神物，那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周帮主快請收下吧！」

周鵬歎息一聲，接過木盒。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怎麽，田老弟你覺得我吃虧了？」

田榮道：「很少看到你如此大方。」

金長久道：「兄弟捨棄一點什麽給別人，是有一點心疼，不過，該付出的時候，兄弟也是相當的大方！」

田榮道：「兄弟認識你金塘主之後，這是第一次見到你如此大方。」

金長久笑一笑，說道：「這就要有一點分判的能力了。」

江玉南道：「周帮主既然抗拒魔教，也應該有所行動了。」

周鵬點點頭，道：「先誘殺魔教派在丐帮中的奸細……」

目光一掠三鳳，接道：「再設法除了黑谷的谷主。」

三鳳道：「她是魔教中嫡系弟子。」

周鵬道：「她好像也生在中原，但自小被魔教中人，帶入了雷音寺中長大。」

三鳳道：「聽我們那位母親說，她一身武功已到了刀槍不入的境界。」

周鵬道：「對別人來說，那是很難對付的一件事，但對我而言，却十分容易，須知我也是出身魔教。」

放低了聲音，說出誘殺計劃。

金長久道：「好辦法，咱們立刻動手佈置。」

被周鵬暗算的三位長老，是馬伯仲，鄧元豐，唐天義，再加上王飛，畢正，在丐帮十五位長老組的長老會中，佔了五位，在丐帮也是一股很大的勢力。

尤其是馬伯仲，唐天義，是丐帮中最受敬重的長老，在長老會中說的話，極具分量。

馬伯仲目光轉注到周鵬的臉上，道：「周鵬，老叫化只請問一句話。」

對這位丐帮中最有聲望的長老，周鵬有着無比的敬重，躬躬身，說道：「馬長老有什麽吩咐，在下洗耳恭聽。」

馬伯仲道：「你是不是眞的脫離了魔教。」

周鵬道：「是！」

馬伯仲歎息一聲，道：「你爲惡衆多，雙手血腥，唯一可以贖罪的辦法，就是貢獻你的才智，生命，以及對魔教這些年來的認識，想法子，爲自己贖罪，爲丐帮懺悔。」

周鵬道：「在下本來死意已決，却爲江少俠等苦苦勸阻，所以苟生人間，就是希望能爲武林同道盡一份心力。」

馬伯仲冷冷說道：「周鵬，慷慨赴死，並非難事，但要摒除惡習，那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

周鵬道：「我知道。」

金長久道：「馬長老，金某人出身綠林，所以看法上也許和諸位有些不同。」

周鵬接道：「金塘主，你？……」

金長久接道：「這不關你的事，在下心中之言，一定要說出來，我願爲武林盡一份心力，抗拒魔教，但我對很多的事情，看法和各位有異，你們總不能不讓我說出來。」

周鵬還要阻止，但被江玉南攔住，道：「請金塘主說下去，殊途同歸，只要大目標不錯，有些小的岐異地方，我們可以容忍。」

金長久道：「對！還是江少俠說的有理……」

目光轉到馬伯仲的身上，接說道：「馬長老，我覺着，周帮主在魔教有意陷害之下，難免會染上了些惡癖，就拿女人來說吧，萬惡淫爲首的戒條，在有些武林同道的眼中，認爲一成不變的眞理，但事實上，夫婦燕好，千金買笑，都不能算是罪惡，我想，那些戒條的原意，恐怕是指暴力，迫害，構成的惡行，如是男女雙方同意了某種條件的交易，實在構不成什麽罪惡。」

馬伯仲沉吟不語。

顯然，他正在用心思索金長久的話。

金長久笑一笑，接道：「我所指的迫害暴行，並非單純指向一個受害者本身所受的傷害，牽連所及，他的家人和近親，因她而受到的損害，都該是一種罪惡，一種戒條的嚴厲執行，樹立權威，常常會損害那戒律的原意，至少，會擴大了它的範圍。」

江玉南道：「金兄，有些事，不算罪惡，也構不成對一些弱者的侵犯，却和一個人的教養及習慣有關，某一個程度的容忍，是一種調和，但不宜涵蓋太廣，金兄何不明白的說出來呢？」

金長久道：「我指的是女人，正因爲武林中正大門戶，和一些俠義道中人，都視他們爲洪水猛獸，而不問其中的原因內情，這就成了綠林人物一種陷害的手法，和使人羞着出口的隱事。」

江玉南點點頭。

看到江玉南頗有被說服的意思，金長久似是得到了一種鼓勵，繼續的說道：「周帮主爲魔教下一種附骨魔焰，但更可能早被播種了一種藥物，這就是他沉溺在一種無法自拔的折磨中，大節無虧，小有瑕疵……」

馬伯仲歎息一聲，接道：「金塘主，不用再說下去了，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取得一種雙方同意的相悅，老叫化不願再堅持什麽，但我仍希望丐帮的帮主，是一位清正無瑕的完人。」

周鵬說道：「我是會盡自己的克制能力。」

金長久道：「目下的情況，這好像已經不是一個人的克制能力，對周帮主而言，而是一種病害，必得有一種適當的治療，才能使他集中智力，去應付一個更大的事件。」

江玉南道：「這件事，不用再爭論了，需要的是對抗魔教的行動，還需要嚴密策劃。」

周鵬道：「眼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想法子誘殺那些魔教中弟子耳目。」

江玉南道：「立刻要動手麽？」

周鵬點點頭，說道：「對！要立刻動手，他們都是很精明的人物，遲則恐有變化。」

江玉南說道：「好，咱們立刻付諸行動。」

金長久笑一笑，道：「馬長老、王長老，你們兩位老人家多多的原諒，目下的情形，咱們不得不用點心機。」

馬伯仲沒有說話，王飛却點點頭。

馬伯仲、王飛等五位丐帮長老，分別盤膝而坐。

金長久、江玉南、田榮、高泰、三鳳，分別躺在地上。

表面上看去，他們躺的橫七豎八，其實，每個人所佔的位置，都經過了仔細選擇。

周鵬親自動手，拉開了木門。

一行丐帮弟子，迅快的奔了進來。

周鵬回手關上了木門，肅然說道：「你們到齊了麽？」

江玉南微微啓動雙目，打量了來的丐帮弟子，剛好一十二人。

只見當先一個人，躬身應道：「到齊了。」

多少人手，周鵬自然是應該知道，所以，問的那十二個人都呆了一呆。

但江玉南等人心中明白，那是說給他

們聽的。

周鵬臉色一變，道：「你們十二個人，既然集聚在一起，想來是已經聽到我的召喚了。」

仍由第一個人應聲道：「弟子們聽到了。」

周鵬冷冷說道：「你們聽到了爲什麽不上來？」

那爲首應道：「弟子們衝不上來。」

周鵬道：「那裏是衝不上來，分明是想藉故違背令諭罷了。」

那爲首之人一躬身，說道：「弟子不敢。」

周鵬招手道：「你是帶路的人，你過來。」

那爲首的人，應了一聲，大步行近周鵬。

周鵬突然一揚右手，迅速一掌，拍了出去。

但聞蓬然一聲，那人身上搖了兩搖，倒了下去。

周鵬冷冷說道：「你出來。」

伸手指着等二個大漢。

那大漢眼看到第一個倒了下去，心中甚是畏懼，但又不敢不聽從令諭，緩步向前行了過來。

周鵬揚手一掌，第二個人，又倒了下去。

周鵬對第三個人招招手，第三個人猶豫一下，仍然行了過來。

話不重叙，周鵬又連發三掌，擊斃了第五個人。

周鵬又招招手，希望第六個人過來時，那人突然開了口，冷冷說道：「周帮主，你這是什麽意思？」

周鵬冷笑一聲，道：「你們違我令諭，要你們這些人幹什麽？」

那人怒說道：「你連殺了五人，難道還未消怒氣，是不是準備把我們全部殺死了？」

周鵬道：「我準備重新建立起一批可以信賴的從衞。」

那人冷笑了一聲，說道：「周鵬，你究竟安的什麽心？你可知道，你是什麽身份？」

周鵬冷笑一聲，道：「你好大的胆，你是什麽身份？」

那人冷冷說道：「表面上，你是丐帮的帮主，但你在魔教的身份，就未必有在下高了。」

周鵬道：「有這等事，怎麽我没有接到過魔教的通知？」

金長久突然躍起，一刀把那人由後背透穿到前胸，他突然一發動，江玉南等也只好跟着出手，但見寒芒連閃，掌影如飛，片刻之間，六個大漢，都死在了這些人的突襲之下。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對！對！這就叫通權達變。」

田榮道：「哦！這話什麽意思？」

金長久道：「如以江湖的規戒而言，咱們應該和這些人一個對一個的挑戰，但這一來，他們很可能會把消息傳遞出去，所以，咱們只有這樣突襲了，手段雖然有些不太光明，但收效却是很大。」

田榮點點頭，道：「哦！這也是一番道理麽？」

金長久道：「大有道理，就拿魔教來說吧，他們雖然武功高強，有很多眩目奇術，如若堂堂正正的進入中原，决無法和強大的中原武林人物對抗，但他們換了一個方法，那就不同了。」

田榮道：「唉，說的有理，在下覺着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咱們無法找到魔教的人。」

馬伯仲歎息一聲道：「帮主，還有要誘殺的人麽？」

周鵬道：「我安排在丐帮的人手，已有百名以上，今日和我到此的人，約有五十多人，但這十二個人，最接近我，有六個還是魔教中派來的人……」

馬伯仲接道：「周帮主準備如何處置那些人？」

周鵬道：「一下子殺了百位以上的丐帮弟子，不要說會引起丐帮的震動了，就是江湖上也會有着很強烈的反應。」

馬伯仲道：「這一點，不可不有所顧慮。」

周鵬道：「所以，我準備慢慢的除了他們，好在這最親近的十二個人已死，他們也無法取得消息了，這裏的事大概還不會洩漏出去。」

金長久道：「下一個步驟，咱們要作些什麽？」

周鵬道：「諸位最好還是隱入丐帮之中，暫時不動聲色，但暗中諸位不妨和他們連絡一下。」

金長久道：「和誰連絡？」

周鵬說道：「少林、武當等一些大的門派，憑諸位的力量，只怕無法和魔教抗拒。」

金長久道：「魔教有這樣厲害麽？」

周鵬道：「金塘主，不是我長魔教的志氣，連丐希在塲之人，全數加上去，也不是魔教中人的敵手。」

金長久道：「哦！」

周鵬道：「這件事，必須聯合武林中各大門派的力量，才能抗拒他們。」

江玉南說道：「來的人是魔教中什麽人？」

周鵬道：「二教主，我知道他已帶人進入了中原，但他現在什麽地方，我就不知道了，他隨時可能在附近出現。」

馬伯仲道：「只來了一個魔教教主，難道咱們就對付不了麽？」

周鵬道：「馬長老，魔教中人，如若只是以武功和咱們在塲之人相搏，我相信，諸位不論那一個，都可以和他打上個幾百招，但他們所習，並非全屬武功。」

馬伯仲道：「難道他們還眞會妖法不成？不過是一些障眼的法術罷了。」

周鵬道：「也許眞是一些障眼法術，但他們作得很精奇，不懂的人，一下子就會被他們唬住了。」

馬伯仲道：「哦！」

周鵬道：「馬長老，這不是逞強好勝的事，何况，就在下所知，三位教主，都已經具有了某些神通。」

江玉南道：「那是說，他們眞的會妖法奇術了。」

周鵬道：「魔教中有很多人使用藥物，以及一種精密的計算方法，安排些很唬

人的事，但有些事，超出了常理常情，也超出了江湖上的經驗，和一個人知識所能辨識之外，那究竟屬於什麽呢？」

馬伯仲道：「雲頂神府，是武林中傳奇最多的一個神秘地方，江少俠旣然來自雲頂神府之中，想來對這些事應該有一個很好的解釋。」

江玉南道：「雲頂之中，雖然有很多傳說，但就在下所知，仍然是全以武功爲主，聽說，雲頂兩支，一支習武，一支練氣學劍……」

金長久接道：「對！江湖上把這件事傳說了幾百年，但一直没有能把它說得清楚，江少俠出身雲頂神府，應該把這件事說個明白。」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這件傳說没有錯，只不過繪聲繪影，把雲頂神府渲染得披上了一層神秘色彩。」

金長久道：「其實，還是神秘點好，那才能使人心嚮往之，心生敬服，我很佩服當初開創雲頂神府那個人的才華，這個神字，用得妙極，叫人一聽，就好像是隱在雲霧中一般人物。」

田榮道：「江兄，你是習武的一支呢？還是練氣學劍的一支？」

江玉南道：「習武的一支，凡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都是習武的一支。」

金長久道：「學劍的一支呢？」

江玉南道：「他們很少在江湖上出現，幾乎是完全没有出現過，他們有一個特殊的規定，代代單傳，而且，同一個時間，至多不能超過三代，那就是說，這世上，他們最旺盛的時間，也只有三個人。」

金長久道：「他們是不是和你們住在一起。」

江玉南道：「同住一峯，前後不同，不過，他們住的地方，一向劃爲禁地，就算是我們，也不能輕易進入。」

周鵬似乎也被引起了興趣，接口道：「那是說你没有去過了？」

江玉南道：「去過，每年過年的時候，我們可以去那裏拜年。」

金長久道：「他們學的武功，和你們是否不同？」

江玉南道：「不同。他們以練氣爲主，在下舉一個例子說吧，以佛門來說，他們應該是屬於苦修那一種。」

周鵬道：「這麽說來，你雖出身雲頂神府，但對神府，也不是完全瞭解？」

江玉南道：「以在下的身份而言，還不能完全瞭解，但兩支當家的人，彼此都很清楚。」

周鵬道：「這麽說是和魔敎一樣，不到一定的地位，就算常年住在雷音寺中，也是無法完全瞭解魔教。」

田榮道：「江兄是不是言未盡意。」

江玉南道：「不是，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練氣一支，人口十分單薄，好像也有一種限制，連僕婢在內，不能超過十個人，我們都稱爲後府。」

周鵬道：「他們有没有婚宴喜慶？」

江玉南道：「有！二婢，二僕，一個廚師，就去了五個人，還有五個限額，是他們自主伸縮，但只可以少，不可以多。他們盡量保持着十個人，後府的子女，以長子、長女排序留下，越過的就要送到前府。」

金長久道：「江少俠，本來，我還有點明白，你這麽一說，我反是越聽越糊塗了。他們是怎麽個排序法？」

江玉南笑一笑道：「聽起來很複雜，在下還得解說一下，那是一種很嚴苛的規定，每一代入選的掌門人，三十歲後可以婚娶，然後就他們的子女中，選出續承衣鉢的人，只要不超過五人之數就可以合家住在後府，逾過此數，就要送到前山。」

周鵬道：「他們選的衣鉢承繼人，是不是也有規定？」

江玉南道：「原則是以長子、長女爲主，但並非不可變更，致於如何變更，另有一套家規，只要遵守就行。」

金長久道：「這麽說來，他們夫婦兩個人，並非是同時參與練氣、習劍了？」

江玉南道：「他們只有從屬，没有橫的擴展，每一代只限一人，所以限於三十歲以後結婚，就是希望他們不要太多的子女。雲頂神府前後府最大的不同，就是後府以家族爲主，前府没有這個限制。只要家人同意，又得會商認可，不論何人，都可以成爲神府中弟子。」

金長久道：「後府以家族傳延，如若他們有一代不生男的，或是有一代選中了女的主家，那將如何？」

江玉南道：「一樣。男可婚，女的自然可嫁。不過，娶了她的男子，就算是後府中人。」

金長久道：「招贅？」

江玉南道：「也不算是招贅。生的子女，還是從男姓。後府雖是一個家庭型態，但却常換姓氏。」

金長久道：「這倒是從未聽聞過的事，雲頂神府竟有如此奇怪的規矩。」

江玉南道：「雲頂神府和一般的江湖門派不同，只有四大戒律有着相當的自由，不像一般門派約束森嚴，規矩繁多，我們規矩很少，但却有個很重要的不同。」

金長久道：「領教。」

江玉南道：「我們的戒規雖少，但却執行得很嚴，任何人，只要犯了，戒規上如何處罰，决不寬貸。」

金長久道：「這個，要看情形了？」

江玉南道：「任何人都一樣，没有一個可以例外。」

金長久道：「這個……」

江玉南接道：「金塘主，至親莫若父子，對吧？」

金長久道：「嗯。」

江玉南道：「我們的掌門人，就殺了他唯一的獨子，因爲他犯了四大戒規中的一條。」

金長久道：「有這等事？」

江玉南歎息一聲，道：「我决不騙你，而且，這件事絕對眞實，一切經過，都是我親眼看到，跟今還不到一年。」

金長久點點頭，臉色變得一片肅穆。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父親殺兒子，實是人間慘事，而且，他又是一個掌握着生殺大權的父親。」

田榮道：「江兄，神府的主持人，是否有一定的傳位之法？」

江玉南道：「前府和後府不同，後府是以家族爲主，前府却是各憑武功，成就

，才能得到掌門之位。」

高泰道：「可是彼此之間，要以武功決定接掌主持人的位置？」

江玉南道：「不全如此，但也不是父子相傳，除非掌門人的兒子是衆望所歸，一般說來，首要積修過千件善功，又是極受擁護的人，才可接掌主持人。」

金長久道：「你如不說，神府中這些規矩，只怕很少有人知曉。」

江玉南道：「這是很好的傳統，免去了同一代中人勾心鬥角。」

周鵬道：「江少俠，在下想到了一件事，不知少俠準備如何處理？」

江玉南道：「什麽事？」

周鵬道：「對付來自雷音寺的魔教教主。」

江玉南道：「周帮主，你覺着我們的武功如何？」

周鵬道：「很高，所以，必須有一番精密的安排才行。」

江玉南道：「各憑眞功實學，放手一戰，我們的這羣人的勝負如何？」

周鵬道：「在下的看法，機會不大。而且，這件事，也不能只我們眼下這幾個人承担起來。」

江玉南道：「你的意思是……」

周鵬接道：「魔教進入中原的事，目下還沒有人知道，至少，他們有一位教主進入中原的事，還沒有人知曉。」

江玉南點點頭，道：「雲頂神府派我下山，就是要明白一些怪異之事，你們丐帮的事，是其中之一，但我却沒有想到，雷音寺的魔教，竟然巳入侵了中原。」

周鵬道：「唉！不但丐帮中人，發覺了我的可疑，原來，連雲頂神府，也知道了這件事，而我，還一直認爲自己作的手法乾淨、俐落。」

三鳳微微一笑，道：「事實上，江湖中很多高明人物，都有了警覺，小妹就是奉派打入魔教結合的一個人。」

周鵬說道：「失敬、失敬，我聽過黑谷谷主，誇談過她手下的三鳳，想不到，她却把臥底的人，當作了心腹，三姑娘既是奉派臥底的人，想來大鳳、二鳳也是的了？」

三鳳搖搖頭，道：「不是，她們是眞眞正正的魔教弟子，表面上，黑谷谷主是領導人物，但就小妹這幾年觀察所得，鳳媽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她可能是雷音寺的嫡系弟子。」

田榮道：「這麽說來，派姑娘混入臥底的人，經常和姑娘連絡了。」

三鳳道：「沒有，一切，都保有着自己的決定、主張，但我的身份很低，知道的事情很少。」

江玉南道：「姑娘，有沒有可以和妳連絡的辦法？」

三鳳道：「有！不過，非不得已，不能妄用，因爲，那很容易，洩漏了整個的隱密。」

江玉南道：「姑娘，妳找來這裏，可是想要我們轉達什麽？」

三鳳道：「那倒不是，我早已知道了周帮主是魔教中人，而且，也知道你們征服了鐵劍門，我怕你們身受暗算，所以，不惜冒險出來，告訴你們內情，沒有想到會是這麽一個結果，唉……」

江玉南接道：「怎麽？姑娘担心巳經洩漏了身份之秘。」

三鳳道：「是！幾乎是十之八九，會引起鳳媽媽的懷疑？」

江玉南道：「這麽說來，姑娘，就不用囘去了。」

三鳳道：「不！我要囘去，就算是引起她的懷疑，我也要囘去，老實說，周帮主棄暗投明的事，不可能保持太久，魔教對中原的人，一向就不太放心，我相信，他們會佈有耳目監督着周帮主，但那個人是什麽身份，只怕周帮主也無法知道。」

金長久突然說道：「三鳳姑娘，妳是那一個門派，派來的臥底人。」

三鳳沉吟了一陣，道：「這一個，恕小妹暫時不能奉告，不過，有一天，你們會知道內情。」

金長久道：「唉，姑娘，我金長久一生之中，沒有別的能耐，唯一自豪的事情，我能在別人話語中，聽出那人的來路，但姑娘的口氣，却不像任何一個門派中人，倒像是以天下爲己任，專門對付魔教的高人……」

三鳳笑笑，接道：「金塘主，雲頂神府中人，也一向視武林安危爲己任。」

金長久說道：「難道姑娘也是神府中人？」

三鳳說道：「我不是，金塘主不用多心。」

語聲一頓，接道：「周帮主，不能在這裏停留的太久，時間越久，越容易引起人家的懷疑，安排一下，立刻走。」

周鵬略一沉吟，道：「爲了掩人耳目，現在咱們必須動手搏殺一場。」

江玉南道：「假裝動手？」

周鵬道：「雖是掩人耳目，但要打的十分認眞，不能讓人瞧出來。」

江玉南道：「我們要不要先安排好，動起手來，也好有個分寸？」

周鵬道：「有馬長老等五位相助，在下相信實力巳很強大，諸位假裝落敗，退出青石樓，以掩魔教暗樁耳目，容在下先整頓好內部之後，再和諸位連絡。」

金長久道：「這還要多少時間？」

周鵬道：「多則三日，快則明天晚上，就可以和諸位見面了。」

在精密的設計之下，江玉南等和丐帮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

這是早經說好的搏戰，雖然激烈，但却是有驚無險。

江玉南等被逼退出青石樓。

這時，青石樓外，閣五巳帶着鐵劍門中弟子，和曲氏五傑趕來。

江玉南揮揮手，示意閣五帶人退走。

閣五心中雖然有些納悶，但見羣豪無傷，也不多問。

一口氣退出七八里，到了一座淺山坡下，才停了下來。

用不着江玉南開口，高泰很快的把內情說給了閣五斤。

聽完了經過之情，閣五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事情巳經明朗，咱們也該有些行動才對。」

高泰道：「什麽行動？」

閣五道：「丐帮雖巳覺醒，但少林、武當，都未參與此事，老叫化子認爲，他們應該爲此事挺身而出。」

江玉南道：「閣前輩，你提起少林、武當，我倒想起一件事了。」

閣五道：「什麽事？」

江玉南說道：「平常時日，少林、武當弟子，常有到江湖上行動的事，近兩年來，却好像沒有遇上過這兩大門派中的弟子。」

田榮道：「兩年前開始，少了很多，近一年來，完全沒有遇上過，連兩大門派一年一度的巡行，去年也被取消了。」

高泰也點頭說道：「這倒也是，小叫化也好像一年多沒有遇上過這兩大門派中的人了。」

金長久道：「少林，武當每年一度的巡行，在江湖上說，是一件大事，雖然是兩派弟子同行應變，要避開他們的綠林人物，並非難事，但至少，那三個月份中，綠林道上人，都停止了作案，江湖上，也少了很多紛爭，也許無法除去惡人，但是，却收到震懾之效，更重要的是，那一年一度的巡行，代表了正義的力量，主裁着江湖。」

田榮道：「好像有兩年都沒有這種巡行了。」

金長久道：「難道這兩大武林主派，也發生了什麽變化不成？」

江玉南點了點頭，說道：「江湖上不見這兩大門派弟子，一年一度的鎭邪巡行，又巳取消了兩年，這中間，只怕是大有原因。」

金長久又說道：「一定是有了什麽變化。」

閣五道：「這兩大門派，一直被江湖上視作泰山北斗，如是有什麽變化，應該有一點消息傳出來。再說，兩派根基深固，也經得風浪、打擊，就算有事，他們也應付得過去。」

金長久道：「閣兄，如若他們的變化，先由內部發生呢？」

閣五道：「內部？」

江玉南道：「金塘主說的不錯，如若少林、武當，先由內部有了變化，外人又如何得知？看了周帮主的事，實在是叫人担心。」

閣五一下子跳了起來，道：「如若少林、武當有了什麽變化，問題的嚴重性，比起丐帮有過之而無不及，咱們得去瞧一瞧。」

江玉南道：「閣前輩，你和他們很熟麽？」

閣五道：「很熟、很熟，這兩大門派中人，我都認識不少。」

江玉南道：「咱們再等三天，等周鵬有了消息後，再想法子去求證一下少林、武當的事。」

三鳳突然接道：「諸位，我要先走一步了。」

江玉南道：「姑娘待了這久時間，難道不會引起他們的懷疑麽？」

三鳳沉吟了一陣，道：「很難說，我自覺掩護得很好，但鳳媽媽是個不簡單的人，好在我只有一個人，就算有什麽變化，我也許還能應付……」

語聲一頓，接道：「江兄，周鵬有了消息之後，希望你到三鳳閣中一行。」

江玉南說道：「好！我們會通知姑娘的。」

三鳳道：「江兄，你一定要去，我如不幸失手，也會想法子留下暗記，你們也好救我。」

江玉南點點頭。

三鳳和羣豪揮揮手，飄然而去。

望着三鳳遠去的背影，金長久道：「這丫頭也是個神出鬼沒的人物。」

江玉南道：「她不肯說出來歷，給人一種難測高深的感覺。」

田榮道：「咱們這些人中，誰也說不上太瞭解誰，除了江兄，我們目下知道來自雲頂神府之外，你們那一個又知道我田某人的出身？」

金長久道：「說的也是，你田老弟究竟是一個什麽來歷呢？」

田榮搖搖頭道：「這個，恕兄弟不能奉告。」

金長久道：「爲什麽？」

田榮道：「不能說就是不能說，金塘主不用追問就是。」

金長久道：「你不肯說出身份，咱們豈不是要懷疑你也是魔教中人了？」

田榮道：「就算你懷疑我是魔教中人吧！我還是不能說出我的來歷，合則留，不合則去，如是江少俠也對區區動疑，在下立刻告辭。」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我可沒有懷疑你田兄，其實，除了田兄之外，高泰兄的出身，又有誰清楚呢？」

高泰道：「兄弟也不便說明出身，不過，江兄可以放心，兄弟對抗拒魔教的事，決不後人。」

金長久哈哈一笑，道：「閣老叫化子，你瞧出來沒有？」

閣五道：「瞧出什麽？」

金長久道：「眞正底細明白，被人能一眼看透的就只有你我了。」

高泰又說道：「江少俠是出身雲頂神府……」

金長久接道：「你去過神府沒有？」

高泰道：「沒有。」

金長久道：「這就是了，你怎知道他說的是眞是假？」

江玉南道：「諸位，這個不用爭執了，我相信高兄、田兄和三鳳姑娘，確然都有他們不能說明出身來歷的苦衷。」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好吧！咱們不談這個，現在，咱們要如何行動，大家該商量一下了。」

鐵劍三雄恢復了本來的姓名，江玉南面對曹氏三兄弟的代友死亡，萬分抱咎，再三向曲一龍、曹五虎致歉。

金長久這個人，果然是經驗老到，巳從江玉南再三的致歉了，聽出了他的用心，輒輕咳了一聲，道：「曲兄，金某人有一件事，想痳煩你曲兄一行。」

曲一龍道：「什麽事？」

金長久道：「我想請你們昆仲到七刀塘一行。」

曲一龍道：「什麽事啊？」

金長久道：「在下有幾把鑰匙必須送回七刀塘才行。」

曲一龍道：「哦！」



譚綸道：「曲兄，金兄走不開，你就代他辛若一趟吧！」

金長久一抱拳，道：「曲兄，有勞之處，兄弟日後定然補報。」

曲一龍道：「譚兄既然吩咐下來，一龍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譚綸說道：「一龍兄，帶着五虎一起去。」

伸手由懷中摸出一個絹册，接道：「這是鐵劍堡中的鐵劍秘笈，上面記述了我們鐵劍門中的大部武功精要，五虎的資質不錯，由此刻起，他算我們鐵劍門中人了，也許日後的鐵劍門還要由他振興起來，你不用推辭，收下吧！」

曲一龍含淚收了鐵劍秘笈，道：「大哥，這個，我替你保管，日後再見面時，我會原物奉還。」

譚綸道：「奉還事小，但千萬不可遺失，最重要的是，要五虎下點工夫。」

曲一龍道：「兄弟知道了。」

他心中眞的明白，遣他到七刀塘去，只不過一個藉口，羣豪都有意保護他們，他們五兄弟死了三個，不願他們僅餘的兩個人，再參加下回搏殺。

曲一龍也知道自己這點武功，就算留在這裏，也沒有法子帮得上忙。

目睹兩人去後，江玉南才緩緩說道：「金塘主，七刀塘會善待他們兩位吧？」

金長久笑道：「這個，江少俠儘管放心，保證會把他們當作上賓看待。」

江玉南道：「這我就放心了，他們兄弟五個人，三個爲義捐軀，餘下這一大一小，實在不能再叫他們受到傷害了。」

金長久道：「這麽說來，我們這些人都是該死了？」

江玉南道：「金兄，目下的情形，大部已經明朗，我們的處境相當苦，如是金塘主有意退出，在下也不敢免強。」

金長久笑一笑，道：「江少兄的意思是，金某人可以離去？」

江玉南說道：「對！你可同到七刀塘去，僕從相侍，義女相伴，也好樂度餘年呀。」

田榮、高泰、閻五，六道目光一齊轉注在金長久的身上。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突然歎息一聲，道：「我這一生一世，都爲自己打算，就算作過幾件大快人心的事，也許把自己擺在第一位，我這一把年紀了，也該爲別人作出一些事了。」

江玉南道：「金塘主，咱們敵手很強，隨時可能展開生死之戰。」

金長久歎息一聲，道：「人死留名，虎死留皮，這一次我金長久認了。」

田榮道：「難得啊！難得！」

金長久仰天長長吁一口氣，道：「江少俠，金某人有一得之愚，不知道諸位會不會贊成？」

江玉南道：「你說說看吧！」

金長久道：「在下覺着，如其等待，何如主動，來個先下手爲強？」

江玉南道：「金塘主意思是？……」

金長久道：「咱們潛入三鳳閣，先宰了鳳媽媽，然後對付黑谷谷主，如是先把魔教這一股力量掃平了，雷音寺就別無選擇，只有重用周鵬了。」

閻五道：「嗯！這也是一個辦法。」

田榮道：「咱們受了那黑谷谷主不少的氣，還眞被她那驚人的神奇武功給震住了，目下既知內情，也該去求證一下。」

江玉南說道：「求證一下，倒是需要，只是咱們這樣作法，會不會影響到周鵬呢？」

金長久道：「這一點，我也想過了，在五位長老的維護之下，周鵬的隱密，大概可以保存，咱們如若能够除去了黑谷谷主，對周鵬而言，應該是一個很大的帮助了。」

譚綸突然接了口，道：「江少俠，黑谷谷主既有收服咱們鐵劍門的用心，却不肯親自出手，要借重了諸位之力，逼死曲氏三兄弟，這個仇恨，在下兄弟，刻骨銘心，不能不報，如若對付黑谷，鐵劍門中人願爲前驅。」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既然諸位都有此意，在下也只好同意了。」

金長久道：「要行動，就立刻動手，不能拖延太久。」

江玉南點點頭道：「好！咱們得好好的計劃一下。」

金長久道：「如若三鳳姑娘眞的是棄暗投明，這消息還未洩露出去，咱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今夜先收拾了三鳳閣，如能再由鳳媽媽的口中，迫出黑谷谷主下落，那就連夜行動，一擧蕩平。」

江玉南道：「金塘主可有詳細的禦敵之策？」

金長久道：「辦法倒有，但不知江少俠是否同意？」

江玉南笑一笑，道：「金塘主請說出來聽聽吧！」

金長久說出了一番計劃。

田榮道：「雖然有欠光明，倒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

計劃既定，立刻行動。

太陽下山時分江玉南趕到了三鳳閣。

同行的有高泰、田榮。

這時，三鳳閣酒客仍多，到處是一片猜拳之聲。

迎上來，接待三人的是二鳳，帶着滿臉笑意。

田榮也笑一笑，道：「二姑娘，生意好啊！」

二鳳收斂了笑容，怔了一怔，道：「是你們？」

田榮道：「不錯，咱們無事不登三寶殿……」

二鳳放低了聲音，接道：「你們跟我來。」

帶三人入後面密室，二鳳才輕輕吁一口氣，道：「什麽事？可以說了。」

一進三鳳閣，江玉南就用心四下打量，但却一直沒有瞧到三鳳。

田榮道：「二姑娘，機密大事，不知能不能作得了主？」

二鳳道：「說說看吧！我如不能作主，自會去請別的人來。」

田榮一閃身，擋在門口，伸手向二鳳手腕上抓去。

二鳳一閃避開，道：「君子自重，你這是幹什麽？」

（未完‧廿四）